武俠世界

太原風雲（活死人傳奇錄）　凌波・文

一輛詭異的車，一匹奇特的馬，一個難得的人，突然出現在江湖上。你說他行俠仗義，不見得，你說他為禍武林，也不見得。可是，單人匹馬就此與江湖上的第一教門交上了手，是如此的輕舉若輕，是如此的神出鬼沒，江湖上祇知道他是個冷僻之人。也有人對其咬牙切齒。究其如何冷僻詭異，為何令人咬牙切齒，敬請看活死人傳奇之太原風雲。

$4.00

第26年
15

編者話

睽別讀者已有一段時期的凌波先生，今期他又再度爲本刋撰寫一個巨型小說——⌊太原風雲⌉。是篇故事題材非常突出，神秘詭幻，莫測高深。講述一個與衆不同的人，憑着一匹奇特的馬及一輛詭異的車，神出鬼沒地出現在江湖上，你說他行俠仗義嗎，不見得。你說他爲禍武林，也不見得。總之他就是如此單人匹馬地闖蕩，行徑冷僻詭異，令人咬牙切齒，究其原因，竟是爲了……？請看這個活死人傳奇錄的故事便有答案

** ** **

齊雲飛故事⌊毒神仙⌉的情節發展已達沸點高潮，在下期已有大終結的交代。本文作者西門丁先生再接再厲，將在第17期開始又有一部緊張恐怖神奇武俠中篇⌊女媧古琴⌉貢獻給各位，敬希垂注

** ** **

⌊山東英雄⌉下期刋出，是山貓王森故事集最精采的一個。叙述一個山東好漢爲了替老鄉爭回面子，不惜與東洋武士在山東擺下的擂台力拚到底，展開一場你虞我詐的正邪大鬥法，場面熱鬧非常，當眞相大白時，這位英雄好漢怎樣呢？猜猜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15期
（總號1303）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活死人傳奇錄／凌波·文　可飛·圖

太原風雲

暗潮翻湧

「我只有一個妹妹，嫡親的——

「我也曾有過家，記得妹子她懷了孕，可是，我不知道她生了孩子沒有。我相信，她極可能死了，連懷中的孩子。當然，也可能沒死——

「不過，還是死了好……」

「嘩啦啦」一聲驚天動地的霹靂，震撼着天地。

然後，是瓢潑的大雨，打斷了所有生物的思維，掩蓋了所有的聲浪——

也打斷了此人的思維，也掩蓋了此人的喃喃自語。

怒雷、狂風、驚電、驟雨……

大地在震動，掩沒了所有的聲響。當然，也淹沒了一匹馬，一輛車的獨行聲！

鏢頭被陷

應該找個地方藏起來，也應該歇息歇息……可是，馬匹在走。雖然走得慢，牠依然拖了那輛車，走着，走着……

閃電中，依稀看清了車中人一張白臉，嘿！白得怕人。或者是閃電照耀的原故吧！可是，白得像死人，像個死人剛從地底掘出來那樣……如果，不是兩行淚水，慢慢掛下，極有理由可以相信他是死人！

「我只有一個妹妹，嫡親的……」

還是這幾句話，然後，是比驚雷更令人心震的哭聲。「我記得牢，永遠記在我心中……您放心，您放心……」

風依然在號嘯，雷依然在咆哮！

車依然在走，人依然在哭……

× × ×

太原，晉陽鏢局——

本來，這個山西執鏢行牛耳垂百年的大鏢行，如今，却是門前冷落車馬稀。近三年來，它們算是遭上了黑運，失了五次鏢，十二名鏢頭，賠了七萬五千両銀子。最近，名聞關中的寧家第三代名鏢師：小孟嘗，黑漁侯寧天仲生了病……

愁、憂、憤、再加上個急，把個鐵打的英雄，折磨得不成了人形。

如今，他斜躺在床。由於瘦，令他的面色更加黑，兩眼則更大。可惜，沒了神。他焦急，他緊張……突然，他欠了欠身……因為，他聽到了步聲……

「是娥兒——」

「天仲……」急驟的步聲，急驟的語聲……進來的是個中年婦人。本來生得平凡而普通的臉蛋，現在看來有些蒼老之感……但是，她的眼神是如此的晶瑩、善良。並且，更可以看得出，她是個能担負極大苦難與不幸的婦人。還顯示出，她對丈夫的深情，厚意。

「天仲……你做什麼……」

「娥兒！你！唉！」他看到了妻子手中的托盤，神情比較放鬆了一些……「我以為，又有不幸之事……」

妻子黯然低下了頭，强忍了淚水。是的，接連的打擊，令丈夫精神緊張，她却無能為力，自己的愛侶是個肝胆英雄，有肩膊的丈夫。但是現在處於絕境，而奔走無門。不！即使想奔走也無能為力啊！

自己若不是他，早巳死於非命。自己並不是個風華絕代的美人，而丈夫却是個名聞天下的英雄。可是，他對自己是如此的呵護備至……

想當年，晉陽鏢局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想當年，晉陽鏢局排難解紛，救助過多少同行，也接濟過多少孤窮……

而今……

她是個深沉的女子，她也是個大度而看得開的女中豪傑。因此，她能咬牙忍受，也因此，她明白，她必須活下來……

「天仲，喝些湯，您該明白，乾着急於事無補，常言道得好：『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娥兒！我怕累人啊！」

「天仲，誰也該知道我們不是個存心累人的壞蛋……您別自己和自己過不去，您先喝點兒湯……」

「我那能喝得下，我閉上眼就看見焦兄弟他們……唉，餐風喝露的，為了我，他們在捱着苦難，而我安臥家中，喝鷄湯什麼的……我那能心安？」

「為了弟兄們啊！天仲，但願您平安。晉陽鏢局是怎麼砸的，就該這麼撐起來，天仲，只要有三寸氣在，咱們總得找回一切……」

寧天仲是只有嘆氣，大眼無神的望着窗外……

寧夫人焦急的看着丈夫，一手托碗，一手執匙。由於一直來，她從來不曾勉强過寧天仲，因此，她被僵住了，眼淚在眼眶中轉，她挺吃力的忍住了！

突然，寧天仲面上露出一絲微笑……

「今天初九了吧？」

「是啊！是初九了！」

「走了十二天了，該到地頭了吧！」

「對！天仲，該到地頭了！」

「看起來……這一趟……順利……平安……」

「當家的！」

下面傳來了一聲極雄渾的叫聲，然後是一陣樓梯响，寧氏夫婦還沒發問，而人已破門而入。

好沒規矩，這裏乃是內房！人，就算是熟不拘禮的，也該留步，報名待進啊！那可以如此的肆無忌憚……

「哈……不認識我了，老賢侄！」

來人乃是個年約六旬的老者，身穿黃緞面長袍，濃眉環眼，獅鼻闊口，神威凜凜，加上這一身穿着打扮，是個極具身份的欵式……尤其是大拇指上的板指……綠得眩眼，單憑這個玉板指，也值個萬兒八千……

「您老……」寧天仲為老人的聲威所懾……說話有些囁嚅之感。可是，十成中有八成是，他在思索這老人的身份、來歷。因為他開口叫他老賢侄，他的長輩中……有那位與這老人合得上榫？

「年輕人太沒記性了，老夫熊飛！」

「啊……是熊老叔，您……你幾時來的！」

「來了三年啦……」

宛如當頂打了個焦雷。寧天仲本來面色不佳，現在，黑中透出層白色來。兩眼睜得越發大了！寧夫人看出不對，她輕輕的搥着丈夫的背……

「焦興宗又死啦！唉！」黃袍老人的語氣十分的傷感。可是，誰又能真正的明白他語中深意，是真的傷感？還是別有所指？

寧天仲的面色越來越難看。他喘息，聲音很大的喘息聲在空間徘徊。

誰也不再說話了。不過，處身其間，誰也會體會到，這是暴風雨前的沉寂，甚至於可以說，爆炸前的沉寂。而爆炸——必不可避免。

時間並不會停止，不論是喜、怒、哀、樂，你必不可能阻止——它依然故我……一分是一分，一秒是一秒……即使在十秒後，世界會毀滅，它還是一秒又一秒的走過去。它不會可憐，畏懼毀滅而停止前進——就如現在——明明在以後，必然會爆發——

它必須走到爆發點！

該爆發的，爆發吧！

「哦！我明白了！熊飛……是你！就是你——」

「嗯，是我——」

「你處心積慮……」

「不積心積慮，我怎能毀了您百年的寧家……」

「我一息尚存，我不會讓你如願以償的！」

「老賢侄，你太看輕我了，我沒有充份把握，我那會出現。我出現了，你也該明白，事情只不過是尾聲，也該結束了，哈……」

笑聲，聲震屋瓦，是得意的笑。不過，笑得如此的傲然，笑得如此的輕蔑！

「我不會出讓——」

「你無法支撐。老賢侄，你已一無所有，你所仗的苟延殘喘的是，希望焦興宗這一枝鏢。可惜，焦興宗他死了。死在青狼口。這支鏢不大，哈哈，大的鏢也輪不到你啦！七千兩，可惜，老賢侄，現在，你連七十兩也籌措為難。除了這面鏢旗，你那來七千兩的賠償。還有，焦家的寡婦孤兒，伙計的生養死葬，沒有三五百兩銀子，你也難以打發。好了，還要安排你自己的後事——一個孩子年才十四。還有你的妻子，就算你死了，也得一筆安葬費用。哼哼……你該怎辦？不出讓？好，打官司，賠鏢銀，裏裏外外，憑什麼打點上下，憑什麼安置屬下……你，還以為是你爹在世時的風光、聲勢……不，時易世變了，換莊的時候了……哈哈……」

狂笑聲中，寧天仲他面色越來越白，說不出話。但是，氣却越喘越粗……寧夫人却手足無措，心如刀絞。她已看清了目前的對頭。可惜，她毫無辦法來阻止。她幾乎想跪地哀求，但是，她從丈夫的噴火的雙瞳中，看出了仇恨與怒火的可畏！

突然，怒火熄滅了……一聲慘叫，寧夫人抱住了丈夫在尖叫。而笑聲中，黃袍老人走了。寧天仲幾乎是奄奄一息了——半晌——靜止的一歇——

「娥兒……不許哭……聽我說……」

「不，天仲……忍住氣……」

天仲已開始透過氣來……

「你聽我說！」天仲的語氣是嚴厲的，即使在危頹中，但是，他依然有一股凜然正氣。

早已說過，寧夫人從來不會做一件勉强丈夫的事。因此，她是在萬分心痛中，精力交瘁下，她還是竭盡全力的支持着，聽丈夫的訴說。

「我明白了……三年來，我全拜其所賜……失鏢，賠鏢……唉，想不到，有人在處心積慮的……謀我，害我……我，眞沒有用啊……娥兒！」

「你已看出了其中有陰謀詭計……」

「為時已晚……娥兒……為時已晚……啊……」

「我們不讓……」

「能嗎？老賊已經說得十分清楚，我們是再也無力來應付四面八方的打擊……可惜，焦兄弟……他在我們最危急時，銳身急難，代我保這趟鏢……而今，他……全家……將陷於萬刦不復之地。我……怎能對得住他家人……熊飛……我明白了。你們處心積慮……垂卅年……而我們……一直漠然處之……於此可見……人，分險是競……也該分險留神……現在，我……我……如何對得起……寧家列祖……列宗啊……」

「天仲，天仲……」寧夫人發覺丈夫在激動之中，已陷於精神亢奮之中。她希望他能安靜，因為，她已體會出，這是個陰謀，而陰謀已開始接近成功之邊緣。自己丈夫，却在這個陰謀漩渦中，變成了受難的中心人物！

早已說過，寧夫人是個能忍，能負之人，因此，即使在如此心胆俱裂之情況下，她還是可以收束心神。她明白，她不能亂了步驟，就算一敗塗地，她希望能保持一分實力是一分。

更重要的是；她還想整軍經武，以圖捲土重來……

在江湖上，誰也難保不會跌。但是；留得青山在，總該有柴燒。

熊飛今日勝了，焉知他們不是失敗了一次又一次，丈夫已說過：處心積慮垂卅年……卅年來，一定是經過了不知多少次的嘗試，失敗……然後，到今日……而今日，是寧家陷於一蹶不振之地了……

焦興宗雖保了晉陽鏢局一支微薄得可憐的鏢……走口北……可惜……又出事了……熊飛的出現，他不是來報訊，而是來說明。丈夫已看出了晉陽鏢局之所以一連出事，是有人從中搗鬼，那麼，不問可知，熊飛就是刦鏢的主謀者。

× × ×

太原城中的奎元閣，是個有名的飯莊。專門招待達官貴人，並且，輕易還難得佔有一席位。

今天，更難插得上足。因為，城中的巨富，不，與官府也有極好關係的邊家訂了席，包了全樓……

邊家是太原城中的顯赫門第。並且，據說與朝廷有着千絲萬縷的牽連。尤其是今日出面訂席的邊家三少爺，更有着三分神秘感。太原城中祇知有邊家，但是，誰也不知道邊家有幾位少爺。而邊三公子還是最近才在人們口中傳出來……在三元里中為了名妓千里香，一擲萬金，得罪了晉中另一位武林大豪商君陽。引出了約地比鬥之事。

商君陽為晉中大豪。據說連皇上也對他有所容忍。家傳的玄門八卦，威震武林，是天下武林道，不論黑、白，誰也該有所容讓。邊三公子的挑戰，引起了不少人的注目。何況，決鬥之期，是在一個月後，因此，吸引了不少武林中人的注意，到了這一天，來了不少江湖上知名之士。與其說是來看看，不如說來探個虛實。

商君陽當然有不少助拳及助威人士，至於邊三公子却是輕描淡寫的，單人匹馬來赴會。自然，就此一比，已顯示出商家的小家子氣。誠如邊三公子說的；是爭風呷醋，鷄皮蒜毛小事，那犯得上驚動好朋友。勝了也不見得替祖先爭光，道上揚名，敗了更不至於毀了身家性命，甚或遺臭萬年。他就是不贊成這種喧張聲勢，而煩惱多多的作風，當場，將這個商君陽氣了個沒頭顛倒。

但是，有心人是十分明白，邊三公子非但工於心計，並且，他什麼事也有個深謀籌算！

約期是他約的，如果不是有意揚威，為什麼約在一個月後？

來了又嫌這嫌那的，有理的全讓他佔住了。其實，他在這先後之間，全是有意的作了週詳的安排，然後，先發的可以制人，後發的何嘗不能尅人？

商君陽雖被擠兌得失了態，動手了，可憐！才三個照面，商君陽竟然被制了個手足無措。邊三公子却怪好心的又謙又讓，其實，這謙讓之詞間，全是一支支利箭，射穿了他商君陽的心……

商君陽不是比輸而死。說實在，是讓邊三公子又損又冷的言辭氣死了的……商君陽的「迴身三式」，自絕經脈，狂噴鮮血而倒地！

邊三公子是十分緊張，又顯示了他的誠心誠意，他趨前扶住高君陽，又不知他怎麼一來，在商的耳邊說了幾句話，商的面色倏的大變：「是他……是他來……逼死我……」說了這一句話後，他死了……而邊三公子是面色悽惶地，向商之屍身拜了幾拜，走了。

商君陽死了！

邊三公子成名了。

不過，在塲的人們——武林中人却在議論着邊三公子這三招！是如此的陰、狠、詭、異。誰也看不出個名堂來，誰也無法說出個所以然來。

然而，商君陽的玄門八卦就讓他這三招封煞，制住。因此，邊三公子成了當地的大豪。事實如此，所謂一鷄死而一鷄啼。死了的位子總該有個人來頂上的，即使聽來有些殘忍，但是，這是江湖道上，不可或改的規律。

奎元閣今天却由這位邊三公子請客。這是一個極難得的，也可說破先例的事。因為，邊三公子逼死——事實是逼死商君陽後，他是極少露面，可以說是他已做到了閉門謝客的地步。

還有，今日被請的竟然是廿年來未見露面的鏢行中人，熊飛。

在太原的鏢行中，老一輩的是不會不認得熊飛的。因為，晉陽鏢局當年就曾聘請熊飛為大鏢頭。而熊飛也着實代晉陽鏢局出過力，也曾深得當年的總鏢頭寧唯一的青睞。廿年前，不知什麼一來，他脫離了晉陽鏢局，而寧唯一從此絕口不提熊飛的來龍去脈。

早已說過，晉陽鏢局是鏢行中人的亘擘，並且歷有年數。因此，也沒人尋根追底，而今日，晉陽鏢局在迭遇不幸，寧天仲又扶病在床之時，熊飛又再出現，而且又得邊三公子的隆而重之的宴請，心明眼亮的人是該看清了，其中必有原故。還有，勢必會牽涉到晉陽鏢局。

江湖道上，炎涼勢利者不少。當然，也不能抹煞有好人。可惜，鏢行——却是個令江湖道上另眼相看的行業。介乎黑白，而又不黑不白的行當，難免就欠缺了一些眞正的道上的情誼。又何況，晉陽鏢局是在倒霉之時？

趨炎附勢者多，更由於邊三公子的盛名所召，今日，可以說誰也以為，被請者有一分榮寵之感。甚而至於，千方百計希冀附席增輝！因此，奎元閣上，與高采烈，所有來賓異口同聲，哄抬邊三公子，吹噓熊飛，就算不至於誇之為神，可也不約而同譽之為傑。

再也沒人會想起馳譽江湖多年的寧家。就算寧家代同行的帮助，接濟，非但不能令他們有所追思，反而變成了談笑的話柄。

「邵大哥！我看晉陽，該完了吧！」

「完了，那能不完……」

「唉……眞想不到啊，就這樣——垮了……」

「老周，你這是該罵啊，代晉陽担憂？嗯，你忘了，想當年他們那個狠法……咱們鏢行這口飯，就算讓他們包了，吞了，我們只能做他們剩下來的生意？哼，好了，今天，總算讓我看到了……」

「看到了什麼？」一聲極清冷的語聲傳來，人們看見一個面容不算俊俏的婦人，冷着的臉，更令她顯得難看！

「周大哥！唉！我配嗎？再與你稱兄道弟？可是，晉陽鏢局從來沒霸佔別人的生意，只有介紹、推薦……如果，晉陽鏢局眞如你所說，包了，吞了，多年來，還能讓你們開張到今日……」

人們看清了，來人乃是寧天仲的夫人——宗黛娥。

誰也說不出話。事實俱在，誰也該相信，她說的是老實話。如果沒有晉陽鏢局的大量，推保，這些同行，早就關門大吉，晉陽鏢局是儘量的希望客戶向其他行家投保。一直來，晉陽鏢局是做到了有飯大家吃，還有，他們總是列舉同行的優點……更難能可貴的是，同行們出了事，事無大小，差不多全是由晉陽挑了重担，而或

明或暗的設法解決，彌縫……

但是，今日，却有人爲了吹捧，爲了趨炎，抹了良心，落井下石，寧夫人突然的出現，與其說是突然，倒不如說是這批江湖豪傑的疏忽。爲了高談闊論，也爲了獻媚捧托，他們根本沒有發現寧夫人的出現。

「我不痛心你們的忘本，更不痛惜你們的貶辭。但是，我痛心的是，將莫須有的不是，强加在我們晉陽鏢局頭上。你們爲了求得一口飯食，你們爲了立足，厠身於江湖，不落得個殞沒、消失，說幾句過份的話，編幾句違心之論，情有可原，可是，何必在晉陽鏢局處於目前如斯不幸之局，而還要黑上描黑，你們……未免太可鄙了吧……」

寧夫人的說話是平靜的。雖然，語意是冷峭而沉痛，可是，她宛如與人談家常，毫無劍拔弩張的聲勢，然而，說也奇怪，本來亂哄哄，熱熱鬧鬧的場面，就爲她幾句說話，而肅靜，而寧止……

邊三公子是看到了這個尷尬的場合，然而，他是主人，他當然得有個交待。不過，他是想不到——來了個婦人，而婦人的說話是如此的冷傲，有力。

「啊！原來是寧夫人……」

「邊三公子，目下，我那有資格與足下攀交論情。我們是頹毀的家門，所謂日薄西山，而在下如日方中，光天輝地，我不配來……與君訂交，我只是來找熊老前輩。」

熊飛正在同幾個關中武林大老敍舊，他根本不放寧夫人在眼中，還有，他也想不到今日，來了個女的攪他的局，因此，當他聽到自己被提起時，他微微一笑，排衆而上，他是十分的禮儀週全，見了寧夫人，他是一恭倒地：「啊呀……原來是賢侄婦——」

「我與前輩素未謀面，再說孤窮寒家，怎敢——也豈敢忝交貴人……」

「呃……這……賢侄婦怎可如此見外呢——」

「老前輩何必如此抬舉，天仲已對我說過，我也明白你此來之目的，晉陽鏢局是拜公之賜，晉陽鏢局是非倒不可，不過，熊老前輩，你苦心孤詣，難道祇是爲了謀奪家產？不見得吧——」

寧夫人滿面怨憤之色，她慢慢的一邊說，一邊跨步，漸漸的，她已與熊飛面對面。

「熊前輩，我們寧可沒了晉陽鏢局，我可寧撕了日月鏢旗——」

「百年的名堂啊，賢侄婦——」

「百年前那來什麼晉陽鏢局，卅年前，又幾時有過日月鏢旗——」

「哦？寧天仲甘心爲寧氏毀宗敗家之人？」

「熊飛——」

「啊！你——」

「時易世變，毀家覆宗的，又豈是寧氏一門——試看中原大地，死的又豈是一家一姓！」

「寧夫人！」邊三公子突然拉開了熊飛，笑哈哈的，穿插在兩人之間。

「古云：慷慨就死易，而從容就義難啊！」

「邊三公子，你此言何意？」

「慢慢自然會明白，寧夫人，回家去吧！」

「我是奉夫之命而來的，我是要來告訴你們——斬釘截鐵的說一句：『決不合汚』。」

「也不見得是合汚啊！寧夫人，只不過是合則互利，如此而已！不必如此激昂慷慨，如不嫌酒薄餚微，而寧夫人又肯賞面一二，邊某定當後報——」

「小婦人奉夫命而來，大人先生之高會，小婦人不敢也不屑仰攀——告辭了……不過，熊飛，記住了，晉陽鏢局，決不會——」

寧夫人，不可將話說死了——」

「邊三公子的說話，令寧夫人宗黛娥突有所感。她冷冷的看了邊三一眼。可是，邊三的笑，分明是別具深意。難道，他另有制勝之道？

丈夫是看清了晉陽之變，熊飛分明是有意篡奪大權。說實在，晉陽鏢局即使迭遭不幸，但是，百年稱譽，在外還有不少的餘威在。武林中，黑白兩道，還有它的潛力在。何況；百年產業，關中盛名，如果稍有振作，它依能有號召武林的力量在，熊飛不是來篡奪晉陽，而是來篡奪這百年之盛名，天仲那肯甘心受騙？就算他是氣怒交攻，不能起床。但是，他不肯馴順地交出晉陽鏢局，他寧可毀家覆宗！也就是說：他寧可毀了晉陽，也不能讓熊飛的陰謀得逞。

但是，邊三的請宴，分明是有意對外張揚，宣佈，代熊飛鳴鑼喝道。爲了不令他順利成功，寧夫人的出現，就是有阻撓的作用在。可是，邊三的笑容，邊三的半溫不熱的說話。難道，他眞的另有陰謀不成……

此地不可留，也不必留，她得走，雖然，背後有這些昧良人的歡笑、呼喝。她也明白的覺得，每一聲的歡笑，宛如利箭穿心，而每一聲的起鬨是無形的毒弩，可是，她得走，她無法細嘗其味。

家中有垂死的丈夫——

想起丈夫，她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多麼重情，敦義的豪傑啊！他可以爲了一件該做的事，不畏艱難，排斥險阻，以底於成。爲了助人，他可以傾家蕩產，爲了正義，他可以躬冒萬難，武林中人受過他帮助的，又豈止一個二個，就算是趙子手，驢馬手，他也是儘可能的令他們安居樂業，而今——寧夫人的心碎了。

自己與寧天仲患難夫妻，不，自己受他的照顧與恩義……這豈是言語能說得明白的？可是，目前，却眼睜睜的看着丈夫爲人陰謀所中，一步步的走向絕境，自己却一分力也使不上。

她想死，當然，死最可解脫一切人世間的煩難。但是，正如丈夫所說：「甘心嗎？」當然不甘心，不甘心又該怎辦？鬥下去——可惜，處於自己的情況下，試問——怎樣鬥？連掙扎活下去，還大有問題呢？鬥！如何鬥？

宗黛娥離開奎元閣，如飛也似的奔向晉陽鏢局。半路，却見目下鏢局中唯一一個伙計韓七健在街頭向她招手，她的心猛然的被一隻無形的手揪緊了。

「七兄，出了什麼事？」

「少爺……」

「啊！」寧夫人淒然一聲哀叫！而邊三公子冷冷的面容立即在她眼前出現。

「慢慢的，自然會明白——」

「慷慨就死易，從容就義難——！」

她慢慢的明白了邊三公子的話中深意。他們是一定要取得晉陽鏢局，名正言順的取得它，然後利用它，丈夫的估計是不錯的，可是——

孩子，寧氏門中唯一的後代，韓七健不必說明，寧夫人已明白了。她是個反應極快而思慮週詳的女人，她當然洞悉一切——邊三的提醒，熊飛的處心積慮，而今，她已不能够抑制自己的悲憤心情了！仰天一聲悲嘯：「爲什麼？爲什麼你們這樣狠——」

「寧夫人，你做什麼？大爺……在等你回去……」

「我知道……我知道……七兄……看來，我們的死期到了！家敗人亡，覆宗毀家……」

可憐，韓七健根本不明白主母她在說些什麼？是的，小主人失了踪，那該去找啊！也不至於說得那麼嚴重那麼淒慘啊。

再說，小主人年已十四歲，雖說十四歲，可是，家傳技藝已練了八九年，等閑的江湖人士，也不見得是他的對手。小孩子喜歡玩，誰保得住他不是玩得昏了頭，而不記得回來呢？何必說得那般嚴重，如此可憐哦！可惜，韓七健不知宗黛娥的心意。並且，他根本不知道，晉陽鏢局已面臨大危。還有，自己的好朋友焦興宗也巳死在青狼谷。

寧夫人脚步加快，現在，她得馬上看顧丈夫。還有，想方設法的，將這件陰謀說給丈夫聽。她十分明白，丈夫已面對死亡，而所以令丈夫死亡的是熊飛的陰謀。孩子失踪當然就是陰謀的重要一步，也是最後的一步。她不敢講給丈夫聽，因爲一講，那就是加速了丈夫死亡的脚步，不講——她能瞞得了幾時……

寧夫人已步入進退維谷的田地，可憐的，善良的寧夫人——抬眼望天，低頭看地，再捫心自問；寧家到底作了什麼孽，而天要如此的懲罰他們，令他們處於走投無路之境地？

「天公無道——」

可憐的寧夫人祇會無力的質問天……如此而巳。

「寧大嬸……」

蹄聲答答，帶來了一聲清脆的叫喚，是如此的親切，又是如此的緊張，誰？寧夫人回頭一望，祇見一匹烏光澄亮的鐵騎，馬鞍上坐了個年才卅左右的大漢，寧夫人不由一凜，她認得來人乃是太原另一家鏢局的少鏢頭，鐵鷹鏢局主人鷹爪王之大少爺王仁山。

寧夫人心中可轉開了磨，她不希望看見他，一直不喜……老實說晉陽與鐵鷹有着幾十年的結……而這個結迄今未解。最近幾年，兩家可算是越法越難解了。

晉陽鏢局是一落千丈，可是，並不能因爲沒了鏢局而少了行商。你晉陽鏢局是一次又一次的鏢車出事，鏢師死亡，信譽降低，少了生意，而生意並不是沒有，而是照顧了別家。晉陽之衰落，最得益的就是鐵鷹鏢局。

鷹爪門掌門人王道揚本是武林中有名人物。他的鷹爪廿六式，威震黑白兩道。但是，人在時運與不在時運，可大有個分別。當年是晉陽老寧在時運上啊！就算王道揚如何的功夫硬，鏢行的生意總不及晉陽。老寧也明白老王的眞功夫，因此，他是再三的介紹、推荐，可就怪，老王是寧保小鏢，決不接晉陽漏過來的鏢。

老寧沒辦法啊！有時候他還得再三聲明，叫客人無論如何不可提說自己。

人在倒霉的日子，就有些倒霉的事。老王功夫硬，他不能担保手下全與他一樣，有一檔子鏢是晉陽老寧漏過去的，一單大鏢。想不到在黑松崗出了事。保鏢的車，當場先賠後追。老王幾乎傾了家。追到了黑松崗，想不到這夥强人散了伙。慢慢的老王發覺了這單鏢是晉陽漏過來的，老王是個外塲人，工心計，當時不發作，可心中與老寧結了仇。

「好啊！寧唯一，你是有心來傾害我啊！」

您看難不難，好心可就犯了惡意。

嗨，事情也眞不可思議，在老王追鏢後的二個月，來了黑道上的拜門帖。帖上署名是；魏元齡、童玄君、馬常靑、無因師太及段赤霞。

老王可明白這五個是黑道上的五無敵。憑自己，一個鬥一個至多二個，尙可應付。五個一齊來，他可是非得扒下。但是；拜門帖是認錯帖。也就是說；他們五個作了件對不住老王的事，向他來認錯賠罪了！你看，這可有多奇怪。自己與他們五位，祇不過是聞名而巳！認什麼錯？賠什麼罪？

事情是一見面，一說就開，黑松崗的鏢是他們刧的，他們以爲是貪官汚吏的贓欵，後來發覺不對，五個江湖巨魁自動上門退欵賠禮。並且對老王說：要怎樣過塲，要如何封臉，您儘管說，他們五人決心不還價。

老王是江湖中人，懂江湖的道理，他是決不討價還價。光棍嘛，就得有個光棍勁，照江湖例，退七還三。是朋友，無論如何得收下，不當王道揚是朋友，咱們就算沒見這一塲……

哥兒們的情義，黑道上的規矩，王道揚沒傾家，並且也沒拔了鏢旗、他感激五無敵。因爲，五無敵給了他面子，在黑白兩道上所謂「仁義值千金。」就是「面子」。沒了面子，什麼也是假啊。

但是，王道揚與寧唯一是始終有了塊心病，解不開的心病。

直到王道揚老了，寧唯一死了，他耳邊傳過來了，五無敵是看了老寧的面子，向老王拜帖認罪……

他不信，即使事實擺得清清楚楚，他依然不信，因爲他有股驕傲的勁……

不過，王道揚的大兒子王仁山却信了。年輕人是有頭腦的，再說王仁山十分的喜歡親近寧天仲。因爲寧天仲爲人光明磊落，溫厚重義，不像他老子那樣工心計。可惜寧天仲對任何人和光同煦，就是對仁山，他是親而不近，近而不親的，有意無意間，將他推出門外。

但是王仁山並不灰心。近幾年來晉陽鏢局的每下愈況，仁山除非出鏢在外，他可是越走越近。寧天仲對他却越來越敬禮。僅僅是敬禮；當他是菩薩而已！仁山是有意出手相助，他是一本好心。唉！有了以前的過節啊，也難怪寧天仲有自慚心理，而當仁山意存實落了。

寧夫人是知道這些事的，自入寧家，丈夫對自己是一無隱瞞。還有，越是在患難逼近之時，談得越多。所以，她是怕見王仁山。

王仁山是剛由外地歸來，他對寧家的事，一無所知。祇看見寧夫人在街道上掩面飲泣，他猜想有事，但不知是怎麼事……他年輕，又走了幾次遠鏢，也憑仗家傳技藝退過不少强徒，難免把世事看得輕易，所以，他今天要管閑事……

他催馬過來。人到底不如四脚畜生跑得快！不一會已越過寧夫人，他立即翻身下馬，寧夫人被阻住了，而王仁山是兜頭一恭到地。

「寧夫人！」

「原來是王公子！」

「唉！」仁山是長嘆了一聲。這嘆氣是包括了他不少的感情。「小侄不便多提寧王兩家之事，祇不過見夫人你當街哭泣，顯有大事在身，不知可允小侄出力一二否？」

好，開門見山。一個婦人當街哭泣當然有其不可隱藏的難事在身，他問在要害，然後，他說明了，他不是看好戲，他是想出力，他是想帮助……

「不必了，晉陽鏢局之事，自有姓寧的來頂……」

「寧夫人，不是小侄多言亂道，如果寧叔能頂能解，夫人你也不會當街失態，再說晉陽鏢局百年來恩澤及人，鏢行中人又有幾個沒受過照顧……小侄不才，但也有個耳聞，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所謂『一人計短，兩人計長。』夫人又何必拒人千里以外？」

說得溫文，而措詞也不算失體，可惜，不是時候。寧夫人現在恨不能一步跨到丈夫身邊，她當然明白一人計短之說，但是，她寧可自己家裏人商量，決不願向外人示弱……所以，她是福了一福，然後道聲多謝，一閃身，越過了仁山，向自己家門方向走了。仁山想阻，想到男女受授不親，只能站定，只能目送。可是，後面却傳來一聲嬌呼聲：「大哥——」

仁山回頭一看，不是別人，乃是自己的胞妹王仁蕚。祇見她面色驚惶的，向自己招手……

「四妹，你做什麼？」

「大哥……不好啦，威哥哥讓人抓走啦……」

「什麼？寧威讓人抓走了？誰？」

「是田八爺……」

王仁山是個小輩中頗具威望的人物，他爲人謙謹，敦厚，惜老憐貧，還有股好打不平的性格。不過，他可不是個楞頭青——北方人說的楞頭青，就是南方人口中的傻乎乎，冲天炮。他喜管閑事，但是，他不至於不度德量力。早先，他看到了寧夫人的飲泣，現在，他聽到了寧威——寧天仲的獨子爲人抓走，分明這兩件事有了關連。

至於田八，乃是山西省有名的武師，不過，最近，他好像與山西一怪；邊三公子常在一起，王仁山心中有話，姑不論你田八是武林名宿，也不論你與邊三有什關連，爲什麼抓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分明其中別有文章。

他又問了自己妹妹幾句，當然，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家是說不出個詳情來，更不會說出內中的轉彎曲折，但是，他至少已問清了田八如何扣住寧威，如何押走寧威，而他們的落脚點：奎元閣。

奎元閣並不因爲寧夫人來一鬧而有所減低了他們的熱烈。口出狂言者有之，歌功頌德者有之，諂諛奉承者不乏其人，而吹拍捧托者更是大有其人。

邊三是主人，但是，他始終是帶着令人難測的笑意，這笑意更有些冷傲之態。熊飛是主賓，他是週旋在客人間，他不想有失身份，他更不能蓋過主人的風光，六十幾歲的人，也眞難爲他，招呼得面面俱圓！

誰想得到在這個時候又闖來了一個人。此人少年英挺，神態陰沉，一到場，他不理衆人的喧嘩，更不理熊飛的週旋，一晃身，直到了邊三公子面前，邊三公子一見來人，不由滿面含笑，雙手打恭：「原來是王兄弟也來湊熱鬧，我姓邊的好大的面子啊……」

「邊公子，我不是來湊熱鬧，我是來向足下請教一個人，田八爺他在那裏？」

來人正是王仁山。他一來，單刀直入的就向他問人，並且，一問就是令邊三公子難以作答的！事到如今，誰也該知道，田八之扣押寧威，分明是抓個人質。邊三有心助熊飛，但是，這種事，越少人知越好啊，邊三公子即使深藏不露，可是，爲王仁山如此單刀直入的詢問，就算王仁山沒說出寧威兩個字來，邊三是個何等樣人，別看他閉門謝客，但是，別說太原的武林中事，就算天下武林道上的事，又有那些能走過他的眼底。王仁山的爲人、個性，他會不知曉個一二。看來，這小子來打抱不平啦！

「王兄弟，您問田八？莫不是田八與兄弟你有什過節不成？不像啊？兄弟，你好好才由外邊回來啊！哈哈！這次鏢走得還算順利啊！在山東，您兄弟單掌敗尼山六怪，打得漂亮呀！哈哈哈……」

王仁山可讓邊三公子這一番不着邊際的說話，弄得他似走入了五里霧中。而且，有些又驚又疑，邊三他到底是個何等樣人啊？我這次保鏢走應天，過山東。不錯，一路上就在山東境內與六怪交手……不錯，我是打赢了，但是，我可勝得萬分僥倖。而他，又怎能知道？還有，我向他要人，他却用這些話來搪塞……爲什麼？看來，不像是無的放矢啊……

「兄弟，你附耳過來……」邊三公子微笑地招呼着，他好像別有一股吸力的，令王仁山自動的附耳過去。邊三在他耳邊不知低語了些什麼……突然……一聲狂笑，王仁山是笑聲甫歇，兩眼寒光凜然，對邊三看了一眼，然後朗聲說道：「原來如此！」

「你明白就好！」

「可惜，王某生來有個怪脾性……」

「兄弟！你說什麼？」

「我說我有個怪脾性。我首先在此向三公子你致謝了！」說到這裏，王仁山恭恭敬敬向邊三公子作了個恭。然後，心平氣和的說道：「我感謝足下如此厚恩，救了我，又讓我揚名武林。但是，王某現知掌擊六怪，並不是王某之功力驚人，實在是有人暗中相助。這比我自以爲了不起更好。虛名假聲是足以害人。我不能自害，因此，我向足下致謝。但是，今日我來向你要人，要田八，要寧威。如此而已。」

邊三公子面色變了，饒是他是個城府極深的人。他總以爲王仁山會感激他，事實上，他派人在王仁山左右，暗中助他掌擊六怪，揚名立萬，他還不感激他？那想得到王仁山是這樣一個人？他有些惱怒了，可是，自從他逼死了商君陽之後，他輕易不肯出手。現在，他爪牙衆多，出手對付個像王仁山這樣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他必需讓他明白：「王仁山，你祇配四個字；『年幼無知。』我不與你一般見識，可是，你，也得代你滿門想想，爲——鐵鷹鏢局想想，言盡於此，去吧！」

霹靂天君　大顯身手

邊三公子是大剌剌的說着這一番威脅、狠辣，可又大有氣度的說話。然後，他是再也不正眼的看王仁山一眼。可是，他忘了王仁山是個寧折不彎的血性小伙子。你越是說得冠冕堂皇，自以爲大有氣度，他可是鑽進了牛犄角就死不回頭。

「你還是沒有交出人來——」

「仁山！你也太給臉不要啦！」

好了，要打起來了。王仁山眼前突然一花，只見一個又乾又瘦的黑衣婦人……戟指向他說話……王仁山一見這個婦人，險險作嘔。可是，突然他心中一動，他倏的記起江湖上有這樣一個女人！

「前輩是黑衣羅刹元老……」

可憐，他「前輩」兩字還沒出口，面前勁風已到，耳邊又聽得嬌滴滴的聲音在呼叱：「我老了，我老了，我老了……」

三個老字，而王仁山是連接三下險招，尚幸在奎元閣，還有不少人，全是邊三公子那方面的人，他還能借了地勢、人羣的助力，再加上鷹爪門的「翻」字訣。才算閃過了這江湖人稱三不過的黑衣羅刹三招。

「嘖，倒看不出您啊！身手還怪不錯呢！那可更令我喜歡啦，好吧！乖乖的，別再讓我費事，跟我去吧！啊，我可是會憐惜你啊！」

好了，王仁山可明白了，自己碰上了個江湖上最令人頭痛的女魔頭了。

「元老前輩！」

「哼！不准再胡叫，姊姊不准人稱呼老……」

要死了，黑衣羅刹元金萍今年最少五十開外，一個不巧，六十出頭也不出奇。可是，她還自稱是仁山的姊姊，弦外之音，不問可知。王仁山心中眞不是個味兒，自己是見義勇爲，做夢也想不到會撞上這樣個麻煩來。

「姑不論如何，我得先見了田八，找到了寧威……」

「那好，我說邊三哪！看在我的面上，叫田八那狗熊出來吧！」

邊三公子現在面色更難看了。他是十分清楚元金萍的爲人。他人生得難看，可是，她却是深擅鷄皮三少之房中術。並且，更精採補之道。就憑了她的房中妙術，她有不少面首，更有不少同道高人與其有染。得罪了她，幾乎是得罪了邊地十三門派。她又是個情痴，如果她看中的人，除非她玩弄到厭……否則，就不能好言勸解，更無法令其放手。現在，王仁山可正是她心目中的好面首，唉！他不由嘆了口氣：「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啊！」

王仁山又何嘗不心煩。老實說，看了這丑老婦一眼，就胸口作悶。如果誠如人言，爲其控制，這日子又該如何過下去？不是爲了救人，不是自己已出了頭，那麼，他眞想脚底抹油……

「元金萍！別在這裏裝瘋賣傻，咱們有不少事得幹，不是叫你來拋媚眼、勾男人的……」

「牛鼻子，你吃不着羊肉嫌肉臊啦，哼！你與我滾着遠遠的，你姑娘聞到你就作嘔，快！」

好！想不到他們可來了個窩裏反啦。這可令邊三公子大感無趣。本來與高采烈的熊飛更爲不滿。老實說，今日，如果他不是個客人，說不定他早已出了手。

「統通與我住口！」又一聲喝阻。此人聲雄力壯，連樑上的陳塵也給震下來不少。「元金萍，惡鬼道長，你倆別在此地打岔，如果再有半點聲响，別怪我衞某不客氣了！」

王仁山已發覺所謂衞某者，乃是個形如鄉農的老人。此人高不滿五尺，可是頭大如斗，混身不見有稜有角。不過，兩手特大……王仁山一見此人，心中一驚，莫非此人即是江湖上成名垂五十年的霹靂天君衞晃。

不錯，此人就是霹靂天君衞晃。提起衞晃，不由人不想起四十年前三件武林大血案。

鐵龍堡的被屠，河南登封少林俗家弟子，武學世家丘順華一門七十二口被殺，還有就是六掌門圍攻被殺之事來。衞晃得了霹靂天君之外號，還有個殺人祖宗之雅號。他已經絕跡江湖三十年，他那會在此出現。

至於元金萍與惡鬼子却也奇怪。本來是劍拔弩張，爲此君之一吼，果然住口收聲。即使雙雙怒目相視，不過誰也乖乖地，由衞晃來替代了他倆的位置。

「王仁山，我相信你也怕黑衣羅刹的糾纏吧！更相信你不至於連血濺滿門不怕吧！快走，有你的好處，否則，我姓衞的說三聲，你再不走，看老夫立即殺你滿門如何？一，二……」

衞晃已在數一二三，王仁山不由面色大變。他想不到天下武林，竟然出了這樣的狂魔，而且任由這個狂魔狂到如今。自己問心無愧，爲甚麼要怕，說甚麼血濺滿門，自己滿門與他又有甚麼仇恨……」

說得遲，那時快，王仁山尚未思索完畢，而衞晃三字出口，「走與不走，再不走，我就要出手了……」

王仁山剛想還口，耳邊却聽見遠處傳

來一陣車輪聲，這車輪聲是如此的耳熟，而眼前人影一花，當胸突感一股勁風壓來。王仁山是本能的將身形一縮，鷹爪手一翻一揚，希圖將來勢化解……

可是，衞晃之所以人稱殺人祖宗，當然有他的不凡造詣……王仁山是小輩的佼佼者，不過，你想對付衞晃，或者，想脫身而出，這就憂憂乎其難矣。

王仁山的鷹爪力不錯是江湖上難得的絕技。那想到衞晃乃是中原失傳已久的六殘門唯一傳人。六殘門中的出手講究猛、狠、毒、辣、破、損，而每一字訣全輔以天殘勁。除非你的勁力足以掙脫天殘勁。否則，在六殘訣下，你是極難全身而退。

現在，王仁山是感到心跳氣喘。他明白，這個殺人祖宗果然可怖可懼。他根本不知道對方的勁力由何而生，由何而起。還有，到底强烈到如何程度。看來，他只是一舉掌，打一個圈子，自己已是被壓、被困……如果他來幾個招式，自己非但無力還架，而是縛手紮脚的，任其屠宰。

他開始怕了，不是怕自己的死，而是怕連累家人……

突然，勁力全消，而衞晃已破困而入，與自己對面，王仁山已感到衞晃的口氣向自己面上直噴。而他那張詭異醜臉對自己直笑……又是一個突然，他胸前一緊，人已離地而起，分明已爲此人抓住。

「你看如何，快走吧，老夫暫饒你一命……」

王仁山爲一股大力推動，人往樓窗外直摔出去……本來，他是閉緊了眼，有一種自輕自賤的感覺。也就是說，他希望一頭栽死在地……奇怪，他發覺好像有人托住……而身邊車輪馬蹄聲又起了……

× × ×

一聲嘆息，兩行清淚，寧天仲看來已奄奄一息，但是他還在等。

自己的妻子已對他說明了孩子的事情。他一些不發火，並且苦笑的對妻子道：

「斬草不除根，他們那會放了心。你也不必難過，到今日才令我覆祖滅宗，已算是老天福我了……」

寧天仲的說話宛如剜心摘肺啊，但是，人到了這個地步，你又能如何來挽轉這惡運？

門外傳來了嚶泣聲。寧天仲心頭隱隱一痛，他明白這是焦興宗的家人來了……

是的，寧夫人奉了夫命，將焦興宗的噩耗帶給了焦家。然後，請他們去談……談甚麼？後事之安排！

總以爲焦家大娘荊玉姑會來，想不到來的是焦興宗的長女焦賢玲。

這是一個生得十分清麗脫俗的女孩子，雖然年才十七，但是絲毫無武家風韻，倒像個大家閨秀，楚楚可憐。

寧天仲一見賢玲，想起身，可惜全身乏力，寧夫人連忙走過去，扶他起身。

「賢侄女……」他還想說些甚麼，不想，這個看來楚楚可憐的閨秀小姐，却搶先說話了。

「寧伯伯，家母命我前來，感謝伯伯的照顧……不錯，伯伯，您不必難過，更不必心中不安，焦、寧兩家，交非淺淺，我們自己有些積儲……」

「可是令尊……」

「伯伯，家母說；先父生前也說過，走鏢行，本來就是刀頭上打滾的啊，刀槍無眼，誰保得了誰？只求死得心安，只要問心無愧，伯伯，幾十年來，晉陽鏢局待任何人不薄，可是，到如今——我們看了也難過，伯伯，你自己保重，如果你再不能撐持這個門戶……」

「哈哈……」一陣狂笑，門外又傳來一聲：「寧世兄，可否允我進來一談：」

誰？寧氏夫婦與焦賢玲不禁互相於眼色示意。

然後是掀帘而入，來人是個精悍的老人。手持一根三尺來長的方竹烟筒，竹色隱泛紅光，看來年份不少，老人禿頂而有光。一雙環眼，神光烱烱，穿身灰蔴布長袍，足登雙樑面千層底綢鞋。

「原來是你……」

「是我，王道揚。」

「你來做甚？」

「唉……寧世兄，說得好聽些，我來帮助你。其實，你也大可說我是來趁火打刦……」

「王道揚！如果如此，那麼，免開尊口……」

「青狼口一事已穿了啊，你拿甚麼來替苦主遮擋？」

「王道揚……」

「阿，焦侄女！」

「你配做我的尊長伯叔麼？」好，想不到看來斯文清秀的小姐，說出話來如此斬釘截鐵……

王道揚不由面色微變，爲了掩飾窘態，他是哼了一聲，吧吧吧的吸了一氣烟。

「王道揚，此地有病人，有婦女姑娘，你就不能忍下你的烟癮？想不到揚威武林的前輩，竟然做出令婦人小子不齒之事——此時還不走，難道眞要主人下逐客之令麼？」

王道揚可讓個小女孩子氣了個下台漕也沒有，這可算是老羞成了怒啦。

「老夫一心好意前來，不想你們如此利口狂言……」

「焦侄女，稍安毋躁……」寧天仲是阻止了焦賢玲的發言。寧天仲明白，徒爭口舌，於事無補。「且聽王前輩說話。」焦賢玲算是勉强的住了口，可是，她的氣依然未出。

「好，寧世侄，我是一本好意。當然，你的伙計他們不會對你有甚過份需索，但是，七千両的鏢銀呢？那個聯瑞祥的賈財東已在門外了啊，你何以爲計，避，不是個辦法吧……」

「想我病重如斯……」

「鏢行規矩，先賠後追……」

「唉！也得讓我起身啊？」

「賈財東可對我說了，由我再保……說實在，年紀大了，我也不想再麻煩……可是，爲了朋友，也爲了同行的義氣，我算是勉爲其難啊！」

「哦！鏢由你再保了？」

「對！我所以有這個權，代賈財東發言……」

「王道揚……」焦賢玲又忍不住氣啦。「既然是你的再保，是好朋友，那麼，你就不必多嚕嗦，你保了就是，至於這七千両原鏢銀，附賠保七百両你就算爲了朋

友，也爲了同行義氣，勉爲其難的先墊上一墊……」

「老夫可有這份義務！」

「鏢行是有這個規定——」

「不錯，鏢行是有這個規矩，但是，保證呢？這間房子，這晉陽鏢局四個字……我早已說過，我是來趁火打刦，寧天仲，你看如何？」

「房子你可以作抵押，其他，恕難從命。」

「可惜，你這些房子破的破了，漏的漏了，不值得七千両那麼多啊……」

「難道，你們這是一定要逼死我當家的？」

「也該換換莊家了……」

「不錯，是該換換莊家，可惜，輪不到尊駕你啊……」

不知那裏傳來這麼一聲陰惻惻的語言，令屋內人個個心中凜然。並且，這語聲的冷，可直冷到了人的心底，令人有種說不出的難過、惘然。

王道揚可發了怒，因爲，他已簽訂了再保單，也就是說，他可以左右晉陽鏢局，換句話說，他可算是半個財東，他是早就看上了晉陽鏢局，他也知道晉陽的窘況，所以，在最後的一擊中，他出面了。

本來，七千両的小鏢他根本不屑理，爲了另外的好處，他非得橫加插手。他自以爲棋高一着，那想得到，他這裏螳螂捕蟬，而別人是黃雀在後，你狠，還有比你更狠的人在呢。

「王道揚！別以爲自己狠，也別以爲自己巧。不錯，您算是搶先了一步，你也的確的與賈財東——那個所謂銀主簽了再保。可惜，你這隻老狐狸忘了，事前謹愼，事後三思。更不該不去掏聽個一清二楚。晉陽鏢局可是你這個破鏢局能够接手的嗎？」

聲音是陰惻惻，還是長篇大道理，把個鷹爪王駡了個體無完膚。人家很明白的說了，晉陽鏢局决不是鉄鷹鏢局可以接的手。

王道揚至不濟也是太原府的名鏢頭。尤其是最近這幾年，晉陽落了個下風，他們可就蒸蒸日上。兒子們出道成名，自己儼然是個老太爺。更算得是個武林中的老名宿。而今日——爲了，趁勢逼收晉陽一事，在他以爲是手到拿來，環顧太原府，在鏢行中再也沒有第二家可以與自己競爭。那想得他忘了邊三——他們一帮人。

不錯，邊三是太原一奇，但是，在王道揚的眼中看來，他們財雄勢大，可絕對不會插手鏢行啊——也根本不可能代鏢行中人仗拳助威……

但是，現在有人來阻，他始終以爲是有其他同行來打攪，那可不客氣啦，有人敢來掂他的斤両，好，姓王的怎能不奉陪奉陪？

「到底是那一路的朋友，瞧着王某不順眼……」

「對……就是瞧着你這只老烏鴉不順眼……」

「出來！」王道揚這兩個字可已含了怒意。

「出來，唉，不出來，你來個聞風而走，我還無可奈何。我不想打你這樣個老東西。一出來，哼！老烏鴉！你準備挨打吧……」

「畜牲！」

「什麼？駡人啦！老烏鴉，那可是你自己找的死……」

「有本領你倒是來殺殺看……」

「哈哈……」長笑聲中，祗見一團紅影迎面撲來。

王道揚是一緊門路，卅六式鷹爪手中的封字訣，「山鷹歛翅」出了手。看來是不丁不八，雙臂下垂，其實，全身功勁密佈，而且前後左右，全在其雙目監視之下。他是眞的要看看來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了……

突然，說時遲，那時快，黃影撲到，他眞是尙未看清來人高矮肥瘦，祗覺得四面突有重力壓來，他正想變式迴架，對不起，全身四週宛如上了一道緊箍。王道揚行走江湖數十年，也會過不少英雄好漢，幾時碰上過這樣的詭異古怪的對手？人未看清，已讓對方制一個縛手紮脚……

王道揚究非無能之輩啊！他已明白自己是一個自恃，落入了人家的先發制人的出手下。好！突然，一片血光現，黃影看來是爲血光所震，而王道揚再不怠慢，就在對方一震一慢之際，他是雙掌掙開束縛，一張厲嘯，鷹爪門中的「九空鷹唳」發出，助其聲勢功力。而一個「鷹爪迴形」，好，紅衣人是吃了自恃太甚之虧。想不到鷹爪王敗中取勝，自己稍一鬆動，就讓對手掙破自己的無形一炁環。更可怕的自己功力稍動，對手殺手奪命招巳直撲而來。「鷹爪廻形」是雙出掌變成一環形，自己就算移步換形，鷹爪王是抓力驚人。至少，背心所有大穴算全賣了。

紅衣人也是個狠毒乖戾之人，寧可來個兩敗俱傷，一聲怒吼：「老畜牲，成全了你……」聲到掌出，他的金銀掌竟不怠慢的，而老王兜胸打到，看來宛如一招平平無奇的「黑虎偷心」，那想到是西域門下的金銀摧心掌……

王道揚咬破舌尖，噴出一口鮮血。便一痛一震，又加「九空鷹唳」的救命招，强掙迸脫黃影人的無形環。然後奮全力一殺手招，說實在，他已是强弩之末，將力用盡。那禁得起對方這一摧心掌。

好，來一個兩敗俱傷。

紅衣人將王道揚一掌撞出老遠。可是，自己背骨也爲老王斬斷了幾根。雙雙一聲悶哼！一東一西的撞開，王道揚是尙幸寧夫人出手相扶，而紅衣人是結結實實的摔翻在地。可惜，他也已受傷不輕。而且，自出師門，橫行西域數十年，他幾時吃過這樣的虧？自己一念輕敵，中人一下重的……

「好個鷹爪王，記住了，俺若是不取你全家性命，俺算對不起姓甘的祖先十八代……」

走了，這個姓甘的算是忍痛負傷而去。王道揚又如何？他已是功勁一撤，全身宛如散了一般，而全身就如一堆泥那般，他起不了身……他還得焦急，姓甘的說話，他是一字一句聽在耳中。他明白自己是打他個自恃己能，他更明白，姓甘的將傷養好，他是有足夠之力來殺他全家。他做夢也想不到，爲了一念之私，他坐看晉陽

出事，走下坡，他以爲可以趁機下手，獨霸山西武林，而今，可闖下了滅門大禍。

「王前輩，唉！你，我又該怎樣說你啊？咱們晉陽鏢局是爲人陰謀所中，也就是說，晉陽早巳爲人看中，它豈是你可插手的？」

寧夫人扶住了王道揚，讓他坐穩了，然後，婉轉地說出幾句話來。而寧天仲却巳氣存一息了，焦賢玲在叫：「大嬸……」可是寧夫人現在是萬分冷靜。她不再爲她丈夫焦急。她巳看清了晉陽的命運，也看清了丈夫、孩子與自己的命運。她必需面對這些不幸。但是，王道揚！唉，可憐，他是一念之私啊，他插了手，不！他是淌入了個滅門之禍中。現在，反而她覺得老王可憐了。

「賢侄女，你可以走了。我也不必再說什麼客氣話，我只能說，我們在陰世，也感念你們全家的好處。但願吉人天相，但願善有善報……」

「大嬸！你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呢……吉人天相的應該是你們！善有善報也該由叔父……」

「他離死不遠！」

「不！不會的！」

「哈哈哈，小姑娘，你以爲是閻王爺啦！可知常言道得好，閻王註定三更死，不得留人到五更！」又有人出現了。

「放屁！比放屁還臭十倍，不，你這老妖精說的話，比放屁還臭五十倍，一百倍……」又一個陌生聲音傳來。

「是那路朋友！」

「哼！你配做我朋友？放你媽的大驢屁！」

「你我見識見識！」

「我怕你不敢見我哪，姓耿的，我怕你一見我就跑。」

「小畜牲！」

「老混蛋……」

好，又有人相罵了，剛才有人打了一架，不！可算是生死之戰，現在，又來個大相罵……

寧夫人與焦賢玲還未醒過神來。眼前人影一幌，寧夫人首先以爲是來了敵人，寧夫人是不準備還手，事實上，也巳根本無手可還。她的祇不過心中略有不忿而巳，恨邊三、熊飛他們，趕得太盡，殺得太絕……

但是，來人是個年才卅左右的青衣文士，人才入房，他巳自己找來了張櫈子，坐在床前，唉！卽使寧夫人不想出手還架，但是焦賢玲雖是個姑娘家，她一則家學淵源，二則心想寧家如此人家，竟受如此陰謀玩弄，如今還受人如此凌辱，她是打不平而不計自身，根本看不清來人功力如何，她出了手……

焦家的崑陽大八式，講究的是沉、狠、煞、辣……而今又是拚全力維護尊長之時，賢玲是用盡了吃奶之力。而八式分化，以近攻近，龍形手加上了獨門擒拿，可以說招招致命，式式拚死……

可就奇，就算焦賢玲功力不足，就算焦賢玲出手稍乏，或者文士功力驚人，不過如此狂風暴雨式的近身進攻，總不該如此托大，理也不理，端坐不動的架格吧！又何況賢玲現在在拚命呢……

再一看青年文士是一手扣住寧天仲的寸關尺脈……而賢玲的出手眞可憐，宛如無可適從，也無力可使，漸漸的，自己的出力宛如跟了文士的指！——文士的手指，一隻手指在轉。

焦賢玲幾乎哭出來！是的，她恨自己功力不足而受人欺弄。

「姑娘！善有善報，吉人天相，你請住手……」

啊！文士的語聲是含笑意。而善有善報，吉人天相……賢玲有些明白。不過，奇怪，不知爲什麼，這文士在笑，是譏笑，是冷笑，是——總之是說不出的可惱可恨的笑。

「姑娘，請住手——」

賢玲突感自己雙手爲單方獨指所引，獨指所束……賢玲可就更爲難堪……你算好功夫，你算有能耐……你……從此，賢玲與文士就此心中較上了勁……這件事直到了十年後才算叫開，此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房中人可看清了——到現在才看清，文士是毫無惡意。他是正在替寧天仲把脈診治。寧夫人是明白，丈夫命在旦夕，就算是神醫吧，恐也難以救得了他……又何況，來日維艱啊！一大堆的債務，一大堆的官司——

外邊可打得挺熱鬧啊……

一個玉面紅唇，三綹清髯的書生，與一個身穿鉄灰錦袍的矮子打在一塊。

寧夫人只看了一眼，心中不由暗暗叫苦，她可認得那個書生啊，不是失踪了十幾年的中原一煞神，人稱笑面閻王，無影子的耿南沙。此公殺人無數，並且擅用天元三陰掌。殺人不見血。更有一個難鬥處，除非他不相上了你，如果與他對了面，成了仇，他可是沒完沒了的，非殺了你不算完。並且，他兼長幻影迷踪術。他要跑，你就永難抓得住。他來找你，可就神出鬼沒，令你防不勝防。邊三從那裏請來這樣一個殺手？而那個敢與他交手的矮子又是誰？

寧夫人再看看清……耿南沙的出手非但詭狠多姿，並且陰柔剛狠，相互並濟。難怪成名數十年而爲黑白兩道中人所敬畏。眞所謂「盛名之下無虛士」。但是，那個矮子，那個矮子……她可無論如何想不出——此君由何處鑽出來？竟敢找惹這個閻王爺。

「孟七弟，我巳看好病了。什麼？還解決不了這隻老妖精？唉！你眞沒用，讓四妹妹知道，我看你的臉往那裏擱啊……唉——」

房中文士可出了聲啦。像譏誚，可又像惋惜……

「譚老三！別激我，我對這個老妖精可別有打算。你少開口，什麼樣，寧老爺子沒事吧……」

「沒什麼大不了事，反正老大有小還丹在，死不了……」

「可是功力得毀了？唉！你啊，越來越不長進了，我看，你的神醫招牌可以拋到茅坑裏了……」

「孟七弟，倒好，我沒激你，這是你來刺我啦！告訴你，心病啊，該得心藥醫哦……」

這一對可眞好，你說你擠兌我，而我說你刺激你。但是，他兩個，尤其是那個孟老七，並不因爲說話分了心。對付江湖上有名的魔頭，他依然能擧重若輕，出手如神的將個閻王爺扣了個密不通風，這就難能可貴。

寧夫人是聽到了兩人對話，丈夫可保無事，而她不得不看個清楚。突然，她感到了一股寒意，而且，越看越心驚。

這個所謂孟老七，究竟何許樣人？他是何門何派？他使用是何種手法？

寧夫人你心驚，場中的笑面閻王耿南沙可更難堪！他自出道以來，一等一的好手，喪在他天陰掌下的成名英雄，不知凡幾。老實說；他的三陰天元一變十八，三變五十四，可從來沒有用到五十四式的。今日，他連變了三變，最後鬼元十八式，式式是奪命喪魄的游魂追命式，但是，在那個看來毫不起眼的矮子身上，可算一無用處，有幾式幾乎爲矮子反尅。

他也不明白矮子是何門何派。

他根本不清楚矮子是何等來歷。

老實說；他幾次想走，可惜矮子却像十分清楚自己來歷似的。他的幻影迷踪身法，一半還得借助其他暗器。但是，矮子却步步尅煞，式式關煞。將個閻王爺宛如陷入了個莫明深阱中。

「老妖精！你可聽過那幾句俗語：張天師被鬼迷，閻羅王碰着喪門星——」

喪門星！提起喪門星，耿南沙倏的記起一個人。

「你這個矮子，難道你是左無魂的門下——」

「錯了，錯了！我是左無魂的老友。賊子，拿命來！」

耿南沙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爲金龍勅令所召，來到此地會撞上了頂頭尅星。心氣稍弱之下，再聽對方一聲拿命來，略一失神，戰場上，武林交手，那容你可稍一失神。對頭又是深悉你之虛實之人，耿南沙發覺不妙。對不起，雙掌明明嚴密封護胸口，而一股翻絞之力，直透中門。耿南沙發覺不妙，還想敗中取勝，突然，胸口只覺得有一股陰力透過。耿南沙叫聲「報應……」功力一散，而陰力却巳立時運行全身。

耿南沙當然明白，自己正爲玄陰七煞勁攻破功門。喪門星，喪門星，最後，他自己依然走不出喪門星的預言，他必然會死在喪門星的手下。

「你是誰？」耿南沙即使是死，即使明白，他還是想明明白白的聽對頭說明來歷！

「我不是早巳說過，我是喪門星的弟兄？你喪盡天良，你匿仇下交，你以爲騙過了左老奎，你盜取了喪門星的半部秘魔訣。唉！祇有半部，你翻臉成仇，你毀了左老奎。可是，你忘了他還有個小師弟！嗐嗐嗐，就是在下，孟子嚴。你以爲你是閻王爺，哼哼，說句實話，我與我師兄本來不太對勁。但是，隨便他有千種不是，你不可不知，秘魔門中，不容外人插手……好啦，拿出來吧！」

「什麼？」

「秘魔訣！」

「不在身上……」

「我不會逼你，說句實話，你一時半天死不了，並且，在你們那班你爭我奪的無恥之徒眼中，你毀了功穴，你失了使用之處，我相信，你可不見得能討得好去，說不說在你。你善於陰謀暗算，殺人九族，喪門星也有這種能耐。我孟子嚴看不慣老師兄，不過逼急了，我可比他更狠、更惡、更殘、更毒，你看着辦吧……」

別聽他說來輕描淡寫，但是，久走江湖之人，在武林道打過滾的人，誰也不會把他幾句話，當作耳邊風……誰也聽得出孟子嚴的話內含意。

至於耿南沙何嘗不明白。再說，他可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因爲，自己的護身三元炁，巳爲孟子嚴的玄陰七煞炁所破。耿南沙數十年的苦功積聚之神炁，竟莫明其妙爲對手所毀。雖然，對手是深悉自己底細，不過，就算如此，以炁對炁，但是，他說依樣畫葫蘆，殺他九族，他可怕了——

人，全是那麼個莫明其妙的傢伙，他在上風時，說的話是又狠又辣，一處下風，自己殺人時的不可一世之作風得換個位，他怕了。

殺人時是無所不用其極，有多兇就用多兇。

被殺時——他就沒了個主意。

又何況再想到了孟子嚴的其中兩句話。他們一伙人——在金龍勅令調動下的那批人，誰也不服誰！誰也希望看誰的好看。走在順風時，你看人不在眼中，一走背風時，對不起，不來個趁勢踹沉船，也得來個借機刦所有。

自己何嘗沒趁機搶過幾個同事的東西的？

自己何嘗沒借勢毀了幾門同事的性命的？

今天，可得輪到了自己……

「孟兄弟！」

「別與我稱兄道弟！」

「老夫一念之差……」

「那可是你本質的問題！」

「不錯，老夫是本心不良匿怨相交，可是，我可沒毀了左奎……」

「你比殺了他還厲害！」孟子嚴的語聲也變了。顯然，他對左奎是依然有不可言喻的感情在。

「姑不論如何，我交出秘魔神訣，你饒了我全家……」

「老實告訴你，秘魔訣你交與不交，我不在乎，我有誓在先，不是我秘魔門中人，誰看一眼秘魔訣，殺無赦——至於殺不殺你全家，哼哼哼——閻王爺！有不少怨鬼會找上你的門——！至於他們的生死麼！由天作主！去吧！快走吧！」

說話說到這裏，該算是斬釘截鐵，耿南沙也該明白了，他不必留此嚕嗦。事實俱在，嚕嗦可也於事無補！

「多謝教誨——」好個耿南沙，即使三元炁爲人所破，目下他可是心血氣湧，萬分難堪，但是，他還是强忍一口氣，勢歇人杳，耿南沙走了。

「七弟，你可得手下留情……」

「譚老三，你可不必來干涉我秘魔門中事……」

好，這一對自己人算是不再繼續爭執

下去了——反而雙雙向寧夫人宗黛娥來說話了。

「寧夫人，我們是來遲了一步，其實，我們手頭事太多……」那個文士還沒說完呢。

「該怪我好管閑事！」那個孟子嚴却插了口：「實在……唉，當我們趕到此地，瞧！事情鬧了個幾乎不可開交。」

「兩位英雄！你我素昧生平，承蒙兩位大力來援，小女子感激莫名！」

「寧夫人請起，別多禮。你一多禮，唉，我們可就難以爲情了。再說，晉陽鏢局英名垂百年，那麼多年的恩澤在武林，說實在，我們只是來——不說了！我再看看這位鷹爪王！」那文士邊說邊去探視王道揚！

焦賢玲可對文士更有了氣，好！我爹死在青狼口，你們毫不關心。而今，救寧叔叔，那是大恩大德，救那個乘人於危，而且爲對方所傷的鷹爪王，你算是什麼？簡直是敵友不分。賢玲與他的結，又扣緊了一些。

寧夫人是萬想不到自己一門，瀕於絕境，已爲衆人所棄之時，還有人來出手相助。更何況丈夫命在旦夕，剛才聽那個譚三爺——她當然不好意思直呼其爲譚老三，說過，丈夫性命可保無恙，在她來說；這就是個不可思議的奇跡。因此，譚三爺要救護王道揚，還有他兩人爲何來出手相助。因何遲到等等，等等，她全不在意。她只希望；人、能和和氣氣的過一生，誰也別欺凌誰！誰也別打擊誰，那就阿彌陀佛了。

她可是忘了，她的丈夫是垂名百年，晉陽鏢局的總鏢頭。而最近……晉陽鏢局是一步步的步向滅亡。之所以步向滅亡，就是有人在打擊他們，欺凌他們，並且，還在出盡全力的算計他們！

人在江湖啊！她忘了她的身份了。

「哼哼，鷹爪王，不容易啊，竟然能在甘大先生的掌下脫身。不得不承認你有二下子。可惜，你只顧來個同歸於盡，忘了守身自保。其實，你如果用鷹爪第九式：『拳胸縮背』，暗藏第十三式的『單翅亮掃』，好，你就不至於傷成這樣重了。當然，死，是死不了，不過，得有百日之困，明白嗎？一百日內，你可要找個地方躲起來。」

「尊駕是誰？」

王道揚自成名以來，從未吃過今日這樣一個大虧。可是，他對面前那個年輕人更是感到難堪！一生縱橫了幾十年，却讓個後生小伙子來敎訓！不錯，他的說話有道理啊，用第九式，再出十三式，那麼，自己週身被封，所謂自固吾圍，然後出手，至少比自己那麼冒險出手好得多。現在，錯是不錯，將那個姓甘的擊成重傷，可是自己也傷了個難於行動。

還有，姓甘的不會善罷甘休……

「偷鷄不着蝕把米了吧！問我是誰？唉，還是想辦法安置家中人吧！」那少年文士邊說邊按王道揚之前身穴道，王道揚祇感得一種火熱灼膚之感，心中陡的一凜，這是三元宮中玄門最高太乙神罡法啊……此君年輕，竟然練成了這種神罡？

「你是三元宮中……」

「不錯，你沒聽得他叫譚老三！」是那個矮子的回答。

但是，矮子一邊回答，却突然一揚手，祇見一陣光雨抖出。而焦賢玲則感到一陣勁力，將自己擁出老遠。而眼前白光連閃，耳聞奪奪連聲，又是一片叮噹聲響中，窗外傳來桀桀連笑：「果然是關中七傑來淌混水。」

「既然已知道咱弟兄的字號，還不快走。」

「你是萬里飛蝗孟子嚴？」

「算你有眼光！」

「青海雙煞不日趕到，姓孟的，我勸你們早些退出是非塲的好。」

「關中七傑幾時做事半途而廢的？」

「哈哈哈！祁連山十二都天神煞也會來到！」

「哼！你以爲我們七人是欺軟怕硬之輩？」

「你們自己斟酌吧！言盡於此，再見了！」

長笑聲中，聲杳人去，可是，寧夫人與半醒半迷的寧天仲却聽了個清清楚楚。至於王道揚，就算他是久走江湖，却也弄了個目瞪口呆。他想不到對方除了姓甘，被擊走的笑面閻王，竟然還有青海雙煞，十二都天神煞。他不禁有些後悔，後悔他也會莫明其妙的淌入了這個令人心驚的漩渦中。

「兩位是——是關中七——傑——」

「寧總鏢頭，別客氣！」

「不！不！兩位，快走！快走！」

「我已說過，我們可不是欺軟怕硬之輩！」

「但是！何必，何必……唉，我明白了；嘿嘿，到而今，我算是……眞正……的明白……」寧天仲喘着氣。

明白又如何？說實在，一個晉陽鏢局，無論如何也不該惹起這大的風波。熊飛，始終以爲是他在篡奪大權，現在，看起來，事情並不見得如此簡單。

一連串的失鏢，死鏢頭、賠鏢、打官司。要由寧天仲來承担一切一切的責任，甚至於讓死去的鏢頭遺屬要他賠償，然後，熊飛來接手，大仁大義的接手，其實，熊飛祇不過是個過河卒，在他身後，還有個極大的人物在。這個大人物是誰？猜不透，不過，現在已可看出，連邊三公子也不過是這大人物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

陰謀是越來越可怖。寧天仲明白，他不會死，也不可能爽快地死，至少，他們得利用他。至於自己的死期，他不禁長嘯一聲道：「余不知其死期之在何日！」

關中七傑分明是江湖仗義輩，但是，這件事既然已牽動了如此多的黑道傑出人物，自己何必牽累他們？

「這位是儒醫俠聖譚青囊？」

「在下譚老三！」

「何必取笑！」

「事實如此！」

「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向足下有所懇請！」

「離開是非圈！」

「唉！看來何必難爲好朋友，再說，小小一個晉陽鏢局，又何必牽累這多好朋友。熊飛，他祇要明說，如此這般……我

立即毀了它……」

「他們可不許你毀！他們要大仁大義地接受，否則，他們也不會勞師動衆！」

「不過，老三，我可是防不到他們能牽出那麼多人來，邊三公子是與朝廷有些勾結，可是，他那有這大的能耐，引得這些人出來？」是孟子嚴的說話。

「這就値得想想，當今之世，又有誰能有這大的能力？引來青海雙煞不奇，祁連山、天狗崖十二都天神煞，輕易不履中原，他也會來？而且，爲了小小一個晉陽鏢局！這可令人不可思議。」

「譚老三，我看，只有等咱六哥來了才能有個分曉！」

「譚、孟兩位，你們對寧某已是恩至義盡，你們……該走了！」

「我們走了也無法解釋這件事。寧先生，你睡你的，等大哥來，餵了你三丸小還丹再說其他。至於王鷹爪，你也該回去了。反正誰也沒偷到，米也已蝕了。我可怕你家中還有些三長二短，那可不得了。事情咱們管是管了，可不能管得太寬了。咱們人手不齊，你先求個保障自己一門無事，免得咱們分心分神——！」

鷹爪王到如今威風盡掃。實在，也不能不担心自己鏢行、一門……姓甘的說得出，就怕他做得到。雖然如此，他依然有那麼三分悔恨之意。自己那會鬼迷心竅，那會顧了謀奪晉陽鏢局而忘了這，這是塊燙手的山芋。

他有傷，但是已無性命之憂，三元神罡是可以解除他的內傷，可惜——下文太長，也太複雜……

一離晉陽鏢局，他看了看四外，幾十年的江湖經驗，令他不得不有所防範。但是，他心中想着的是：鐵鷹鏢局的事。

鐵鷹鏢局離開晉陽不太遠。轉過兩條巷子就到了鐵鷹鏢局，可是，大門緊閉，他心中一動，照道理，鏢局大門是不該那麼早關，還有，關了大門，就得收了鏢局大旗，而旗竿上，大旗依然迎風招展！

他想罵，他想大聲呼叫伙計，突然，他看清了，旗桿上不是黑底的鐵鷹旗，是白旗，即使他身傷初癒，這高的旗竿還難不倒他。他是飛身一躍，雙手雙脚並用，極快的上旗竿，極快取旗在手。他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禁面色大變，只見白旗上用鮮血畫就的大骷髏頭，一共有十五個，及血滴七十三滴。

早就說過王道揚是個老江湖，並且有老狐狸之稱。如果，他不工於心計，如果他不善謀斷，那會到得今日，江湖中，動不動白刀進，紅刀出，日日在風浪巨海中打滾，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得辨明來龍去脈。今日，王道揚算是看清了全局的所在了。

爲什麼讓他由晉陽鏢局手中得到了轉保之權？爲什麼那多的鏢行不希望搶主晉陽，擴充自己聲威，最厲害的是，爲什麼那多的鏢行被邊三邀請，而自己——！

自己可說是鬼迷心竅了啊！

自己反陷入了破家滅門之渦漩中了！

事到如今，徒思無益！走！他是一個翻身，下了旗杆，然後擧手拍門！那想到裏面是一陣響動，隱聞有人叫抄傢伙，王道揚氣了個兜心痛，眞想不到自己請的是如此一批飯桶，而自己還想獨霸太原、山西……

「快開門，是我！」

「原來是總鏢頭回來了，開門！快開門——」

人聲喧嚷，有移重物之聲，有去天門橫門之聲，然後大門打開，爲首一人，正是自己第二子王欽山，後面是一大批自己的手下。

「爹，單伯父，金伯父……死啦！」

王道揚明白家中一定有事，那想到一開門就得到個大兇訊。自己仗以爲左右雙臂的單鑫，金燦死了……這兩人一身的橫練，等閒人別說被他們功穴致死，那怕近身相鬥，可也該賦以四字：「難能容易。」那會死？而死得如此輕易？王道揚心中明白，十五血骷髏，七十三滴鮮血，看來自己估計不錯，滅門大禍已經降臨在目前了。

他不願多言其他，身形動，步入大廳。好，廳上擺了兩具屍體，正是單鑫，金燦兩人的。多年賓主，也是多年好友，再見二人全是七竅流血而亡，心中越發驚慘交集。王道揚是明白了，來人非但本領高强，而且深明單、金兩人之虛實。因此，兩人的橫練，根本是爲人震破而亡，也就是說，來人是殺人示威。

又想起來了，邊三公子的詭異身份，手法，但是，他的身手却剛剛可以尅住商君陽……

人家是有備而來啊，王道揚不禁凜然。所謂姓甘的，他又何嘗不是一招扣住自己。祇不過自己是强破血穴，而脫出重圍，然後敗中取勝。可惜，饒是如此，依然是受了重傷。如果關中七傑不來，自己根本無法回來……

這分明是個局，一個有爲而來的局，毀了商君陽，建立了邊三的字號。而收買晉陽，至於自己，祇是個零頭而已。想到這裏，王道揚看了在塲的人一眼。他可是想到了晉陽之所以每下愈況，更明白了晉陽之近幾年來支撐之不易，今日事已接近尾聲，而自己尙想火中取栗。好了，栗子吃不着反而是引火自焚了。

他不能將心中事說出來，他怕的是越說越亂，越亂越恐慌，越慌死得越快，越慘。

可是，不見大兒子仁山，而隨他保鏢出外的白、秦、李、蔣四鏢師却在塲，他那裏去了？

「仁山呢？」

「小鏢頭不見……」

「大哥沒回來過……」

「大哥去了奎元閣！」是王道揚的小女兒仁蕁的話聲。

原來她早已回來。事實上，王、寧兩家有些面和心不和，因此，寧威除了仁山與仁蕁與他相交作伴外，其他人根本不理不睬他的。而仁山與仁蕁也不敢令老人知道。本來，仁蕁不敢說出來，但是孩子雖小，到底是武林中人，她懂得厲害，也分辨得輕重，事到如今，大哥未回，看來是出事了，單、金兩位前輩能死，大哥之功力那能與兩老相比，她担心大哥會出事，她希望父親出馬。

她那想得到她父親自身也難保。

「想逃？沒那麼容易，滾進去！」

風聲中傳來一聲慘叫，衆人一陣亂，有些已衝出大廳。可是，一條勁影投入，欽山總算是王氏門中好手，他第一個衝出，也就是第一個接住黑影，還未來看清是誰，身邊又响起了一陣怪笑：「誰走，這就是榜樣！」

王欽山也已看清被投入的黑影，乃是趟子手高三。可是，週身軟綿，借天邊星光，後邊燈光，一看！不禁心慟……祇見高三胸前至腹部，一片血糊，人，早已沒了氣。

「是那一位好朋友，出手竟是如此兇殘……」

「咱七煞門本來就是兇殘！小子，你還沒到時候，否則，憑你這一叫陣，就叫你嚐嚐金煞手的味道。」

七煞門！王道揚明白了，他得罪了姓甘，於是得罪了七煞門。但是，七煞門分明是爲晉陽鏢局而來，而邊三是此地主人，看來，邊三是次之的主角。

自己幾時得罪了邊三？哼，爲了晉陽，也爲了自己太工心計，好，聰明反被聰明誤，自己不知晉陽爲他們的禁臠。而自己又專心顧住如何收購，忘了敷衍邊三，如今，可就落得如此下場。

「欽山，不准多言！」

「對，少出幾句聲的好！等你老頭子傷好了，哈哈，你們滿門的死期到了！」

一陣長笑聲，由近而遠，看來人走了，但是，王道揚却明白，鐵鷹鏢局已爲無形之壓力困住了。

鏢師們却紛紛向老王詢問，王道揚是哈哈一笑道：「命廚房好酒好菜開上來，你我盡興暢飲歡食，江湖人，何必讓人輕視，刀頭子上拚生死的事，你我見得還少麼？」

對啊！時辰未到，何苦自尋煩惱啊，應吃的吃，應做的做，即使難逃一死，江湖人對生死還看不開？

一瞬間，你呼我喝，江湖人就得有股江湖人的氣派。但是，漸漸的，有人飲泣了，有人發呆了，有人……總之，有那麼股愁雲慘霧，籠罩住那批江湖人。

死，到底是一件大事，不大痛快的事啊！

門外有敲門聲。宛如炸了窩的一羣。有的抄傢伙，有的跳起身來，而有的幾乎往桌下裏鑽，王道揚比較清醒，他明白有人來，但是，此時不該有回程的鏢頭！再說，人，已差不多齊了，突然，他想起了大兒子，他是身形一動，人已轉過天井，越過影壁，手起閂落，開門一看；嘿，果然是大兒子回來了。

唉！你回來幹啥啊！總以爲可以有條漏網魚。好，一窩兒炒，一窩兒熟、大概是自己太工心計之報。王道揚是搖了搖頭，可是借星兒看清，仁山的面色不太好，八成在奎元閣吃了虧。現在，可不必再問東掏西的。也好，死在一塊兒了！

「爹，爲何這麼早關門？」

「看來，也無法再開了！」

「爹，你怕事啦，你該明白了吧！」

「小孩子，你與我住口！」

「不，爹！孩兒不得不說你幾句。寧叔叔是爲人陰謀所中，寧叔叔是受人所害。你非但袖手旁觀，你更落井下石，你以爲這是報仇，其實，你是以怨報德……」

「別再講了，咱們已遭了報……」

「該遭報！」

「畜生！」

「你罵吧，如果你再不悔改……」

「我已沒有時間後悔。再說，後悔，於事何補，走吧！有吃，你就多吃些，有喝，你就多喝些，幾時他們來，幾時我們就交上了命……當然，王道揚也不是束手待斃的無用之輩，殺……哈哈。」

「爹，我怕我們照顧不週。儘量叫些不會武藝的，如驢馬夫，車夫等人走！」

「唉！咱們已爲人監視了啊，畜生，到裏邊也能說，在門口算是那一齣！」

王仁山他是心中有事，他也知道自己家門爲人監視，但是，別有異人來援，因此，他只希望讓人們可以脫出重困。他不希望人死得無辜。事實俱在，這次來的殺手，善於濫殺……不過，他不能說得太明白。

因此，王仁山是一入大廳，看到如斯局面，他是微微一笑道：「各位好朋友，你們如果怕死，請立刻走。」

「少總鏢頭，我們走不了啊！一出門，你看，你看……」

王仁山突然看到了單、金兩老的屍身，更看到了高三慘死之景象！果然，七煞門是善於殺人立威。要你們自己怕，自己亂，然後，他們神出鬼沒的潛入殺人……異人的說話可眞不錯。必需反客爲主，也就是說必需來個我暗敵明。而今，最先要着，分散。看來，分則力弱，其實，却是令他們無法下手，即使要追殺，也得多花精力。好過關緊了門讓他們從從容容的，今日殺三個，明日殺四個的那樣慢慢的殺個清光。

王仁山說出了他的動機，可惜，人，會有種錯覺，總以爲人多好辦事，人多則勢衆，其實，多一百個沒用之輩，還不是聽人宰割？

在無可奈何之下，王仁山將自己兄弟欽山，小妹子仁蕁拖住，更將自己好友秦連魁叫來，說聲咱們先找個地方躲躲！

王仁山是以身作則，也可以說是躬冒至險。希望讓其他人有個警醒，自己出門無險，這就可說明，自己的辦法不錯。

欽山、仁蕁一直對大哥有好感，因爲仁山對弟妹愛護備至，家中人的驚惶失措，老父親的突改常態，令他們心有不忿，祇可惜小人無發言之權。現在大哥出頭，老父又如無可奈何，別無計較似的，他倆說走就走。至於秦連魁是素來敬佩仁山，雖然他是個公子哥兒，雖然他是憑仗父蔭，但是，仁山非但深通江湖的道義，並且爲人端方，家學淵源，可也不驕不狂，小輩中着實稱得是個後起英秀。他今晚擺出的道理，有其可信之處。再說，自己喜打暗器，也善破暗器，與他一起，有其在一邊，總多個照應，因此，他是昂然應命，一同出門。

才出門不幾步，平靜無事，久走江湖的，可是心中明白，越是如此，越是可怕。事情不發則已，一發可就不可收拾，除了多加小心，步步爲營之外，他們又有什麼辦法？

「錚」的一响，在星光下，祇見一道銀光，直擲在仁山面前，然後，傳來一聲極悽厲，悠長的語聲：「向前一步，越過此陣者，殺無赦！」

好！說來就來……

「請問來者可是七煞門中的金煞手丘前輩！」

「快快回去等死！否則，殺無赦！」

還是要趕他們回去等死！秦連魁却是聞聲知的。一個旋風轉，而一出手，七點星光，向前面一堵牆角打去。秦連魁外號七步追魂，他的七點星光是他的成名暗器「飛蝗轉」。何況，他是拚死一擊。估摸得準而出手又快又狠，總以爲可將人打成重傷，至不濟也可逼人現身，不料，七聲微响過，長空依然，星光密佈，可就是不聞有人驚呼聲，不見有人形跡現，秦連魁不禁一呆……就在你稍有怔呆之際，面前突現三點銀光……

秦連魁以善用暗器自豪。不想撞到了暗器的祖宗。自己還得作勢蓄勁。而人家悄沒聲的，暗器立現，自己已在人家的暗器中，致命的暗器重圍中。

祇有三柄飛刀啊！唉，人家的三柄飛刀可將你的前後左右，連你的進退迴旋之餘地，全部算得不差分毫，也就是說秦連魁已陷入了絕境。

王仁山剛想出手，不料奇跡發生，三柄飛刀不知怎樣的，明明柄柄挾勁風而臨，依風勢判斷，飛刀別說停，直透鋼板也極有可能，不知爲了說什麼，飛刀好像被一股極大的無形神力所阻，一柄柄在秦連魁面前落下來了。

暗處中有人驚叫一聲「咦！」而遠處傳來了車輪聲。

王仁山突然莫名其妙的叫了一聲：「恩公！」就在前面左手的轉角，來了一匹馬，一輛車，馬是沒人駕馭，但是這匹駿馬踱着牠的馬步。而車輪在街面上吱嘎响動。大概街面是十分的不平，因此，車子也就搖晃得十分厲害。

來到了仁山一行人面前了，車廂內有人低聲，但十分清晰的說着：「上車！」王仁山是再不怠慢，先將驚慌失神的秦連魁推了上車。然後，將弟妹又擁入了車廂。自己則跨上車轅，拉起了馬韁，一抖一拎，口中「駕」的一聲呼喝，說也奇怪，馬好似突然發了狂一般向前直竄……

「往那裏走！」聲到人現，而一個高大的身形希冀阻住車輛，不料馬似神龍，也不知牠什麼一來，早已越過那大漢，而幾乎騰跳，耳聞幾聲錚錚，噠噠之聲，銀光四散處，一車一馬已絕塵而去——

「唏——哩——哩——」一聲厲嘯，那高大阻路之人在叫，分明是召人之暗號，但是，他邊追邊叫，而車與馬是越追越遠。而且，一出街口，三幾個轉折，已轉入一片樹林中。這就得說明了：王仁山他是本地土著，他是熟悉途徑的。江湖道上，誰也知道：逢林莫入，又何況時在黑夜。追人的是萬分之火冒。他不得不站定了身軀，戟指怒罵，突然，樹林中傳來了聲响！

「嗯——噗——」

夜，有風。並且，剛經過一陣馬蹄車輪聲，此公又是怒吼了幾聲停止了。這嗯……噗……之聲越來越清晰，老實說；他是從未走過下風，姓甘爲老王敗中取勝，一招成傷，這已坍了他們弟兄的台。而今，自己之七煞神刀莫明其妙的失了效。而更讓人在自己眼皮下溜走，這簡直是不可思議之事。如今，他打暗號，招呼同伴，而同伴竟然一個不見，見了鬼了麼？

現在，却聽得這種聲响，莫非眞的有鬼……「逢林莫入」，眞的不去看個明白？他頓了頓脚，然後循聲而來……好，越走越近樹林，嗯，聲越來越清晰，眞的有鬼？並且，有樹葉聲的傳來，不像是風吹樹枝時的聲音，是人，突然，他有所警覺。但是，又是誰……

借一點星光，雖然黑，練武人，又加上他深精暗器之道，他的眼光與常人不同，他可是看清了前面一棵不知名的大樹上，掛着三個人……從身形打扮看來，是自己同門，五行七煞中的木煞、水煞、火煞，奇怪的是，他們那會被人吊在此地……嗯嗯聲是從他們的口中發出，還有噗噗聲又是誰？嗨嗨……看清楚了，地下還有個土煞在，他口中在吐，在噴吐……什麼東西？

他再不怠慢，馬上去解開了樹枝上三個，又將被困在土窟窿中的土煞，這才看清，對付土煞的人是十分明白土煞之爲人與專長，他被困土窟，窟中竟然有籐蔓勾枝困住了他。四週是浮土。好，土煞想打地道，對不起，有勾籐扣住，不打地道，浮土幾乎齊頸，老實說，土一齊胸，呼吸已難，一齊頸就如被活埋，形成他非動不可，一動就得吃土，噗噗聲就由此而來。

姑不理土煞之遭遇，其他三煞的被吊，問題在乎：誰敢如此大胆！敢得罪五行七煞！

問他們，可惜，他們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是聽見馬蹄响，車輪聲，陰惻惻的語聲：「可憐爲人作走狗……」好！一股旋風捲來，宛如撞見了鬼，莫明其妙，四人的功穴軟檔全是一麻。誰也明白，練武人只怕功穴被尅！好，功穴被點，祇能乖乖的聽人宰割，掛的被掛起來了，埋的也被埋起來了。聽見金煞手在叫，他們誰也沒法來帮手。而又一陣車，馬聲响，發現了金煞手來了。但是，他們已捱了不少苦。

五行殺手是個個有股氣，但也是個個心中有說不出的怕。老實說，自己的功穴連自己至親至近的人，也不能說，就是自己師父也不一定知道，說眞的，說出自己功穴，等於將自己半條命交給了人家，武林中那有這種傻子，可就不明白，此人——連面也沒見——却將他們四個功穴尅住了，這該怕了吧！

還有苦的事，吃了虧還不能說出口，如果讓別人知道，這面往那裏放？

「老七啊，別往心中放啊！這個傢伙是擅長小巧功夫，他連面也不敢照，這就說明他不是不怕我們——！」

「對，老三說得對。」

「唉！別忘了，咱們的功穴在別人手中……」

「這倒是個問題，他奶奶的，他那會知道的？」

「這就可怕呢！還有，祇聽見車聲，

馬蹄聲，可就不知道對方有多少人……人越少越可怕。」

「老七啊，你說到那裏去了？該說人越多越可怕！人少好對付！」

「唉！老三啊！人少，具有如此神出鬼沒的功夫，你說你不怕？」

倒也對，人！如果祇有一個人，具有這般身手，那可眞不易對付，現在，姑不論如何，而今總得有個交待啊！說吧！可眞坍台。不說！不說也難以說出個道理來。他們五個人就是奉命來殺鐵鷹鏢局滿門的，現在，一跑就跑了四個，也就是說殺了不夠數。在江湖上說話，可不能打半個折扣，又何況殺人的事，殺八十八個就不能八十七，五行煞手可犯了難，最糟糕的是，一說明，勢必得說出他們被困的事來，好，那就完了旦。

還有揪心的事呢！吃了人虧還不知此公是何方神聖，那地的高手？

突然遠處傳來了三幾聲呼叫聲：「五行手，五行手！」奇怪，是誰在招呼？而且找到了這裏來！五行手還未出聲相應，而一個錦衣道袍，身揹長劍的羽士飛到，一見五行手無恙，不禁面現笑容道：「總算找到了你們！」

來人正是惡鬼子岳陵！一見五人，再不打話，立即催走，五行煞手是老江湖，當然發覺事情有變，也就不再多言其他，跟了岳陵就走。

「田八巳死，寧家小畜生爲人刦走。看來此事還有變化，邊三公子是大爲震怒。看來，太原府該有一場惡戰了，你們五位也該小心了！」

岳陵所說不多，不過，五煞手立即發覺情況大變，邊三公子素來辦事穩狠，從未有過失手。何況，爲謀晉陽鏢局，這三年來，可說出盡全力，將晉陽鏢局之老底全部掏空。並且，將其羽翼也巳折拗淨盡，而今是最後一擊，以防萬一，才命田八將寧威擄來，雖說是人質，其實含有斬草除根之用意在。不想，田八死而寧威失，當然，即使逼死了寧天仲夫婦，寧威不死，晉陽鏢局一日不能由寧家轉手！看來事情眞有劇變之可能了。

五煞手跟了岳陵來到了城北之冷香小築，邊三之隱居之所——祇見邊三公子是滿面冷惻的，看着地上的屍骨，那是邊三之左右心腹，鐵蒼龍田延慶——田八。

田八爺是仰面朝天，可是滿面笑容，奇怪，如果不說田八巳死，眞會錯當他睡着了的。

五行手眞想問個清楚明白，田八中了什麼毒手致死的，但是，看了邊三公子如此寒着一張臉，他們心中明白，邊三是着實的發了怒，五煞手俱知，自己無謂去招惹他。因此，略打個招呼，想走，不料邊三却開了口：「五位乃七煞門下高明之士，殺人別具功夫，而且見多識廣，請來看看，田八兄他死在何種暗器，或是何種手法之下？」

他問了，那可不得不看個清楚。事實上，一個人死後面帶笑容的，除了苗疆的快活花毒，就是青海雙煞的合歡神掌！

不過中快活花毒，面上是帶着笑容，可是皮色必需轉黑。而今田八之皮色似舊啊！而合歡神掌則掌印在那裏？五煞手本想將田八之屍體作檢驗，邊三公子却是冷冷的說道：「全身業巳查過了，一無傷痕……因此，令小弟也難以明白，這傷人之手法！」

好，既然你邊三——江湖人稱半個通天教主也不能說出個所以然來，那麼，他們又焉敢班門弄斧……

「不過，你們七煞門中也有一種七煞迴魂掌——」

啊！五煞手突然有所明白了，邊三在懷疑他們七煞門了。不錯，七煞迴魂掌是七煞門中最厲害，最奇妙的掌法之一。自己五弟兄是無法學，因爲，五人之個性各有不同，而一人根本無法可以學成。事關一人而具陰陽兩種玄功，簡直是做夢。當然，兩人相輔相成，一陰一陽是可以練成，而將對方功力磨盡而死，死後週身無傷可驗，而死人却面帶笑容……

但是，有這等功力，决不是五煞手可能辦到。並且，所有這種說話，也僅僅是前人所流傳下來的所謂「經典之談」。就算他們身在七煞門，可也沒見過有那幾位長老使用過這種掌力。

不過，邊三的說話，非但十分清楚七煞門中的一切，現在，毀了個田八——他的心腹，他看來有所懷恨在心，而將令他們代人受過……

「哈……」邊三在笑，笑聲是如此的尖利、惡狠，如果稍一細聽，還可聽出些輕視之意。

「諒你們也無這好天份，更無如此之毅力來練成這種曠古絕今之神掌。不過，田八兄他死得如此蹊蹺，而且近年來，江湖上根本沒人敢練肯練這種掌法，至於苗疆一烝，多年不履中土，更且罰下毒誓，此人不死，决不出山，青海雙煞，又巳爲大龍頭所籠絡，他兩人說什麼也不會自相殘殺，毀了自己人，不過我不得不追問一聲令師兄姊，日、月雙煞爲何不來？」

「三公子，俺不是早巳說明，他倆因山中有事，尙需稍延時日趕來嗎？」

「可是，你得知道，金龍勑令一到，限時必至！」

「咱師兄可沒過時限啊！並且爲防老龍頭有所怪罪，命咱弟兄先來聽命，聽候差遣，難道，這也有錯不成！」

金煞手可有些火了。邊三公子是難鬥，是冷酷無情，他們何嘗不知，不過，多年來，爲了金龍勑令，他們弟兄也可說是奔波忙碌，出盡全力。雖然，師兄師姊一再告誡，這「曹營中事，難辦得很。」可是，爲了免受禍波，種種斥難，他們是忍氣呑聲，委屈求全。尤其是對着邊三公子，不是擠兌，就是硬逼，爲了這個原故，他們只能濫殺無辜，而且出手極盡狠殘之能事，一則是交差，二則也算是發洩，出出心中惡氣，而今，死了一個田八，因爲是你邊三的心腹，你命人追我等歸來，旣不問我等之煩苦，亦不問我等所遇之隱惡，言中有言，弦外有音，說什麼我師兄姊遲來有錯。並且，隱隱然田八之死，與七煞門中有關，更可惡的是，公然當了衆人之面，說我們沒功力，無毅力，你就差沒明說我們弟兄是飯桶了，他們那會心甘情願的，那會不出言相頂的。

「五位是不服在下的了？」

「那可不敢，誰叫老龍頭信你，誰叫副勑令在你手中，咱們可不敢不服——」

「哦！如此說來，你們服的是金龍勑令——」

「哼哼——三公子，我看，此地大伙兒，有幾個是不服金龍勑令的？又有幾個是不因金龍勑令而被吊來的？」

「就是不服在下——」

「三公子不可自相殘殺！」是熊飛的說話。

「熊先生，請退一旁，今日，小可得一整家法！」

不可，不可之聲四處傳來，邊三公子本來刹白的面色，巳漸轉微青。一般與其相處有年之人，早巳看出他是動了眞怒。但是，他們祇能叫，誰也不敢上前相助。

至於五煞手，當然看清了目前形勢，他們想不到邊三爲人，竟然如斯沒情沒理，說翻臉就翻臉，但是，在江湖上行走之輩，死與生本來就是一綫之間，再說；是丈夫就該如鋼鐵，寧折不彎，但可頭落地，那可膝點塵……邊三眞的要動手，那麼，就來！

而今是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玄天仙女　突現眼前

門外，就在這個火爆熱辣的情景下，傳來了一聲嬌滴滴的笑聲——笑聲未歇，一聲嬌叱：「唷，邊三哪，發那門子的邪氣，撞那門子的邪火啊——」

說也奇怪，這多武林有名兇神、惡煞、可就會讓這一陣嬌笑，這幾句嬌叱，個個面容變色，連五煞手如此桀傲不馴之輩，也會面色發青，而說話不順……

「是玄天仙子駕到……小的們……該死——」

「與你們五個小輩沒相干——」聲到人到，衆人眼前一花，祇見廳中多了七個女子，左三右三，中間其一，分明六個是伴從，中間那個是主體。

再看清楚，中間那個所謂玄天仙子的，打扮得宛如古代仙女相仿。雲鬢高挽，宮粧雲帔，珮環叮噹中，顧盼生姿。仙女是有仙女的風姿，並且，她的聲音是嬌滴滴，脆甜甜，然後，再看看她的面容，美、的確美，不過，這一對長眉鳳目，嗨嗨，不看猶可，一看，你就永不會忘記，不是忘了她的美、媚、而是她的冷、煞——

「邊三，還要這樣的狠巴巴，算什麼？吃人？咭咭……」笑聲中，她是玉臂輕舒，像呵護個小弟那般，搭住邊三之肩頭。

邊三倏的面色大變，一生以冷、狠自傲的邊三，竟然也會大失常態，玄天仙子的手尙未搭住其肩，他巳一個旋風轉，並且，先伏地後貼地的一轉，饒是如此，他再度立停身軀時，可惜，他巳是汗流滿面了。

五煞手巳經跪地請安，好，大廳上跪滿了人，玄天仙子對邊三看了一眼，而邊三却在人堆中低下了頭，慢慢的也跪了下來。

「各路英雄，仁兄仁弟請起，並請暫時退出。」

玄天仙女的說話，宛如下了道聖旨。那批武林兇星，黑道上的煞手，再也不等其他傳令，却是肅靜迴避地退了下去。邊三本巳跟隨一衆人等走，可是，耳邊却有着極細極尖的聲音：「邊三留下！」

邊三不禁嘆了口氣，玄天仙女不愧爲求教中四護法之一，功力果然高出自己多多。憑這一招傳音入密，自己可就望塵莫及，還有，看來自己可得獲罪獲譴。

人走盡了，邊三是恭恭敬敬的走到玄天仙女之面前，再次參拜——這一次可用的是本敎中的大禮，以下屬參拜上司之大禮。一步一個五體投地，共行三步，然後起立：「三原總管，叩請教主大安，長老金安！」

「邊三，坐下。」

「下屬不敢僭禮妄爲。」

「命爾坐下，祇管坐下。」

「是！」

「總壇可眞掛念你啊……你有什麼說的？」

這，邊三何嘗不明白。所謂總壇掛念，所謂有什麼說，分明是總壇有所怪罪，而要自己辯釋，本教素來賞罰分明、自己之所以能統管三原，所以能運用金龍勑令號召敎中精英，就因爲上面看中了自己之機智武功。不過，近幾年來，自己却也有些過份了。大權在手，處事未免躁急。還有是：執刑太嚴——敎主人稱通天；即是法眼通天，權變通天，還有是功力通天，自己在三原，也自鳴得意，自稱小通天……當然，這些事不會不傳入敎主，總壇的耳中。處事得當，不出紕漏，不至於有什麼罪孽，稍一不對，而再爲人所告，這個罪名可就大了。」

「屬下自知罪孽深重……」說到這裏，邊三是預備自絕功脈，一死謝罪。不料，他一出口，功勁才提，面前一股香粉味，而胸前一窒，邊三不禁大吃一驚，想不到玄天仙女帶來的侍女六龍女，也是如此厲害——自己一死謝罪，而她竟能出入無形，自己這好功力，心意快似疾電，却也讓她手下所制。」

其實，邊三是人在絕路，並且，爲玄天仙女之聲威所懾，六龍女不錯，功力極佳，輕功更是爲她們所擅長。但是六人看顧一個，邊三却須兼顧七人，再說，心灰意懶，人家是全神貫注，你快，人家快你一步，你當然得縛手紮脚的輸了，這不是六龍女厲害與否，是處境不同之結果而巳。邊三號稱機智，這一着，算是看扁了自己了。

「什麼？想死了？唉！我眞不明白，你們男子漢那會這樣小家子氣的，再說，死了就算對得起本敎了？嗯？」玄天仙女邊說邊是手指輕捻，連彈三彈，這是眞功夫。「龍女指」果然不同凡响，微風之絲極勁極厲之輕嘯，邊三本巳被封之穴，這時立時打開！可是，邊三却巳聽明白了這言中之意，看來，總壇是對其不滿，不過，不至於要他的命。

「敎主有命，人孰無過，再說，這幾年來，你東奔西走，着實代本敎主下不少汗馬功勞，至少，中原武林道，自相殘殺之風波，一起又一起！這就不壞。」

「多謝敎主謬讚。」

「可是，年輕人恃功而驕，恃才而傲，那可要不得，如果不加處置，怕你將來

，越發不可收拾。因此，命我前來，吊了你的副令。三原總管之位是有名無實，我們不想令你太難堪，綠衣龍女。」

左手第一個女侍應聲而出。

「從此副令由你執掌，不過，萬事需得邊三之請命調令，不可私自發令，若有違教之事例發生，則作例外，小心在意，邊三，你可情願。」

這那會不情願，自己看來大權被削，可是，祇有他與總壇知道，金龍勅令被吊，可與不被吊一無分別。多了個綠衣龍女來押制，其實，可分担自己不少的責任；比一人担黑鍋可好得多。又何況：總壇依然念我過去之功勞，這就不壞，邊三是感激零涕，總以爲自己一死，滿門被罪——對啊——在本教中，如此往例，實是不少，有權則有勢，有勢則令出必行，無權則受苦……想到這裏，邊三公子幾令暗呼慶幸不已。

玄天仙女又提說了邊三的其他缺點，邊三是祇有點頭的份，又指示了幾處必需注意之點，然後，她却萬分鄭重的提出了：「那一輛怪車……」

一輛怪車……嗨嗨，原來，晉陽鏢局有人攪局，所謂關中七傑之插手，他是毫不在意，至於鐵鷹鏢局，他根本不放在眼中。可是，死了田八，令他大爲震怒，因爲，他根本不曉得田八死在何人之手。並且，爲了田八，他是有意借此毀了五煞手，因爲，邊三始終以爲五煞手對其不禮，尤其是日、月雙煞對其總管之位，虎視眈眈，他不想養虎貽患，他是想殺得一個是一個……但是，因爲，玄天仙女一來，他祇得罷手，不過心中依然不無疙瘩。那料不到玄天仙女提起了一車一馬，更說明了殺田八的就是那車中人，好！他怔住了。

細數江湖人物，幾時出現過這樣一個？任何一個門派，任何一個武林前輩，沒聽過，幾乎是從來沒人提起過有這樣一號人物，有這大的武功能耐……能練成失傳江湖七十年的日月陰陽玄勁掌法。

不對，日月陰陽玄勁是七煞門中的秘傳典籍！就算七煞門至不濟，他們迄今尚屹立於江湖之間，本教敎主是從不過問別門別派之秘籍玄經，他祇要他們皈伏於本教，他不會剽竊別門別派的功夫。那麼，這車中人是七煞門中人？更不像話。據自己心腹報告：四煞手依稀也吃了車中人的虧——邊三公子突的有所明白的，自己果然是讓一個田八而忘了推算其他事，幾乎壞了大事。

「邊三，你明白了？那可好了，任何事，所謂微風起於頻末，別看輕了那個車中人，說不定，他是個勁敵，一個令人担心的勁敵。」

「如此說來，屬下必需先弄清了這個車中人。」

「對啊！」

「能結交則結交之。」

「好極。」

「能收爲已用……」

「妙極。」

「屬下明白了。」

「敎主厚恩，你是不可或忘！」

「屬下怎敢！」

「現在我該走了，臨行一言，你該切記！」

「屬下恭聽！」

「不可忌才，不可嫉能，依你心智功力，前途未可限量，如果因小嫉微忌，誤君前程，未免可惜。」

邊三幾乎嚇出一身冷汗來，通天敎主果然是不凡，部下念動即知，看來並非訛傳。

但是……車中人……哼哼，這個車中人……

玄天仙女是敎中的游行使者，敎中人稱之爲護法之王，別看她年紀輕輕——實在是駐容有術，年紀是不輕了——她就是在十二年前劍敗武林名宿，金綫神姥，三招殺劍聖尉遲天烱的無名劍家，由於她自己出道時，也是不露鋒芒，不顯痕跡，一起即聲震武林，然後，走遍中原，引來了多少的是非，也殺傷了幾許的成名劍手。故而她對那個車中人是萬分注意，而今，她是別有用心，並且，正在設法，無論如何得會一會這車中人。

總以爲，自己的叮囑，依邊三的精明能幹，又說出了結交．收納的話來，她以爲可以放心而去。不料，事與願違，這個車中人依然是鬧了個翻天覆地，將個太原分壇，幾乎殺了個七七八八。

你們不找車中人，車中人其實根本沒離開太原城……馬是垂頭喪氣的踱步，車輛是擦着地面，嘎吱嘎吱的響。偶然走過幾個坑坑窪窪，車輪是十分的不滿的搖那麼幾搖，蹩蹩扭扭的，跳那麼幾跳。可憐，他車中人可就遭了災，受了難。腦瓜兒如果太堅實，眞能搖出腦漿來，就算結實，也難免搖出幾個大青包。

剛才不是看這畜生走得飛快的？老兄！那可是剛才，劍拔弩張，不跑，能行嗎？現在，沒風沒浪，沒驚沒險，跑得那麼快，圖個什麼啊？

就這樣有氣無力，左一轉，右一扭。跑來走去，在叢草中散散步，又跑到街上試試腿。走啊走……嗯，越走越鬼，越跑越沒個譜了！走進了個小河，我可眞佩服這一車一馬，更佩服的是車中人，不知他是什麼攪的，車、馬能安安穩穩，有氣無力的過了河——然後，走啊走，走進了那個破祠堂……不，是晉文公祠。

晉文公重耳，咱們唸書時，還非得唸春秋，左傳，才能認識這位春秋五霸中的；老不死，跑不傷的盟主。山西是晉國封疆，有座祠廟不算爲過，可是，最少也得一千百年了，後人去理，香火不盛，算是毀了，不過，總算還有個破廟架子。

總算是到了。馬、呼嚕嚕的打了個响鼻，然後，車門開，借一點星光，可以看清了，下來一個穿墨綠長衫的文士，抱了個人……一個不算大的人。

但是，別看他的面容……就算是黑夜星光。不過，此君的面色……白……白得異乎尋常，沒一絲血色，不，像……像什麼？像是剛從棺材中倒出來凍死人。

這是張令人可怖的面容啊！

如果，你硬是不怕，再看上一眼，嗨嗨，不壞啊！長得還挺秀氣呢？尤其是一雙劍眉，一對黑白分明的朗目，說實話，如果沒有這一對眼睛，包保你當他是一個死人。

他是抱了個大孩子，怪不得看來不大，然後，他走進了破廟，一無聲息，他微微點了點頭，過天井，上大殿，從破隙縫中透進的夜光，可以看出來這所主殿是破敗不堪……不過，依然有些燈火燭光……廢話，沒人的枯廟，那來的燈火燭光？

「少鏢師，少鏢師……」

見鬼了，沒人，他在招呼誰？更奇怪的是，還有人答應，誰？鐵鷹鏢局的少鏢頭王仁山——悉悉索索的响了一陣，還有幾個人，正是王欽山、王仁蓴，還有那個秦連魁——秦連魁祇知道自己爲人所救。可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救他的人是這樣個活死人。

「恩公……你果然將寧家小兄弟救了出來……」

「廢話少說，人！全教說廢話把正事給躭誤了。」活死人的語聲是清脆俐落，並且，一邊說，一邊已將寧威交給了王仁山。

活死人看了看週圍的情形，他是一矮身，也不知什麼一來，一道光華照亮了殿堂；殿堂是照亮了，可就越顯得破陋，衰敗。但是，王仁山更借此一點餘光，大叫一聲：「寧兄弟……寧兄弟……」

本來，王仁山接抱寧威時已有不祥之感。會家子全有種武學本能，人，不能太硬太直，因爲；死人才又硬又直，你說是不是？可是，人也不能太軟太綿……除非尊駕你生來有個軟骨病。否則，這也算是個不妙，寧威就是一聲不出，而全身軟綿。如此，光華一來，照到了他那張尚未發育成熟的臉時，王仁山叫了！寧威分明已中了極厲害的打擊。因此，他面色紅潤，簡直太紅潤了，紅得幾乎要滴血那個樣，而全身却是十分柔軟。

「叫什麼？」

王仁山如此縱橫江湖的少年英傑，在奎元閣如此的不懼死亡，嗨嗨，活死人的一聲吆喝，憑良心說，不兇也不惡，更不响。王仁山可就不敢出聲了，祇有流淚的事——

「哭什麼？」

「恩公，」王仁山算是找回了魂，又再是呼叱江湖的少鏢頭了，做鏢頭所謂走江湖，口上不來得，能走得了？

「我那能不哭，我哭的是天公無道，我哭的是好人遭惡報……我們王家是欠了寧家的情，負了寧家的義，如果，我死，我受傷，那是活該，因爲——」

「你老子作了孽！」

「唉……恩公，常言也道：子不言父過！」

「好，我素不喜空言，你見了這孩子受傷，你難過了，可是，你可知孩子受的是什麼傷？」

這一問，個個目瞪口呆。

「他是中了田八的斷魂掌！」

「啊！」幾乎是同一時間的驚叫。

斷魂掌是一門陰極毒的掌法，百年前玉龍山三清觀觀主凃火雷精擅此掌。不過，爲剛出道的當代一絕，人稱天魔童子的姬天青拜會，兩人坐談了一日一夜，如此剛强火爆的凃觀主，竟然會當衆拜倒，而親手毀了斷魂掌譜。總以爲世上已無這種狠毒凌厲的掌法，那想到，寧威這個十來歲的孩子，却爲此掌所中——

這是無可救藥的掌傷，亦就是說，一中此掌，除了活受十二時辰的苦毒煎熬，最後震斷心脈而死外，再無活命之望。

王仁山再也不肯將寧威放下來了——死，就讓他死在我懷中吧……

天公無道，是的，在王仁山眼中看來，天，那來什麼公道，說什麼善有善報。晉陽鏢局積德垂百年，從自己明白事理以來，幾時看見過寧家作過一件半椿壞事來。不論是道上的朋友，局中的伙伴，事事盡心，處處關顧。就算同行，除非你不求他，他不知道，否則，幾時看過別人的冷眼，又幾時落井下石的陷害過別人？相反，有多少同道中人在處心積慮的要他們好看，謀他們的生路，就是自己父親，何嘗不是一個……

而今，好了，讓你們看到了，寧家看來從此得絕後了，代代單傳，結果，到此而終。

「哈……」狂笑聲中，王仁山是抱了寧威縱身而起，不料，他人在半空，爲一股無形潛力，將其拖住。

以王仁山之功力，即使他是受過傷，即使他尚未復原，但是，鷹爪門中的輕功講究的是輕、勁、捷。豈是爲人能阻止得了的。不過，目下他實在是爲人拖住了，他自己心中明白，他沒有讓人抓住……祇是一股無形潛勁吸住……他不禁更爲心震！這個活死人，他到底是那來如許的神力？

不對！王仁山突然有所醒悟，活死人有這樣大的本領，他不至於拿個死人回來。他既然拿回來了，換句話說，他沒有治癒之把握，他救回來幹什麼？好玩？天下那有這樣個玩法！求他！對！現在應該求他啊！

「仁山該死……」

「廢話少說……」

「請高台貴手，請救救寧家兄弟！」

「爲什麼？」

「這個……」王仁山可就不明白了，什麼爲什麼？救人啊？他可是怔住了。

「我可認識他！」

嘿！不錯了，他根本不認識他，但是，他又何嘗認識自己……

「恩公！您也不識小子……」

「放屁！」

嗨嗨！我看來認識他了。突然，心事有如石火電光般轉了幾轉，不，我並不認識他，但是，記起來了！這車，馬，他是看見過的。而且，憑自己多年走江湖的眼光，看出車軌吃土極深，馬又走得十分吃力？對了，在一個大雷雨中，他走啊走的。爲了怕他落單，爲了怕他爲江湖豪客看中，反正自己已卸了鏢，就免費的保他一路。

但是，這是個萬分奇怪的人。不論大風，大雨，那怕閃電行雷，他老人家可從不下車，也不落店。有幾次，反倒是像他綴上了一行鏢頭。他們落店，他就在車上睡——！大概是！他們下飯莊，他等在飯莊邊……王仁山是個光明磊落的豪氣漢子。祇以爲一個落魄的人，也可能是個慳吝的鬼。好吧，自己吃飯，就送一份到他車上。好得很，他毫不客氣，非但不謝，還傳

來字條，要酒——好酒。要點菜——好菜——大概是個落難的傢伙，口腹之慾不改，這就更明白了他之不落店，不下飯莊，乾脆是爲了省錢。

少鏢頭有的是銀子，又何況，這一次是掌擊尼山六怪——現在是明白了，邊三有意沽恩示惠——他是心懷更放，一切依他……想不到——是他——自己一個誤打正着，交結了如此異人。

「想起來了……」

「是，你是那個自名馮諼的先生，可惜，我不是孟嘗君……」

「總不至於是喪天昧良之徒！」

「恩公！寧兄弟更是積善之後啊！」

「我聽了你提說過幾次了。但是，救他難，除非你——」

「你要我怎樣？」

「借血移血。」

「轟」的一聲，這四個字宛如一聲巨震，王仁山面色微變的看住了活死人。

「我知道你惜生！」

「不！我祇聞其名，祇知此乃魔教大法！」

「哼！你以爲我祇配做鬼，做不成魔頭嗎？」

「是！先生俠骨丹心——」

「放屁！」

又捱罵了！唉！

「你允是不允！」

「哈哈哈……先生，王某人一死不足惜！」

「別充好漢！」

「死而無怨！」

「好！在場者你們全聽見了，這是他自願一命換一命的，與我無涉！」

「不，大哥，我代你……」

「我代你，少鏢頭……」

「我幾時要你們了，啊！」

代又不能代，看來王仁山祇有死！至於魔教中的「借血換血」大法，老實說，不少人可眞是連聽也沒有聽說過。即使有所聽聞，僅僅是聽聽而已，根本沒人看見過，如何借血，如何換血……而爲何借血可以救人？誰也無法了解，也根本不可理解……

但是，今夜，在這個荒廟枯殿上，這個看來詭異的活死人竟然來這一手……

「來！小姑娘！你守住東邊缺口。這一副海猊甲作爲護身用，有人來，你就用這個，」嗆啷啷一串响音，金光耀目，三個形如蓮蓬的弩筒，三具看來黑黝黝，亂糟糟的薄布揉東西！交給了王仁夢、王欽山及秦連魁……

「你守西北，你守東南，任何人來，憑這海猊甲護身，再加上你們的輕功，輔以金碧神鋒，哼哼，就算一等一好手，也難衝破，看你們的幸運了……」

說吧！他揮手示意，命三人退下。但是，三人那一個肯放心……不過，再一看活死人的面孔，依然毫無表情，而王仁山却是滿面視死如歸之容，看來，誰也無法可以阻止這場魔教大法！

但是，救一人而殺一人啊，這不是等於不救？

魔教大法啊，魔頭的法術，當然與一般人不同，唉！再見了！王仁山……

三人是一抖那蓬亂糟糟的東西，好東西，雖然黑，可是在星光之下，却發出了點點金星！看來軟，可也萬分的堅韌。並且，形如馬甲，兜頭一套，就此貼緊全身。再看看蓮蓬形的弩筒，筒柄有一機簧。看看蓮蓬孔，每個才米粒大小，密密麻麻，佈在四週。江湖人全明白，這是一件極厲害的暗器，因此，誰也不敢輕易按動機簧……

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王欽山雖說是取用別人利器，他心中却別有打算。他與仁山是一母同胞，但是，他明白自己祇不過是老二。除非老大死，這鐵鷹鏢局總不會落到自己手中。而今老大代寧威而死，得其所哉。雖然同胞手足，難免傷感，但是，他死可與己無涉，大可安心接受……

王仁夢可就難住了。才十二歲的姑娘，不能說她毫不知情。不錯，她同寧威青梅竹馬，時時偷偷的一塊兒玩。寧威是來去自如，因爲他父母根本一無門戶之見。仁夢却全憑仁山之包庇，才能與寧威在一起。仁山天性敦厚，對弟妹友於情深，仁夢對仁山更爲愛敬。雖然寧威是個好遊伴，但是大哥代他死……一兄一友兩人比較，仁夢可就有了個爲難。又何況活死人是個魔頭，一直聽大人提說魔教人的可怕可惡，而今……

不可讓大哥哥死，仁夢是下了決心——因此，她就想利用這具暗器——然後搶走仁山……

唉！孩子，你眞個是年幼無知啊！你以爲救了仁山就可逍遙無事了！家中出了這大之事，滅門在即，而你，毀了活死人，後果如何？孩子終究是孩子啊？

枯殿上，活死人是盤膝而坐。寧威臥在其前，而後是仁山一樣盤膝而坐。還好，看來仁山尚未換血……仁夢是再不忍耐，一按機簧，「錚」的一聲响，好！一蓬金碧光華，直射活死人之背後。就在此時，殿頂突然巨震，直掀起一大角，而一條白影意欲竄下。不想，活死人是冷冷的一哼，而袍袖一展，一蓬金碧光華，不知什麼一來，竟然活了一般，不射活死人，反而直射當空。知道闖了禍，但是，錯了也就錯了，到底是武林大豪之女，她可是認了命，她不想逃。

此地，金碧光華才飛向大殿半空，而白影是一聲嬌笑中，來得快，去得更快……誰也沒看清了來人之形貌。祇憑笑聲聽出是個女的！女的雖然是走了。耳邊却又傳來連聲霹靂；分明是金碧神鋒發威。叭叭爆聲中，但見一條黑影竄出……半晌，祇是活死人出去，不見活死人回來！仁夢是再也不顧其他，連忙奔進來，拖了大哥想走。

「大哥哥，快走，快走！」

「走得那麼容易？」

「你……」

「我得救寧威……寧威不是你的好朋友麼？」

「可是，你是我的大哥哥啊……」

「唉！四妹，我想不到你，竟然是個如此昧良無義之人啊！你拿了人家的兵刃，殺人！殺的可是自己的恩公，你還好意思與我稱兄道妹的？王家那有你這等……」



邊三與五煞手驚慌地向玄天仙女跪下請安。

說到這裏，王仁山不能說下去——唉！人，在大關大節上，可眞難說啊！

王仁夢本來的意思是救大哥，現在，她可讓大哥罵了個透心涼。不錯，自己實在是昧良無義。人家的暗器，可讓自己用來仁殺他自身。大哥說得不錯，自己是個沒心沒肺的壞人……

不該活下去。對！一頭碰死在柱邊。說幹就幹，仁夢可是個烈性的女孩子。自己弄巧爲拙，好心犯了大錯，乾脆去死，她是身形一動，全身用力，直向那大柱撞去。

不知是見了鬼，還是撞了邪，才撞到了柱……嘿！人好像讓什麼東西給阻住了，撞在個軟綿綿的東西上，頭沒破，也不痛，抬頭一看，祇見一張活死人的面孔，雙目朗然的正看住了自己。

「想死了！眞有出息啊！」

王仁夢就算是年幼，可也聽得出這句有出息是反話，她就哇的一聲哭出來了。女孩子家說哭就哭，十分方便，好像眼淚在眼中儲着般的方便……

「還有臉哭？本來……已把個大魔頭引入了阱，她是無論如何走不出的，不想你……」

嗨，看來還有曲折呢！什麼大魔頭？你不就是個大魔頭？再引來個大魔頭幹什麼？而我……小姑娘可就怔住了。

「仁山該死！」

「與你何干？」

「小的妹子年幼無知……」

「蠻不錯啊……」

什麼？行刺、暗算，又累了你陷阱失效，什麼？你還說蠻不錯？有什麼好了！

這樣個無知女孩子該死……

可是，王仁山說不出口來。

「你挺喜歡你大哥……」

「他是我大哥哥嘛……」

「對，就憑這一句，你可以殺一百個人……」

「我……我……大哥，那來這多的對頭！」

「我是他對頭？」

「你……要他命！」

「是嗎？我幾時說我要他命啦？」

王仁夢可讓個活死人擠死了。

「孩子小，天性厚，還有股剛氣，蠻不錯……好啦，出去，守住東角……金碧神鋒還有二次可用，我得救人了！」

王仁夢走了，她放心了。因爲她看出來，活死人雖然面容不得人緣，但是，他不說廢話，他說不要大哥哥的命，就一定不會要他的命……

她去守住東角，一直到天明，王欽山、秦連魁也是如此。最後，他們聽到了王仁山的呼叫。

他們上了大殿，他們看到了寧威，雖然病容滿面。但是，已可坐起。至於王仁山，却是精神奕奕，比受傷前更爲神充氣足。而活死人可更像個死人了，人是斜倚在供桌腿前，喘氣也喘得不太靈活了。分明，他救人時傷了本身元氣——

「大叔叔……你……太好了……我該死……我……永遠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仁夢一邊哭，一邊說……

活死人祇是淡淡一笑。

已是日光接星光的時候了，也不知活死人攪的什麼鬼，手一探，好了！大殿上又是一片黑暗，在場至少有三個是久在鏢行出入，尤其是最近更是要走鉅鏢，他們誰也該明白；這道不知名的光華，是件寶物——一件價值不菲的寶物。

「借我的東西，該還我了！」活死人聲嘘喘喘的說着，不錯，所謂海猊甲，所謂金碧神鋒是該還給人了，內中秦連魁是面色微變，而王欽山對秦是眼色示意，誰也是一瞬之間，立轉平常，在場人——尤其是在這樣暗淡之情景下，根本沒人看得到，除非是互有心契。

三件海猊甲是脫卸了，三個蓮蓬形的弩筒又交出了，活死人是淡淡的說着：「此地不會太平，何況，我已擊退了一個來侵者。因此，該走避了。此地，說實在，道路沒有你們熟，我一個人不怕，怕祇怕

有什麼牽累，王仁山，我看，你帶了寧家孩子去，當然，你們全可以走！」

「我不走，我陪大叔您！」仁蓴不願走，「大叔，你看你，累成了個什麼樣啦，我不怕——」

「死，怕不怕！」

「我早就該死啦，爲了大叔您死，不怕！」

「好！你聽不聽我說的？」

「不讓我走，我什麼都聽你。」

「好。」活死人笑了。可是，他的笑容比哭更難看，然而仁蓴却覺得他笑得挺美。

「那麼！你們快走，車、馬一定要引向遠處，傍晚時分在鐵鷹鏢局東街轉角會合——」活死人越說越吃力了，「仁山，車上的東西，什麼也不准動，更不准看……您得起誓！」

「敢不遵前輩之命！但是，您——又該怎辦？」

「我已說過，我沒事，他們沒人認識我……」

這話有道理！王仁山是親目所見，活死人出手是快而捷，你說他像陣風，可是更有些似鬼似魅……再加上滿面病容，實在沒人會想到他是個身懷絕技之輩。

「我說少鏢頭，咱們就走吧！」

「對，大哥，快走……」

秦連魁與王欽山在催促，王仁山一想，對！越快走，越好。他是萬分恭敬的向活死人告別，抱起寧威走了。連魁與欽山兩人跟隨他後，借一點初露之曙光，看出兩人面帶笑意——詭秘的笑意。

半晌，文公廟外傳來了車馬行聲，很快的消失在遠處，活死人笑了，笑得比哭還難看。

「大叔，您歇會兒吧……」

「能歇嗎？」

「這……您說什麼？」

「咱們該追！馬上追……」

「爲什麼？」

「您眞的看不出來嗎？你大哥哥有危險！」

「有……人對付他……」

「嗯……」

「可是，您……元氣大傷……」

「誰說的？」

誰說的？你自己不看看自己這張死人臉？你說話也有氣無力，你……突然，仁蓴看出活死人的眼神不同。

「我——十年在黑暗之中，活在黑暗，練功在黑暗，哈哈……一針一髮之微，我看得清楚明白，還有，察人於微，對，恩師！你的辦法，你的經驗是驚人的……」活死人宛如一個人在自言自語……又好像在對仁蓴說：「他倆起了壞心，不錯，我身懷巨寶，我身懷絕技。當然，我不能平白無端的練成這些，一定有武功秘笈，一定有奇兵異刄，海猊甲、金碧神鋒之外，自然，也應該有些其他傢伙……可惜，他們錯了，我能放手給人嗎？」

「大叔，您以爲有人想要謀奪你的東西？」

「該說，見財起意啊！」

「我大哥哥——」

「他不至於那麼壞。可惜，你二哥，還有那位姓秦的，可不敢保險……」

「不能——」

「去看看吧——唉！」活死人的一聲長嘆，比什麼聲音更難聽！顯然，他是萬分痛心，痛心的是人心難測吧。

「老大！此時再不下手，還等什麼時候！」

「秦兄！我一直欽佩你是個好漢子，可想不到你也會來這一手……這一手太卑鄙！」

「老大！這不是卑鄙與否的事，我已看過，這輛車，大有玄妙在……」

「這是恩公之車！」

「他的本領如何？」

「他身懷絕技……」

「能一無來歷？能空手自身練出來……老大，我看出來了，咱們再練一百年，也祇不過是個江湖末流，別說比不上他，就算令尊也追不上。但是，老大，今時今日，令尊可能稱老幾？現在，是個好時機啊！咱們走，遠走高飛，咱們閉居深山。咱們苦練功夫，不出十年，哼哼！活死人不死，我們是三個打一個，他再神也神不過人多，至多，還給他！咱們也算對得起他……他如果死了，他與咱們有交情，我，明查暗訪，代他報仇……」

「好一番說詞……」

「老大，我可是爲大家好，再說，機會難得，你看，你去看看……這車壁四週，哈！有多少圖譜……」

「秦連魁，再不要提說這些……」

「大哥哥小心……」是寧威的呼聲……仁山聞聲驚顧，祇見欽山已單臂迴扣，五爪似鷹的向自己背心抓到。而寧威雖是個孩子，並且，不久前死裏逃生，但是，他是拚全力雙臂迴格，將欽山之鷹爪扣硬生生的格住。

王仁山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同胞兄弟，也會出賣自己。反而不及寧威……他剛運勁使力，以招拆招的，解了欽山之鷹爪扣。寧威却和身撲出，反越在前，在車轅上啊，那來許多盤旋週折的地方？又何況寧威是餘傷未清，秦連魁又是志在必得，一招雙式，左臂一個「海底翻」，右手一個「斜臂劈……」但聞雙雙一聲慘哼！寧威是被劈翻在地，王仁山也爲秦連魁擊中，仁山也有餘傷，再加上心中氣憤，失於防範，而王欽山是勢成騎虎，不能容情，趁勢一個「鷹揚飄空」，王仁山是再無招架餘地，讓自己嫡親弟弟擊落在地……耳聞馬蹄聲，車輪响！走了……

王仁山是大口鮮血噴出——狂笑一聲：「我尚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手起處，五爪如鈎，直向頂門抓去。

一車一馬，兩個人，他們是心有餘驚的，揚轡絕塵。走……走，走，他們第一個念頭是逃出太原城！然後，再作其他打算。

老實說，車上有的是金銀財寶，秦連魁早已看過……並且，這些價值連城的珍寶珠玩，一包一包的放在車上當眼之處，也就是說，這車上有不少東西，比這些珠寶更值錢。在武林人眼中，還有比秘籍異笈更值錢的？欽山與秦連魁明白，他們無意中，將會得參妙法，他們將會練成絕世武功……

「對老大，我你祇能心中有數……」

「大哥——他太死板了！就因爲如此，他……永遠得吃虧於人，秦兄啊，有時是得隨機應變的！」

「對啊！其實，我已經是說得仁至義盡……」

「本來就是，那個活死人樣的傢伙，又不是咱們的至親上人……」

「就算是至親上人，也得要賣他們一次！」

「唉——」

兩個人一齊嘆了口氣，好像是萬分感慨似的，對啊，在他們爲功利所控制之心靈來說，該感慨的啊！本來，肥豬拱門，是自己送上門的買賣，實在說，取不傷廉，就算有多少不對，但是，大利當前……以後，是嘛，以後之歲月可長着呢！再說，活死人也不能死，暫借一用，有何不可。自己練成神功，自己受用一輩子，活死人即使有所不憤，到時候好說好休，不好說也行，打架……以二對一，哼哼，也無不可……

就不明白仁山爲什麼那麼的死板，不通權變！可憐，所以，各有所感的，嘆了一口氣。

時間不太遲了，因爲，他倆早有預謀，一出文公祠，走入盤山谷，他們就發動了，前後時間，費不了半個時辰，馬好，車又走的是山中僻道，所以，走出了好遠好遠，在他們以爲，一離山谷，轉出城外大道，大功告成，以後，就該是怎樣擇地隱居，練功．成名、揚萬——！

剛剛要出山谷口。咦！前面好似有兩個大包袱的東西，嗯，阻住路口呢……兩人爲了互相信任起見，不怠慢，全扣住了馬，立即下了車，走過去想移開這兩個攔路東西，咦！看來眼熟了！啊！是兩個人，一個大的，一個較小的……仁山與寧威啊！什麼？他倆追上來了……分明受傷不重——

不怕，如果再糾纏不清，說不得用重手……對！事情該斷速斷，大丈夫做事，可不能婆婆媽媽，婦人之仁，適足以害身。對……

越走越近，可就怪，兩個人全沒起身——再看清，啊……那會鮮血淋漓……尤其是仁山是頂門見血……分明用鷹爪力自毀，晨光下，看得清清楚楚。仁山是面帶笑容，好像死得挺開心。

「老大！這……可不是我們要你死的啊！」

「對，大哥！你這又何苦？唉……」

兩人計議開了，欽山是不能，也不想大哥死後無殮。但是秦連魁的意思是，時間無多，趕路第一，埋葬之事，不能照顧……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你說是不是？

「對！大哥，你可以說是，死不得其時，對不起了，移一移開，走吧！」

兩人爲功利所困，全不計及其它，試問，兩人是雙雙受傷，再說：活死人的車輛，由一匹千萬中選一的良馬所駕馭，平常人也休得追得上。而一對受傷人，即使他倆沒看見王仁山自盡，而寧威是無論如何走不動了。半個時辰的路程，憑他倆能走在此馬之前？此事分明其中有變，就該有所醒悟。咦！人，有許多時候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啊！

兩人再上車！再抖動韁繩……「駕駕」連聲中，奇怪，見了鬼了！這匹馬不知什麼攪的，不走了！

秦、王二人是鏢行出身，深知驢馬之習性。嗨！走了一氣，歇了一晌，嗯，餓了！不對，現在就算是餓，也不能立即餵料。得卸轡頭，溜溜汗……然後，飲水餵料。目下在山谷之中，那來的細料，那來的甜水！壞了！祇能慢慢的踱出山谷了。

好吧，一個前面拉住馬嚼環，一個抖動韁繩，慢慢的踱吧……即使提心吊胆，也好過僵住了不走啊！不想，不動還好，秦連魁才拉上了馬嚼環，那匹馬伯伯「唏聿聿」一聲長嘶，跪下了。馬不可能跪下，老實說：馬連睡也是站在那裏的，一跪下就表示了馬可不行了！

秦連魁陡的一驚，如果在這山谷中，沒匹馬根本別想將這輛車拖出去……那怎麼辦？拖起馬，抱起馬，無論如何，也得要那匹馬勉爲其難的，走這麼一趟，到了有城鎭之處，再換馬。對！祇要到了有人烟的地方，憑那些金銀珠寶，什麼事全好辦。

可就不能撞見了對頭——現在，他倆的對頭除了邪派，還有活死人。哦！現在，可有些看出來了，這件事做得並不太高明，也不太合算了。

但是，成大事者，那有一蹶即成的。誰不曾受過千災萬難？對啊！自己還算是方便、利索的呢！挺吧……可惜，遠處傳來了馬蹄聲……

秦連魁第一個念頭是，搶馬……保鏢的改行做山大王，翦徑賊了。可憐！

那想到，後面一陣黃雲過來……馬還不少呢？秦連魁突的又有所醒覺，別是對頭……立即想隱避時，人馬疾馳而至。想避，也就避不開了。

「是那輛車……」

「對！快追……」一片喧嘩聲中，爲首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衞晃，後面還有五煞手及幾個相貌怪異的人，他們全不如中原武林道中人。

事實俱在，秦連魁走鏢多年，也薄有聲名，說他是第一流鏢師，難免是捧高了他。可是，他決不是個低三下四的無名之輩……憑多年的江湖經驗，他不會一無所知，至少，當他看清來人時，就該知道來人的功力深淺……

這些來人——秦連魁是看得清楚，憑自己與王欽山，決不是對手，也就是說：決不能脫得了身，自己脫不了身，好！這輛車子，可就讓他們取了個便宜。

害人即是害己！不錯！

趁人之危，哼哼，而今是代人作嫁！

秦、王兩人可正有些後悔了。

衞晃已飛似而臨，桀桀怪笑聲中：「車中好朋友，出來，咱們見見。」

「我素不見外人！」冷冷的語聲從車中傳出。

秦、王兩人幾乎嚇得閉過氣去——車中有人，並且，聽得出，是活死人的語氣！活死人……幾時來的？

突然，馬起身了，並且，不知什麼一來，揚蹄就走，走得飛快！

衞晃是不服人，更不肯無功而返。

你說不見外人，好，我就得逼你露面。你想走，那有這麼便宜！身形一動，一聲厲嘯，身形宛如一只大鳥般向車頂撲來。在他以爲，憑仗自己苦練卅年之霹靂神掌，將這車頂整個掀起，也非難事。可惜，衛晃啊，你在關外稱雄多年，老實說；單憑太原寧、王兩家，上至總鏢頭，下至各鏢師，可以說他們沒一個人是你對手。但是，寧天仲身癒，王道揚不自私，那麼，兩人併力，你衛晃也不見得能討得了好。而今，你所對付的，乃是當今世上，第一號人物。說句不好聽的說話，就算有十個衛晃，也未必是此公之對手。你這裏來剛飛身撲來，眼前祇見一道墨綠光影飛出，在半空祇一碰，別說後面人，連對掌的衛晃也未看清來龍去脈，祇覺一股異乎尋常之陰寒之力，在自己霹靂神掌間透入。衛晃突覺胸中作冷，而一個冷戰過後，人在半空直摜而下……

後面人是看見車中有墨綠光影竄出、投入。又看見衛晃莫明其妙的摜翻在地。而車塵起處，半空中傳來一陣琴聲……奇怪，聽得琴聲的人，有的狂叫，有的竟然口噴鮮血……陽光已普照大地，盤山谷是一片寧靜，不論是追人的，或是被追的，全是疲乏不堪的起身，誰也不能照顧誰。可是，誰也清楚明白，他們沒一個不吃了大虧。包括秦連魁，王欽山兩人。

一個個爬上馬背，一個個歸去矣！秦、王兩人也是胸口作悶的，走……但是，到現在，他們算是發現了，王仁山與寧威的屍身不見了，到底不是酒囊飯袋，到底有些江湖閱歷，兩人心中明白，枉作小人，爲活死人所戲弄，並且，今後將不容於人世。

想死，奇怪，週身乏力，也罷！不必回去現世，兩人打算活活的餓死在盤山谷裏。

人生，眞是個莫明其妙的經歷。有許多人想活。活不成。也有不少人想死，死不了。秦連魁與王欽山就是後者，他們不想活現世，可就偏偏不讓你們死得成。

當四週靜寂了一段時間後，又來了馬蹄聲，秦連魁首先看見了與自己齊名的，鐵鷹鏢局中的白、秦、李、蔣四傑中的白震林，後面有幾個是鏢局中人。白震林一見秦、王兩人，不禁大喜，忙過來將兩人扶上馬背。看來，白震林又似明白，又好似不太明白的，祇是催衆人回去。

人，想死，如果，眞的沒有人前來解救，那麼，是可能就這樣的「悲憤」而死的。如果想死，又未死，死的怨氣已過，再見到了自己人，好，又不想死了。活着是多麼值得慶幸之事啊！又何況，一回城中，就等於回到了人間。即使想起了那事，那馬，那活死人——唉——隨他去！

飛來琴聲　力摧羣邪

王道揚是面色陰暗的看着次子，苦笑一聲道：「憑你這樣個孩子，我們是該遭報！」又看了秦連魁一眼道：「壞了武林門中的規矩，也壞了鏢行的道義！你們——唉……」

「爹！算了……」

秦、王兩人一聽這三個字，就如中了三下千斤重鎚，什麼？是誰？是王仁山。

果然是王仁山——面色悽然的看住兩人——

老實說，他倆寧可見鬼，也不願見仁山。秦連魁不是個笨胚，王欽山也不至於是個傻蛋。王仁山之如此出現，分明是活死人的傑作。自己是做了千錯萬錯的大錯事，也可以說，聰明人做了件天大的笨事。功利薰心，昧良無恥，其實，根本落入了活死人的算計中。王仁山不死，對兩人來說，是件難堪事，再仔細的想一想，何嘗不是件好事啊……說眞格的，他們可以不負殺人之惡名！

「事情已讓那位前輩異人攬了去，鐵鷹鏢局不至於有什麼大事發生。但是，我算是看清了，像我這樣個人，也在武林道上自稱爲王的……你們不羞，我得自羞啊！唉！爹！我走了！並且，我不想再多說什麼？而您也不至於會攔住我……至於二弟，秦鏢頭……他們這一生是廢了。恩公說得明明白白，爲其九天魔音所震傷的。當今之世是無法可治。還有，他老人家說得對，治好了也無非是多了兩個昧良黑心之徒，與人與己，有損無益。而鐵鷹鏢局決不至於養不起兩個廢人——爹！就恕孩兒不孝！」

「仁山！我算是看清了自己。我是個什麼？總鏢頭？這可是自己向自己臉上貼金而已！看了欽山，我該羞死。見了連魁，我更該一頭撞死。我治家、敎子無方。我馭下不嚴！出了如此的劣子，也有這樣的敗類。我還有臉開這個撈什子鏢局？算了吧！你去吧，孩兒！你是前程遠大，至於欽山與連魁，爲父的自有安排，我不會怪責他們，有我這樣的混帳老子，難免有欽山這樣的『肖子』！有我如此昧良的總鏢頭，當然該有連魁這樣的鏢頭，王氏門中歷代祖先積德啊！否則，鐵鷹門該死無噍類……」

鷹爪王的說話是蒼涼沉痛，有深深的自責，也有極大的自慰。可是，王仁山是走了，他什麼也沒取！隨身的兵刄也不拿，走了。

有不少人送出門，更有幾個與少鏢頭有些感情的，想送一程。但是，遠處飛來一馬，車聲轔轔中，衆人眼前一亮，王仁山已跳上跨轅，一聲狂叫：「後會有期！」聲音還在半空搖曳呢，車與馬已走了個不知去向。

至於邊三公子又如何？

他也已得到凶耗，手下十三個高手，包括衛晃在內，全是身負重傷歸來。有些口噴鮮血，有些面如死灰，老實說，這些武林高手，那一個不是身負絕技，內外功全臻上乘的。一個一個打，要打得他嘔血，除非有七八個高手聯手合上，才能辦得到。而今，一車一馬……一陣琴聲……邊三饒是深通一切武功門派淵源，可也給這個素未謀面，並且從未聽聞過的異人，鬧了個目定口呆！

「是九天魔音！」

當邊三公子向綠衣龍女敍說這件事後，綠衣龍女劈口就說出了「九天魔音」。

邊三公子不禁面色大變，七十年前，橫行江湖的魔音又再出現？如果不信，却也實在沒有其他的解釋；十三高手除了衛晃對過一掌外，餘下的全是人面不見的，負傷而回。對啊，聽見過一陣琴音，而琴音令他們個個氣血翻湧。功力淺的還好，祇是胸口一涼，跌翻在地，功力深的，意圖强掙，不掙還好，一掙就糟，祇覺得功力失馭，口噴鮮血，若不嘔血，非得走火入魔不可。

邊三公子事事有備無患，着着謀定而動。那想到，爲了間小小晉陽鏢局——當然別有大圖謀，却會鬧了個灰頭土臉，首先，得到總壇的懲罰，追回副令。其次，毁了這多好手，試問，如何交待？

「這一車一馬來得蹺蹊，老龍頭早得密報，這次護法仙女之出來，就是希望弄清此人之來龍去脈……可惜，祇知此車突然由甘肅出現……至於在甘肅何處來，是否甘肅是其老家！誰也弄不清……」

「此人難道從天而降不成？」

「車子呢？也從天而降……」

「啊！對了！車子！這輛車子……」

「吃土極深，分明車中別具機關。當今之世，善於造車的，甘肅是沒人的啊！要嗎在關東——也可能在蒙古……他們有的拖蒙古包，有的入深山採參客用……不過，再在車內裝置機關的，天下間唯有關外鄂家。」

「鄂倫台！」

「嗯！」

「就該找他！」

「死了——」

「啊！」邊三公子面色大變，要知道，一件事就怕綫索中斷，這一斷再想接駁，可就難上加難了。

「老龍頭說過，此人比任何門派還可怕！」

邊三公子不能再插口了。老龍頭可以說百年來未見過的曠世奇才。自從十八歲掌敎，三十年來，在其手中也不知毁了幾許名門正派的總壇。也不知降伏了多少黑白兩道的成名人物。任何事，他是擧重若輕，談笑用兵。他口中說未說過一個「難」字，他對任何事更未說過「怕」。而今，原來，他早已知道這車中人來到太原。並且，一路追跡，一路在打探此人之來龍去脈。

但是，此人是誰？

如此人物啊，邊三那會不心怔神跳。人面不見，可鬧了個灰頭土臉。

就在相互商討之時，一陣香風吹來，邊三公子立即肅然起立，他是知道，護法仙女來了。

果然是她。

這又是個令人難解之謎。需知，玄天仙女是敎中使者，人言其瞬息千里，那是言過其實。但是，她決不會在短短日期中，去而復返！

邊三公子再一看仙女之面色，不禁更是心震。祇見她是面色蒼黃，顯然，她是受了傷。玄天仙女是何等樣人，別說傷，在其手下能得過三招的，已可在江湖上足以自傲。如果能死在她的第五招下，那簡直是光祖耀宗之大事，值得大書特書——而現在，她受了傷——

「邊三——」

「屬下在。」

「七日之內，不准提說我之下落—」

「屬下明白。」

分明在此療傷……但是，是那一個傷了這位江湖煞星！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邊三公子尚未思索明白，玄天仙女已厲聲命其退下，看來，人受了傷，火氣也大了不少。

玄、紅、藍、綠、黑、白六龍女不再怠慢，各人玉臂輕舒，各出一掌，按住玄天仙女胸前六大穴。

玄天仙女是一掌平推，一掌逆運，盤膝坐定，然後是吐納眞氣，希望能將身中之火毒逼出。

玄天仙女那會身中火毒，就是文公廟受活死人之金碧神鋒所賜。

別看活死人一引一揚之力，並且，可是仁蕁暗算時所發之神鋒。須知活死人所用的是江湖罕見之馭龍神勁。玄天仙女是一念輕敵，也太自恃自己的玄天神功，可惜她是破廟頂而入之時，功力微有一頓，活死人是何等樣人，你不來找他，他也在處心積慮的找你。你才一現身，他是引勁發動神鋒。這可是仙女的疏忽，以爲自己身有玄天神勁護身，那想到金碧神鋒乃天魔九寶之一。別看它細如牛毛，却是丙火離精所煉。極易自燧，更善破各種護身功烝。玄天仙女是吃了個三不知的虧，待等發覺，已爲神火所圍。這還是她見機快，決斷迅速，立斷氣勁，一個「鶴鳴九臯」，來個倒翻倒施而上，三頓三落之際，玄女指連揮連彈，饒是這樣，她人是脫出了重圍，可依然爲三枚神鋒游入內圈，爆中了背部。

換了第二三個人，就算掙脫，也該爲三枚神鋒要了命。玄天仙女是功力驚人，再加有其心腹玉女的斷後相助，護其全身而退，避入了個山洞之中養傷……可是，幾個時辰過去，她是發覺，神火是又陰又狠，一個不巧，極能游竄全身而毁去了全身功力，祇有再回冷香小築，靜養療傷，並且，還得仗六女全力相助。

玄天仙女是對活死人又驚又恨。可是，她必須立即趕回總壇向壇主匯報一切。更希望在極短期內，將此人解決。因爲，這樣個人，放其在外，東飄西蕩，實在是個心腹大患。

六龍女是全力以赴，玄天仙女更是匯集本身之眞力，將金碧神鋒的毒火漸漸的逼出，看來是輕輕易易，其實，七個人全是鬧了個精疲力盡。

然後，必需靜養。

然後，必需好好的培本固元。

任何人遭此奇恥大辱，勢必咬牙切齒，恨盡怨絕。但是，玄天仙女却是不同凡響，勝是勝，敗是敗，她祇是在想，此人是何門派，還有，該如何與其再對招。

可是，你是這樣想，不想，在你養傷期內，太原府已爲活死人鬧了個河翻水轉了。

「你要問我來歷了？哼哼！我何必講出來！當然，以你的聰明閱歷，你應該看得出眉目，我有大仇在身，我並不是個閑得無事，而又好管人閑事的人。不過，我看不慣人欺侮人，更看不慣那些仗勢欺人啊！陰謀暗算啊！等等等等。

「你以爲我萬事佔機先，你以爲我是未卜先知，料事如神。其實，這全是血與

淚買來的苦辛結晶。如果不是受過爲人出賣，如果不是因被賣而落得個死去活來，我，難道是神仙？天下根本沒神仙——再說，人，祇能活一次，對啊！人，祇能活一次——」

在一個山洞中，一個極髒極狹小的山洞中，有一道光華照遍全洞，活死人與王仁山相對而坐，活死人在說話，聽來毫無感情，不動聲色，其實，有心人可以聽出來，每個字，每句話，隱含深意，並且，的而且確的，有血有淚。因此，令個王仁山似個傻旦般，靜聽默坐。

突然，王仁山取出了一個葫蘆，一只燒鷄，還有一大包荷葉包住的鹵菜——

「恩公，你請用——」

活死人突然雙目精光四射，看住了仁山……

「你去買了這些東西——」

王仁山聽出活死人的語氣有些不對勁，但是，他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些什麼。

「哼哼……」是活死人的冷笑：「我忘了，你與我是根本無法合在一塊……」

「恩公——我做錯了些什麼？」

「我——錯了——」他是冷冷的在笑着！

「酒……肉……記得您，不反對！」是啊！王仁山可想起來了，自己一路上行來，他吃得十分精緻。而且，幾乎有些揀飲擇食的味道，而今，他藏身在個破陋山洞中，自己買了些酒水，總以爲走得匆忙，總以爲可能令恩公不滿……不滿這些酒不美而餚不精……可是，聽他的語氣，不像……

「我請你買辦些乾糧！」

「恩公命我買辦乾糧？」

「我說過，我得有幾天躭擱！」

「三天！」

「還有三夜！」

「是，恩公！」

「難道這三天三夜之內，就不能吃些粗糠，非得有酒有肉不可？」

「這……恩公——」

「唉！我一路上是對你諸多需索，這僅是我一種觀察而已。你有眞心助人之意圖，並且，更無江湖紈袴子弟之作風，就因爲如此，你讓我出手相助，解了你的滅門之厄，但是，你——却無察微知著之道，我——」突然，他不言語了，手一按，光華頓斂。

在黑暗中，王仁山可凜然的兀坐不動，他在想四個字：「察微知著——」

眼前依稀有一點光，這點光令他心中開悟，漸趨明白，察微知著……突然，王仁山算是更明白了些活死人……一幕幕的往事，由大風雨的官道上，到投店，打尖……心中又一動，爲什麼說行刺他的仁蓴是蠻不錯，也更明白了欽山、連魁兩人所以爲其看透一切……

察微知著，對啊，對人對事，就該心細如髮，突然，他又有所警覺，自己是打扮成了個鄉農，買粗糧，鍋巴、大餅……那不算遠離身份。而打這葫蘆竹葉青，這些鷄啊、鹵肉醬菜，那可不對頭——邊三是何等樣人？就算恩公事事謹慎，誰又敢保證他們沒有眼綫？自己依然是在太原城的範圍中啊！如果因自己的身份顯露……

這……

「恩公——」

「不許响——」

王仁山可不敢再說話了，不過，他心如火焚，他不得默禱上天，別出事，別出事，別出事——！

側耳靜聽，活死人的氣息漸粗。他明白，爲了震退這批武林煞星，再加上恩公是的確爲了救活寧威而耗費眞氣。而今强運神功，彈撫「九天魔音」，將煞星擊退了，他自己也脫了力。三天，需要三天三夜來修復神功。如果，此時有人出現，如果此時來了强敵，那就糟了糕。

買什麼撈什子的鷄，酒、餚、肉，他恨不得狠狠的摑自己幾個大耳刮子。

還好，沒人……但求上天保佑。

耳邊又隱隱的响起了活死人的語聲：「這……天下——根本沒神仙——」唉，人在無奈時，除了求神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活死人是不再多言多語，王仁山是明白了，他在練功，希望他早日恢復，越早越好。

時間並不因你的焦急而快些，也不會因你的快樂而停頓。它是一秒一分的向前走着——王仁山憂心如搗也好，遠處却傳來幾聲鷄啼。

天亮了——可惜洞中黑暗似墨。尚幸他算是習慣了黑暗，可以借些微天光看了看活死人，他眞似死人一樣，直挺挺躺在地下。

「一夜了！」王仁山心中在叫。

「殺死我——吧！」

來了，有人聲，人不少，王仁山是心在嗓子裏了。什麼？還是找來了，他恨不能走出洞去看個明白，但是，活死人說過，三天三夜，連方便解手也得在洞中……不得離開一步，而今，他祇有乾着急的份了。

「啊——」一聲慘號，劃破長空了，王仁山聽明白，在東北角上，在用酷刑……誰？

「孩子！你倒挺硬氣啊，不過……我這個東骨收筋大法，如果加上了這——」

加上了什麼？分明，有人在用酷刑再上什麼狠毒手法，在逼——逼我們現身。如此說來，他們是無法找到自己，又是一聲稚嫩的慘叫：「殺——殺——死我！」

「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而且，生得也挺討人喜愛，就想死了，不……沒那麼容易……」

「金蠶仙姑！住手！」

王仁山是幾乎想自殺，自己實在是罪魁禍首。看來，果然是買酒……露了形跡。然後，邊三他們是不顧一切，再度出動，將個寧威又再抓住——自己是憑使活死人的指點，故佈疑陣的藏入小洞，但是，來者是金蠶仙姑，久聞此女天生異稟，善於追踪，酒、鷄、鹵菜會有足夠的氣味供其追踪之用。可是，爲什麼不能循踪而來！倏然，他明白了，爲什麼要在這樣個小洞……又臭又髒的小洞……此地的氣味掩蓋了自己買來闖禍的東西味道……唉，如果買的是粗礪食物，是可保險平安無事——現在，他不禁嘆了口氣，可是，寧威的慘呼聲在自己耳邊盤旋不散了。

「金蠶仙姑，請你放了這個娃娃。」

「唷，我當是那位，原來是關中大俠啊，譚三，你也來湊熱鬧啊！」

「不！我不是來湊熱鬧，我是不得不來！」

「嗯，幾時聽說過關中七傑與太原寧家有什麼關連？」

「這個，你不必打聽，金蠶仙姑，姓譚的從不說低三下四之話，爲了寧家這個孩子，我算向你求情……」

「譚三，我可是身不由己……」

「幾時聽說，你，金蠶仙姑也爲人收羅了……」

「好說好說，仙姑是在三年前皈依我佛——」

「啊！你！」

「且慢動手，你看，孩子還在我手中。如果你出手，我，我立即將此毒蠶沙種在他身上。別以爲你是奪命郎中，閻王死敵，可是，你可以治療苗疆神蠱，你可沒法懂得如何解救金蠶沙……」

「金蠶仙姑，你意欲如何？」

「我與你之事，咱們換個地方再談，皈依我佛，也得有個緣法，也就是說，你也不甘心進山門，咱們也不輕易開山門，至於孩子，我是另有用處……」

「嘿嘿……金蠶仙姑，不可或忘，關中七傑可是怨鬼？」

「有佛法化解！怨魂惡鬼，全可以渡化！」

「但願如此，可惜——」

「好啦，不必多說無謂，咱們有正事待辦，你是看不慣，也相信你不忍心看，你走你的，咱們幹咱們的……」

「且慢！」

「我可沒時間理你了！兩個老煞鬼，你們可替我來打發譚三……」

「譚三，該走了吧！」

以後的說話是王仁山不想聽，也聽不清。因爲，寧威一聲聲慘叱——孩子是硬朗的，他想咬牙忍受。但是，江湖道上，各門各派有他們獨特的懲治異己的手法，並且，誰也不會寬待了對手。又何況，寧威是個孩子，王仁山淚盈於眶，他是清清楚楚的記得，幾天之內，寧威是死過又翻生，才得逃出鬼門關，而今，又爲這個天南一系的金蠶仙姑所扣，所虐弄……別說是個孩子，饒是成名的英雄，也難以忍受啊。

「死挺啊！孩子，那可不好啊！唉！這幾個英雄好漢，也眞心腸狠啊，就忍得下心——讓個孩子受天南卅六種毒刑麼——孩子……嗯，不開口！」

「殺……了我……」

聽得出來，寧威連說話的聲音也發了抖，落在天南門下，這個毒刑可是人能受得住的，不過，你也該聽出來啊，寧威也看出來了，自己是蠻人手中的餌。他得忍，他希望不令恩公他們被引出，不過，他是有些難以明白的，恩公……難道是怕了他們？

他根本不知活死人的一切，他被救，然後，他爲欽山、連魁的昧良所震驚。然後，受傷昏迷，當其醒來，他已見到了父母。是仁山大哥將他送回去的，也說不出個以然來，自己又爲這個女人扣住了。父母當然不是個對手。一路上，他們聽到女人的說計，那幾個老的點頭，女人一路在迎風嗅味……現在，來到了此地，女人說了聲「斷了！」幾個老的立即四外分開，東尋西找，也不知是在找些什麼？然後，他突然全身一陣緊縮，而週身疼痛似割，他叫了出來，哼！不對，他想到了，女人在以己爲餌，要逼自己叫，哀叫，引恩公出來。

聽他們的口中說來，恩公好似已受了傷。

不，不能。自己反正死過一次了，這一次活下來已是僥倖，何必陷害恩公，他可就發了狠，要他們殺了自己，別看他年輕，心思是挺仔細，他甘心情願死，他不再哼，也不再叫。

可惜，天南門下是善使酷刑。何況，他們更擅種蠱養毒之法……你不出聲，金蠶仙姑能放你過門？祇見她手一翻，一柄耀目生輝的金匕首，長才三寸，貼掌發光，不見她如何動作，可憐，寧威前胸七穴沁出血來。而眼見仙姑滿面笑容的手指連彈——七穴血被封住，而寧威是心中一凉！極快的，心脈一震，牙齒可就作對兒的相磕起來，越震越厲害，而牙齒也就越磕越劇烈！寧威是再也忍受不住這種冷、震、抖、咬之感受，他明明不能哼，更不能叫，但是，天南門下的蜈蚣、蜘蛛、天蠶、無邪等等的毒物，就算鐵羅漢，銅金鋼也難忍受。一個小小孩子焉能受得？可憐他是迸、跳、爬、搔……奇怪的是迸不起，跳不高，爬不動也搔不着。這就是天南門下惡蠱的可怖之處……不中則已，一中就會全身無力，心脈不損，祇剩下嚷嚷的份。

寧威是多麼想忍啊，他是咬緊牙關，即使咬不動，他依然拚全力的咬……可憐的是，於事無補！

關中七傑的神臂俠聖譚青囊是眼中幾乎冒出血來，一個江湖俠義道，就算對付極惡窮兇之輩，可也不能用如此狠毒損人之法啊！突然，他是一抖手——三點星光抖出，在他以爲，用自己的獨門暗器天星芒將孩子毀了算數，免得他再受如此毒刑煎熬，不料，三點星光才起，而一條黑影突然出現，但見一個白髮紅顏的老人，迎住天星芒，滴溜溜打了個旋風轉，譚青囊可就明白了，來人是深明自己暗器門道。他是冷冷一笑道：「他日十倍相報。」身形起，準備離開此地，可惜，面前勁風又現，耳聞「咕咕」一聲冷笑，一朶紅雲墮地，阻住了譚三之去路。

是個年約卅來歲的中年麗人，譚青雲一見黑衣老人的身形手法，已然想起一對江湖怪傑，而紅衣婦人阻路，心中暗道：「果然不出所料！」

「姓譚的，想走啊，有那麼方便？靈妹子，引人出洞是你的事，姓譚的交給我們了。」

「果然是青海雙煞！」

「知道就好！」

突然，一陣馬蹄敲石聲，嘎吱聲中，一馬一車出現在他們眼前……天蠶仙姑喜叫一聲「出來了。」他是再也不顧寧威，向那大車撲去。

對不起，車馬一照面，好似發現不對

。也不知甚麼攪的，也不見有人駕馳，馬可就好像發了狂般，向山中小路飛也似的走去了……

青海雙煞不再理會譚青囊。一黑一紅，飛也似的追阻車馬。一瞬間，馬蹄聲，吆喝聲亂成一片……而寧威是慘哼了一聲……一開口，不打緊，慘叫聲是再也止不住了！

譚青囊不再怠慢，將孩子抱在手中，眼中有淚的看着寧威。他想出手毀了他……但是，寧家祇此獨苗……不殺……他是心中明白，即使是自己精湛醫道，可也無法解此毒蠱，殺……唉！他是長長哼了一聲道：「總該讓寧兄夫婦見一見這最後一面——」

四外一片靜寂。陽光普照，今天是個好日子。

但是在山洞中，王仁山是頭上長了不少角。爲甚麼，他恨自己，他祇能用頭撞山壁！他哭不出聲，他也無法出面解救。他是個見事極快的人。他知道，寧威有甚三長兩短，祇要活死人不死，仇是一定能報。自己稍有洩漏秘密，那麼……完了！

寧威的所受，他憑思維也可明白，並且，想像中可能比實際更厲害千百倍，他恨不能以身相代。「現在……」他暗中咬牙，對自己說着：「我無法出手，我也不能死！威弟，我——一等事完，我立即自刎以謝……」

「想死了——！」是活死人開了口！仁山是突感眼前一亮，仁山不禁大驚失色道：「不可洩露！」

「此地可以無恙了……」是冷冷的聲音。

「啊！恩公！」

「嗯，過了一天了，即使有幾個兔崽子來，也不碍事。何況，我的阿秋是比人還鬼……他們會上當。甚至於他們還會自己人相打呢！」

「恩公！寧威——！」

「可憐的孩子。」

「是我害了他！」

「與你何干？」

王仁山可不明白的了，事情不是很明顯的，如果不是自己貪嘴好吃……洩漏機密，他們會抓住寧威苦刑相逼？

「不會用腦！」

好！就算我不會用腦，不錯！我如果善於用腦，我也不會引狼追蹤，也不會幾乎毀了你……

「寧威祇是餌而已！」

不錯啊，用他來釣你啊！

「那麼，他始終得受罪的！唉！不過，想不到他們手中有這種人物……青海雙煞！嗯，用青海雙煞對付關中七傑。那麼，至少有三個，不死必傷。嗯，看來還有別的好手，他們到底是甚麼帮派啊？」活死人開始思索……半晌，他向王仁山要了酒、鷄、肉……並且，他再三催促王仁山快吃。仁山還在思疑時，他是冷冷的說了一句：「毀屍滅跡！」哦？不錯，別再貽留綫索……

活死人又再躺倒了。仁山是無論如何不明白，他這是練甚麼功……就算武林門戶極多，但是，練功運氣，總得坐起。有些盤膝，有的面壁，有的指天，有的曲臂引天……幾時聽說過，躺臥練功的？

突然，活死人是鼻息越來越响，簡直是渴睡人在打呼嚕……王仁山不禁搖了搖頭……由於活死人的照夜明珠未收起，他看清了。在活死人的脚後，有不少木板……有長有短，有些是畫着些圖形，他閑着無事，取了一塊來看了看。這些圖形可有些奇怪，有些人頭鳥身，有些兔頭人形……不過，每個圖形架式，好像是打拳……閑着就是閑着……他看多幾遍，他想探試……第一個招式就是鳥身人頭。自己是鷹爪門中人，對這些比較熟悉！試試看，嗯！好像是「金鷄獨立」。不過，有幾條紅綫貫串全身。不明白，先擺個格式——一擺之下，他再看紅綫……好！壞了！紅綫依稀能動，由丹田開始走氣海……走「至室」……還未走幾個大穴呢，他可是喉中一甜，眼前一黑，一口鮮血噴出……人，已倒翻在地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覺得丹田火熱，並且，有一股眞氣在牽引。他睜開了眼，眼前一片黑，他驚叫了，以爲自己練功不愼，盲了眼……但是，活死人在說話：「別忘了，你的時候到了。」

「我…是不是瞎了？」

「是山洞暗……」

「哦……」說話間，他已發現自己是週身舒暢，而且精力充沛！他也想起了活死人曾說過，要他自己帮他練功。但是，一直來，他祇是睡，而自己則幾乎是陪坐！現在，聽說時候到了——嗯，自己該爲他做些甚麼？還有，今天是第幾天？一問已是三天了……

「誤看七禽原譜，也好，費了我些力，可少了你的借勁還力了，很好……」

自己看的是「七禽原譜」？甚麼是「七禽原譜」？難道自己看的鳥頭人身的是這個？眞不可思議。爲甚麼自己看了會吐血……會暈倒，會昏死過去——二天！自己昏死過去二天？洞中黑暗，他沒法看清活死人的面容，也不敢多問。起了身，試一欠伸，神充氣足。然後，突然聽活死人在說話：「來！向我『百會』穴用力擊打七掌……」

啊！王仁山簡直不能相信——「百會」穴！頂門大穴，用盡力擊打七掌，一掌也要了命啊！可是，奇怪的是，自己一條右臂已爲活死人抓住，而引往對方頭部，更奇怪的是，活死人有着股令人不可抗拒之懾人之力，王仁山害怕被魔法所催那樣，運力於臂，聚勁於掌，一咬牙，奮力連擊七下……然後——

「用『雙風貫耳』的招式擊我左右耳孔！」

啊……王仁山聽出活死人的語聲已是十分的低弱，以爲是誤傷了他…這一招「雙風貫耳」，怎能發出？

「快……」

王仁山又是莫明其妙的來一個雙風貫耳……

「迴臂七扣！」

王仁山是想到了進山洞之時活死人的說話：「罸下重誓，不可半分猶疑，違我之命，令我飲恨……」

大丈夫是言出必行。好個王仁山是迴臂七扣，這七下全用上了本門鷹爪神力。

照道理：七扣七抓，個個是致命要穴，王仁山是練功不乏，雖在黑暗之中，祇要「百會」穴一摸清，以後是拿捏穴道，分毫不錯……

活死人在喝令，並且越來越弱，最後幾句，簡直是氣如游絲。而王仁山是打發了性，越打越順！而最後一招是「百川歸海……正是丹田重穴……王仁山是欲罷不能。本能地想收——不料，活死人突的撲來，一進一退，總算相互抵住，王仁山掌心一熱，而活死人是整個人翻跌前去，耳聞「砰」的一聲，再也聽不見半點聲息。

王仁山心亂如蔴！忙過去扶起活死人，突然面上一熱，「啪」的一聲，依稀是捱了一個耳光。「幾乎爲你累事！」

「恩公！你……沒事……」

「有事我會命你這樣做、難道我是犯了賤！」

聽來神充氣足，仁山心中一定。

「可惜！」

王仁山以爲自己辦事不力，他祇能叩頭謝罪！

「你，可惜啊！」

我，我有甚麼可惜的！王仁山不明白了。

「功力不夠！」

那可是無可奈何之事啊，再說功力不夠，可以苦練的啊！

「天賦不足啊！」活死人的語聲滿含淒然之意。

王仁山是明白，天賦不足，那麼就算怎樣的苦練，也難求有大成就。他不禁呆了。活死人那會看出自己天賦。還有，即使是自己天賦不足，你也不必如此難過的啊！

「你有好的天份，更具難得之天性，我喜歡你這樣個人。我奔走了幾年江湖，我看到天性澆薄輩多，我是萬分難過，我以爲，我找不到傳人，不想遇見了你。你急人之急，你慷慨，好義，更重諾言——很好，唉，不是你，我是不會來此。我更不會插手在這樣江湖糾紛之中。只可惜——唉——」

王仁山那會不明白活死人的心意。他是萬分的感激這位江湖異人。「弟子何幸，得恩公之垂青！」

「我不會收你做門徒！」

「我可是死也得跟住你啊。」

「你倒試試看！」

「不！我不想試，我祇是會拚出命來做！」

「不必浪費時間，你學不會的——」

「學不會也得學，死了就不學了！」.

沒聲沒息了，突然，一聲龍吟，分明是活死人在招呼甚麼，過了半响，馬蹄聲傳來，王仁山驚叫道：「有人來！」

「蠢才，不聽聽清楚，祇是一匹馬，而且，馬背上沒有人騎——」

王仁山不禁凜然，師父的耳朶竟然有這好？一匹馬騎人與否都聽得出來。

「是阿秋！」

「誰？」

「我的馬！蠢才！」

「師父的馬……咦，不是拖了輛車子的。現在，聽來——嗯，沒車輪聲，這那會是師父的馬？」

一溜光華起處，活死人已開始在收拾東西。

洞是越來越髒，也越來越臭……而那些有長有短的木板……啊，有長短的木椽……那邊，師父的坐處有兩個木輪。他明白了，是師父的車子。再看清，連木輪也可拆開……再裝……師父是對此十分有經驗。不多時，車已搭好，然後由洞中拿出一大包一大包的包袱。馬來了，上了轡韁，繮繩……師父對馬在說話：「全仗您啊！好伙計，從來沒受這大的苦吧！嗯！也該嚐嚐味道，是嗎？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嗯，看開些！啊！反正他們做初一，咱們做月半。唉！損失了部副車，有空時，得叫老鄂再造一套出來……」

王仁山當然是莫明其妙，並且，他眞有點懷疑，馬是否能聽得懂師父的長篇大論……

師父在他叫上車！好，上車！然後，師父可命令他，執韁繩是裝個樣兒，不准拘束馬兒，這叫做「信馬由韁」……唉，師父有命，弟子怎敢不從？

跑啊……走啊……啊，馬老爺站住了，還學頭仰天，嘶叫了一長聲！低下頭，又來過，這次二聲短的，好！師父下了車！看來，馬與人可眞有些默契！

師父是面色鄭重地踏勘着四週，突然，他到了個小溪邊，手一揚，不知是那來的大力，溪水中突的躍起一個錦袍人！

「師父，小心……」

「蠢才！一個死人，小心什麼？」

看清楚，果然是個死人……而且面孔被爪得血肉模糊。

「你看不看得出，是什麼手法？」

王仁山看了看傷痕，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手法？難道用手抓的？不能，雖說一個人的面孔嬌嫩，但是，讓人一抓見骨……不，連面頰骨也硬生生摘去的。簡直是不可思議。兵刃？不能啊，世上那有這種專摘面頰骨的兵刃的？

「想不到廣西象山神爪也會與他們有勾連……」

啊！廣西象山神爪？不是已經死了十……十三年了。不該是他，應該是他的後人。

不過，從未聽過象山神爪有後人。更可以這樣說，除了象山神爪布天寵有這個功力，有這長的手爪……實在是沒有人能辦得到……

邊三公子到底是何等樣人？王仁山也不得不心中打開了鍋。

「神爪辦事不小心啊……他以爲棄屍於此，就算了……雷家弟兄可不是個好主顧啊……」半响，「啊……」嗯，看來，活死人是另有所悟了。

「嗯！哈哈哈，老秋啊！你幹得好事啊！」

老秋——那匹馬聽了活死人的說話，牠突然掀起了嘴唇，叱吼了二下，看來，有嘻笑的表情，王仁山可就弄不明白了。

「好吧！走吧……」

可是老秋搖了搖頭，嗯！還有事，活死人是怔住了，自己會走失了眼……半晌，他是叫一聲不好！身形一動，就在這小溪邊，走來走去……面容一板，本來是極難看的面色，變得更爲難看了。

「師父！發生了什麼事……」

「白骨敎！你看……這些看來是清水。其實是白骨敎中人殺人滅跡的傑作……這裏，發生過劇戰，至少，死了有十七八個人……可惜，看不出被殺的是正、是邪！哼哼！看來太原府有一場驚天動地武林大血戰……」

活死人面容上有些笑意，不過極冷：

「老秋，是你的傑作，是我的安排……哈哈……好吧……是他們要鬧，那麼，就鬧他個天翻地覆……」

在冷香小築中——

邊三公子的面色萬分的蒼白。他是個城府極深之人，就因爲如此，可見他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

究竟對頭有幾個人？

如果祇有一人一車一馬。那麼，自己是眞該一頭撞死在豆腐上。

如果別有人手，自己也難落得個盤算失策之責。

邊三公子素以沉、穩、陰、狠著名，今日，竟然會落得如此狼狽。

熊飛是更爲惶恐。在他認爲，事情爲了晉陽鏢局而起。雖然如此，熊飛他是心中明白，自己祇是個低三下四之出面人而已！再說，這多年來，晉陽鏢局之落得如此地步，一無同行之助力，熊飛是出了不少力。一點點，一點點宛如劈枝去葉那樣……並且要不動聲色的，將晉陽之外圍所有關連之鏢局……能伏則伏之，不能服則去之。卅年來，神不知，鬼不覺的，去了個乾乾淨淨。今日，祇等將晉陽解決。那麼，不出三年，鏢行一業，就可以讓總壇所掌握。自己是天下之總鏢頭——名義上的。其實，是本敎控制了中原鏢行……漸漸……天下爲其控制……然後，再對付其他武林門派。

那想到出了變故。並且，熊飛是旁觀者清，微風起於蘋末，此事可能會將敎中卅年來的計劃，一股腦兒的毀了。

「啊……青海雙煞與天南一炁又出了事……」

「不……三公……子……」

聞聲警覺，祇見一個蔴衣、白束腰，背插長旛的人，行動遲緩的放下個錦袍人。然後，不言不語的，回身想走。出聲的，乃是那個錦袍人——

邊三見蔴衣人想走，那能容他如此目中無人，身形微動，好快身法，也不見他如何行動，却已悄沒聲的，將個蔴衣人去路阻住。

蔴衣人的毫無表情的馬臉上，到此也不得不露出些吃驚之色。但是，他可是傲然的，舉起一掌。邊三是眼光銳利，已看出蔴衣人的膚色雪白，而舉掌一現，掌心有一圈黑雲……邊三是心頭一凜：「是北邙山妖屍……」

冷冷一笑，笑得宛如梟鳴。就乘邊三稍一慢，蔴衣人是一晃不見。邊三還想追，對不起，人已越牆而去了。邊三如此縱橫江湖，一無所懼之人，可也會讓這笑聲，笑出了渾身鷄皮疙瘩——

「三……三公子……咱們……全軍……覆沒……」

是那個錦袍人在叫，邊三公子是聽得出，叫的人是萬分痛苦，分明受了極古怪的傷……他不由得趨前一看，祇見此人本來十分魁梧、精爽的神態，變得頹喪，並且驚惶失措那樣。

「中了什麼傷？」

「毒……毒……白骨……玄……靈……散……」

怪不得不想自己碰他，中了這個邪門中邪門之毒。饒是你邊三公子閱歷豐富，多經大敵，却也爲這五個字鬧了個手足無措。

「咱弟兄……全被……白骨敎暗算……死了個……無影無……踪……雙煞——與天南……仙姑……走啦……」

「他們與白骨敎可有勾連？」

「看來沒有……祇是——我們——在找——」

「找什麼？找什麼……」

「那輛車……雙煞……首先看出便宜……車板有圖有字……祇不見人……三公子……快……快追……他三個……得了車中人……的秘笈……圖……譜……」

邊三的面色更加的難看，想不到——自己引爲心腹中的心腹，竟然也會見利忘義。分明，他們是找到了車中人，至不濟，車子是讓他們截了下來，但是，車中有秘籍圖經，他們是見了就拿。更且，一走了之，「九天魔音！」突然，邊三想到了這部秘笈。

武林中爲了撈什子的寶刀寶劍，爲了什麼秘笈經籍，起不良意圖者極多。但是，雙煞——尙情有可原。天南一炁金蠶仙姑她也敢。爲了一部半部秘笈而反叛本敎？不可能！除非自以爲車中之物，令她敢不計其它……更可能這些東西，比本敎更可貴。

「說……什麼天魔——金光經——還有——什麼百花——千——草錄——還有——唉——聽不出了——」

啊，天魔金光經——百花千草錄，單憑這兩種大經，就是令人甘爲其死！

天魔金光經——天魔金光經——是眞是假……邊三公子面上露出一絲冷笑，突然，他的面色轉爲鄭重。

「不想——白骨敎——象山神爪……也會來湊邊……現成……三公子——代——我們——報——仇——」

邊三發現錦袍人不對，哼！已經不成了。突然，他是左手一起，手指向空速彈三彈！立見三溜火星，疾飛半空，又勁又疾。在半空中叭叭連聲，爆出三樣花式。一劍、一刀、一棍……這三種火花，即使在青天白日，依然是清晰明白，不過，一晃即隱。

邊三看了錦袍人一眼，面現難過之色。不錯，他心中有些歉然之意。事實俱在，他祇顧聽，祇顧轉心思，就不想如何解救錦袍客之傷危。當然，中了白骨敎的玄靈散，你就不必再想法，但是，怎可以採取不問不聞、不理不會之態度，眼睁睁看其死。而且，他是盡其最後一口氣，說出了所知之一切。

「雷兄弟……你英靈不遠，邊三無論如何，定代你等報此大仇……」

由於白骨玄靈散，貽禍無窮，所以，來人將姓雷的用鐵叉搭起，然後放入靈柩中。更在屍身上放了崆峒門中的玉洞丹，

才算保全了屍首，不使玄靈散將屍體化爲毒水，貽害他人。

邊三是個絕頂聰明之人，即使自己不到場，即使姓雷的說得不完不全。可是他已可組織成個具體過程來——他們追索車中人，結果，祇找到了一車、一馬。功力最高的是青海雙煞、天南一炁，他們阻截車馬，車是截下來了，發現了車中有奇寶，他們分。嗯！武夷門下九曜星君，可能也分到些什麼。可是雙煞與一炁是取了他們目中之東西走了，他們則還在分。

突然，他想到了另一個人呢，自己不論分派多少人手出去，最後，一定有個暗中監視者，這一次是自己手下，僅次於田八和元金龍華傳耀。對了，他人呢？

武夷九曜中的雷九成說出個名字：象山神爪……莫非是他也淌了混水？

白骨敎與本敎是勢不兩立。北邙鬼聖神出鬼沒，可是，他們怎會在太原出現？邊三突然想起，爲謀晉陽鏢局之事，這多年來，那會——也不可能不讓風聲稍洩！北邙白骨敎是明打不成，暗中破壞則大有可能……自己是自以爲計謀密佈，那想到，百密還有一疏。

這是自己的疏忽，這是極大的錯失。

邊三，一直神定氣閑的邊三，他竟然頭上見了汗……半晌，他可是一陣冷笑，低聲說了幾句：「假的……假的……」

熊飛是此次事件的主角。因此，他一直在看邊三的顏色。當邊三說到假的，他於是插了口：「但願是假的……」

邊三對其看了一眼，而熊飛是回了他一眼。大家心照，是的，這件事弄得不好，邊三與熊飛，誰也討不了好。

可怕却是……本敎就出了那麼多的叛徒。還有，那些對手是尙未清楚啊！

「叮」！一聲清磬，邊三公子聞聲一凜，身子直跳的跳了起來，如此沉着的人，竟然會爲這一聲清磬驚得神色大變，莫非來了個怪物？

一陣香風過處，三個黃衣黃裙，足登道履白襪的中年道婆，出現在邊三及熊飛面前。

三個道婆宛如一母三生的；行動舉止無不相似。不過却可看出居中的手執拂塵，靠左的手執木魚，而居右則手執引磬。

「邊三你好啊！」

「三位師主好……」可憐，邊三是連說話也不太清楚了。

「那會弄得如此模樣？」

「是屬下無能！」

「一句無能，就算了？」

「屬下伏罪甘受罸……」

「唉！憑你這一說，那得不令人心中不服啊……一錯即罸，一罸——唉——本敎中可不是罸重規嚴啊……看來，邊三，你是動不動就罸人的了？」

「屬下該死——」

「我問你，你是否動不動就罸人？」

「屬下不能任由他們……胡作……非爲……」

「錯了，本敎是與人爲善，本敎是治病救疾。本敎並不要求你死我活……」

「屬下知罪……」

「進來……」

門外有人應聲而入。是個中年麗婦，手中牽了個年才十一二歲的女孩——

「邊三，你可認得她！」

「這——賀三嫂——」

「你還記得我這個三嫂……」

「好了，姚玲，說說你的不滿——」

「邊韶山，你叫我三嫂，我可沒福與你稱兄道嫂啊！爲了田八，你是殺了我丈夫。爲了滅口，你可記得你派了多少人來追殺我母女……結果，有些是爲我苦苦哀告而罷了手。也有幾個是在我左右的力拚下，同歸于盡……然後，我母女算是千辛萬苦的，見到了三主者。邊韶山，請問，賀三虎他是犯了敎中何等樣罪？而非死不可？邊韶山，你說他以下犯上，依敎規得恭請刑堂主者判裁……更需提示以下犯上之眞憑實據……但是，三虎他是憑田八一面之詞，而你祇是憑勅令在手，來個殺——無——赦——邊韶山，你就忘了半松坡前的血戰，你就忘了黑山套的苦鬥！不是三虎，你那有今日……但是，他將你抬上了轎，而你……却殺了他，還得殺了他的後人！你說，你說……」

邊三是再也想不到，在這大的事情未了之前，還會來了個告御狀的對頭。並且，他突然看到了自己已被田八困住在個死角中！他不禁哈哈一笑道：「三嫂，想不到是你來成全我……」邊三又想死了。因爲，實在他是無法能受得住這多的事。一件又一件，一樁又一樁。自己一直以爲自己是個能者，以爲自己處事決斷而辦事有手段的人。但是，賀三嫂的出現，他突然看到自己根本無法控制手下。竟然有人放走了這對母女，讓她們入總壇，面敎主，告御狀。他何必再辯，事實俱在，有人放得過三嫂，就說明自己爲手下所不服。本敎處事，若有這等情事發生，首先倒霉的是：「上屬」。因爲，你不能服衆，憑「不服衆」三個字，就可丟了你的權。

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

邊三想到死！但是，他又走了個錯着，在這三個看來面容死板的道姑前，他該明白她們的厲害與功力。他才想運功毀穴，一聲清磬，莫明其妙，背後一麻。好！他算是又被扣住了。

「唉！邊三，那會越變越沒出息！」

「邊三先日已被吊勅令……」

「喔！敎主是無遠不矚……可是，就該奮圖上進……」

「我濫用權力……」

「就得改過自新！算了，唉！邊三，咱們是明白，再說姚玲也說得有理，你是小人所愚。姚玲不希望你死，祇要你明白，不過田八才是她必欲去之之人——」

「田延慶已死了……」

「我們當然打聽得清楚明白，田八死了。但是，晉陽鏢局可能要了你的命。」

「啊……」

「田八是賣弄手段，不想，引出了個莫明其妙的怪人來，這個怪人……嬉弄了你們。唉，更因爲他別具手段……好，又折了咱們的合脚！爲什麼雙煞與一炁會如此不顧一切反敎？是田八！」

什麼？可是田八？什麼事也是田八？

「你是個聰明人，該明白他，逢君之惡，他代你結怨、樹敵……誰殺了田八……是那個車中怪客。哼！你以爲他是你對

頭，不，他是你的恩公……如果沒有他。你啊……被田八毀到了底，你還在夢中呢！我帶姚玲來，就是讓你有個明白。三叔他一直的提醒你，姚玲說得對啊，你忘了半松坡血戰，黑山套苦門？你們是患難與共的好朋友。他會陰謀害你？他會令你下不了台？你是教主的心目中的有爲之才，可惜你讓小人巧言所中，我們來，是勸解你，好好處理教中事，姚玲是個機智過人的人才，你明白了沒有，你可以密佈羅網，可是她有本領走出你的天羅地網。她不要你死，她祇要你爲教中辦正經事。」

是的，邊三不是個蠢才，幾面一對，一湊，他立即可湊出個面目來。他想到了好友三虎，他萬分苦痛的看了姚玲一眼。

「邊叔。」姚玲笑了：「殺人立威，不是個辦法。再有、逼得人心渙散，那時候，你的罪名就大了啊。」

「雙煞一悉已現叛跡——」

「我怕，叛你之人，越來越多啊。」

倏然，一朵黃雲飛起：「朋友！你與我出來！」正是那個手執拂塵的主者，向空中飛起。邊三心中大爲震驚，三主者果然不同凡响，說動就動，而勁風如潮，分明，她不出手則已，出手時，全身全爲玄勁所護。不料，耳邊祇聽得嘭的一聲，一朵黃雲宛如隕星般落下，而二朵黃雲又起，向半空投去。

邊三再不怠慢，立即飛身而起。不料，眼前一花，一左一右，兩朵黃雲投下，而耳邊祇聽得冷冷一聲，笑得令人驚心動魄。邊三是脚下找地？站定身軀，遠處是一車一馬，依稀見得有團墨綠光影，竄入車廂。馬蹄聲响，馬車已走出老遠，再一看，在一個轉彎，跑了。

邊三不禁心頭大震，是人，是鬼？天下竟有如此快速厲害的人物？三主者是何等樣人？而此君是舉重若輕？並且，眼睛一瞬，好，勝負已見……

邊三總以爲此君即使本領高得異乎尋常，但是，三主者可說是，成名以來，從未以衆欺寡，更無以三敵一而失了手……或者，他也已受了重創傷——

他飛身而下，心中越發的不寧，祇見三主者各自盤膝坐地，雙掌平推，六掌相交的在運氣練功。分明是吃了大虧。

不想，就在此時，四週一陣嘘溜溜的鬼嘯聲，邊三不由面色大變，什麼？此時有强敵來臨……趁火打刦……

邊三是一打眼色。好。姚玲與他一正一反的，護住了三主者。他是明白了，可能有內賊勾引……其實，蔴衣人的出現，他就已想到這一步，本敎爲人看中，是意中事，而今在自己的地盤中，發生這大的事，別說三主者有什麼挫折，稍有失閃，自己也萬死難辭其咎。

「桀桀桀！」四週鬼笑聲中，七個手執長旛，蔴衣孝服的高大漢子出現了。

「北邙鬼聖門下，見過邊三爺。」

「桀桀桀，這四個女的，師兄，我們帶了走……」

「對，說走就走，」語聲未了，而四週陰風倏起，七人長旛捲勁中，向姚、邊兩人撲到，邊三是十分明白，自己功力，對付兩三個鬼聖門下，不成問題。七個，就是凶多吉少。就算姚玲功力尙存，憑她的鴛鴦抉，好對付一二個，那麼，勉强是可以邊走邊退，可惜，三主者負傷在地。一走，她們又如何？又何况他們口中說帶走女的！邊三是再不怠慢，拚命……是的，祇有拚命……

邊三的天九小陽神掌展開，與七個鬼聖門下交上了手，姚玲比他更精明，更看得清，那敢怠慢，鍊子金龍束抖起一道金虹，她是金虹現，獨門玄門暗器鴛鴦抉如暴雨般打出。

熊飛走在內院中，到底薑是老的辣，一個騰步，乘他們糾纏之際，飛身外奔，是叫救兵來，不錯，外面尙有衞晃惡鬼道長，黑衣羅刹等……可是，他那裏想得到，那些武林中人，個個已中暗算，個個是面如死灰在掙命……

這是令人震驚而又担心的事。熊飛也不禁憂心如焚了啊！難道，本敎會招到如此一個大挫損？事到如今，走，到那兒去？回後院……拚命。」

熊飛才回到內院，正好見到姚玲爲二個鬼徒所困，他是一擺八卦紫金刀，一聲怒吼，一招「力劈華山」，然後立即變招「犀牛望月」，招未用老，可是一變招「大開四門」這是熊飛畢生功力所萃的近門三不過！

果然，他是一刀解了姚玲之圍，姚玲就乘其來勢，自己蓄勢待發的最後一擊的破血鐝打出！

兩個鬼徒是勝券在握，未免有些驕態，更不幸的是，有三個同伴是搶入內圈，意圖刦走三主者！「啊」一聲慘叫，兩個鬼徒中，一個已爲姚玲之破血鐝所中。說得遲，那時快，而姚玲是得理不讓人，金龍束就勢一抖一翻，另一鬼徒是吃熊飛三招扣住，正想發出鬼門暗器子母陰魂叉，姚玲發覺身後勁風起，不敢怠慢，抖手一揚，三股綠黝黝的叉光打開，而耳中已聞「嘘溜溜」的怪叫中，正是同伴的撤退訊號，再不猶疑，借勢一個旋風翻，七條黑影起處，又是一股暗綠光影投來，熊飛正想追去，爲姚玲一走捉住！「小心，玄靈散！」

熊飛聞聲上去，再一看四週，不禁暗叫一聲苦。祇見院中無人，邊三是倒仆在地，三主者分明爲人刦走。而邊三是生死未卜。

姚玲乘風霧稍停，玄靈散已消，立即飛身上屋，四外一看，那有什麼人跡？

即使人急如焚，但先得將邊三救起了，假如他還有救的話，然後再議其他。

「救……救……快……阻……」邊三已經在發囈語了，誰也不敢用手觸摸邊三，是江湖上走動過的人，他們深明玄靈散用毒之陰之險……實在是邊三之功力驚人，否則，他是早巳死了，不過，看着他這樣的發囈語，姚、熊兩人是十分明白，時間是越長，對邊三之性命越無把握。

奇怪，有車輛聲……突然，自牆上翻落一個大黑影，姚、熊兩人看得清楚，來人之功力不太高，當此人走近來，首先是熊飛啊了一聲，來人正是鐵鷹鏢局的少鏢頭王仁山。再一看，他手中還挾了個人，啊……是三主者……中的一個……

王仁山是說了一聲：「請稍安毋躁！如此咤叱江湖，一等一大老闆之而喪胆的玄門三主者，竟然是毫不嚕嗦，爲其扶入了廳堂，端坐在椅上——王仁山又走了，一會兒，又是一個，再是一個，熊飛幾乎想向王仁山叩頭。事實俱在，他可是甘心一死，如果三主者無恙……而今，王仁山救了三主者，免了本敎一個大難堪。

王仁山走近邊三，他是一手扶起了他，姚玲驚叫道：「小俠……不可！」

「我可不怕白骨玄靈散……你看！」原來，王仁山是手上戴了個金絲手套。然後，他左手一空，一抓，抓住了邊三之下顎，邊三的口一張，祇見仁山右手一揚，一粒綠豆大的丸藥，放入了邊三之口，下了喉……又見他在邊三胸間按摩幾下，好，丸藥算是下了食道。

「命是保住了，可得靜養七天，不可喝酒，不可近女色，邊三公子，你帮過我擊敗江山六怪，咱們算是扯平了，而熊老前輩……」

熊飛不禁面色一整，恭敬聆聽。

「別再打別人主意，再說，手段也太厲害，唉！師父老人家他是後悔莫及。」

「尊師是誰？」

「活死人。」

「啊……」

「他不該一怒殺了田八，可是，他說，他最恨人酷虐小孩子，孩子何罪？你們爭權奪利，與孩子何干？唉！田八，對寧威太過份啦，讓恩師的日月無刑掌擊死了，嘿，想不到，殺了個罪魁禍首——好了，再見了，但願太原城中，安安逸逸，你殺我，我謀你，你們就不怕煩？」

「且慢。」

「什麼？熊老爺子，還想扣住我？」

「不，我祇是求你——唉！該說求尊師。」

「求我師父什麼事？」

「外面還有不少好朋友，遭了殃！」

「沒事啦！全救了。」

「喔！可否恩准與我等見一面……」

「恩師說過了，第一：他不是個小白臉。哼，連個老白臉也算不上——根本沒什麼可看的；第二：別以爲是我師父救了你們，是你們尙有可救之道，好了，後會有期啦……」仁山是一個騰步，上了牆，然後一恭手，翻身下去……

姚玲想追三主者中的老大在說話：「姚玲！不可！」而衆人耳邊，突然傳來一陣琴音，是那麼的清和，那麼的優美，邊三公子是哇的噴出一口黑血。三主者是微一搖頭，冷冷一笑道：「是何等高明，是何等的玄妙……他是誰？」

琴聲中，車輪聲起。邊三是一個騰身，熊飛不禁大驚道：「三公子——」

邊三是廢然的嘆了一口氣道：「難道是天魔童子？難道是天魔童子——」

「不會是他……」是三主者中的老大在說。

「邊三不才，敢請問主者，何以斷定不是七十年前的天魔童子。」

「天魔童子到如今，已一百零幾歲了。除非是怪物，才能用這九天魔音療人傷患。再說，雖然我們爲其一掌所敗，可是，一交手，我們是不會計算出對方的年齡——此人之年紀，祇多四十開外……」

邊三不敢不信主者之說話。當然，你可以說，人有例外，而江湖中更難免有不可思議，不可理喻的怪事存在。但是，一百開外的老人，能有如此强勁之功力，實在是說不通。

但是，他是誰？

救了本敎一個極大的困厄。三主者分明巳爲鬼聖門下擄走。當然，他們是乘人於危，即使如此，三主者如果爲他們擄走，其間無人出手相救，那怕是失了一天半天，這個面就丟不起。更說不定，一過時辰，那就可能是三主者受辱被累……甚至於死也不得個清白。

邊三想到這裏，不由汗流浹背……

「你怕了……」

「屬下萬死難贖——」

「與你何干？」

「是屬下處事不當，引出了如許之對手……而今三主者爲人暗算……」

「人家是暗算我們了？用眞功夫，逼使我姊妹失手，是暗算？」

「這——」邊三是汗如雨下了，「姑不論如何，是屬下處事不當……而幾乎令主者……爲宵小所害……」

「他們是宵小？不！他們是本敎的大對頭，立即發信總壇，要鄭重對付之。」

「是！」

「熊飛……」

「屬下在……」

「立即將晉陽鏢局之事放下，也就是說，巳建立之基地，好好保全，其他的，暫緩一步——邊三該有所外出，必先找孌煞，尋天南一悉。還有，不少事應該整頓、料理。我給你三個月時間，帮助邊三辦妥。」

「屬下遵命……」

「姚玲！此地暫時由你執掌，能辦則辦，能忍則忍。」

姚玲尙未應命，背後傳來咭咭咭一聲清脆笑聲！

「是游行使者，六龍女，中央護法叩拜使者……」

「免禮！」是玄天仙女：「看來，太原府巳鬧了個天翻地覆啦！出了什麼事？嗯，邊三，你受的傷不輕啊！」

「可說是死裏逃生。」

「是誰？」

「鬼聖門下！」

「哼，他們敢出頭露面，看來是有所憑恃了吧！」

「屬下是早知使者在此，也不必担心如斯了！」

「我也是才好！」

「鬼，使者——爲何人所傷？」三主者簡直不敢相信，玄天仙女也會受傷！

「這個車中人，好厲害，眞是個好傢伙！」

哦！也是他，再展開了研討，再希望能探討出個所以然來，至少，希望能查出些東西……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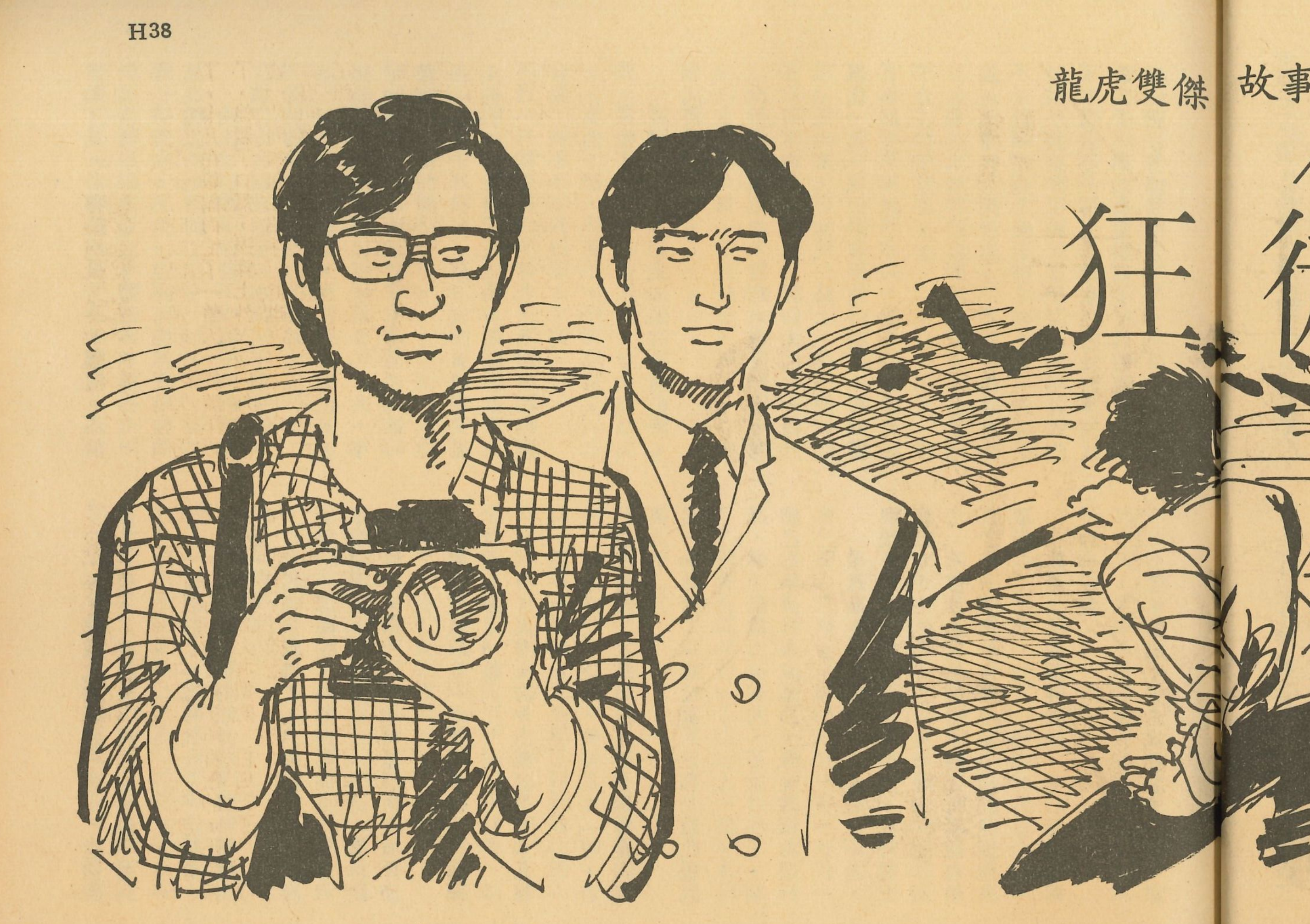
但是，這一車、一馬，現在是兩個人了，却已走出了太原城，前面是茫茫的一片，他們却迎着陽光前進。

來歷？誰的來歷？江湖上，有多少事，根本沒個來歷，又有個說法，「隨遇而安」。老兄！你說是嗎！（全文完）

龍虎雙傑故事

兇悍狂徒 連殺兩警

馬騰・文
可飛・圖



萬家燈火，時間已經是晚上八時六分了，卡凡在報館內忙了一整天，終於下班了，他鬆了口氣，邊穿上外衣邊向外走，連一位同事向他招呼，他也沒有停下來，口裏回應了一聲，連頭也沒有回，便走出了報館。

那位同事阿李瞧着卡凡的背影消失在報館門外，有點奇怪地自語道：「卡凡今晚走得這樣急，魂不守舍似的，莫非是佳人有約？」

卡凡這時候已沿着行人道急匆匆地向前行走，一副焦急的樣子，左閃右避着迎面走過來的行人，莫非他眞的佳人有約不成？

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爲他還未結婚，年紀只有二十七八歲左右，人又長得高大端正，而時下的女孩子所喜歡的，正是像卡凡這一種高大有型的「白馬王子」，故此，他走得這樣急，去會女孩子，是一點也不出奇的。

因爲時下的女孩子是不慣等人的，十個有九個倒是喜歡男孩子等她，卡凡若是眞的佳人有約，難怪他走得這樣急了。

但是，卡凡這時會見的人，却不是女孩子，而是一位年紀與他相若的男子——他的一位知交好友。

卡凡本來約了那位好朋友在八點十分，相會於距他工作的報館三個街口遠的一家餐廳，共晋晚餐的，他是一個習慣了守時的人，而從報館到那家餐廳，最快也要十分鐘左右才能够趕到去，他走出報館時已經是八時六分了，那麼，他若不想遲到，便只有加快脚步趕去了，這就是他走得這樣急匆匆的原因。

那知道他越急，偏就遇上痲煩，阻遲了他趕去餐廳。

× × ×

他走得雖然急，但由於身法靈活，故此，行人道上雖然行人很多，依然對他行走的速度沒有什麼阻碍，因爲他就像一條游魚般，在人羣中左穿右插，閃避行人。

那知道他正從迎面而來的一位行人的左邊側身閃過的刹那，冷不防却有一位青年從那行人的身後左側越上來，這一來，兩人就勢所難免地撞在一起了。

由於兩人行走的速度皆很快，加上雙方事先皆看不到對方，猝然警覺時，雙方想閃避時，已經來不及了。

卡凡一驚之下，只好盡量閃側，以免正面重重地相撞在一起。

結果，兩人仍然撞了一下，不過，由於卡凡及時側閃，變了是以肩臂部位撞在那人的身上，那比較吃虧的，自然是對方了。

那人一撞之下，被撞得踰退了兩步，而卡凡亦被撞得斜退了一步，差點撞在自他身邊走過的那人的身上。

雖然這一撞雙方皆是無意的，但是卡凡仍然搶先向那人道歉道：「先生，對不起。」

那人却臉色一變，張口就罵：「×你媽的，你瞎了眼麼，走得這樣急，趕着去投胎？」

卡凡想不到對方這樣粗魯，蠻不講理，道歉却換來了對方的粗言惡罵，心中不禁亦有氣：「朋友，你怎可以這樣罵人的？這可不是我故意撞你的啊！」

那人目露兇光，作勢欲動手，「我××你××，不是你撞我，難道是我用胸口來撞你？眞是笑話！」

粗言惡罵聲中，伸手疾推向卡凡的胸口！

卡凡冷不防之下，警覺地側身閃開，但仍然被人推得向後踰退了一步，胸口一陣疼痛，不由怒氣勃發！

這人好蠻惡！

這時候，附近的行人突見有人發生了爭執，而且還有動手的意思，不少人停下來，抱着看熱鬧的心情在觀望着，有一些怕事的，則加快了脚步，離開這是非之地，免得萬一兩人衝突起來的時候，殃及自己。

「喂，你這人好惡，居然敢動手推人！」卡凡怒喝一聲，踏前一步，怒視着那人。

那人的身材比卡凡矮了半個頭，但却非常之精悍，一雙眼閃射着兇暴的光芒，左手摸向腰間，兇惡地破口叫罵：「×你××，推你又怎樣？你簡直不識死，我還要打你！」

叫罵中，忽然一拳擊向卡凡的左邊臉頰！

這一拳又狠又快。

駐足而觀的行人眼見那人動手攻擊卡凡，不由起了一陣哄動，緊張地瞧着，以爲有熱鬧可看。

但却沒有一個人肯走出來排解的，這個都市裏的人，大多數的人都是這樣的——明哲保身，而平時爲了生活，一直處在緊張的狀態中，但却少有刺激，難得在呆板而又緊張的生活中，遇上這種刺激的事情，故此，他們便要趁機觀賞一下這種一下這難得遇上的刺激事情了。

卡凡是一名記者，但却身手不凡，自小便吃「夜粥」——練拳脚，身手與反應皆很敏捷，個人猝然擊出去一拳雖然又狠又快，但是仍然被他仰身昂頭，避過了！

那人一拳擊空，怒叫一聲，起脚飛踢向卡凡的下陰！

這一招好毒！

卡凡目光瞥及之下，不禁動了眞怒，哼了一聲，脚步一錯，旋跨向右邊的同時，一掌急切而下，切擊向那人的小腿照面骨。

這一掌若是切在那人的小腿照面骨上，就算不將那人的照面骨切擊斷，也會令那人骨痛欲折，行動不便。

那知道就在這刹那，不知是誰突然大叫一聲：「警察來了！」

那人一脚踢空，耳聽叫聲，臉色刹那急變，急忙收腿，返身拔脚飛奔而去，只不過眨眼之間，便轉入一個路口，消失不見。

卡凡耳聽有人喝叫「警察來了」，心中亦不免一驚，雖然不是他先動手的，但他是當事人，警察來到之後，必然會向他盤問一番，甚至會將他帶返警署「錄口供」，那就痲煩了，是以他切下的一掌亦猝然一窒，也顧不了那人的奔逃，急急扭頭循聲望過去。

而這時，他亦猛省起，原來自己還要會見一位朋友，本來已經遲了的，和那人這一衝突，更遲了，若是被趕來的警察再盤問一番，那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够趕到那餐廳了，他不禁後悔自己太衝動了，無端端惹上痲煩，累那位朋友在餐廳中久候了。

及至看清楚之下，却發現不到有警員的影子，不禁鬆了一口氣，此地不宜久留，還是走爲上着，於是放開脚步，急匆匆向前走去。

剛才的那一聲：「警察來了！」大概是一位既胆小又好心的行人爲了阻止兩人當街毆鬥，以至弄出流血的場面，靈機一觸之下，叫出那一聲具有阻嚇性的叫聲來，果然奏效！

圍觀的行人見沒有熱鬧可看，亦看不到有警員走來，俱有點失望地紛紛散去，各自走路。

× × ×

卡凡踏進那所名叫凱旋門的餐廳時，已經是八時三十二分了。

他比預定的時間遲了足有二十二分鐘了。

是以，他立刻在餐廳內張望找尋起來，希望他那位朋友還未走。

張望之下，他即時發現左手邊靠牆的那列卡座的第五張卡座上，有人舉起手來向他招呼，他一眼就認出那正是他的好友泰迪，鬆了口氣，笑着走過去。

這位泰迪乃是他青梅竹馬的「死黨」好朋友，生得高大健碩，相貌英俊，有型

有歎，是一名特技演員，身手靈活，不但對國術有很深的造詣，對西洋拳術亦有下過一番苦功，不然，也不可能担任特技演員這種頗爲危險的工作。

兩人曾經聯手破過不少案子（故事詳見拙作——龍虎雙傑故事集，年前曾在本刋登載過），得到警方的嘉許。

卡凡還未坐下來，泰迪便伸出左腕，指點着腕上的手錶，埋怨道：「卡凡，你是怎麼攪的？這時候才來到？是不是臨時又有新聞要採訪？」

卡凡一屁股坐下來，沒好氣地苦笑道：「唉，不要提了，確是有新聞發生了，不過，却發生在我的身上，不然，我也不會遲了差不多半個鐘頭才來到。」

泰迪一聽，睜着眼，好奇地道：「卡凡，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他已將枯坐久候的不滿心情，忘記得乾乾淨淨。

卡凡吐口氣，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微帶恨意地道：「說起來眞是倒霉，我在八時零六分下班走出報館大門，一路急巴巴地走來，那知就在路上，與一個傢伙撞在一起，我已對那傢伙道了歉，那知道那傢伙却惡言粗語相向，並且還動手動脚的……」

他一口氣將方才的事向好友詳述了一遍，末了，苦笑着道：「泰迪，你說，這不是無端端惹上麻煩麼？若不是有人叫了一聲『警察來了』，那麼架是一定打成的了，又若不是那人只是在阻嚇我與那傢伙動上手，眞的有警察來了，只怕這時候我可能仍在警察局內！」

「哼，那傢伙的確好可惡！」泰迪說道：「嗯，這樣說來，那你就不能不遲到了！」

一頓接道：「這時候肚子一定餓了，我已叫了吃的，你要吃什麼？快叫侍應寫單吧。」

卡凡確實肚餓了，立即招手叫來侍應，要了一客晚餐，待侍應離開後，這才打量泰迪兩眼，笑着說道：「泰迪，看你精神這樣好，滿面紅光地可是近來沒有什麼戲拍？」

泰迪點點頭：「這兩天都接不到通知，我今天睡了一整天！」

「哈，沒有人約你出街麼？」卡凡說時，眨一下眼睛。

泰迪亦眨了眨眼，笑笑道：「哼，若是佳人有約，我這時候才不會與你坐在這裏！」

卡凡道：「這樣說來，你是重色輕友了？」

泰迪說道：「卡凡，不說這些了，咱們已有半個月未見過面，今晚怎樣消遣好呢？」

卡凡道：「還是你拿主意吧，不過，別玩得太夜，你明天不用拍戲，我却要上班。」

「得了，我會顧着你的。」泰迪忽然住了口，原來是侍應正將他們的晚餐捧來了。

於是，兩人不再說話，全心全意地對付那份晚餐。

× × ×

一名年約二十五六歲左右的青年，在一條比較僻靜的街道上走着，一雙目光有點神經質地閃縮瞥射着，沿着行人道脚步匆匆地向前走着。

迎面一名軍裝警員信步走來，那名青年一眼瞥及，神色微變了一下，雙眼中倏地閃射出一抹兇光，但瞬即便收斂了，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悠閑地向前走去。

那名警員不經心地瞥了那個青年一眼，神色間沒有絲毫變化，與那青年擦身而過。

那名青年在走過之後，情不自禁地暗自鬆了一口氣，原來已經快速的脚步，更加快了。

那名警員向前走了兩步，脚步一頓，停了下來，霍然一個轉身，若有所思地注視着那脚步急促的青年的背影，忽然雙眼倏睜，神色微動，放開脚步向那青年追去，口裏大聲喝叫道：「喂，前面那人停一停！」

那青年這時走出只有十數碼，聞喝之下，渾身微震了一下，本能地扭轉頭看一下。

那警員正一手指着他，再次喝叫道：「喂，站着別走，聽到麼？」

那青年一聽，知道那警員喝停的是自己，眼色一變，只好停下來，與那警員走上來。

那警員三步兩脚來到那青年面前，一雙眼上下打量着那青年，露出狐疑思索的神色，喝令那青年，「站到牆邊，面向牆壁，雙手舉起按在牆上，雙脚叉開，我要搜查一下你！」

那青年聞言，默默地看了那警員一眼，什麼話也沒有說，便緩緩地轉身走向牆邊。

那名警員則仍然上下打量着那青年，皺着眉，似乎想從記憶中搜尋出那青年的樣貌來，跟在那青年身後，走向牆邊，準備動手搜查。

說實話，一個警員在街上巡邏，斷不會無緣無故喝令一名行人停下來，對之加以盤問搜查的，一定是發覺到對方有可疑的地方，才會這樣做。

而這名警員正是發覺到這名青年有點可疑——有點眼熟，似乎是在什麼場合見過，所以，他才喝令那名青年停下來，接受他的搜查及盤問，可惜，一時之間，他又想不起是在什麼地方見過此人，不過，在他模糊的印象中，他只覺得，這青年有點像他在一次截查行動中，走脫的一名疑犯，只是他却不敢確定，所以，他在努力地想着。

也所以他的精神不大集中，也就在這剎那，那青年在行到牆邊的時候，驀地身形疾轉過來，但見刀光閃亮，他的手中就像變戲法般，多了一柄尺許長的牛肉刀，隨着身形的轉動，刀光劃了個半弧，削割向那警員的頸部！

那警員在驟然之下，加上心神分散，是以警惕性不够，突然瞥到利刀揮削過來，心中大吃一驚，根本無從閃避，刀光一閃，喉頭血光暴現，發出一聲短促的慘叫聲，跌向地上！

那青年一刀削割開警員的喉部，臉上却一絲驚恐之色也沒有，雙眼中反而閃射

着一種近似瘋狂的光芒來，在那警員的身體還未倒下地時，伸手一把抓住警員身上佩帶的警槍，一把從鎗套中將鎗抽出來，返身便向來路狂奔而去。

這一切只不過發生在剎那間，行人道上疏落的行人驟見發生了這種魄動心驚的兇殺，莫不變了臉色，爭相走避，根本就不敢上前阻截那兇徒，走避唯恐不及，那青年兇徒一手執刀，一手握鎗，一路狂奔而去，跑出百十步後，倏然轉入一條橫街中，消失了踪影。

而這時候，那些行人中，才有人敢大胆地走上前去，察看那倒在地上的警員的情形。

亦有人去打電話報警。

那警員已失去了知覺，喉部流出大量鮮血，看到的人皆心驚不已，看情形是凶多吉少的了。

× × ×

一名穿着便裝的警長恰好正在那附近走着，忽然一眼瞥到前面大約三十多碼外的一條橫街口閃出一條狂奔的身影來，憑着他那特具的職業警覺性，立刻對那人動了疑心，定眼細看之下，發現那從橫街中狂奔着轉出來，在前面飛奔着的人，一手執刀，另一手握鎗，而且刀鋒上血漬殷然，他立刻拔脚急追上去，同時大聲呼喝：「喂，前面那人聽着，立刻停下來——」

那知道他喝聲未完，前面那人奔勢依然，却猛地一扭身，「砰」地一聲，朝他開了一鎗，接又向前狂奔而去。

那警長是個非常機警的人，追趕中一眼瞥到那人猛然扭身，便心知不妙，急忙一個虎撲，搶撲在地上，鎗聲也就在那剎那作響，鎗彈却不知射到那裏，自然射不中他！

他在搶撲落地的剎那，亦已從腋下將短鎗抽了出來，而這一帶由於靠近山邊，且又是住宅區，很少店舖，故此行人很稀少，那警員自然不用顧慮會誤傷過路人，身體才撲在地上，立刻就舉鎗向前面那狂奔的人開了一鎗！

但却沒有射中那人。

那人狂奔着，驀聞鎗聲一响，奔勢一窒，扭身又胡亂地開了一鎗，接着身形一轉，向左邊的山脚奔去。

那警長眞够勇，手在地上一撐，人便像一支箭般，從地上竄了起來，奮力追趕那兇徒！

絕無疑問，前面那兇徒正是襲警的兇徒！

鎗聲一响，自然驚動了附近居住的人及在附近行走的途人，有兩三名正好亦在這條路上行走的途人慌不迭避到路邊，以免被流彈誤傷，其中一名胆大的，待鎗聲一停，便急忙跑到附近找電話報警。

而那名兇徒正狂奔着已跑到山脚下，沒命地向前直跑，後面窮追不捨的警長邊追邊向那兇徒開了兩鎗，可惜皆沒有射中，而那兇徒非但沒有因此而嚇得停下來，反而奔跑得更快！

畢竟，那名警長是受過訓練的警務人員，在窮追之下，逐漸追近了那名兇徒。

那名兇徒這時已沿着山脚的一道石梯，飛奔而上，只要登上山脚，往山脚的雜林一鑽，那名警長便很難找到他，而他亦可以藉着樹木的遮掩，逃脫而去。

顯然，那兇徒對這附近一帶的地形，是頗爲熟悉的，而那名警長可能亦熟悉這一帶的地形環境，心知若是讓那兇徒竄入林子內，便很難將之擒獲，故此，他立刻就又向那兇徒連開了兩鎗。

這時他亦已飛登上石梯的中部，離那兇徒只不過三十多碼，可惜，那兩鎗依然射不中對方。

那兇徒這時却已竄到林前，不甘示弱地回身向警長開了一鎗！

警長疾忙煞步蹲下來，鎗彈就在他的身邊上空掠過。

警長蹲下的剎那，又向那兇徒開了一鎗！

那一鎗從那兇徒的頭側擦過，只差那麼一點點，便射中那兇徒，那兇徒嚇得身形一窒，驀然回過身來，對準了警長，連開兩鎗！

警長應聲身體猛地向後撞跌開去，左胸上鮮血湧冒，一個身形順着陡斜的石級，往下滾跌落去！

那兇徒眼見警長中鎗，眼中兇芒大熾，那神態活像一頭兇殘的惡豹，急轉身，竄入了林子中，一閃不見。

× × ×

大約不到二十分鐘，警車大鳴聲中，接連開來了三四輛警車，跳下十多名全副武裝的警員來，在一名大胆的途人指點下，急奔向那面山邊。

另一面，隔了兩條街口，那名警員遇襲倒地的地點，亦風馳電掣地駛來一輛救傷車，那些救護員手急脚急地就地替那警員將喉部的傷口包扎好，然後抬上救護車，「嗚嗚」嗚叫着，急送到醫院救治。

那些接報奉命趕來擒捕那兇徒的警員，在奔到那處山脚下的石梯前，便已發現了那名警長倒臥在石梯下的地上，已失去了知覺。

那些警員急忙將那名警長抬上一輛警車，掉頭急送醫院，同時間，一名帮辦見同僚重傷，事態嚴重，急忙用無綫電通話器報告上司，要求上司增派人手，搜捕那名危險人物。

之後，他指揮那些警員散開來，登上山脚，在樹林內搜尋起來。

未幾，有兩輛衝鋒車飛馳而來，跳下五六十名手持籐牌，身穿避彈衣，手持來福鎗的衝鋒隊員，在山脚上那邊林子內，展開大規模的搜捕行動。

而一名重案組的高級警司亦親臨現場指揮這一次的搜捕行動。

可惜，擾攘了半日，將山脚上那邊林子搜遍了，却沒有搜到那名兇徒。

× × ×

當天的晚上，電視新聞以第一時間，報道這宗兇徒殺警大案！

原來，那名警員與警長皆已因爲傷重不幸身亡。

這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殺警重案，因爲從來未發生過兩名警員被一名兇徒連續殺死的兇案，故此，這宗案件立刻轟動了全市。

翌日，各報均以頭版頭條，刋登了這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殺警兇案！

而市民亦對這宗兇殺案議論紛紛，一

時間，全市每一處地方，均可以聽到市民談論這宗殺警兇案的談論聲。

由於死了兩名警方人員，故此，警方大為震驚及緊張，專門組織了一個專案小組，由一名高級督察來負責偵辦這一件案件。

而警方亦派出大量人手，除了在現場一帶作廣泛細緻的綫索搜集，查詢當時的情形外，亦向那些綫人查詢消息。

第三日，警方巳從現場附近的住戶及行人的口中，搜集到那名兇徒的樣貌身材等方面的材料，並且發出了那兇徒的樣貌拼圖，懸紅十萬元，緝捕那名兇徒！

翌日，各大報均刊出了那兇徒的拼圖樣貌，及警方之懸紅告示，而不少公共地方，及公共車輛上，亦有張貼了警方印發的那名兇徒的拼圖招貼，呼籲市民如有發現與拼圖上的樣貌相似的人，立刻致電通知警方。

警方對這一宗殺警兇案，表現出從來未有的緊張與重視！

而那名兇徒亦確是一名極之危險的人物，這種危險人物若是不將之盡快緝捕法辦，那無疑是一個隱患。

因為只要他一天仍逍遙法外，便有可能再殺人！

× × ×

卡凡是記者，對於這宗殺警兇案，他自然亦知道，而他還曾到現場採訪過，對於這宗兇案，他可說是印象深刻。

不過，由於工作忙，加上這又是警方的責任，所以，他雖然很關心這件案子的進展，亦希望警方能盡早將那兇徒擒捕，但他卻只是關心而巳。

直到在報館內看到警方發出的那兇徒的樣貌拼圖，他在端詳之下，心頭震動了一下，驚疑地暗自在心裏道：「這兇徒的樣貌，看去像極了那天晚上，我在路上與之撞在一起，衝突之下，差點動起手來的傢伙麼。」

心中想着，雙眼眨也不眨地注視着那張拼圖，忽地目光又一亮。「嗯，莫非眞是那傢伙？那雙眼像極！」

由於他一直懷疑拼圖中的兇徒樣貌像極了他那天晚上與之衝突的傢伙，令到他一直心神不屬，但又不敢肯定就是同一個人，亦令到他不敢貿然致電警方，提供綫索。

因為若是不確，那就可能會浪費了警方的時間與人力了。

但是，他雖然不敢確定，心中卻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認為那傢伙極有可能就是那名殺警兇徒，終於，他豎不住，在下班前，打了個電話給他的好友泰廸，約他到凱旋門餐廳見面，傾談一下。

下班後，他急急趕往那家餐廳，泰廸巳經坐在牆角的一個座位上，他便走了過去。

坐下後，先要了一杯冷飲，泰廸巳將一杯啤酒差不多喝光了，看看卡凡笑着道：「喂，有什麼事，非要我立刻趕來這裏與你見面不可？不是為了女人的事吧？」

侍者送來了飲品，卡凡喝了一口，才瞟了泰廸一眼，笑罵道：「泰廸，你不可以正經一點的麼？」

泰廸聳肩笑笑道：「卡凡，生活這樣緊張刻板，若不找機會輕鬆一下，豈不是很容易會瘋了？」

卡凡搖搖頭。「泰廸，你就是玩世不恭，難怪你這幾年來，一點也不見老，反而顯得更年輕了！」

泰廸裝出正經認眞的樣子，伸手摸摸自己的臉面。「卡凡，你不說，我也不覺得，不過，我確是感到心情開朗。」說着，故意仔細地端詳着卡凡的臉孔，忽然大驚小怪地道：「咦，卡凡，你的臉上多了兩三條皺紋！」

卡凡忍不住伸手摸摸自己的臉部，泰廸卻哈哈笑起來，他才知道泰廸是捉弄他，不由亦笑了起來。「泰廸，好了，我找你來，確是有一件事要對你說的。」

泰廸立時收起了笑臉，正經地說道：「到底是什麼事？很緊要？」

卡凡卻答非所問地說道：「泰廸，前兩天發生的那宗殺警兇案，你應該知道了吧？」

泰廸奇怪地望了卡凡一眼，「卡凡，你怎麼忽然說到這件轟動全市的殺警兇案？這樣轟動的事件，我又不是住在山卡拉，怎會不知道！」

卡凡沉聲道：「我之所以提起這件事，當然是有原因了，你知道麼，我今天看到警方發出的那張兇手的拼圖後，越看越感到像極了那天晚上我趕來這裏會你時，在途中與之撞在一起，差點起了衝突的那名傢伙。」

這一次輪到泰廸驚訝得睜大了雙眼，急迫地道：「卡凡，眞的？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卡凡認眞地道：「泰廸，我絕不是開玩笑的，那傢伙確是像極了那名殺警兇徒，尤其是那雙眼，我正是一直耿耿於懷，如骨梗喉，所以才打電話找你出來，把這事說出來。」

泰廸與卡凡自小玩到大，彼此了解得很清楚，知道他不是一個胡言亂語的人，遂定下神來，正色道：「那你有沒有向警方擧報？」

卡凡搖搖頭。「沒有，因為我不敢太過確定，但在我的心中，卻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覺得那傢伙就是殺警的兇徒！」

「卡凡，你一向的感覺皆是很靈的，既然這樣，何不報警，這種似巳喪失了人性的兇惡之徒，遲一日落網，說不定就會多一個人被其所害！」泰廸忽然向卡凡打了個眼色。

原來是一名侍者將他們要的晚餐送來了。

兩人待那侍者走開，邊吃邊談起來。

「泰廸，這一套道理我也明白，但這只是我的感覺，不能確定的，再說，就算眞的是那傢伙，我只是那一次撞上他，根本就不知他的行踪下落，報警又有什麼用？萬一我認錯了，那豈不是令到警方費時失事？甚至而走上歧路？」卡凡將他的顧慮說出來。

「嗯，你說得也是。」泰廸嚥下一塊牛排，望着卡凡。「卡凡，你叫我出來，不是就為了將這件事說給我聽那麼簡單吧？哈，我巳經從他的眼神中看出來了，快說！」

卡凡認眞地點點頭。「唉，你不愧是

我的『死黨』！不怕對你說，我想你與我一起，暗中查證一下那傢伙到底是不是那殺警的兇徒！」

泰廸心頭劇跳了一下，雙眼睜得比銅鈴還大，疾聲道：「卡凡，你不是開玩笑吧？那可是很危險的，別忘記那兇徒奪走了一支警鎗！」

「泰廸，別大驚小怪，那兇徒手上有一支警鎗，我當然知道，不過，我只是懷疑那傢伙可能就是那兇徒，卻不是肯定，再說，咱們只是去查證一下，而不是去捕捉那兇徒，危險是少不免的了，但卻不會太過危險，以前，咱們再兇險的事情，不也遇過麼？你不是忽然間變得胆小了吧？」卡凡一雙烱烱的目光，定定地直射着泰廸。

泰廸洒脫地聳聳肩膊，笑說道：「卡凡，你不用拿話來擠我，咱們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我只不過是提醒你一下，旣然你要這樣做，我怎會袖手？何況，這幾天沒有戲拍，我早巳悶得發慌，正好刺激刺激！」

卡凡將刀叉放下，嚥下最後一塊豬扒，高興地道：「泰廸，怎麼了？你以前那些女朋友呢？難道找不到一個來陪你？」

泰廸嘆口氣道：「我現在巳提不起興趣去與那些女朋友周旋了。」

卡凡了解地望着泰廸。「泰廸，這麼久了，你還是不能忘記她？」

泰廸默然將眼光垂下來。

（有關卡凡口中的「她」，請閱拙作──『單戀狂徒』。）



這次刼匪可眞遇上尅星了。

卡凡見泰廸那樣子，亦不由沉默下來，目光露出一絲歉意。

好一會，泰廸才長長地吐了口氣，抬起目光，瞥了卡凡一眼，笑笑道：「卡凡，我是不是很傻？」

卡凡卻正容道：「泰廸，這不是傻，很多平時正正經經的人，還不及你在情感方面的眞摰，你雖然平時給人一種玩世不恭，風流不羈的模樣，實則，你卻不是那種浮滑輕薄的人，在感情方面的眞摰，恐怕我亦不如你。」

泰廸眨眨眼，露出就像是第一次再看清楚卡凡的樣子，笑笑道：「卡凡，你太抬擧我了。」

卡凡卻認眞地搖搖頭道：「一點也不，我與你自小玩到大，我是最清楚你的為人的了！」

泰廸眼珠一轉，搖搖手道：「好了，別談這些了，咱們還是說一下，怎樣去查證那傢伙是不是那殺警兇徒的辦法吧！」

卡凡一聽，抓抓頭皮，有點作難地說道：「這個問題倒是棘手得很，根本就不知道那傢伙是誰，而且，他若是殺警的兇手，只怕早巳躲起來，要找他，比登天還難。」

泰廸卻不以為然地道：「卡凡，你是怎麼了？事情是你提起的，現在又說一籌莫展，人可不是老鼠，不可能一世躲在老鼠洞不出來的，總會走出來透透氣，解解悶的啊。你說是麼？」

卡凡一拍大腿，連聲道：「泰廸，你說得對，老鼠也有走出洞來偷食的時候，那天晚上我是在前面不遠的地方撞上那傢伙的，說不定那傢伙就在那附近一帶居住，走，咱們到那一帶走動一下，看看運氣如何！」

泰廸早巳坐得發悶，聞言精神一振，立刻擧手招來侍者，結賬離去。

× × ×

時候巳經是晚上十時多了。

那一帶由於多是寫字樓住宅，商店很少，故此，這時候與市中心的鬧市相比，有如天壤之別，顯得份外沉黯冷落，偶爾才有一兩個行人。

在現代的大都市中，這種地方及環境是最令行人提心吊胆的了。因為這種地方就算不是匪徒出沒的地方，亦令人會產生疑神疑鬼的感覺，而事實上，那些幹「沒本錢買賣」的傢伙，亦是專門在這種環境的地方作案，旣容易下手，作案之後又容易逃遠，而這種地方，亦例必是警察很少巡邏的地方。

卡凡與泰廸走在冷落空寂的街道上，亦不免生出一種不安的感覺，提高了警覺，一雙眼機警地四下掃視着，以免做了水魚──任劏！

相信不單止是卡凡泰廸兩人有這種顫顫兢兢的心情，可說凡是走在這種地方的人，自然都會提心吊胆的，因為打刼爆竊等罪行，可說無日無之，攔途截刼，巳經是小兒科了，而最多發生的，亦是在這種地方，難怪行人走在這種地方，會心驚胆顫了！

兩人雖然提高了警覺，卻沒有驚慌，而且專揀僻靜的街道行走，偶爾，也會遇上一兩伙流裏流氣的青年，不懷好意地朝

兩人看上一眼，兩人却不加以理會，神態自若地走着，那些「時代」青年便不敢向他們挑衅生事。

時下的那些什麼油脂飛，阜由仔，什麼「崩」之類的青年，都是成羣結伙，好滋事生非，這大概亦是他們的特色吧，總之，你若是倒霉的話，只要多看他們一眼，有可能會招來他們的惡罵，甚或是一頓毆打，那根本就是不用理由的，別忘記，他們都是精力旺盛，血氣方剛的青年，需要發洩一下的啊！

偶爾，也會遇上一兩個夜歸的路人，必然會用一種驚疑的目光，瞥視他們一眼，有點慌張地加快脚步，從他們的身邊走過，走過之後，甚至可以聽到他們放下一顆心來時的喘息聲，兩人會忍不住相視一笑。

唉，這年頭治安日差，難怪人們會疑神疑鬼的了，因爲一個不好彩，遇上眞正的刦匪，那就不但損失錢財，有可能還會挨刀子也說不定。

卡凡與泰廸在這一帶附近的街道行走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却一無所獲，兩人的腿也有點痠軟了，便在一處街角的鐵欄前停下來，靠在欄杆上，舒口氣，抽支烟，歇歇脚。

噴出一口烟霧，泰廸伸個懶腰，有點洩氣地道：「卡凡，這樣像孤魂野鬼一樣逛下去，不是辦法的，也未必那樣僥倖，會再撞到那傢伙，我看——」

陡地，他的語聲忽然打住，一雙眼陡地睜大，望着正從他左邊牆角後竄出來的兩條人影！

卡凡亦已經看到，他的一雙眼却瞇了起來，亦是望着那竄出來的兩條人影。

那兩條人影動作好快，而且無聲無息，要不是兩人正斜對着那邊，根本就不可能察覺到那兩人的出現。

陡地，卡凡的身子微震了一下，全身僵硬起來，心中也升起了一股寒意——一把尖硬冰冷的刀尖，忽然間抵在他的腰背上，同時响起一把低沉但却惡狠狠的語聲：「朋友，乖乖的別動，否則我一刀捅你一個窟窿！」

原來在鐵欄外，他們的背後，彷彿就像從地底冒出來的幽靈般，悄沒聲地出現了一個人，在昏黯的路燈照映下，可以看到他的手上握着一把寒光閃閃的牛肉刀，抵在卡凡的腰背上！

而卡凡在那剎那不動聲色地以手肘輕碰了一下泰廸。

泰廸與卡凡自小玩到大，彼此非常了解，卡凡的手肘一碰，他便心知不妙，但却沒有亂動，只是微吸了一口氣。

因爲這時從他們對着的斜對面街角後竄出來的兩條人影，經已竄到他們的身邊，手一翻，猝然亮出兩把寒光閃閃的牛肉刀來，指嚇兩人，左面的傢伙輕喝道：「快將身上的錢財掏出來！」

就算那傢伙不喝叫，泰廸也知道他們的目的——打刧了！

只是他與卡凡皆想不到，這伙人行事的手法這樣奸狡，先是用面前這兩名傢伙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繼之同伙於背後突然偷偷掩上，這種手法硬是够「妙」。

「喂，別亂來，我將身上的錢全拿出來！」泰廸裝出驚怕的樣子，伸手往衣袋摸入去，同時向卡凡打了個眼色。

卡凡會意地眨眨眼。

兩人合作已久，一個眼色，一個動作，便意會到對方的意思。

這一帶的附近，確是「做世界」的好地方，因爲這條路在晚上是泊滿了大小車輛的，恍似停車場一樣，沒有車輛再可以駛過，故此，除非是來泊車的，否則，根本就沒有車輛駛入來，而行人更是絕跡。故此，這裏是「劏牛」的絕妙地方！

這時候已經是深夜十二時多了。

× × ×

在兩前一後三把牛肉刀的指嚇下，泰廸與卡凡只好「乖乖」地將身上的錢包摸出來，遞給面前那兩個傢伙。

面前的兩名傢伙年紀只不過十八九二十未到，梳了一個時下最流行的「崩奇」髮型——兩邊剪得短短的，後面一字齊脚，頂上的頭髮却很長，就像一頂磨菇般，額前的那一綹頭髮特別長，蓬鬆地斜向後梳，形成半邊髮簷，這種髮型，乃是時下最流行的髮型，有些甚至將額前那綹髮染了色，那就更加「有型」兼搶眼了，這兩個青年却沒有。

那兩名青年刦匪見兩人乖乖地將錢包摸出來遞給他們，不禁得意地對望一眼，伸手去拿，左面那傢伙邊接邊喝道：「快將手上的手錶除下來！」

豈料就在他的手將錢包拿住的剎那，泰廸與卡凡幾乎是同時身形側閃而上，拳脚兼施，左手撥開對方執刀的手，右手猛擊向對方的頭胸部位，最要命的是那一脚俱是踢向那兩個傢伙的小腹！

而兩人這一下側閃而上，身體便倏然離開了鐵欄，互相靠貼在一起，卡凡更一下子脫離了背後那傢伙的利刀威脅！

這三名刦匪顯然亦料不到卡凡泰廸這兩隻「水魚」會突然發難，在他們的想像中，這兩隻「水魚」在他們的利刀指嚇下，還不是乖乖地任由他們「劏」之乎也，憑他們以往的經驗，這一次應該亦是順順利利，大有收獲的。說起來，他們前此作案時，皆從未失過手，否則，他們也不敢越來越大胆，肆無忌憚了。

這一次，他們可說是遇上了尅星。

前面的那兩名刦匪警覺到卡凡泰廸側閃上前的剎那，俱吃了一驚，叱喝聲中，各自揮刀斬向卡凡泰廸兩人。

後面那名刦匪原本用刀抵在卡凡的腰後，卡凡那冷不防的向前一個側閃，令到他來不及將手上的刀刺入卡凡的腰上，而待到他驚覺時，已威脅不到他，由於有一道鐵欄阻隔着他，也不能够立刻衝上前去，必須要越過鐵欄才成，這就令到他的動作更慢了。

待他跨過鐵欄時，他那兩名同伙已被卡凡泰廸以奇妙迅捷的手法，撥擋開他們斬來的牛肉刀，左面的一個頭上挨了泰廸一記重拳，滿天星斗中，小腹中又挨了一脚，那裏還能够站得住，朝後摔跌出去。

另一名傢伙亦幾乎在同時發出一聲痛叫，打着旋轉跌出去。

原來他亦挨了卡凡重重的一拳，幾乎將他的胸骨擊折。小腹上亦挨了一脚，試想一下，兩人穿着的是皮鞋，那尖硬的鞋頭踢在肚子上，不痛得大叫才怪！

兩人只一個照面，便將那兩名刦匪擊倒，遞出去的錢包亦收了回來，不過，卡凡却倏地身形一矮，接一旋，左脚疾掃出去！

「颯」一下疾响，一道刀風從他頭上急掠而過，掃折他幾絲髮絲，若不是他矮身得快，那一刀斬在他的頭頸上，不要了他的命才怪！

原來那一刀是跨越過欄杆那名傢伙自後揮斬向卡凡，欲取他一命的！

這傢伙好狠！

「啪」一下沉响，那傢伙一刀斬不中卡凡，却被卡凡那旋風踢一脚掃在脚骨上，身形一歪，斜撞在鐵欄上。

卡凡絕不容許那傢伙有反擊的機會，因爲對方有三個人，而且手上均有殺傷力很强的牛肉刀，自己與泰廸只是赤手空拳，若是被這三名兇狠的傢伙有還擊的機會，那就危險了。

身形猛地向前一竄，在那名傢伙掙扎欲起的剎那，卡凡一記鈎拳重擊在那傢伙的太陽穴上，那傢伙立時頭一歪，只來得及哼了一聲，便軟倒在地上，昏了過去！

一聲「小心！」適時入耳，卡凡心頭一凜，也不及回身看清楚，耳聽勁風颯然，竄前的身形向前直竄出去，一直從鐵欄的空隔中穿出路邊。

「鏗」地一下擊响，卡凡身形在地上一滾的剎間，瞥到被他擊倒的那名傢伙，已翻身撲起，撲斬過來，却斬在鐵欄的横桿上！

而泰迪正好再次將另一名刦匪擊倒在地上，返身過來，一拳揮擊向那一名斬在鐵欄上，被震得虎口發痲的刦匪！

那名刦匪手上的牛肉刀被反彈起來，差一點反撞在自己的臉頰上，還來不及應變，泰廸那一拳已到，「啪」一聲，重重地擊在他左下頷上，將他擊得歪跌出去！

泰廸却得理不饒人，一脚接飛起，狠狠地踢在那傢伙的腰臀部位，原本歪跌出去的身形立時飛跌出去。

卡凡這時候已從地上滾躍起來，並已制服了被他擊倒的一名刦匪，而泰廸亦飛步搶上前去，將那名下頷差點被擊碎的刦匪一脚踏在地上，另一脚踏在其握刀的手腕上，痛得那傢伙發昏章第二十七，五指一鬆，手上的牛肉刀脫落在地上。

兩人只不過眨眼間，便將三名刦匪制服，但先前被泰廸擊倒的那名刦匪，却乘泰迪卡凡無暇兼顧時，忍着痛，爬起身來，也顧不了同伴的生死，一溜烟就逃之夭夭。

卡凡泰廸兩人確是無暇兼顧，制住了兩名刦匪，總算可以鬆一口氣了。

剛才的那一幕，眞是太驚險了，若是那三名刦匪的身手不俗的話，就有他們瞧的了。

他們可說是行險取勝。

而他們亦成功了。

冒險偵查　兇徒喪命

夜雖然靜，而打鬥聲及痛叫呼喝聲，在這靜夜中，應該是會驚動到附近的住戶，特別是這條街道那一列樓宇的樓上住戶，但直到這時竟然沒有人探頭出來張望一下，更別說有人挺身出來管「閒事」了。

卡凡泰廸兩人在此刻却沒有想到這一些，兩人只想着怎樣可以將被制服的刦匪送交警察。

這是一個頗爲棘手的問題，因爲附近一帶皆很少店舖，就算有，亦已經關門了，可以說是「水靜河飛」，想找一個電話打也很難。

兩人你眼望我眼，一籌莫展。

而這種地方可說是危險的地方，因走脫了一名刦匪，萬一那名刦匪還有同黨，召來進行報復，那兩人的處境就危險了。

「泰廸，站在這裏不是辦法，咱們一人一個，將這兩名刦匪扭着，離開這裏，希望在路上遇到巡邏的警員。」卡凡邊說邊已將被他們制服的刦匪一把從地上揪起來，將他的右手扭到背後，推那刦匪往前走。

這時那名刦匪那裏有反抗的餘地？手被扭到背後，痛得他哼哼連聲，上身佝僂着，以減少痛苦，乖乖地往前走。

泰廸亦如法泡製，那名傢伙下頷腫了起來，頭昏眼花的，正被泰廸推着往前走去。

「這是怎麼攪的，這段時間內，居然連一名警察也不見，難怪這些傢伙敢在這裏『造世界』，『劏死牛』了！」泰廸有點氣惱地嘀咕着。

「別發牢騷了，還是快點離開這裏爲妙。」卡凡嘆口氣。「想不到要找的人遇不上，却撞上了這些傢伙，也好，總算不虛此行，有所收獲！」

「朋友，你們是什麼路數的？」被卡凡扭着往前走的那名刦匪忽然開口。「你們想將咱們怎樣？」

泰廸惡狠狠地道：「當然不會將你們送回家了，你們等着坐花廳吧！」

那名傢伙一聽，忽然停下來不走，扭轉頭來，威脅地道：「朋友，這樣對你們有什麼好處？勸你還是放了我們吧，不然，咱們老大不會放過你的！」

卡凡扭着那傢伙的手微一用力向上一擰，痛得那傢伙「喲」地叫出聲來，急不迭盡量將上身弓起來，以減輕痛苦。「聽着，別再出言恫嚇，否則，我就將你的手臂扭斷！」

那傢伙果然不敢再吭聲，被卡凡一推，踉前兩步，往前走去。

「對付你們這種危害社會安寧的敗類，不將你們關在監牢中，你們也不知道那個『怕』字是怎樣寫的！」泰廸狠狠地「呸」了一聲，嚇得被他扭着的那傢伙渾身抖顫了一下，一聲也不敢吭。

由於這時候已是深夜，街道上連一個人影也沒有，靜得只有他們的脚步聲，在空寂的街道上迴响着，的確是有點令人心驚。

兩人押着那兩名刼匪，才走過一個街口，驀地背後响起一聲陰沉的喝聲：「朋友，站着別動，快放了我兩個兄弟，否則，我不客氣！」

卡凡泰迪乍聞身後响起喝聲，俱是心頭一震，兩人幾乎是同時扭過頭來往後看，這一看，令到兩人不禁全身一冷，倒吸了一口寒氣！

就在他們身後約五尺左右的街口轉角

處，有兩個人忽然間冒了出來，其中一人的手上握着一支左輪鎗，烏黑的鎗口正對着他們的背後，另一個人的手上則執着一把寒光閃閃的牛肉刀！

在昏黯的街燈照射下，那人手上那支黑黝黝的手鎗閃泛着令人汗毛倒豎的寒光，卡凡泰迪兩人均是識貨的人，他倆一看就知道那人手上所握的鎗不是假貨，而是眞鎗。

兩人當然不敢莽動，但也沒有立刻放了手上的兩名刧匪。

那握鎗的人雙眼兇光一閃，緊張地喝道：「好傢伙，還不放人？是否想嚐試一下黑棗的滋味？」

兩人看到那傢伙眼中閃射出來的兇光，知道那傢伙不是虛言恫嚇的，空有一身本事，但又怎敵得過殺傷力那樣强大的鎗桿？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好不甘不願地放了那兩名刧匪。

那兩名刧匪吃過卡凡泰迪兩人的苦頭，心中恨極了兩人，這時一旦恢復了行動自由，立刻惡狠狠地拳脚交加，動手揍卡凡泰迪兩人。

卡凡泰迪兩人在手鎗的指嚇下，只好忍受着那兩名兇殘的刧匪的毆打，不敢還手。

那兩名傢伙揍了兩人一頓，總算消了一些氣，停下手來，走到那持鎗傢伙的面前，其中一人高興地道：「大哥，你怎會及時趕來的？」繼之望了那位「大哥」身邊，手上持着牛肉刀的傢伙一眼，恍然地道：「啊，原來是阿剛去通知大哥的。大哥，你知道麽？這兩個傢伙想將咱們交給那些差佬，好可惡！」

那名被稱做大哥的刧匪「嗯」了一聲，搖動着手上的鎗，惡狠狠地瞪着被揍得臉青鼻腫的卡凡泰迪兩人，猙獰地說道：「你兩個好大胆，胆敢將我的兄弟交給那些死差佬（即是警察），赫赫，大概是想弄個好市民獎什麼的吧？阿剛，你三個先前吃了他們的苦頭，現在上去將他們身上的財物搜出來，再在他們身上斬三刀，讓他們永遠記住，做個好市民是要付出代價的！」

那名執刀的匪徒與那兩匪徒惡毒地呼應一聲，獰笑着、一步一步向卡凡與泰迪走過去。

卡凡泰迪兩人這一次可說是栽到了家，被那兩名刧匪拳脚交加在身上洩憤，兩人被揍得幾乎站不穩，渾身痠疼，聽了那名持鎗傢伙的話，兩人吃驚不已。

錢財被搶去倒沒有所謂，但若是被那三名刧匪在身上斬三刀，那就兇險痛苦了，那可不是玩的，若是那三名傢伙下手重些，又斬在要害之上，那就有可能會喪命，而看這三名傢伙對他們恨之入骨的表情，下手一定不會輕的，兩人想到這一點，忍不住抖顫了一下。

而這時兩人亦已忍着痛，喘過一口氣來，看清楚了，那名叫阿剛的刧匪，正是先前走脫了的那名匪徒，原來他果然是去招呼同黨趕來救援。

卡凡泰迪眼看着那三名傢伙走來，忍不住吸了口氣，互相了使個眼色。

而這時那名持鎗的傢伙亦跟在後面，走前幾步，大概是想讓卡凡泰迪兩人看清楚，他手上的是眞鎗，而不是假槍，阻嚇兩人不敢反抗。

街道雖然昏黯，但是那傢伙走上來後，卡凡泰迪兩人終於看清楚了那傢伙的面貌。

卡凡渾身一震，差點脫口叫出聲來，但却及時警覺，將到口邊的話硬生生地咽住。

而泰迪一眼看清楚那持鎗的傢伙的相貌，雙眼不由一直，臉上露出驚詫的表情，定定地注視那傢伙。

而這剎那，那三名刧匪已來到兩人身前，手上有刀的阿剛兇狠地喝道：「×你××，望什麼，快將身上的錢及手錶等值錢的拿出來！」

兩人被那阿剛一喝，才猛地回過神來，迅速地交換了一瞥眼光，只好乖乖地將身上的錢包拿出來，再將腕上的手錶脫下來，拿在手上，一併遞給那三名傢伙。

那三名傢伙却學乖了（先前正是由於伸手去接物，才吃了兩人的虧），不伸手去接，却喝道：「拋過來吧！」

兩人剛才交換眼色，正是想故技重施，以閃電手法將伸手接錢包的刧匪擒制住，作爲擋箭牌，那就不怕那傢伙手上的鎗了。

但這三名刧匪學乖了，不伸手去接，那就令到他倆無所施其技了。

兩人只好將那錢包手錶拋向那三名刧匪。

那三名刧匪却沒有伸手去接，讓那錢包與手錶跌落在脚前的地上，那名下頷被泰迪打歪的刧匪惡毒地喝道：「快轉過身，將雙手舉起，按在牆上！」

卡凡與泰迪不由臉也白了，那豈不是毫無反抗的餘地？讓那三名刧匪任意在身上斬三刀？兩人想到這裏，不禁打了個冷顫，沒有立刻轉過身去。

那名大哥立時將手上的鎗一抬，眼中射着近似瘋狂的兇光來，叱喝道：「怎麼了？快轉過身去，你不是想在身上開個洞吧？」

叱喝聲中，手臂一伸，鎗咀對準了卡凡的左胸部分，咬着牙，食指緊扣在鎗掣上，看他那種兇殘的神情，不是虛言恫嚇的，泰迪心頭一跳，忙用手肘撞撞卡凡，急聲道：「快轉身吧。」

說着已轉身面向牆壁，並舉起雙手，按向牆上。

卡凡也看出那傢伙似乎有點瘋狂，這種人在神智緊張得接近瘋狂時，是會什麼事也幹得出來的，挨刀子總好過挨鎗彈，只好慢慢將身子轉向牆壁。

而這時那名下頷被打歪的刧匪，才彎下腰來，將地上的錢包及手錶撿起來。

那名阿剛則執刀走上前去，舉刀就從泰迪的肩背上斬去！

剛才，他被泰迪拳打脚踢得差點暈了過去，對泰迪恨之入骨，下手自然就不容情！

眼看着一刀斬落泰迪的肩背上，肉開血濺，而泰迪的身形亦在那剎那往外疾快地閃移開去！

也就在這剎那，一陣驟然傳來的「嗚嗚」聲乍然響起，撕裂了沉寂冷落的夜空，份外驚心刺耳。

那名大哥首先臉色大變，目光一閃，疾喝一聲：「快走，差佬來了！」

喝聲中，他已當先轉身向對街的一條橫巷飛奔而去！

警車的嗚叫聲入耳，卡凡與泰迪一顆緊揪的心剎時一鬆，卡凡的反應好快，才轉向牆壁的身形霍地一個疾轉，一拳向那名走近來，正欲一掌斬向他頸後的刧匪揮擊過去！

那名刧匪怎料到卡凡反應及身手這樣快，那一掌還未切在卡凡的頭上，腰脅上已挨了一拳，痛叫聲中，身形旋跌開去。

而那名下頷被打歪，正彎下腰來撿拾錢包手錶的刧匪一聽警車聲及大哥的呼喝聲，早已心胆俱喪，也顧不了撿拾錢包手錶，擰身就竄，追在那名大哥的身後，向對街的橫巷奔去。

泰迪雖然挪閃得快，仍然被阿剛的牛肉刀在肩膀上斬削去一小片皮肉，痛得他叫出聲來，身形一矮，左脚一旋，右脚疾掃向後！

那阿剛一刀斬落，也不管斬得中斬不中，返身就奔，脚踝上却挨了泰迪一脚，一個餓狗搶屎，摔跌在地上，差一點磕掉兩顆門牙，也顧不了痛，拚命從地上竄起來，往對街奔去。

泰迪也顧不了肩膀上血流如注，劇痛難忍，身形往前一搶，虎撲向那傢伙！

這時候的警車聲迅速地移近過來，表示警車飛快地駛來，那種「嗚嗚嗚」的鳴叫聲，攝人心魄。

卡凡泰迪兩人一招得手，自然不肯讓那兩名刧匪逃脫，好歹也要捉到他們，以解心頭之恨。

就在兩人搶撲上去，眼看就可以制服那兩名刧匪的剎那，突然一下震耳驚心的鎗聲響起，兩人同時心頭一震，急不迭地撲伏落地，也顧不了再擒捉那兩名刧匪！

因爲兩人皆瞥到，那一下鎗聲，是那名持鎗的傢伙，在奔跑到對面街道上，扭頭瞥到兩名同黨可能逃不脫，於是抬手向兩人胡亂開了一鎗，以制止兩人的追捕。

幸好那一鎗那傢伙只是胡亂放射的，子彈呼嘯着從他們頭上高高掠過，但兩人仍然嚇得急急撲伏在地上。

鎗彈不比利刃，殺傷力非常强大，萬一被子彈射中，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那兩名匪徒乘這機會，忍着痛，沒命地向對街奔去，而那名持鎗的傢伙在放了一鎗後，擰轉身，奔入了橫巷中。

那三名刧匪亦先後閃入那黑暗的橫巷中，待到卡凡泰迪兩人從地上抬起頭來瞥望時，只能夠瞥到最後奔竄入橫巷的那名刧匪的身形閃沒在巷口內！

而急促的警車嗚叫聲亦在這時戛然而止，一輛警車風馳電掣地來到街口，煞停下來，車門一開，跳下四五名警員來。

×　×　×

泰迪與卡凡看到警車終於開到來，兩人總算是完全放下心來，泰迪也才驀地感到肩膀上劇痛難忍，連噓了幾口氣，用手捂着肩膀上的傷口。

卡凡却向那些跳下車的警員情急地叫道：「阿SIR，快追，那三名刧匪逃入對面街那條橫巷中。」

那些趕來的警員早已在趕來的途中，聽到那一下鎗聲，早已大爲緊張，其中有三名警員在一名警官的指派下，立刻將佩鎗拔出來，向卡凡所指的那條橫巷快步奔去，而那名警官則帶着一名警員，向泰迪卡凡這邊走來。

「你們叫什麼名字？發生了什麼事？」那名警官站在泰迪卡凡兩人面前，上下打量着兩人，一眼看到泰迪肩膀上受了傷，忙叫隨來的那名警員跑回警車，致電到總部召一輛救傷車來。

卡凡忙答道：「阿SIR，我叫卡凡，他叫泰迪，咱們剛才遇上了四名刧匪用刀斬傷了肩頭，幸好你們及時趕來，否則，我們身上起碼會被斬三刀！」

那名警官一聽，立刻吩咐那名跑回來的警員再用無綫電通知總部，增派人手，搜捕那三名匪徒。

在這個都市中，凡是發現有匪徒使用鎗械的，皆視爲嚴重的罪案，警方不但重視，亦大爲緊張，因爲在這個都市中，私人是不能夠擁有槍械的，除非是得到警方特許的特殊人士。

那名警員立刻又跑回警車，以無綫電通知總部增派人手來。

那名警官是一位負責的人，查問下去：「兩位可有證件證明兩位的身份？」

卡凡忙拿出他隨身携帶的記者證，而泰迪則將駕駛執照拿出來。

那名警官驗看過兩人的證件後，才客氣地道：「兩位可否將事發的經過詳細說一下？」

卡凡便將今晚發生的事，向那名警官說了一遍，而那名警官亦告訴他們，他們是在巡邏的途中，接到總部的無綫電指令而趕來的，總部在無綫電中，只說有人致電報警，說這裏發生了刧案，他們接報後，便火速趕來。

而這時卡凡泰迪兩人才省起錢包與手錶皆拋給了那三名刧匪，忙向地上望去。

還好，兩人的錢包還在地上，但手錶只有一個，卡凡的那一隻不見了，大約是被那名刧匪撿走了。

那名警官知道卡凡損失了一隻手錶，忙記錄起來。

跟着，救傷車風馳電掣地來了，由於泰迪肩頭上的傷口流了很多血，經救護員作了簡單的消毒包紮之後，仍然要送到醫院作進一步的檢查及醫治，於是，卡凡只有一個人留在現場，協助那名警官了解案發的經過。

救傷車去了之後，緊接而來的是一輛衝鋒車，從車上跳下十數二十名穿了避彈衣的衝鋒隊員，那名警官忙趕過去，向一名隨車而來，指揮衝鋒隊的警官簡捷地將案發的情形說了一遍，那名警官於是指揮手下在附近展開搜索。

這時候，原本寧靜的這一帶，立刻熱鬧起來，不少居民被驚醒了，打開窗子，探頭出來探望。

卡凡站在那名警官的身邊，幾次皆欲言又止，最後終於忍不住，對那警官道：「阿SIR，有一件事我不知好不好說出來，因爲我不敢確定……」

那警官忙伸手拍拍卡凡的肩頭，急切地道：「卡凡先生，你有什麼事只管說出來，這對我們搜捕那些匪徒，說不定大有

幫助。」

卡凡於是將他蹩在心中的說話了出來。「阿SIR，那名持鎗的刦匪模樣，與你們警方發出的那名殺警兇徒的拼圖很相似，尤其是那雙眼！」

「卡凡先生，你沒有看錯？」那名警官神色一緊，緊張地一手執住卡凡的手臂，疾聲道：「卡凡先生，你沒有看錯？」

卡凡認眞地道：「阿SIR，我敢發誓，絕對沒有看錯，那傢伙的樣貌確是很像那名兇徒，但我不敢確定是不是同一個人，我只是將我的懷疑說出來，相信我的朋友泰迪也我和有同一的看法！」

那名警官的神色立刻變得緊張無比的，立刻用車上的無綫電通知總部。

這一來，可就大陣仗了，總部接報之後，大爲緊張，立刻又增派了一隊衝鋒隊乘車趕來增援，協助搜捕。

結果，勞師動衆在那一帶搜尋了一夜，並出動了警犬，結果却一無所獲。

但在那附近撿獲的一顆彈頭，事後經軍火專家化驗之後，却查出那顆彈頭是從奪自那名被一刀割破喉頭、被奪去的那支警鎗發射出來的——亦即是射殺那名警長的那支警槍發射的。

換言之，證明了卡凡的懷疑並沒有錯，那名持鎗的匪徒確是殺死了兩名警員的兇徒。

因爲那一支警鎗正是在那名兇徒的手上！

鑑定了那傢伙發射的那一鎗乃是被殺警兇徒奪去，至今仍未尋回的警鎗後，警方可就大爲緊張了，絕無疑問，那名持鎗的刦匪就是殺警的兇徒，那可是一個極端危險的人物，這一來，可就有警方忙碌的了，不但沒有撤回搜查的人手，還加派了不少警員，在那一帶展開地毡式的搜查，希望能夠將那名危險的兇徒搜出來。

而在那一區的所有路口，更加設置了路障，截查可疑的車輛與行人，更派了不少警員在附近一帶的店舖及住宅大厦進行詢問，希圖能夠從中查出那名兇徒的行踪來。

警方這一次可謂不遺餘力，追查搜捕那名兇徒。

可惜却徒勞無功，那名持鎗刦匪與他的同黨，就像在空氣中消失了般，一點踪影也沒有。

× × ×

泰迪在醫院裏躺了一天，悶得他發慌，在第二天便堅持要出院。

自然，他在醫院中，警方亦已向他錄取了口供。

他出了院，而卡凡却照常返工，他又不願一個人在家中呆坐，於是便到酒吧去喝酒解悶，消磨時間。

看看時間應該是卡凡快下班的時間了，他便撥了一個電話到卡凡的報館，約卡凡在此見面。

卡凡原本還想在下班後，到醫院探視泰迪，接到他的電話後，下了班後，便一逕趕往那間酒吧。

見到泰迪之後，還未坐下，卡凡便關切地望着他受傷的肩膀，問道：「你怎麼忽然間出了院？一定是你自己要出來的了，傷口的情形怎樣？」

「好多了，也不怎樣痛。」泰迪笑笑，「我又不是斷了脚不能行走，若是再留在醫院內多一日，說不定我會悶得變成了白痴！」

「好了，」卡凡笑着呷了口啤酒。「不是喝啤酒飽吧？」

泰迪道：「當然不是，不過時間尚早，喝一會才去吃飯吧。」

卡凡點點頭。「隨便你。」

泰迪一口喝光杯子中的啤酒，招呼侍者再來一杯，才對卡凡正色地道：「卡凡，那晚那一口氣我一定要出的！」

卡凡定定地望着泰迪，毫不感到驚奇。「哈，我知道你一定咽不下那口氣的，我何嘗不是！」

泰迪的目光立刻閃亮起來。「卡凡，那拿鎗的傢伙果然就是殺警的兇徒，是不是你那晚在路上與他撞在一起的那個傢伙呢？」

「絕對是他！」卡凡肯定地點點頭。「我的猜想沒有錯，只是，那天晚上當我認出是他時，差一點控制不住自己，叫出聲來，幸好那傢伙認不出我，否則，我恐怕要吃他的苦頭了！」

「嗯，那晚雖然吃了虧，但却發現了那兇徒的行踪，總算還值得，可惜却讓他逃之夭夭，警方花了那樣多的人力及時間，却一無所獲，眞叫人洩氣！」泰迪忍不住用手在桌上拍了一下，發出「砰」的一下震响，引得附近的人客及侍者俱往他們這邊望過來。

泰迪這才發覺到自己一時失態，忙舉手擺了一下，表示沒有什麼，卡凡責備地道：「泰迪，你不是喝醉了吧？」

一頓接道：「話可不能這樣說，警方這一次確是盡了全力，可能那傢伙對那一帶的地形環境很熟，那自然被他們輕易地逃掉了。」

泰迪忽然正經八百地道：「卡凡，爲了出那口氣，咱們再碰碰運氣，看看可不可以將那傢伙與他的同黨找出來！」

「好！」卡凡一口贊成。「不過，咱們這一次非要小心點不可，那傢伙手上有槍，可不是鬧着玩的！」

泰迪點點頭。「那你認爲，怎樣着手追查？」

卡凡想了一下，沉吟着道：「咱們還是到那一帶去溜逛一下，你認爲怎樣？」

泰迪却遲疑地道：「經過警方在那一帶的大肆搜查之後，你認爲他們還敢出來『做世界』？」

卡凡道：「若他們不是出來做世界的，我就不敢肯定了，別忘記他們是以搶刦別人的財物爲生的，前晚那一次他只不過撈到一個手錶，在這種時候他們一定不敢拿到當鋪典押和拿去變賣，你想一下，他們是要吃飯的，他們若不出來做世界，吃什麼？」

泰迪聽了卡凡的話，不由點頭同意。

「還有，他們看來對那一帶的環境地形很熟悉，幹他們那種的，最緊要是熟悉環境，失手或是遇上意外時，也好逃走，那一帶雖然經過警方的搜查，但警方却不可能在一無所獲後，仍然派出大量人手在那一帶巡邏，而那一帶又是他們的地盤，照我猜想，他們極有可能仍在那一帶活動

，只是加了小心，說起來，可能連警方也意料不到他們還敢在那一帶活動，那反而比以前還要安全，你說是麼？」

泰迪不由不點頭，深以爲然。「卡凡，還是你頭腦夠靈活，那今晚咱們就決定到那裏去碰碰了。」

「那當然了。」卡凡說道：「時候也不早了，咱們還是去吃飯吧。」

「好，」泰迪推杯站了起來，「今晚一切聽你的。」

卡凡却坐着不動，拿眼望着泰迪受傷的臂膀問道：「你的傷口不會影响你的動作吧？」

泰迪揮動了一下那條手臂，豪氣地道：「卡凡，我可不是紙糊豆腐做的，我是幹那一行的，受點傷那是家常便飯，我還不是照樣拍戲？你放心吧！」

「既然你這樣說，那還站着幹什麼，還不快走？」卡凡抬手招來侍者，結賬離去。

× × ×

泰迪卡凡兩人吃完晚飯，安步當車，走到當晚遇刦的地方附近時，時間已是十二時過後。

前兩晚這一帶雖然經過警方人員的大舉搜查，但這時候已恢復了往常的冷落僻靜，路上偶爾才有一兩個行人，倒是遇上了兩撥在巡邏的警員。

這大概是警方自那晚發生了刦案，又查出了刦匪中有一名正是殺警的兇徒後，爲了表示對之重視，故此調派了警員在這一帶巡邏，以安附近居民的心。

這一次泰迪卡凡兩人是有備而來的，在路上，他們撿了兩根尺許長的，棄置在路邊的水喉鐵管，藏在身上，以便動起手時，不至於赤手空拳，自己吃虧！

當他們遇上那兩撥警員時，心中一陣發慌，眞怕那些警員會截停他們，加以盤查搜身，那就水洗也不清了。因爲根據本地的法例，身藏可作攻擊性器械的人，皆是犯法的，而水喉鐵正是可作攻擊性武器的，不被懷疑是刦匪才怪！

幸好那兩撥警員皆沒有懷疑他們。

走過之後，兩人不禁鬆了口氣。

× × ×

午夜過後，這一帶顯得特別寧靜，越往前走，越加僻靜，空蕩蕩的馬路上，就只有他們兩人在行走，路上根本再遇不到一個途人，大概是發生過那晚的事後，在附近居住的人，心驚之下不敢夜歸了。

一路上，就只响着兩人單調的脚步聲，連兩人走着走着，心中亦不由發起毛來，這一帶眞是靜得可怕，恍似走進了墳塲般，靜得有點邪！

幸好兩人素來胆量夠大，而且又是兩人走在一起，街上雖然靜，但不致黑暗得令人心裏發虛，昏黯的街燈照射下，可以看到很遠的景物，這令到他們心安不少。

這一次，他們專揀荒僻的地方行走，四道目光左右掃視着，表面上他們沒有什麼，實則他們的心中是很緊張的。

主要的原因，還是想到那名殺警的兇徒手上有鎗，那是最大的心理威脅。

因爲就算兩人身手再高，反應再快，也抵不上食指在鎗機上一扳那麼快，小小的一顆鎗彈，却是足以致命的！

兩人提心吊胆地在附近一帶的僻靜街道上走了一轉，却毫無發現，兩人不免有點失望，但同時也鬆了口氣。

站在一個路口上，兩人沉默了一下，泰迪看看腕錶，已經是深夜一時四十三分了，望望卡凡，忍不住說道：「卡凡，咱們還是回家吧。」

卡凡左右掃視了一下空寂冷落的街道，遲疑着道：「回家？也好！」

但陡地，他雙眼一睜，霍然轉身向右邊約三十多碼外的一處街口凝目望過去。

泰迪立刻意識到卡凡可能看到了什麼，忙問道：「卡凡，發現了什麼？」

卡凡伸手一指那個街口，有點狐疑地道：「方才我好像瞥到那邊街口有人影一閃，不過却不敢肯定！」

泰迪心頭一緊，精神隨之一振，急聲道：「不會看花眼吧？走過去看看！」

卡凡嘟喃道：「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不會看花眼的，好，咱們立卽走過去看一下。」

說着脚步急急向那邊街口走去，同時提醒泰迪：「泰迪，小心點。」

泰迪點點頭，亦放開脚步，與卡凡一先一後向那邊街口走去。

走到那處街口，卡凡已伸手在身上，握住了那根水喉鐵，然後才轉身向街內望去。

「泰迪，快看！」驀地，卡凡壓着聲音疾叫。

泰迪聞聲急往街內望去，一眼就瞥到一條人影在街的那一頭一閃卽消失在那邊街口的左邊。

兩個人互相看了一眼，也沒有出聲，會意地點點頭，仍然是卡凡在前，泰迪在後，轉入那條街內，急步向街的那一頭走去。

不管剛才瞥到的那條人影是不是那晚截刦他們的刦匪，總之覺得可疑，兩人自然要弄個清楚明白。

幸好這時候沒有再遇上巡邏的警員，否則，他們那急匆匆的樣子，在這樣的深夜走在這樣僻靜的街道上，不引起懷疑，將他們喝停加以盤查才怪！

兩人趕到街口的那頭，才轉出左邊那條街，便瞥到前面約三十多碼遠的附近，正有一條人影鬼鬼祟祟地往前走着。

兩人立刻貼着牆邊，往前跟上去。

前邊那條人影走得很快，簡直有如鬼魅般，時隱時現，單是看他那種神出鬼沒的走法，就可以猜到，必是慣於在夜間出來活動的，這更加引起了卡凡與泰迪的懷疑，緊鍥不捨。

轉入一條更僻靜的街道，前面那人影與一條從一處黑暗的梯間閃出來的人影會合，站着嘀咕了幾句，兩條人影又往前走，卡凡泰迪兩人立刻從牆邊閃出來，緊跟下去。

前面的兩條人影在縱橫的街道上左穿右插，走得很快，跟在後面的卡凡泰迪兩人，不知不覺間，已不知身在何處——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置身於什麼地方。

直到前面那兩條人影閃沒在一處放棄了不少建築器材及木板的空地內，兩人才警覺到，這一帶很荒僻，附近連一棟大厦也沒有，周圍烏燈黑火的。

兩人隱在一堆鋼筋後面，低聲商量起來。「泰迪，要不要摸進去看一下？」

泰迪不加思索就說：「跟到這裏來，不管他們是什麼人，好歹也要弄個清楚明白，你認爲怎樣？」

卡凡目光一閃，讚同道：「那兩人鬼鬼祟祟的，一定不是好路數，就算不是那伙刧匪，能夠發現那兩人在搗什麼鬼，也不枉今晚辛苦一塲！」

「好，那就摸進去，不過要小心點。」泰迪一副躍躍欲試的表情，當先向內摸進去。

卡凡默然跟在後面，敏捷地藉着那一堆堆木板，石屎製件，鋼筋等物體，向深處摸進去。

忽然之間，前面的泰迪停了下來，待卡凡潛到他身邊，扭頭貼着卡凡的耳邊，悄聲道：「卡凡，咱們不要走在一起，分開來比較好，這樣，萬一有什麼意外，或是被發現，也不致一齊暴露，可以互相接應。」

卡凡一想，覺得泰迪顧慮得有理，於是點點頭，離開了泰迪，慢慢繞到另一堆石屎製件的後面，從另一邊向前偷偷掩過去。

泰迪則繼續向前掩進。

這時，他亦發覺到，這裏原來是一個地盤，看那些堆放的建築器材及材料，大概正準備動工興建樓宇，從堆放的器材及材料看來，這個地盤很大。

忽然間，泰迪聽到他藉以掩藏行踪的那堆石屎板的前面，响起一陣低微的人聲，他急忙蹲下來，凝神靜聽起來。

只聽一個低沉的語聲道：「大哥，咱們在附近一帶伏了半夜，也遇不到一隻羊牯，再這樣下去，咱們要喝西北風了。」

另一個聲音「唉」一聲道：「大哥，看來咱們還是轉換地頭搵食吧。」

泰迪一聽，心頭劇跳了一下，這眞是夠運，居然讓他們發現了這伙刧匪的下落，他心中雖然驚喜，却是不敢莽動，因爲他沒有忘記，那名「大哥」手上有一支鎗的！

他忙凝神聽下去。

「媽的，咱們在這裏一向撈得好好的，都是那兩個傢伙弄到咱們鷄毛鴨血，差一點讓那些死差佬鎖住，幸好咱們溜得快，但却弄到水靜河飛，沒有羊牯可劏。×他××，若是讓我再遇上他們，一鎗殺了他們！」這聲音說得咬牙切齒的。

泰迪却聽不出說話的是不是那位殺警的兇徒——有鎗的刧匪，他又不敢莽動，只好聽下去。

木板前面的人聲却忽然沉寂下來。

泰迪心中有點奇怪，但語聲隨之又响起：「大哥，你要想個辦法才成，否則，再這樣下去，咱們吃什麼？」

繼之另一把語聲响起：「大哥，我看咱們還是改行去打刧金鋪吧，橫豎咱們手上有鎗，只要幹一單，咱們就有排好嘆，好過這樣晚晚出動，所謂上得山多終遇虎啊！」

陡地，凝神靜聽的泰迪全身一陣冰冷，彷彿整個人一下子掉進了冰雪中，僵在那裏，一動也不敢動。

因爲他驀然間感覺到，有一件冷硬的東西，抵在他的頸側上，根據他的經驗，他感覺到那是一支鎗嘴。

一把陰狠的語聲亦在他的身後响起：「嘿嘿，別動，你一動，我就開鎗！」

泰迪倒吸了口氣，一顆心直往下沉，定在那裏，動也不敢動一下，頭皮却一陣發炸。

接着，眼前人影亂閃，現出兩條人影來，其中一人劈手一把奪過他手上的水喉鐵，狠狠地敲在他的手臂上，痛得他「哼」一地叫出聲來，另一人則一脚踢在他的身上，惡狠狠地道：「你媽的，上一次讓你走脫了，今晚還敢來找咱們？眞是夠胆，不知死字點寫？」

四周雖然黑暗，但泰迪與那些人早巳習慣了黑暗，所以能夠看到對方的相貌，他打量之下，認出身前的兩人，正是那晚搶刧他與卡凡的三名刧匪中的其中兩人，只不知還有一名怎麼不見了，而背後用鎗抵着他頸側的人，不用說，也就是那名連殺兩名警員的兇徒——那名持鎗的刧匪！

想到那兩名被其殺害的警員，泰迪忍不住全身汗毛倒豎，打了個哆嗦！

「大哥，這傢伙這樣可惡，做低他吧（意即殺死他）！」劈手奪去泰迪手中水喉鐵的傢伙惡狠狠地說。

另一名刧匪却冷笑道：「大哥，這傢伙胆量夠大，但却蠢得可憐，他自以爲發現了咱們，暗暗跟着咱們，他想不到是咱們故意將他引來的，眞好笑！」

說完哈哈笑起來，又踢了泰迪一脚。

泰迪在鎗口的指嚇下，那裏敢反抗，只好任由對方凌辱，强忍着，聽了那刧匪的話，他才明白，他與卡凡的行動早就被對方發現了，這一次，上了對方的當，自動送到對方的手上，想到拿槍指着自己的是一個兇暴的殺人兇手，他全身不由一陣發冷。

唯一值得高興的是，幸好他與卡凡臨時分開來。否則兩個人一齊落在對方的手上，那就不堪設想了。

因爲從對方的口氣中，他聽出這伙刧匪可能會殺死他們，否則，不會故意將他們引來，暴露他們的行踪！

幸好卡凡還未被發現，這就簡直有一綫生機，不致於完全絕望。

背後用鎗抵着泰迪的，正是那名被稱做大哥的持鎗刧匪，這時開聲道：「阿剛，你笑什麼？你不是說他們原本是兩個人在一起的麼，怎麼只得他一個？」

那名叫亞剛的刧匪立刻瞪着眼，一掌摑向泰迪，叱喝道：「喂，快說你那名同伙在那裏？否則我斬你一刀！」

泰迪挨了一個耳光，臉上火辣辣般疼，不由氣往上湧，他活到這般大，還未試過被人摑耳光的，這對他來說，簡直比死還難忍受，怒吼一聲，驀然一拳直搗向那傢伙的心窩！

那阿剛發夢也料不到泰迪居然不怕死，在鎗口的指嚇下，還敢反抗，「砰」地一聲，心窩上挨了重重的一下，氣血爲之一窒，大叫一聲，往後便倒，昏了過去。

要知道那一拳泰迪是含憤而發，拚盡了全身之力，那阿剛如何經受得起，登時閉過氣。

但泰迪隨即悶哼一聲，頭上挨了重重

的一擊，登時打着轉，只覺滿天星斗，摔跌在地上，失去了知覺。

原來是那名叫大哥的匪徒，用手上的鎗重重地敲擊在他的頭上。

「阿健，快看看亞剛怎麼了！」那大哥兇暴地低叫，目光閃着令人心寒的獸光，四下掃視着，「那傢伙一定就在附近躲着，快將他搜出來！」

說着，發狂般揮動着手上的鎗。

那叫亞健的忙走過去，將亞剛扶起來，在他的心口上搓了一陣，亞剛才悠悠透過一口氣，醒過來。

亞剛掙扎着從地上站起來，喘了幾口大氣，目中露出兇光，惡狠狠地盯了躺在地上，人事不知的泰迪一眼，霍地從身上摸出一柄牛肉刀來，便要撲過去斬泰迪：「×他××，我要斬他幾刀！」

大哥却低喝道：「亞剛，你發什麼神經，快去將他的同伴搜出來，到時你就是將他斬成肉醬，我也由得你！」

亞剛這才怒氣難消地踢了泰迪一脚，伸手揉着胸口。

那亞健却忽然有點驚慌地道：「大哥，棺材新不是去搜查的麼？怎麼一點也聽不到他的動靜，會不會……」

大哥暴躁地道：「九成九棺材新是被躲在附近的傢伙攪掂了（意即打暈或是制服），你兩個小心一點，有什麼動靜，立刻大叫，別忘記我手上有鎗！」

亞剛與亞健的神色變動了一下，在黑暗中却看不清楚，阿健有點心驚地道：「大哥，咱們還是快溜吧，說不定那傢伙巳偷偷跑去報警，萬一那些差佬趕到來，咱們豈不是跑不掉？」

亞剛也帮口說道：「大哥，我不想坐牢，做低這傢伙也是一樣……」

「住口！」大哥怒喝一聲。「那傢伙斷不會丟下他這位朋友的生死不管的，你們怕什麼，他一定還躲在這附近，再說，這附近一戶人家也沒有，他怎樣報警？若是跑出去打電話或是找差佬，一來一回，起碼要半個小時，咱們早巳搜遍這裏，並殺了這傢伙溜之大吉，你兩個都是人頭豬腦，還不快去找！」

亞剛與亞健聽了大哥這一番「教訓」，想想也對，不敢再說什麼，各自朝不同的方向，在附近搜尋起來。

× × ×

那大哥猜得一點不錯，卡凡確是躲在附近一輛手推斗車後面，沒有離開，更沒有去報警。

自然，他亦聽到了他們的話，也知道泰迪落在他們的手上，他不是不想去報警，正如大哥所說，他是不放心泰迪落在他們的手上，會遭遇到怎樣的折磨，而且他亦想過了，若是跑出去報警，距離那樣遠，到他遇上巡邏的警員，或是找到電話致電報警，恐怕那伙刧匪早巳聞風而遁，在臨走前，肯定不會放過泰迪的，他正是想到了這一點，才不敢貿然離開。

因爲他若是在附近躲着，那伙刧匪若對泰迪下毒手，他最少可以及時出手解救——不管成不成功。

而且，他巳想到了一個好辦法，並偷偷地準備好了。

至於那名叫棺材新的傢伙，確是被他出其不意一掌劈在後腦上，一聲也吭不出，便昏了過去。

這時候他聽清楚了那三名刧匪分散開來搜查他，他立刻從那藏身的斗車後面竄出來，蛇行鼠伏，向他準備好的那堆東西竄去。

未幾，靠近地盆邊沿的一塊空地上，忽然間蓬地一聲，燃燒起來，火光一下子竄冒起老高，接着便「畢畢剝剝」地燃燒起來，火勢亦越來越大！

火光之下，看清楚了，原來那裏堆放了一堆竹子，那是用來搭棚用的，但却燃燒起來。

這就是卡凡的「傑作」，但不知怎的，在掩藏間，碰到了一罐火酒，於是乎，他靈機一觸，想到了這個以火招警的好辦法。

因爲這是一處空曠的地方，只要火勢一起，老遠的地方的人都會看到，火警可是件大事，一定會有人報警的。那時候，不但救火車會火急趕來，就是警車，也例必趕來，以防有罪案發生，或是因火警而引起的騷亂，那就需要他們加以制止及彈壓了。

火光一起，拿鎗的大哥便大喝：「亞剛，你與亞健快趕過去，那傢伙一定還在那附近！」

喝聲中，他巳狂奔向起火的地方，手上的鎗握得緊緊的。

亞剛與亞健聞聲立時從不同的方向，往起火的空地撲去。

那知道亞剛才從一堆油桶旁邊撲過，脚下猛地一絆，由於奔勢太急，身形被絆得猛往前搶撲出去，跌向地上。

他剛想張口大叫，頸後挨了重重的一掌，頸一垂，雙眼一黑，仆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覺。

只見一條人影即時從亞剛倒下的地上竄了起來，繞過兩堆物件，竄向那大哥的身後！

這條人影正是卡凡。

原來卡凡不是直接去點火的，而是躲在那堆油桶的旁邊，將一塊點燃了的油渣拋向那堆竹子，火光一起，他便看到一條人影向旁邊跑來，心中暗喜，繞到油桶的另一邊伏着，出其不意，擊倒了亞剛！

解決了兩個，卡凡的心就定了下來，而眼前最主要的就是要制住那名拿鎗的刧匪，因爲他們冒險而來，全是爲了那個傢伙！

亞健比「大哥」早一步趕到起火的地方，在熊熊的火光映照下，他四下張望了一下，一個人也看不到，心中不由恐慌起來，一眼看到奔來的大哥，忙叫道：「大哥，不見那傢伙，亞剛也不見了，咱們還是快走吧，這堆火一定會招來救火車與差佬的！」

那大哥兇惡地揮動着手上的鎗，目光兇暴地閃射着，口中嘶叫着：「鼠輩，有種的立刻走出來，看我不一鎗轟爆你的腦袋！」

卡凡才沒有那樣笨，走出來讓他轟一鎗！却躲在暗處，待機而動。

那大哥咬牙切齒地向亞健道：「走，咱們去解決了那昏倒的傢伙，消一消心中的氣才走！」

成語連環圖故事

虎口餘生

何元昌‧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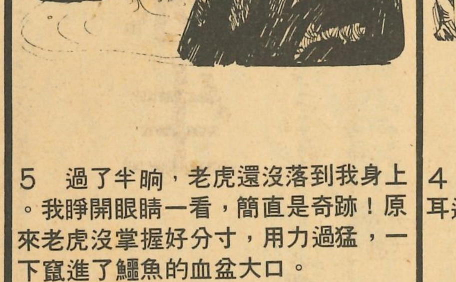
1　我年輕時，在印度西北部打獵。一天，夜幕降臨了，我還在一條狹小的路上走着，右邊是一條大河，左邊是一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

2　突然，我發現森林裡兩隻綠色的眼睛盯着我，那是一隻正準備向我撲來的老虎。



3　我想跳進河裡游水逃命，可是河裡一條巨大得少見的鱷魚正張着血盆大口等着我。

4　我嚇得魂不附體，閉上了眼睛，耳邊聽到了老虎向我撲來的風聲。



5　過了半晌，老虎還沒落到我身上。我睜開眼睛一看，簡直是奇跡！原來老虎沒掌握好分寸，用力過猛，一下竄進了鱷魚的血盆大口。

亞健欲言又止，看着大哥手上烏黑發亮的手鎗，不敢說什麼。

大哥有點瘋了般，向泰迪倒下的地方返身奔去。

亞健奔了幾步，忽然竄入旁邊的一堆磚後，不見了，大概他是心中害怕走遲一步便走不掉，但又不敢明目張胆地走，只好乘大哥不覺，偷偷溜之乎也。

大哥却沒有發覺，像一頭發狂的野獸般，向泰迪被擊倒的地方跑去，看他那暴戾的樣子，眞會一鎗殺了泰迪。

而泰迪暈倒在地上，根本就沒有還擊的力量。

忽然間，橫裏飛撞出一輛鐵製的斗車來，直撞向大哥！這一下突如其來，大哥自是意料不到，被那輛斗車攔腰撞在腰上，身形一歪，跌向地上！

緊接着，又是第二輛斗車飛出來，不過這一次是有人弓着身，將斗車拚力推出來的，猛撞向第一輛斗車上，撞得那輛業已翻倒的斗車，打着滾，直壓向跌在地上，正欲翻身跳起來的大哥！那輛斗車立時重重地壓在他的身上，將他壓在地上！

卡凡就在那刹那，腰身一挺，雙手向上一翻，陡然將那輛斗車掀翻起來，翻砸向第一輛斗車之上！

「砰」然一下震響，被斗車壓在地上的那個大哥兇狠地開了一槍！

「錚」一下激响，子彈射在鐵製的車斗上，擊出一蓬火花來！

卡凡心中一震，急不迭斜搶開去，撲在地上！

但立刻他又一個翻滾，從地上跳起來，飛身撲向那大哥！

那大哥被兩輛斗車壓着，腰腿上就像斷折了般痛，但他不愧是連殺兩名警員的兇惡狂徒，狂性大發之下，一手掀開壓在身上的斗車，卡凡却巳飛身撲在他身上！

他怪吼一聲，倉猝間，又開了一鎗！

「砰」然一聲，火光閃冒，卡凡撲落的身形一窒，接仍撲落在那大哥的身上！

那大哥雙眼兇暴如野獸，食指一扣，猛地又向卡凡的身上開鎗。

「得」一响，却是空膛，沒有鎗聲發出，原來子彈巳射光了！

卡凡一顆心差點跳出了口腔，臂上刀割般痛，原來大哥開的第二鎗，在他的手臂上擦出一道深深的血溝來，劇痛難忍！

卡凡一臂受傷，雖然撲落在那傢伙的身上，但却使不出力，壓制住對方。

那大哥第三鎗射不出子彈，立時拿鎗向卡凡的頭上猛敲下去！

卡凡一驚，急忙將頭向側一擺！

「唰」一下急响，額頭上仍然被鎗咀刮了一下，痛得他雙眼一花！

那大哥接一拳擊向卡凡的脅下。

卡凡忍着痛，亦用沒有受傷的那隻手一拳揍向對方的鼻子，兩下裏互相擊實，兩人皆發出一聲痛叫。

接下來，兩人互相撕纏着在地上翻滾起來，那大哥拚命想掙脫卡凡的糾纏，向外竄逃，但卡凡却拚命纏着他，不讓他有逃脫的機會。

因爲這時候巳有警車聲迅速地馳近過來，只要纏住這傢伙，警車一到，他便走不脫了。

以火招警這一招，果然生效！

×　　×　　×

糾纏翻滾的兩人，陡地有一條人影脫出了另一條人影的糾纏，自地上竄了起來，倉惶地向黑暗中竄去。

但他才竄出一步，地上那人影便猛地竄起來，伸手一抄，抄住那人的一雙足踝，向後一扯，那人便摔跌在地上。

扯跌那人的，正是卡凡，不用說，摔跌在地上的，正是大哥了！

這時警車巳來到地盤前，「嗚嗚」聲亦陡然停止了。

那大哥六魂皆冒，兇狂之性大發，猛地挺起身來，用鎗在卡凡的手臂上狠命一砸。

卡凡大叫一聲，骨痛欲裂，如何還能够抓得住對方的足踝，手一鬆，那大哥便從地上竄了起來，沒命地向最近的一堆油桶那邊竄去！

「什麼人？站住！」一聲斷喝卽時傳來，一條人影亦在那大哥側後如飛奔來。

在火光的映照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是一名軍裝警員。接下來的人影亂閃，有四五名警員在附近閃奔過來。

那大哥聞喝之下，渾身震顫了一下，脚步一頓，猛地扭轉身來。

那名警員即時大喝：「別動，將手舉起來！」

那大哥却狂吼一聲，猛抬臂揮出手上的鎗！

那名警員在對方一轉身的刹那，便瞥到對方的手上有鎗，心中一驚，疾忙舉起了手上的鎗，及後看到那大哥揮臂將鎗擲來，在他的第一個意念中，是以爲那大哥向他放鎗，所謂先發制人，他的第一個反應是上身往旁一閃，食指連扣，一連向那大哥開了三鎗！

「砰砰砰」三下鎗聲震動了夜空，那大哥慘叫着，連中三鎗，身形被撞擊得向後飛跌出去，摔跌在地上，搐動了幾下，便不動了。在他的胸腹上，有三個血洞噴湧出三股血泉來。

所有的人在那刹那（包括卡凡在內），皆呆住了！

而救火車與救傷車亦趕到來了。

才從地上掙扎着站起來的卡凡，再也支持不住，軟軟地跌回地上。

×　　×　　×

翌日，全市各大以也頭版頭條，報導了連殺兩名警員的兇徒巳在昨夜警方的一次行動中，遭警方擊斃！

卡凡泰迪兩人的大名自然亦見報了，並盛讚兩人仍是破獲殺警兇案的主要人物，報導中並詳細地報導了兩人如何冒險追查兇徒的驚險經過。

刹那間，兩人頓時成了全市的新聞人物。

可惜兩名當事人却懵然不知。因爲此刻兩人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接受護理。

兩人身上的傷皆不輕，尤其是卡凡，幾乎渾身是傷，身上紮滿了綳帶，看得泰迪忍不住笑了起來。其實，泰迪也好不到那裏，頭上纏滿了綳帶，那樣子怪怪的，引得卡凡也笑了起來。

一時間，兩人的笑聲充滿了那間小小的病房。

（完）

三期完俠情倫理故事

殲情令下絕情劍（下）

鐵石心·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抱湖山莊的大廳中，各路豪俠紛向四絕斷情老人陶禪祝壽，忽然又來了絕情帮主苗羽香帶六名少女，是雪谷香仙的傳人，也是陶禪的師侄，她來誠聘陶禪爲絕情帮太上護法，爲立威武林已先後將六大門派的長老各殺害一人，假傳是太上護法之令殺掉的，陶禪覺得她言辭荒謬，大加申斥，並不答應她的聘請，雙方正在據理力爭，而此時六大門派的高人也來質問陶禪爲何將他們的長老殺害，陶禪指出是苗羽香所爲，經過一番論戰，衆門派才相信，外面絕情帮衆要殺進來，由陶禪和勝玄尊者率領羣豪守着大門，聖心大師傳人方石寒先將苗羽香制服……

赴金頂之約　誤會全消解

原來那苗羽香一身衣履本就極少，虎皮短裙此刻因爲跌倒地上，竟是掀翻在肚皮之上，露出了那一雙白得如玉般的玉腿，和那粉紅的肚兜，全都呈現在眼前！

「東郭花叟」鄧平似乎也瞧出了這等尷尬場面，他到底年逾七十，便大步走了過來，一把將苗羽香抓起，按在一張太師椅中坐下。

這時苗羽香發出的啖火，也正好爆裂開來，方石寒怒目望去，只見這團啖火與先前的色澤，果然不同，乃是一股藍黃色和一股紫色！

這支啖火在天空散開之後，四下的爆炸之聲，果眞逐漸的減少。

但方石寒却未想到，苗羽香這支啖火，不是鳴金收兵，而是告訴她的屬下之人，可逃則逃，無法脫身，便使出與敵同歸於盡的手段！

四下爆炸之聲雖少，但喊殺之聲，反而大增。

方石寒覺出有些不對，向鄧平一抱拳道：「苗帮主暫請前輩看顧，在下要去接應陶老一下了……」

不等鄧平回答，飛身出了大廳。

勝玄尊者一見，立即一喝一聲道：「施主，老衲也來了。」

這位老和尚一邁步，廳中的兩位少林弟子，和武林青松道長，也已各自搶步而出。

頓時，大廳中只剩下了鄧平和三名丐帮弟子守住了那位絕情帮帮主！

方石寒、勝玄尊者等人一旦趕到抱湖山莊各處，絕情帮的屬下那羣爲數上百的子弟，頓時如同滾湯沃雪，那消半個時辰，便已大部份陳屍在莊中各處！

但其中也有幾人脫圍而去，那是因爲他們並未深入莊中之故。

陶禪眼見雙方死傷之人，到處皆是，當即要孟子常先行救人，再行救火，容得他們把受傷的敵我雙方人員安排妥當，這才回轉到大廳之中！

方石寒一脚踏上石階，便整個人都楞了！

敢情那大廳之中，竟是不見一人。

別說沒有見到那位「絕情帮主」苗羽香及其三女侍，連那青城「東郭花叟」鄧平和三名丐帮子弟，已都不見了。

勝玄尊者忍不住大吼一聲道：「那個妖女那裏去了？」

青松道長也接道：「那鄧平怎的也不見了，莫非是方檀越下手太輕，那妖女竟然回復了功力，暗中制住了鄧平和丐帮子弟，逃走了麼？」

方石寒長嘆了一聲道：「道長，在下的手法，休說無人可以自解，連別人相助，只怕也無法解開的了。」

青松道長顯然有些不信，咆哮道：「這妖女總不會……被人救走吧！」

陶禪這時候招呼衆人坐定，孟子常則交代了厨下子弟，重新擺上了酒筵。

對於苗羽香失踪之事，怪的是陶禪竟然不曾放在心上，駝丐申直似是有點蹩不住了，大叫道：「陶兄，咱們先把正事辦完可好？」

陶禪笑道：「什麼正事？」

申直說道：「苗羽香的事！不是正事麼？」

陶禪這才宛如想起來一般道：「申老弟，此事老朽已然知道個大概了！」

申直一怔，說道：「陶兄已知妖女去處了？」

陶禪笑道：「不錯！」

青松道長道：「老檀越，此女現在何處？」

陶禪笑道：「八成已經回到了雪谷去啦！」

勝玄尊者呆了呆，道：「走了！準是那鄧平施主將她救走了！」

方石寒不由得心中尋思道：「苗羽香果然可能被鄧平救走，但是，青城派決不會與絕情帮聯成一氣！」

他這麼想，乃是因爲他曾聽到鄧平對苗羽香叫他師兄之時，竟然不爲鄧平所喜之故。

不過，方石寒也明白，如果鄧平是有意做作，則情況便大大不同了。

陶禪這時點點頭道：「大師料的不差，但是……那救走兩字，應該改爲擄去才對！」

勝玄尊者道：「怎麼可能呢？那妖女的師父，不正是青城掌門的師叔應？」

陶禪嘆了一口氣，道：「不錯，由於她在青城派中，行輩雖然最尊，但是，她不問青城之事，却是眞的，因此，她的這個女弟子，根本夫入青城門戶！」

「天璇劍」諸葛元微微一笑道：「陶兄，在下倒是明白那鄧兄的用意了！」

申直兩眼一翻道：「他是什麼用心？諸葛兄何不快快說出？」

諸葛元笑道：「那鄧平無非想把苗羽香擒到曲姑娘台前，由曲姑娘自己治其應得之罪！」

駝丐大大的一怔道：「那又何必？」

諸葛元笑道：「門戶之見，外加個人氣量太窄，鄧平爲人，一向就有點孤梗，此事若在他的眼中，他自然不願看着他曲師叔的弟子，被別人擒去青城山中了！」

陶禪道：「正是如此！所以老朽才不担心。」語音一轉，向方石寒道：「老弟，你那點穴手法！會不會傷人？」

方石寒搖頭道：「不會，除了苗姑娘無法提聚眞力，與人動手之外，一切都與常人無異！」

陶禪笑着說道：「聖心大師的手法，自然是十分仁慈的了！老朽這是多此一問了！」

勝玄尊者皺眉道：「施主，眼下局面，似乎已然證明，施主果然不是那幕後主持刺殺各大門派長老之人了！」

陶禪笑道：「大師明白便好！」

青松道長大聲道：「那妖女的屬下，還有被擒之人，陶檀越是否將她們抓來，也該問問她們，除了苗羽香而外，絕情帮還有什麼厲害人物。」

陶禪道：「這也使得！」

他轉面向孟子常說：「賢弟，把那進入大廳中的三女送來此間，也好問問絕情帮中的一切。」

孟子常應聲而去，不多時，領着孟浩和三女回來。

三女一入大廳，臉上都大爲失色，不過，那位曾與孟浩動過手的白衫少女，却顯得比較鎮定。

陶禪目光在三人身上一轉，大喝道：「苗羽香已然被擒，並且押送青城去了，老夫因爲與她師長乃是至交，故此不願多問她什麼，但是老夫對你們可沒有那麼客氣了！你們最好還是說老實一些，也免得吃苦！」

陶老人這幾句話，說得很重，只聽得三女面面相覷，半晌不敢作聲。

青松道長這時却急躁的問道：「你們

叫什麼名字？都是那苗羽香的什麼人？」

瞧他的神態，那裏還像個武當派的長老？

申直只看得連連搖頭。

三女聞言，同時看了陶禪一眼，這才一一報上姓名。

那曾與孟浩動手，被孟浩抱到後面去的少女，名叫羅漩，另外的兩名，一叫游明子，一叫李芳君，她們乃是苗羽香手下十大傳使之一！

陶禪笑道：「你們十人全來了麼？」

羅漩搖頭道：「沒有，三位男侍和另一位公孫妹妹未來！」

陶禪沉吟了一下，接道：「絕情帮成立多久了，你們入帮又是多久？」

羅漩看了另外二女一眼道：「老前輩，本帮機密我們可不能說啊！」

青松道長搶着叫道：「你們身爲階下之囚，還敢有話不說麼？」

陶禪微笑道：「姑娘，老夫要告訴妳們一樁事兒，老夫已然決心出山，絕情帮恐怕立卽就要覆滅了！」

羅漩皺了皺眉，道：「老前輩告訴晚輩這話，可是暗示晚輩等不必担心帮主會怪我們洩漏帮中機密麼？」

陶禪道：「不錯。」

羅漩突然低聲和那李芳君、游明子商量了一陣，方始嘆了一口氣道：「老前輩，有什麼話，你只管問吧，只要晚輩等知道，定將全部說出！」

陶禪道：「很好，此後你們的安全，老夫自會負責，待得絕情帮摧毀之後，你們再行離開抱湖山莊，到那時也就不用害怕了。」

羅漩深深一福道：「多謝老前輩……」她語音一頓，接道：「絕情幫武林中知道的人雖然不多，聽說過本帮之名的人也少，但帮成立，即早已在十年之前了！」

陶禪一怔道：「十年？」

羅漩道：「晚輩等入帮，最少的，也有十五年了！」

申直大聲道：「姑娘多大年紀了？」

羅漩道：「晚輩今年廿一歲了！」

申直道：「入帮十五年，你是六歲就加入了苗羽香手下麼？」

羅漩道：「不是，苗帮主今年也不過廿二歲，晚輩等乃是收養在雪谷之中的孤女！」

陶禪道：「你和苗羽香相差一歲，看來那苗羽香能夠當上帮主，必有特別過人之處了？」

羅漩道：「苗帮主才智過人，晚輩等固是無法與她相比，才會落爲女侍！」

勝玄尊者道：「老衲倒明白了，敢情他們原來都是同師習藝之人了！」

羅漩說道：「藝出一師，但却高低有別……」

聽了她的口氣，倒是對苗羽香有些不服！

陶禪說道：「羅姑娘，照你這麼說來，絕情帮眞是令師香仙曲姑娘一手組成的了？」

羅漩道：「本是如此，苗羽香不過是個傀儡罷了！」

陶禪聞言，不由得呆了，他並未想到，苗羽香竟是一個傀儡！

倘若如此，後果可就有些不妙了！

勝玄尊者道：「女施主，殺那六大門派之人，會不會也是令師指示？」

羅璇說道：「這個麼？晚輩就不明白了！」

陶禪道：「令師曾告訴過你們絕情帮的宗旨沒有？」

羅璇道：「說過……」

陶禪忙道：「令師怎麼說的？」

羅漩道：「拆散天下有情之人……」

勝玄尊者失聲道：「豈有此理！」

羅漩微微一欠身，她低聲道：「大師乃是佛門高僧，莫非也不能學那太上忘情麼？」

勝玄尊者怔了一怔，連連高宣佛號，不再理會羅漩！

陶禪却道：「姑娘，令師可曾教你們執行過絕情帮立帮宗旨？」

羅漩道：「還沒有。」她語音一頓，又道：「不過，此番我等下山，本就是要去拆散一對武林中的恩愛夫妻……」

陶禪道：「他們是誰？」

羅漩道：「風塵三俠中的紅塵隱俠馬超凡和紫衣女俠林湘湘！」

駝丐申直聽得大吃一驚，道：「是他們麼？令師倒眞會找人啊！」

陶禪却是長吁了一聲道：「馬兄夫婦，一向被人艷羨爲武林仙侶，曲姑娘居然要拆散他們，未免想得太奇，也太玄了一些兒吧！」

羅漩道：「帮主授有秘法，縱然是神仙眷屬，也必因此反目……」

青松道長道：「什麼秘法？」

羅漩聞言，遲疑了一下，說道：「這個……」

她竟然不曾說出來。

「天璇劍」諸葛元微微一笑道：「姑娘爲何不說？莫非是難以啓齒麼？」

羅漩粉面微紅，低聲道：「這……晚輩當着諸位面前，實是說不出口！」

「天璇劍」諸葛元呵呵一笑道：「姑娘，老夫已知令師的秘法，八成不外一個色誘和藥迷雙重齊下的手法，幸而你們尙未遇到紅塵隱俠夫婦，否則，老夫相信必將遭遇慘敗！」

羅漩嫣然一笑道：「老前輩，家師曾經囑咐過我們，風塵三俠八成在一路，他們武功極高，下手自然很難，但晚輩等早已有了萬全計劃，老前輩說我們會遭慘敗，晚輩可就不信了。」

駝丐申直道：「妳們口氣不小啊！」

羅漩道：「晚輩說的是眞話，只因家師計劃中的事，並非憑仗武功啊！」

陶禪嘆息道：「曲仙子才華過人，她如果認爲可行，八成是會成功的了！」

青松道長冷笑了一聲道：「我還有些不信！」

陶禪笑道：「道長如果不信，那也沒有關係，幸而苗羽香先找了六大門派，否則，武林中眞不知已有多少神仙眷侶被拆散了！」語音一頓，接道：「姑娘，絕情帮除了對六大門派下手之外，還傷了什麼人呢？」

羅漩道：「還沒有……」她想了想接道：「不過，帮主已然差遣了兩撥人手，一批去了劍王宮，一批去了鐵劍門，結果

如何，晚輩還不知道。」

陶禪微微一驚，道：「苗羽香果然是別有野心了。」

羅漩道：「老前輩說的不錯，苗帮主離山以後，便獨自其是，半年多來，她暗中做了不少事，連晚輩等人都沒有獲知內容！」

陶禪道：「她獨日一人做的麼？」

羅漩道：「當然不是了！」

申直大聲問道：「什麼人才能受她信任？」

羅漩道：「副帮主啊！」

陶禪道：「可也是曲仙子的弟子？」

羅漩搖頭道：「不是……」

她忽然恨恨的道：「這位副帮主，本不是香雪谷之人，師父已不曾任命過副帮主，但我們離山不久，他便來了，天天跟苗羽香形影不離，像如夫婦一般！」

申直道：「是男人麼？」

羅漩看了駝丐一眼，道：「自然是男人了，否則……苗羽香又怎會跟他如膠似漆？」

陶禪冷笑道：「令師以絕情建立帮派，所派的帮主，又怎可不先行絕滅男女之情呢？」

羅漩偷偷的看了孟浩一眼，幽幽嘆道：「老前輩，一個人除非眞正傷心到頂，誰又會做得到絕情二字？」

陶禪怔了一怔：「這倒是眞的……」

申直却道：「你們副帮主是誰？」

羅漩道：「斷情修士孫若虛！」

「天璇劍」諸葛元臉色大變，失聲道：「是孫若虛麼？當眞出乎意料得很！」

青松道長道：「孫若虛是何許人？諸葛檀越認得此人麼？」

諸葛元道：「認得，此人乃是苗疆人氏，別走蹊徑，區區與他曾在貴州一帶盤桓過一陣，並且較量過他的武功，區區雖然全力施展，竟然不曾佔得半點兒先機，足見此人高明得很了！」

「天璇劍」諸葛元的武功，在武林中已是一流高手，他這麼一說，可把申直等都聽呆了。

陶禪道：「此人名不見經傳，居然身懷這等武功，眞是出人意外得很了！」

諸葛元說道：「區區也曾仔細的想過，他這一身高明的武功，八成是傳自苗疆一道……」

駝丐申直大大的一驚道：「那苗疆一道，可就是武魔紫大痴？」

諸葛元回答道：「不錯，正是這位老怪……」

陶禪也淡淡皺眉道：「紫大痴幾時稱作苗疆一道了，老朽四十年前，倒是與他交往過一段時日，此人行爲之怪，當眞是離奇得很。」

方石寒並未聽說過紫大痴之名，聞言插口道：「陶老，這位武魔的武功，一定很强，是麼？」

陶禪道：「不錯，老朽當日，就勝他不了！」

言下之意，倒似眼前可以勝得過紫大痴了。

方石寒問道：「陶老，紫大痴目下何在？」

陶禪看了諸葛元一眼，道：「此事大概只有諸葛老弟可以知道了！」

諸葛元微微的沉吟了一下，接道：「在下與孫若虛盤桓之時，雖然已有五年，但那時孫若虛確曾說過，每年必定要回返苗疆一行，足見那紫大痴仍然隱居在苗疆之內！」

方石寒笑道：「這紫大痴武功如此高明，豈會久甘寂寞？晚輩猜想，那個孫若虛說不定便是他派到中原，去打聽虛實之人……」

勝玄尊者突然高宣佛號道：「施主說的有理，武魔紫施主嗜武若狂，但老衲却聽得過世的大師兄提起過他一段往事，可能與他隱居苗疆有關！」

陶禪笑道：「尊者所指，可是他敗在聖心大師手下的那一回事？」

勝玄尊者道：「不錯！」

陶禪道：「尊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紫大痴隱居苗疆，還不止是因爲敗在聖心大師之手，而是由於他別有一番用心之故！」

方石寒一想，原來這紫大痴曾經敗在恩師的手下……

勝玄尊者驚訝的失聲道：「什麼別的用心？」

陶禪道：「尋找一種絕毒的武功！」

諸葛元道：「陶兄，苗疆惡毒武功，莫非是用蠱麼？」

陶禪道：「不是！用蠱之道，怎會放在紫大痴心目之中，他去到苗疆，乃是尋找百年前狂人高野『血魄魔功』！」

勝玄尊者臉色連變，合十道：「原來那狂人高野死在苗疆麼？」

陶禪說道：「那高野之事，老朽乃是聽得埋劍谷主人所說的，大概是不會錯的了！」

勝玄尊者問道：「但不知高野的那套『血魄魔功』秘笈，是否已被紫施主找到了？」

陶禪搖頭道：「這就不得而知了！不過，據老朽猜想，八成是不曾尋到手中，否則，他也不會四十年來，不在中原現身了！」

諸葛元笑道：「在下也是這麼想，但此番孫若虛居然與那苗羽香勾結，恐怕也不簡單呢！說不定紫大痴已然有了重返中原的打算！」

勝玄尊者道：「紫施主嗜武入魔，一旦現身中土，必是天下大亂之局……」

言下之意，是十分担心紫大痴返回中原的了！

陶禪却微微一笑道：「大師不必焦慮，聖心大師既有傳人在此，紫大痴只怕不會急於趕回中土，倒是孫若虛的行踪，正該查明才好！」

勝玄尊者道：「爲什麼？」

陶禪道：「紫大痴本人如果傷了人，那也是武功絕頂之士，而且，無非是爲了想學會人家的武功，而引起了打鬥，但他的徒弟，恐怕就不然了！」

諸葛元笑道：「孫若虛爲人，果然機智得很，陶兄所慮，不無道理！」

勝玄尊者說道：「陶施主之意，是要拿下那個孫若虛，再行打探紫大痴的情況麼？」

陶禪笑道：「高野的魔功，是否已爲

紫大痴取得，眼下尙未可知，關於紫大痴之事，咱們倒不用太過担心，而是孫某既然身爲絕情帮的副帮主，他的行動，便應該先予以注意才好。」

此時，那羅漩低聲道：「孫副帮主率領了一批人手，已然去了劍王宮，一月之間，不會來到江南地帶了！」

陶禪一怔道：「終南的劍王宮，比之老夫抱湖山莊，只怕更爲凶險，孫若虛如果想冒犯劍王宮，那不是自討苦吃麼？」

羅漩道：「這個……老前輩只怕料錯了！」

陶禪道：「姑娘之意，孫若虛此行，不會有危險麼？」

羅漩道：「不錯，據晚輩所知，孫副帮主去到劍王宮，並非是惹事生非，而是想與他們修好致意而已！」

陶禪道：「姑娘可知道苗羽香與他約定會面之時？」

羅漩道：「晚輩不知……」

方石寒忽然笑道：「陶老，絕情帮發出殲情令，搗亂江湖，正該在他們羽毛未豐之時，先行剷除，眼下倘是羅姑娘能將知曉苗帮主傳書手法，則絕情帮的另外兩批人手，就不足爲慮了！」

陶禪笑道：「老弟之見，可是想將他們召來此間？」

方石寒笑道：「不是！」他語音頓了一頓，接道：「反正老前輩即將前去金頂赴約，何不要他們也趕去峨嵋金頂呢？」

陶禪拍手大笑道：「妙！果然是妙極了！」

他轉面向羅漩問道：「姑娘，你能不能偏勞一下？」

羅漩說道：「帮主傳書，一向都由晚輩掌理，此事倒也容易得很；只不知老前輩要那孫副帮主，幾時趕到那峨嵋金頂相會？」

陶禪道：「咱們約定之期，乃是下月月圓之時，姑娘不妨要他在下月十五初更趕到即可！」

羅漩應了一聲是，正待要向孟浩借用文房四寶，那方石寒忽地接道：「姑娘，你不是說貴幫派出了兩批人手麼？還有一批，去了何處？」

羅漩道：「那另外的一批，去了鐵劍門。」

方石寒道：「姑娘可否也將他們召喚到峨嵋去呢？」

羅漩笑道：「當然可以……」

這時，孟浩已着人捧來文房四寶。

羅漩在一旁茶几之上，展開筆硯，迅快的便寫好了兩通書信，封口以後，這才打懷中取出一支小小的銀劍，向孟浩道：「公子，府上可有火漆？」

孟浩道：「當然有，姑娘可是用來打表記？」

羅漩笑笑點頭。

孟浩笑道：「如此要有勞姑娘，隨我去那師爺房中一行了！」

羅漩拿起書信，隨在孟浩身後行去。

青松道長眼見兩人走出大廳，這才皺眉頭，道：「陶檀越，那書信中內容，你不用過目麼？」

陶禪笑道：「不用了。」

青松道長道：「陶檀越，此事如不過目，那位女施主若是在這兩通書信之中，做了什麼手脚，豈不壞了大事？」

陶禪笑道：「諒她也不會……」

申直在旁冷哼了一聲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還是這等心胸，不嫌太窄了一些麼？」

青松道長臉色一變，正待發作，陶禪已大聲道：「兩位不用爭執了！當那羅姑娘書信送出之後，咱們也該準備，準備去那峨嵋一行啦！」

青松道長恨恨的看了申直一眼，接道：「若不看在陶檀越面上，貧道今日定要向你申檀越領教幾手高招！」

駝丐申直大笑道：「駝子早已久仰武當劍法，放過今天，咱們有的是機會。」

陶禪皺皺眉頭：「申老弟，你這是何苦？現在正事都辦不完了，又何必多惹閒事……」

勝玄尊者忽然望着諸葛元道：「諸葛施主，咱們六大門派之人，可也要去那峨嵋一行麼？」

諸葛元道：「當然要去！想那苗羽香的師父既然會在金頂現身，咱們就不難借此機會，找出苗羽香下落！」

勝玄尊者沉吟了一下道：「不錯！老衲師姪之仇，那可不報……」

說話之間，羅漩已陪同孟浩回到大廳，恭恭敬敬的將兩封通號書信，送到陶禪面前。

陶禪接過書信，目光轉向駝丐，笑道：「申老弟，貴帮子弟，爲數最多，這下書之事，恐怕也要有勞老弟先差人走上一遭了！」

申直笑道：「理應効勞……」接過書信，轉身大步而去。

陶禪看了孟子常一眼，道：「賢弟，愚兄明日便要和方老弟、勝玄大師等動身前往四川，莊中的一切，還得要賢弟費心了！」

孟子常大笑道：「大哥放心，小弟自當留意全莊子弟安全……」

× × ×

這是一天的黃昏時分。

打東海的玉環島上的小小碼頭旁邊，發出了一隻梭形快艇。

這小艇上只有三個人，一個是搖槳的大漢，另外的兩位都是七十左右的老人，其中之一，正是那孟浩的師父，「神偷俠丐」蕭洪。

坐在蕭洪對面的那位老人，長得略爲清癯，倘若不是他已是滿頭白髮，和頷下有着三綹長髯，當眞是叫人瞧不出他已然是七十出頭之人。

瞧那神偷俠丐的笑容，此行彷彿甚是成功！少林失竊的絕情劍，好像是已有了着落了！顯然，這位清癯的老人，八成便是「無影拘魂」公孫弘了。

小艇駛往玉環島，却是駛向東清，看來他們是要在東清捨舟登陸的了！

夜色之中，艇上風燈高懸，但蕭洪的笑聲，却是十分高亢，只聽得他不斷的講話，而每一句話，都不離陶禪，曲心柔和公孫弘三人！

那公孫弘說得很少，直到那小艇在三更左右，已然快到東清之時，方始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沉聲道：「蕭兄，你不用老

帮着陶禪講話，須知一個人如是被人用話擠急了時，他說不定也會改變初衷，另作打算嗎！」

半晌，不曾聽到「神偷俠丐」蕭洪的聲音！

敢情，他還眞怕公孫弘一冒火，改變了主意，不去金頂赴約，那就慘了！

是以，小艇一旦靠岸，他立即向公孫弘抱拳一揖，道：「公孫兄，月圓之日初更，在下在金頂候駕了！」

一轉身，像是一陣輕烟般走得沒了個影兒！

× × ×

蕭洪走得極快，半個月不到，便已抵達了青城「雪谷香仙」曲心柔隱居的雪谷之內。

別人也許進不了那埋伏處處、危機重重的雪谷，但在神偷俠丐眼中，却是視若康莊，如入無人之境！

眼見離金頂之約，只有五天不到時光，倘若他無法說動曲仙子，自己的一番奔波，豈不是全都白費麼？

蕭洪不似往日鎭定，他兢兢業業的挨入了雪谷，閃過一切危難，終於找到了香仙曲姑娘獨居的茅屋。

但他却不曾想到，就在他踏入茅屋外面那三尺高度不到的竹矮牆之際，竟然一陣天旋地轉，摔倒在一叢花樹之下。

容得他漸漸醒轉，可已作了香仙的階下之囚！

蕭洪終於是見到了「雪谷香仙」曲心柔，但是，他付出的代價，竟是全身的武功，彷彿已都被廢去。

只因他睜開雙目，發現那曲心柔坐在一間佛堂當中冷冷的望着自己時，他自己却連那口先天眞氣，却都運得不靈了！

蕭洪吃驚不少，不過，他相信以曲心柔的爲人，至少不會是不問自己來歷之前，便胡裏胡塗的置自己於死地！

果然，他只能退一步設想，只要他解了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自己一身武功失去，那也只能認作命該如此了！

× × ×

很顯然，那雪谷香仙曲心柔並未眞正對「神偷俠丐」蕭洪的闖入自己居住之處而動怒，否則，金頂之約，又怎能如期而行？

蕭洪的偷天換日手段，當眞是過人一等……

這正是陶禪出關之後的第一個月圓之夜。

雖然，不過九月天，但是峨嵋絕頂之上，已是寒風刺骨，嚴霜遍佈了。

初更甫過，「四絕情斷老人」陶禪、方石寒、少林二佛中的勝玄尊者、駝丐申直、武當青松道長、華山「天璇劍」諸葛元、峨嵋長老一心大師和師侄元修、元慧二人，以及孟浩、羅璇等一行十一人，飛快般攀上了金頂峯頭。

夜色沉沉，涼風陣陣，那一輪明月，冷清清，霧濛濛的照在峯頂之上，一行人舉目望去，竟是不見峯頂之上，有着一絲人影。

青松道長哼了一聲，道：「奇怪啊！那曲檀越莫非忘了今日之約了麼？」

這時，心中最爲不安的，乃是孟浩！

因爲，這些人中，只有他知道，那張柬帖，並非出自公孫弘或是曲心柔之手，而是出自他師父蕭洪的花樣。

金頂不現人踪，表示師父從中斡旋的用心，未曾獲得公孫弘和曲心柔的同意，甚至會適得其反了！

一念及此，他更掛慮到師父的安危，臉上連連變色！

事至此時此地，除了羅璇，別人均未注意到他的神色變動。

青松道長話音一落，駝丐第一個大不高興。

他們一路行來，竟是未交一言，足見雙方對於抱湖山莊的爭執，仍然留下了極大的歧見！

是的，青松道長一說話，申直便冷笑着駁斥道：「曲仙子豈是言而無信之人？只怕是時辰未到而已！」

青松道長被他頂撞得一怔，正要反唇相譏，陶禪已微微一笑道：「諸位，曲仙子未現身之前，咱們最好是先行擇地調息一番，今日之會，說不定有何凶險，咱們還須同心合力才好。」

陶禪這麼一說，申直和青松道長也就不再說話了！十一人便在峯頂之上，各自揀了一處可坐的岩石，盤膝打坐，運功調息起來。

約莫是二更要到之時，遠處忽然傳來一聲長嘯，嘯聲入耳之時方石寒約略聽出，似是遠在數里之外，但是嘯聲一落，峯

是是非非構成多少個故事……

五絕追魂殺

龍乘風

每本港幣三元五角

環球出版社發行

龍乘風最新著作

煞星與殺手……5.00
勾魂金燕………5.00
金殿狂龍………6.00
黃金戰袍………5.00

頂之上，已然現出一位鬢髮浩然的白袍老人。

此人身形之快，果眞是世間少有。

方石寒剛自尋思，這是何人之際，陶禪已雙目暴睜，寒光閃閃的盯在來人的身上。

駝丐申直却是一躍而起，哈哈一笑，說道：「無影拘魂公孫老哥麼，當眞是久違了！」

原來這白袍老人，竟是「無影拘魂」公孫弘。

公孫弘白眉爲之一揚，朗聲道：「駝兄也來了麼？」

他目光在峯頂之上一轉，驀地仰天大笑道：「好啊！原來是六大門派，竟有五派高手在座，老夫可眞是失敬了！」

他口中雖是這麼說着，但行動却是不同，除了向勝玄尊者爲之一拱手之外，可並未對別人打什麼招呼！

方石寒已經留意到陶禪的神色，對於這位當年情敵的出現，却是沒有露出憎恨和忿怒的神態。

甚至，公孫弘有心不向他招呼，也未引起陶禪的不快，彷彿雙方乃是毫無恩怨的不認識之人一般鎭定。

公孫弘不招呼諸葛元等人，諸葛元和一心長老都不會見怪，唯獨那自高自大的青松道長，因爲是他招呼了申直，不招呼自己，心中頓時老大不快，公孫弘剛自要在一塊岩石上坐下，青松道長已冷冷一笑道：「公孫檀越，金頂之約，可是你一手發起的麼？」

公孫弘聽了，先是一怔，但繼而却是笑道：「是又如何？」

青松道長冷冷接道：「那麼尊駕也是絕情帮的一路之人了？」

公孫弘呆了一呆，道：「什麼絕情帮，老夫可從來沒有聽說過！」

青松道長沉聲道：「曲仙子一手組成絕情帮，想把陶檀越拖入混水之中，尊駕若不是與她串通一氣，又怎會趕去抱湖山莊傳柬？」

敢情這青松道長乃是沒有事找事！

公孫弘一聽，便知道這位青松道長根本是不知情，故意找事，當下臉色一沉，喝道：「老夫行事，向來獨斷專行，你們武當派最好不要插手，否則，老夫一旦反臉，可有得你們好受！」

那時，青松道長可就下不了台了！

只見他臉色一變，霍然立起，大喝一聲道：「駕尊可是向我武當派挑戰麼？」

公孫弘呵呵一笑道：「是又如何？」

青松道長陡地拔出寶劍，沉聲道：「貧道代表武當先向檀越領敎幾手武功！」

公孫弘笑道：「憑你麼？」

青松道長移步走到峯頂當中的空地，沉聲道：「不錯，貧道要試試尊駕拘魂手段！」

公孫弘緩緩的走了過去，笑道：「也好！老夫知道貴派一向自高自大，今天稍稍敎訓敎訓你們也好！」

青松道長只氣得臉色發青，長劍一揮，當胸便向公孫弘刺去。

公孫弘淡淡的笑了一笑，隨手一掌，向青松道長的劍上拍去！

這一掌看來輕快，但手勢竟是十分玄妙，青松道長的長劍彷彿是自投羅網一般，竟是落入公孫弘的掌力漩渦之中！

方石寒乃是大行家，一眼瞧到這等情況，立即心中一震，失聲道：「道長快快撤劍……」

青松道長不知是自己看出了危機，還是因爲方石寒這聲大叫之故，他應聲全力向後一躍，長劍已告脫手。

耳中只聽得一陣嗆啷之聲，青松道長的長劍竟被公孫弘的掌力絞成七八截之多，跌滿了一地。

倘若青松道長不撤手丟劍，結果必定連他右臂也成了虀粉了！

公孫弘的掌力如此之强，顯然大出在塲諸人意料，勝玄尊者失聲唸佛，道：「施主，這可是破山掌麼？」

公孫弘微微一笑道：「不錯，大師果然識見超人……」

語音一頓，望着那發呆的青松道長，哈哈一笑，說道：「武當劍法，不過如此，道長回山之後，最好能告訴你那位掌門師兄青楓，貴派大可封山十年，苦練一番了！」

這兩句話不重，但聽在青松道長耳中，不啻挨了千斤重擊一般，渾身發抖，半晌不知所措的楞立當地！

陶禪這時突然站了起來，抱拳道：「公孫兄，恭喜你破山掌大功告成……」

公孫弘微微一笑，說道：「陶兄，咱們是彼此彼此，你那乾天天罡不也大有所成麼？」

陶禪一陣大笑，道：「公孫兄，你的消息倒是靈通得很……」

他語音未已，只聽得那青松道長大吼一聲，口中鮮血直噴，一跤摔倒在峯頂之上。

方石寒閃身而起，走到青松道長的身旁，察看傷勢，並且打懷中掏出一顆藥丸，餵入青松道長的口中。

這時公孫弘突然向陶禪道：「陶兄，這個娃兒可是武門當下麼？」

陶禪搖頭道：「不是……」

勝玄尊者突地大聲說道：「公孫施主，這位小施主乃是老衲的師叔輩份人物，你最好說話時莫要過份……」

公孫弘聞言呆了一呆，道：「大師可是開玩笑麼？」

勝玄尊者道：「老衲豈是胡言亂語之人？聖心大師的傳人，自然是老衲的師叔了！」

公孫弘道：「聖心大師的傳人，眞的麼？」

勝玄尊者道：「老衲本來說的是眞的啊！」

公孫弘想了一想，道：「這個……老夫倒可以試上一試便知！」

身形一轉，便向那方石寒行去。

勝玄尊者皺眉道：「施主，你要作什麼？」

舉步便迎了過去。

公孫弘走到方石寒身邊，朗聲一笑道：「老弟，你叫什麼名字，可眞是聖心大師的傳人麼？」

方石寒這時剛剛把青松道長扶起坐好，聞言笑道：「在下方石寒，家師正是釋諱上聖下心……」

公孫弘突然伸手拍出一掌，笑道：「老夫可要親自試上一試方信……」

方石寒車身一轉，反手便向公孫弘手腕扣去！

公孫弘呵呵一笑道：「降龍手！老弟果然是聖心大師的傳人……」

掌勢一收，便向後退開三步。

勝玄尊者皺眉道：「施主，你相信了麼？」

公孫弘笑笑道：「當然相信了，除了聖心大師的降龍手，誰又能在老夫掌力發出之後，反手扣上老夫的脈門？」

他目光一轉，又道：「方老弟，你怎會來峨嵋金頂？莫非聖心大師已知道老朽與陶兄的過節了麼？」

方石寒道：「這個……晚輩是在半路上接到鄭盟主代傳師令，要我去向陶老祝賀九十大壽，今日來此，不過適逢其會而已……」

公孫弘似是有些不信，不過，他並未再問，因爲此刻突然有着大批人馬，上了金頂。

這一行人數之多，竟有十名以上，爲首的乃是那「神偷俠丐」蕭洪，隨在他身後的，乃是風姿綽約的中年美女，一身淡黃羅衫，在夜風中飄起，直如仙子臨凡一模一樣！

方石寒想也想得出，此女必是那位「雪谷香仙」曲心柔了。

敢情，隨在她身後的，竟是那「翠谷仙婆」顏姥姥和「絕情帮主」苗羽香。

在他們身後的幾人，則有青城長老「東郭花叟」鄧平以及幾位方石寒不認識之人。

那羅漩一眼瞧到了苗羽香，不由得驚得依在孟浩身旁，一動也不敢動。

方石寒十分細心，眼見苗羽香已經行動自如，便立即想到羅漩，身形一退，到了孟浩的身邊，低聲道：「孟兄，小心照顧羅姑娘，莫讓苗羽香在不注意時弄了手脚。」

孟浩笑道：「兄弟知道了！」

×　×　×

蕭洪走到峯頂，公孫弘當先迎了過去，大聲道：「蕭兄，你……你果然神通不小，竟把仙子請出雪谷……」

蕭洪哈哈大笑一陣，道：「兄弟一生行事，言出必踐，如果曲仙子今天不來，兄弟大概只有一死而已了……」

公孫弘目光一轉，這才轉身走到陶禪身邊，笑道：「陶兄，曲仙子來了，該你出面說話了啊！」

陶禪乾哼了一聲，道：「這個……兄弟還是不說話的好，因爲……」他餘音未已，公孫弘忽然偷偷的打衣襟之下，取出一樁事物遞了過去道：「可是爲了此劍失竊之故？」

陶禪大大一怔，道：「公孫兄，這可是絕情劍麼？」

公孫弘道：「不錯！」

陶禪道：「原來是你弘兄由少林取走了麼？」

公孫弘搖頭道：「不是，兄弟乃是自一位少林叛徒手中取得！」

陶禪還想再問，公孫弘已一迭連聲道：「陶兄你與曲姑娘的誤會，雖說是因兄弟而起，實則兄弟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才有心插足其間，且等你和曲姑娘敍舊之後，兄弟才再把其中原因揭開便是。」

陶禪大爲感動的謝了公孫弘，掛好絕情劍，大步向曲心柔走去。

曲心柔此時已和在塲之人打招呼，包括石方寒在內，只因陶禪行來之時，曲心柔正在和方石寒說話。

方石寒十分乖巧，一見陶禪走了過來，他立即止住話聲，掉頭向陶禪道：「老前輩，曲前輩正在問你這些年坐關的成就呢！」

原來他會發現，曲心柔眼見陶禪過來，柳眉不禁皺了起來，是以，他連忙先遞過去一句話，好叫陶禪不感到難以啓齒。

果然，他一手安排得極妙，陶禪立即應了聲道：「多勞仙子掛齒，老朽感激無涯！」

曲心柔在鼻孔中哼了一聲，本來彷彿不想理會陶禪，但眼見陶禪雙手抱拳，垂目恭立神態，心中又有些不忍，低嘆一聲，道：「陶兄，絕情劍找到了麼？」

陶禪心中一震，暗暗道了聲好險！

當下，雙手解開絕情劍，笑道：「仙子可要過目？」

曲心柔只瞄了那絕情劍一眼，便道：「不用了！陶兄此番遠來金頂，居心何在？何不快快的說出來呢？」

陶禪聞言，不由得一呆，心想：「這是甚麼話？難道這金頂之約，不是你們安排的麼？」

但他口中却道：「這個……只爲仙子這位弟子之故！」

曲心柔冷哼一聲道：「可是羽香這孩子？」

陶禪道：「不錯！」

曲心柔問道：「她甚麼地方冒犯了你麼？」

陶禪皺了皺眉道：「她……擅用老朽之名，殺傷了五大門派之人！」

曲心柔一怔道：「這是眞的麼？」

陶禪道：「五大門派之人，均在老朽出關之時去找我，自然不會假的了！」

曲心柔臉色微微一變，向身後的鄧平道：「鄧賢侄，你告訴老身的話果然是眞的，那面壁十年之罰，可請掌門人發令免去了！」

鄧平如釋重負的吁了一口大氣。

站在鄧平身邊的一位高大老人，立即恭身道：「小侄遵命免除鄧師弟之罪！」

原來此人乃是青城掌門「雨山野叟」嚴雲卿。

曲心柔哼了一聲，轉面向苗羽香道：「孩子，你這回可是把事情做錯了！」

苗羽香大爲委曲的嬌聲道：「師父，弟子這麼做，也不過是想爲你老人家出口怨氣啊！」

曲心柔皺眉道：「爲師的怨氣，也不能出在五大門派的身上，念在你這片孝心，爲師罰你面壁三年……」

陶禪聞言，笑了一笑，正想張口說些什麼，只聽得那駝丐申直，大嚷大叫道：「仙子，這丫頭壞得很……」

曲心柔突然臉色一變道：「申直，你要伸手管老身門中之事麼？」

申直道：「不敢，但此女敗壞了仙子

門風，可不能隨便從輕發落……」

曲心柔道：「依你之見，要怎樣的處罰？」

申直道：「萬死不足以贖其辜！」

曲心柔臉色大變，正要發作，方石寒突然大聲道：「不錯，申兄之言，晚輩完全贊同！」

曲心柔一見方石寒也這麼說，不由得怔住了。

她沉吟了一下道：「方公子，羽香這孩子做了些什麼壞事？」

方石寒笑道：「她欺師叛令，就該一死，何況……她又別有野心，想以絕情帮之名，搗亂中原武林呢！」

曲心柔笑道：「方公子可有見證？」

方石寒笑道：「當然有！」

他突然仰天發出一聲龍吟長嘯，只見那金頂的後山岩石的下面，飛快的有幾人奔出來。

這夥人的裝束，全是丐帮子弟，每個人身上，都扛了一個蔴布袋，一旦行入場中，便把蔴袋放下，打了開來。

方石寒揮了揮手，那些丐帮子弟便退了下去。

他迅快的把那蔴袋翻轉，每一隻蔴袋之中，竟是都裝了一個活人。

曲心柔一看，竟有六名之多。

六人之中，她認出有四名乃是自己傳授的武功，另外的兩名男士，却是不識。

曲心柔道：「公子，這四個丫頭是苗羽香的屬下，公子爲何將她們拿下？」

方石寒笑道：「這個麼？只因爲她們要與鐵劍門下串通一氣，爲害武林，所以，在下把她們擒下了！」

曲心柔道：「這兩個男人是誰？」

方石寒道：「一名是絕情帮的副帮主，另外一名麼，則連在下也不知道了！」

曲心柔臉色大變道：「副帮主？」

她突然轉面向苗羽香道：「孩子，這副帮主是怎麼一回事？」

苗羽香這時可吃驚大了！

她期期艾艾的道：「師父……這……方石寒胡說……」

方石寒大笑道：「在下幾曾胡說？曲前輩，這位孫副帮主，名叫孫若虛，本是武魔紫大痴的弟子，不知怎的會與令徒勾搭成姦，當了絕情帮的副帮主……」

曲心柔一聽，突然臉色大變，道：「公子指證羽苗香欺師叛令，果然不假。」

她正待轉面責罵苗羽香，不料苗羽香已然搶先一步，飛身向金頂峯下逃去。

曲心柔只得連連頓足，正待追去，只見那公孫弘大喝一聲道：「孽障，還不與我躺下……」

只聽得噗通一聲，苗羽香當眞是乖乖的躺了下來。

顏姥姥大步過去，一把將苗羽香提到曲心柔身前。

曲心柔只氣得連連長嘆道：「老身眞是瞎了眼了……」

她低聲向方石寒問道：「公子，這姓孫的穴道，可也是公子用同一手法所制的麼？」

方石寒道：「不錯！在下等要那羅姑娘假苗帮主之名，要他們於今日來時趕到金頂之下相聚，在下施展了師傳心禪慧劍，才把這姓孫的擊敗……」

曲心柔怔了一怔道：「這姓孫的武功很高？」

方石寒道：「高得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只因爲他不但盡得武魔紫大癡的眞傳，而且……他將他師父紫大癡的武功秘笈也取到了手中，至於紫大癡是死是活，這姓孫的竟是置之不管呢！」

曲心柔輕輕一嘆，道：「公子，這等人可留他不得了……」

玉手一伸，就待下手取那孫若虛的性命！

方石寒突然伸手一攔道：「仙子前輩且慢！」

曲心柔一怔，道：「爲什麼？公子莫非想放了他麼？」

方石寒道：「那倒不是，晚輩擒下此人之後，陶老前輩便想查出他師父的下落，此人却是不說，顯然那位武魔紫大癡八成已被這位逆徒下了毒手，是以，陶老想留下此人性命，好要他領路到苗疆，查出紫大癡的生死下落！」

曲心柔看了陶禪一眼，道：「陶兄果然仁慈之心不減當年！這四絕斷情幾字，陶兄該捨去了！」

陶禪哈哈一笑，抱拳道：「多謝仙子此言，陶禪此後，定將不再用那絕情道號了……」

公孫弘這時大步走了過去，笑了笑道：「表妹，有一樁事，愚兄今日一定要說出來了！」

曲心柔長嘆一聲道：「你不用說，小妹已經知道了！」

公孫弘一怔，說道：「表妹你知道了？你……」

曲心柔道：「小妹與陶兄之間的誤會，由你橫身其間引起，你要說明的，可就是此事麼？」

公孫弘道：「不錯！」

曲心柔道：「二十年前，小妹便明白了！」

公孫弘道：「這……表妹爲何不差人向陶兄講明白呢？白白的要陶兄恨我那麼久！」

曲心柔道：「表哥，這麼多年都已熬過了，咱們已到入木之年，又何必再來沾染這些俗事！」

公孫弘道：「那可不行，愚兄一定要說出來才成……」

他突然向曲心柔道：「表妹，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曲心柔道：「廿年前，小妹將玄玉功練成之後，便遵照爹爹之命，進入他墓室之中，才發現他老人家要你插足陶兄與小妹之間的用心……」

陶禪一怔道：「尊大人要公孫兄插足的麼？」

曲心柔回答道：「可不是？爹爹只是想……」

她突然不往下說，却低下了頭去。

公孫弘接道：「老夫那姑父之意，是要等你們分別把玄玉功和乾元天乾練成後，結成夫婦……」

陶禪聽得呆了一呆，深深的吁了一口大氣。

終於，他明白了其中原故！

但蕭洪在旁大叫道：「好啊，這回可把我老偷兒寃慘了啊……」

公孫弘道：「蕭兄，這事總得有一個穿針引綫之人啊！蕭兄奔走之情，陶兄和曲姑娘決不會忘記的呢！」

方石寒這時已將孫若虛拍醒，同時看了那苗羽香一眼，道：「曲前輩，這苗羽香殺了五大門派之人，前輩可否將她交給五大門派帶走？」

曲心柔沉吟了一下，笑道：「就依公子！」

方石寒道了一聲謝，駝丐申直已大步走來將那苗羽香和另外的二女一男抓起，交給那幾名丐帮弟子，就在他們正要將苗羽香裝入蔴袋之時，曲心柔突然低聲道：「申兄且慢……」

只見她向那嚇得躲在一旁的羅漩招手道：「漩兒，你過來。」

羅漩怯生生的走了過來低聲道：「師父……」

曲心柔一手撫着她滿頭長髮道：「孩子，爲師往日看錯了人，而今再也不會了！你先去把苗羽香身上的殲情劍取來。」

羅漩遵命去到苗羽香的身上，摘下一支寶劍，去到曲心柔身前，摘手奉上，道：「師父，殲情劍取來了！」

曲心柔笑着道：「孩子，這劍傳給你了！」

羅漩呆了一呆，突然跪下來，淚如泉湧！

曲心柔嘆了口氣道：「孩子，以後你是爲師的傳人，也是青城第十二代的弟子了！快去見過那掌門師兄吧！」

羅漩遵命向嚴雲卿拜見了，並且見過鄧平等峨嵋長老，這才重新回到曲心柔的身旁。

陶禪看得哈哈一笑道：「仙子，恭喜你得了一位才智雙全的傳人……」他目光一轉，突然向孟浩道：「賢侄，你過來。」

孟浩快步而來，陶禪竟將絕情劍遞了過去，道：「賢侄，這柄劍傳給你了……」

他不等孟浩道謝，竟是向曲心柔一笑道：「仙子，我想帶着孫若虛去查查那紫大痴的下落了！且等苗疆事畢，我自當立即歸來拜見！」

曲心柔忽然一掠秀髮，笑道：「苗疆凶險，陶兄要去，妾身奉陪同往，也許有個照應……」

陶禪呆了一呆，忽然失聲大笑道：「是啊！我們正該一同前去……」

他笑聲一頓，向孟浩道：「賢侄，揹起這姓孫的，咱們也好陪同仙子連夜下山了！」

曲心柔淡淡一笑道：「漩兒，妳也去吧……」

羅漩芳心大喜，只差點兒跳了起來。

勝玄尊者雙手合十，向方石寒深深頂禮道：「施主，貧僧想請你老前去少林一行，也好指點本門一樁失傳佛門武功，不知師叔可肯前去？」

勝玄的稱呼，只使方石寒大感不安，他笑了一笑道：「老禪師先請回去，在下回覆師命之後，自當前去嵩山拜候……」

他看了看峯頂諸人，忽然仰天發出一聲長嘯，如飛一般投身峯腰之下，一閃而沒！

（全文完）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
超級市場
均有售

環球小說多姿采

每個星期出新書

環球出版社發行

碟仙
馬雲著
港幣九元

拳魔亂舞
馮嘉著
港幣十二元

罪惡之園
司馬紫烟著
港幣十元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七色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藍如玉和雲飛白佯作遊山玩水來到豫皖交通要道的阜陽，住在客棧裏，將一個假扮店伙的匪帮點了穴道，目的是使對方偵查自己的行踪已離開甘家莊甚遠，然後再折回去，查問自己佈下暗樁的人手，未發現匪帮踪影，却發現一所附近的宅院亦沒有人出入，便和雲飛白入內搜查，聽到有女子叫聲以爲是甘明珠，二人循聲來到一座小樓，藍如玉掩護雲飛白入內，他被「玉女雙嬌」攔截，勉强死戰，藍如玉被一老者攔截，掌風攻來，全被她用「七逆劍法」破解，趕去援助雲飛白，擊退二女，老者知道難以攔截，喝退二女不要纏鬥，任他們離去……

便宜瀟灑賊　難避桃花刦

那黑衣女子口中說着「便宜了兩個小賊」，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却盯着兩個瀟洒的「小賊」，有些神往！

藍如玉「嗆」的一聲返劍入鞘，雲飛白也收了長劍，兩人連袂飛身落地，循着原路退出。

正行之間，但聽身後響起一陣悠揚的竹哨之聲！

兩人脚下不停，一路傍花隨柳而行，雲飛白道：「藍兄，這是什麼聲音？」

藍如玉道：「也許是什麼暗號，管它呢？」

不多一回，便已奔近圍牆，兩人同時縱上牆頭，越牆而出，等到飄身落地，藍如玉便感到不對！

牆外一片空地上，距兩人四丈來遠，一聲不作，高高矮矮一排，站了七個灰袍人！

這一刹那，藍如玉一顆心不住狂跳不已，因爲這七個灰袍人，雖然面目冷森，不是原來的面貌，但七個人的身材，她最熟悉也沒有了！

一時不知是驚是喜，口中叫了聲：「義父！」

飛身撲了過去。

但她還未撲到七人身前，站在邊上的矮胖灰袍道人一聲不作，就是一掌，朝她劈了過來。

藍如玉幾乎毫無準備，口中「呃」了一聲，一個人應掌飛起，砰然摜出一丈來遠！

雲飛白看得大驚，口中剛叫了聲：「藍兄……」

突覺一股如山暗勁壓到胸口，第三個字還未出口，兩眼一黑，人也跟着往後便倒。

×　　×　　×

一縷悠揚的簫聲，縹縹渺渺的從遠處傳來！似斷還續，似抑還揚，既漫衍而絡繹，又溫潤而優柔，令人有寧靜的美的感受。

七個高矮不等的灰衣人，面目冷厲，一點也沒有表情的人，驟然聆到這一縷簫聲，不禁同時怔得一怔，好像簫聲給他們帶來了回憶，每一個人都不自覺的昂首作出深思之狀！

簫聲依然柔和的隨風送來，七個人的瞳孔却在逐漸的收縮，漸漸流露驚懼之神色。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突然莊院中有人吹起一陣急促的竹哨之聲！

竹哨吹得極爲短促，只不過兩三聲，便戛然而止。

七個灰衣人不約而同的雙足一頓，幾乎是同一動作，縱身而起，夜色之中，就像七根灰綫，騰空射去，瞬息不見。

就在七人劃空而逝之後，從竹林間飛出兩條小巧的人影，輕快如同飛鳥，一下落到地上，各自搶起一人，又飛快的往竹林中投去。

簫聲不知何時，業已停止。

這時正好有一片烏雲，遮掩了星月，竹林前面，一片幽暗，一片沉寂，就像剛才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一般！

×　　×　　×

雲飛白一陣清醒，一陣迷糊，有時候覺得身子像在雲端裏，有時候又覺得全身如在冰窖！

這樣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只覺口腔中有一陣異香，順着喉嚨，直下胸臆，本來沉悶得連呼吸都極度困難的胸口，却有說不出的舒服！

耳中依稀聽到有人說話：「雲公子服了這顆丹藥，是不是可以得救了？」

另一個人道：「心脈已可保住，但要眞正脫離危險，要等到明天中午，第三顆藥丸藥力行開之後，方可無虞。」

這兩個說話的都是女子聲音，但雲飛白迷迷糊糊的想不起，也聽不出是誰來？

想睜開眼睛來瞧瞧，只覺眼皮沉重得像壓上了沉鉛，怎麼也睜不開來，於是又昏昏的睡熟了。

雲飛白第二次醒來，又有人在給他餵藥，一匙一匙的從喉間流下去，口中有一股說不出的異香，胸口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敞。

他緩緩睜開眼來，發覺自己躺在一張榻上，身上蓋了薄被，餵自己服藥的是一個青衣少女，她正是藍如玉的兩個使女之一——秋霜。

秋霜一眼看到雲飛白睜開眼睛，不覺喜道：「啊！雲公子醒過來了！」

她放下了藥碗，迅快轉過身去，叫道：「春雨，快去告訴主人雲公子醒過來了呢！」

接着只聽另一間房裏响起春雨的聲音道：「主人，雲公子醒過來了，大概已經不礙事了。」

雲飛白待要翻身坐起，突覺胸骨劇痛起來，竟是動彈不得，口中不禁「啊」了一聲！

秋霜看得大驚，急忙伸手按住他的肩頭，輕聲道：「雲公子你傷還沒好，動不得。」

雲飛白想問她這是什麼地方，自己怎會到這裏來的？那知連話也說不出口，只是「啊」了一聲！

秋霜忽然臉頰一紅，羞急的道：「對不起，小婢忘了給公子合上下顎了。」

急忙伸手在他下頦托了一托，合上了下顎。

原來她在餵藥之時，把雲飛白下顎卸了下來，方才因雲飛白醒來，心頭一喜，竟然忘記合上了。

這時春雨已像一陣風般從隔壁房中奔了過來，一臉欣喜的道：「雲公子，你總算醒過來了，主人今天一清早，要小婢來看過幾次了，你一直沒醒過來，主人不知有多焦急呢！」

雲飛白經過這一陣工夫，已可漸漸想起，自己和藍如玉夜入一處莊院救人，自己正在和玉女雙嬌在屋上激戰，藍如玉上來要自己快走，兩人循原路退出，在牆外遇到七個面目冷森的灰衣人，藍如玉被一個矮胖灰衣人一掌震飛，自己也只覺胸口中了一掌，後來是什麼人把自己救來的？心頭却是一片茫然。

心中想着，不覺急忙問道：「藍兄沒有負傷麼？」

「主人如果沒有負傷，早就走來看你了。」

春雨神秘一笑，接着道：「她只是比公子醒得早，昨晚就醒過來了。」

雲飛白吃驚道：「這麼說，藍兄也傷得很厲害了？」

春雨吐吐舌頭，說道：「被『混元摧枯掌』擊傷，怎麼會不厲害呢？」

雲飛白道：「那是二位姑娘把我們救來的了？」

春雨抿唇笑道：「我們那有這麼大的能耐，能救得了主人和雲公子？」

她忽然低「啊」了一聲，急急說道：

「小婢要去回報主人，雲公子精神好像很好了。」

說完，一個旋身，像蝴蝶般翩然飛出房去。

雲飛白望了望秋霜，問道：「秋霜姑娘……」

秋霜低低的道：「雲公子叫小婢秋霜就好了。」

雲飛白道：「在下想問姑娘，那是什麼人把在下救來的呢？」

秋霜道：「是管姑娘。」

雲飛白奇道：「管姑娘又是誰呢？」

秋霜說道：「小婢只知道她叫管姑娘咯！」

雲飛白聽得愈奇，問道：「這位管姑娘如何救了我和藍兄呢？」

秋霜道：「小婢和春雨原是奉主人之命，在圍牆外接應的，後來管姑娘走來告訴小婢二人，說今晚形勢十分險惡，要小婢二人躲入竹林，如不聽到簫聲，不可出去。」

雲飛白道：「妳們和管姑娘是從前就認識的麼？」

秋霜道：「不認識。」

雲飛白道：「妳們從前既不認識管姑娘，怎麼會相信她的話的呢？」

秋霜道：「就是咯！小婢當時心裏也這麼想，我們既不認識她，怎好相信她的話呢？但說也奇怪，我們聽了管姑娘的話，就覺得她說的話，千眞萬確，非相信她不可，就這樣小婢二人就悄悄的退入竹林，伏下身來，她要我們不論遇見什麼，不可妄動，我們就眞的一動也不敢動了。」

雲飛白覺她說得天眞，不禁笑了笑道：「後來呢？」

秋霜道：「後來圍牆裏面响起了一陣竹哨之聲……」

雲飛白點點頭道：「是的，那竹哨聲我們也聽到了，那時我和藍兄已循着原路退出，快要到圍牆了。」

秋霜道：「就在那竹哨聲响起的同時，小婢就看到牆外忽然多了七個人，小婢二人看得不禁大吃一驚……」

雲飛白道：「妳們知道那七個灰衣人是誰麼？」

秋霜神色微變，說道：「小婢不……不知……道……」

雲飛白沒有注意她的臉色，又問道：「妳們看到藍兄和我都中了矮胖老人一掌？後來呢？」

秋霜似乎猶有餘悸，說道：「看到了，小婢二人心頭大急，只聽管姑娘的音聲在小婢二人耳邊响起，要我們千萬不可妄動，後來簫聲果然响了，那七人忽然掠空飛射而去，管姑娘就要我們趕快出去救人，她就領着我們到這裏來。」

雲飛白問道：「那管姑娘人呢？」

秋霜道：「管姑娘昨晚就走了，她交代小婢，轉告主人和雲公子，只管安心在這裏養傷，等傷勢好了再走不遲，這裏決不會有人來侵擾的！」

雲飛白問道：「管姑娘是怎樣一個人呢？」

秋霜道：「她年紀不大，大概和主人差不多，最多也不過大一二歲，看去身體很孱弱，臉色有些蒼白，穿的是一身白衣裳……」

她忽然低「哦」一聲，又道：「她還有一支白玉簫。」

雲飛白道：「那簫聲就是管姑娘吹的了？」

秋霜道：「大概是吧！」

雲飛白又問道：「這裏又是什麼地方呢？」

秋霜道：「這裏沒有地名，離甘家莊和那座莊院，約莫有十來里路，是在一座小山後面，地勢很隱僻。」

雲飛白攢攢眉道：「只有十來里路，賊人還會找不到麼？」

秋霜笑了笑道：「管姑娘說這裏很安全，那一定是很安全的了。」

她好像對管姑娘的話，十分信服。

雲飛白還想再說，只見春雨走了進來，說道：「雲公子，主人說的，你重傷初癒，還是先休息一回吧，話說多了，會傷神的。」

一面朝秋霜叱道：「妳怎麼老是和雲公子說個沒完？」

秋霜粉臉一紅，低低的道：「是雲公子問我的咯！」

雲飛白忙道：「是我問秋霜姑娘的，妳也不用責備她了。」

春雨道：「雲公子請不要說話了。」

雲飛白也確實感到有些累了，身子一動，就覺得胸口隱隱作痛，這就緩緩閉上眼睛，默運內功，調理氣機，但眞氣一經運到胸口，還是感到並不舒暢，而且胸骨之間，也有些隱痛，顯見傷得極爲嚴重，心頭不禁大爲懍駭，那矮胖老人這一掌，竟有如此厲害！

哦！方才好像聽春雨說過，自己中的是「混元摧枯掌」，這名稱自己好像聽誰說過？想着，想着，竟自沉沉睡去。

待得醒來，已是午牌時光，秋霜看他醒轉，立即含笑道：「雲公子，你醒來了就好，該服藥了呢！」

雲飛白道：「在下服的藥，也是管姑娘留下的嗎？」

秋霜道：「是啊！管姑娘說，服了這三顆丹藥，再有三天靜養，就可完全復原了。」

口中說着，取過一隻瓷碗，把一顆丹藥，用水調開，然後走近榻前，側着身子坐下，靦覥一笑道：「公子動彈不得，還是由小婢來餵你服吧。」

她用小匙舀着化開的藥水，一匙一匙餵他服下。雲飛白自知確實無法動彈，也只好由她餵了。

秋霜昨晚已經餵過他兩次，那是雲飛白尚在昏迷之中，倒也沒有什麼，這回他睜着眼看着自己，她究是小姑娘家，這樣面對面的餵他服藥，縱然是奉了主人之命來侍候他的，也總是有些羞意，好不容易把藥水餵完，已經心跳面赤，手心都沁出了汗來。

雲飛白忙說道：「秋霜姑娘，謝謝妳了。」

「不用謝！」

秋霜低着頭，嫣然一笑道：「服了藥，藥力很快就會發散，那就不可再說話了，不然，小婢又要挨罵了呢。」

收過藥碗，轉身往外行去。

藥力果然很快就發散了，雲飛白自己可以感覺到胸口傷勢，漸漸的舒暢安適，於是又矇矓睡去。

下午，雲飛白的傷勢，果然大有起色，胸口已經不再疼痛，自己能夠支撐着坐起。

隔壁房中的藍如玉，傷勢好得比他還快，下午已可起床，由春雨扶着她在房中走動了一回，就要春雨扶她到雲飛白房裏來。

雲飛白一眼看到藍如玉走來，連忙叫道：「藍兄傷勢好多了麼？」

藍如玉臉色蒼白，但看到雲飛白臉上就有了笑容，只是笑容一現即斂，攢攢眉道：「雲兄重傷初癒，怎麼就坐起來了，快躺下才是。」

「不要緊，在下已經睡了一天，坐一回才舒服。」

雲飛白笑了笑道：「妳呢，妳不是重傷初癒，應該多休息，怎好起來走動？」

兩人說的，都是關切對方的話。春雨、秋霜不禁相視一笑。秋霜急忙拉過一把椅子，讓藍如玉坐下。

藍如玉蒼白的臉上微現紅暈，說道：「我傷得比你輕，我昨晚就醒過來了，你一直到今天早晨還沒清醒，眞把人急死了，唉，昨晚若是沒有管姑娘的『九轉奪命金丹』，我們只怕再也活不成了！」

雲飛白道：「妳看到管姑娘了？」

「沒有。」藍如玉微微一笑道：「她救了我們的命，卻悄然走了，但我相信我們總會遇上她的。」

雲飛白道：「藍兄傷勢雖已大好，還宜運功調息，那就可以好得快些！」

藍如玉嗤的笑道：「我方才就是在運功咯！運了一回功，才下來走走，一天沒見到雲兄了，僅憑春雨來告訴我，雲兄傷勢也大有起色，我還是不放心，所以要自己來看看！」

雲飛白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欣喜，忍不住道：「謝謝妳，藍兄如此關切，在下……在下眞是過意不去。」

春雨道：「方才主人要小婢煮了一鍋稀飯，現在快凉了，雲公子一天沒進食了，小婢就去端來。」

秋霜忙道：「我也去！」

兩人藉故走出，藍如玉臉上不禁飛起一片嫣紅，雲飛白也有些訕訕的不好意思，反而說不出話來。

藍如玉輕輕歎息一聲道：「甘姑娘沒有救成，我們却都負了傷，眞沒料到事情竟然愈來愈棘手了！」

雲飛白望着她問道：「藍兄，妳認識那七個灰衣人麼？」

藍如玉沒有回答，只是微微的搖了搖頭。

春雨、秋霜已經端了一鍋稀飯，和幾碟小菜進來。秋霜移過一張小桌，放到床前，然後就裝好了兩碗稀飯，侍候着雲飛白坐到床邊，和藍如玉共進稀飯。

幾碟小菜是蝦米拌鹹菜末，油炸小魚，筍乾燉火腿，油炸花生米，都做得極爲可口。

兩人一天沒進飲食了，自然吃得津津有味，雲飛白一口氣吃了三碗稀飯，意猶未盡。

藍如玉也吃了兩碗，她臉上一直含着欣喜之色，連眼光中也露出綿綿情意，和發自內心歡喜的光芒。

飯後，春雨扶着她回房休息，秋霜也扶着雲飛白睡下。

經過兩晚調治，第二天雲飛白的傷勢，果然又有了顯著的進步，他已不須秋霜扶持，可以自己下床行走了。

他在榻上運了一回功，氣轉百穴，自己可以感覺得到一身功力，大概已恢復了五成光景。

這一天，藍如玉和雲飛白除了吃飯，都各自在房裏運氣練功，希望早些恢復功力，就可及早離開這裏。

藍如玉、雲飛白的傷勢，好得比預期還快，照說，春雨、秋霜兩人應該高興才對，但她們兩個從今天早晨開始，就有些憂心忡忡的樣子！

雖然她們在藍如玉、雲飛白面前，臉上帶着歡笑，不敢留露出半點來，但勉强的笑容，總是不開朗的，連眉結都未必解得開！

而且只要走出房間，兩個人就竊竊私語，好像怕兩個房間裏的人聽到一般！

她們這樣鬼鬼祟祟的行動，讓雲飛白在無意中發現了，他心中暗自覺得奇怪，忖道：「春雨、秋霜是藍兄的心腹使女，她們行動這般鬼祟，究竟爲了什麼呢？」

疑念一起，待得秋霜走出房去，也就悄悄下床，悄悄的跟了出去。

這時，已是傍晚時光，春雨正在廚房裏燒菜，秋霜迅疾閃進廚房，就悄聲的問道：「現在怎麼樣了，是不是還是那個人呢？」

春雨搖搖頭道：「我看情形不對，只怕他們會在今晚動手！」

「那怎麼辦？」

秋霜神色緊張的道：「我聽主人和雲公子都說過，目前他們功力最多也只恢復了五成左右，萬一……，萬一……唉！佟總管也眞是的，照說就是我們不留下記號，他們也應該找來了，妳早上出去留了記號，他們竟然一點消息也沒有，眞急死人了！」

雲飛白心中暗道：「聽她們口氣，好像發現了敵踪。」

就在此時突見人影一閃，藍如玉已經跨進廚房，問道：「春雨、秋霜，妳們在說什麼？」

春雨、秋霜一眼看到主人，不由得機伶一顫，異口同聲的道：「沒……沒有什麼……」

藍如玉臉色一沉，喝道：「春雨，妳說。」

春雨打了一個哆嗦，說道：「眞的沒什麼嘛！」

藍如玉道：「妳們說的話，我都聽到了，妳還敢欺瞞我？」

春雨只得低着頭道：「事情是這樣，小婢昨晚發現有人在遠處監視咱們這幢茅屋，今天早晨，小婢到屋外去拔菜，又看到前面山坳間也有一個人影，遠遠的監視着我們，這就和秋霜說了……」

藍如玉說道：「妳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

春雨道：「主人重傷初癒，這種事自

然不能告訴妳了。」

藍如玉道：「後來呢？」

春雨道：「後來小婢到山下去買米，悄悄放出了咱們的記號，希望佟總管會及時趕來，但直到現在還不見他趕來，對方的人，好像增多了，小婢怕他們今晚會有舉動。」

藍如玉道：「他們人在那裏？我出去看看？」

春雨、秋霜同聲勸道：「主人，妳不能出去。」

藍如玉當然不會聽她們的，推開兩房木門，大步走了出去，擧目四顧，並不見什麼人影，但目光一轉之間，却發現門框左首貼着的一張白紙。

紙上畫了一柄長劍，劍鐔上（即劍首，是劍柄後穿穗處）畫了一朶含苞欲放的玫瑰花。

「這自然是敵人留的記號了！」

藍如玉口中沉哼一聲，擧手就把那張紙條撕了下來，擲到地上。

春雨看得心頭大急，忙道：「主人，撕不得！」

撕不得，已經撕下來了！

藍如玉用力往地上一擲，氣憤的道：「爲什麼？」

春雨慌慌張張從地上把撕破了的白紙拾起，說道：「這是管姑娘臨走時交代小婢貼在門上的，萬一敵人發現了咱們的行踪，但看到了這張紙，也決不敢進入屋內去。」

藍如玉不信的道：「一張紙上畫了一把劍，就有這麼大的威力嗎？」

「有！」有人應了一聲，緩步走了過來，一面接着說道：「因爲它代表了一個人。」

藍如玉回頭看去，只見這說話的是個身穿湖縐長衫的禿頂矮胖老人，不覺問道：「你是什麼人？」

矮胖老人微微一笑，就咧開了一張大咀，說道：「老夫叫莫元奇，妳聽人說過吧？」

藍如玉自然聽人說過，莫元奇外號癩蝦蟆，是「南山十戾」之一。

說起南山十戾，兇名久著，還在「北嶺七星」之上。

昔年南山十戾橫行江湖的時候，中原各大門派都不敢輕攖其鋒，後來他們實在鬧得太兇了，經七大門派聯合圍捕，七大門派高手，在這一役中傷亡慘重，十戾也十去其四，餘下六人全負了傷，才逃出重圍。

據說當他們逃到九宮山，看中了一處山谷，那谷中原先隱居有一家人家，六戾不問青紅皂白，見人就下毒手，等到主人聞聲走出，已被他們連傷了一個老僕，兩個童子。

那主人看去年紀不大，是個中年文士，睹狀大怒，動起手來，六戾眼看那隱士武功極高，六人聯手，結果還被中年文士當場擊斃了三個，其餘三人總算逃得快，才保全了性命。

於是「南山十戾」，剩下的只有三戾了。這三人當然不敢再在江湖露面，消聲匿迹了將近二十年。

若非矮胖老人自報名號，藍如玉再看他的長相，生得頸肥腿短，走起路來，八字脚一爬一爬，煞像癩蝦蟆，眞還想不出來。

這時雲飛白和秋霜，也已聞聲走出。

藍如玉想不到「南山十戾」的癩蝦蟆莫元奇，會在此地現身，心頭雖然暗暗震驚，但却力持鎭定，一面問道：「前輩說的這張紙條，代表了一個人，那是什麼人呢？」

莫元奇眼看她聽了自己名號，只有眼神中露出一絲驚色，不覺呵呵笑道：「它代表什麼人，現在已經並不重要了。」

藍如玉道：「前輩此話怎說？」

莫元奇得意的道：「因爲……唔，哈哈！因爲老夫已經來了。」

這話從他口氣之中，依然可以聽出，那是因爲這張紙已經被藍如玉撕破了；但他「唔」了一聲之後，却改了口氣，說成「他已經來了」。

藍如玉聰明絕頂，怎會聽不出莫元奇的口氣不善？但她因自己和雲飛白重傷之後，體力尚未完全復元，就算合自己四人之力，只怕也不是人家的對手，因此不想和對方決裂，依然含笑問道：「前輩這話，我還是聽不懂。」

莫元奇自持身份，不好立即出手，聞言咧咀一笑道：「老夫是說，老夫趕來了，這張紙貼在門口，也未必管用。」

藍如玉望了他一眼，說道：「這麼說，前輩是趕來帮我們的了。」

他當然不會來帮自己的，藍如玉只是想拿話套住他而已！

「哈哈！老夫和你們素不相識，怎會趕來帮你們？」

莫元奇咧着大咀，說道：「不過妳這娃兒很會說話，妳可就是厲山君的乾女兒麼？」

藍如玉忙道：「前輩和義父原來是舊識。」

「唔！」這回莫元奇倒是並不否認，口中沉「唔」了一聲，才道：「老夫看在妳義父面上，也不難爲於妳，妳跟老夫走吧！」

藍如玉道：「前輩要我到那裏去？」

莫元奇道：「妳跟老夫走就是了，何必多問？」

藍如玉心知無法再拖下去了，淡淡一笑道：「莫前輩既和我義父相識，又是江湖前輩，藍如玉對你自然十分敬重，但前輩如果自覺身份甚高，技壓羣倫，咱們就應該束手聽命，那就錯了。」

莫元奇睜着一雙金光熠熠的小眼，朝四人一掄，嘿然道：「怎麼？你們還想頑抗？」

藍如玉冷然道：「不是我們頑抗，是前輩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利咀丫頭！」

莫元奇臉上微有怒意，嘿然道：「老夫話已說完，也曾好言相勸，是妳不肯跟老夫走，老夫心意已到，日後傳出江湖，也不能怪老夫欺負妳了。」

話聲出口，人已跟着跨上一步，右手一探，朝藍如玉抓來。

他平時走路，划着八字脚，看去臃腫笨重，擧步艱難，但這回一步跨來，身子就顯得異常輕快，尤其這一擧手間，五道

指風已經籠罩了藍如玉身前五處大穴，教人如何閃避，也逃不開對方一抓之勢。

春雨、秋霜在莫元奇和主人說話之時，早已手按劍柄，暗作戒備，此時見他突然出手，襲向主人，不約而同口中一聲嬌叱，兩支長劍雙雙出鞘，精光一閃，同時朝莫元奇刺去。

兩人護主心切，這一劍自然刺得又急又猛，十分凌厲。

莫元奇口中哼了一聲，也不閃避，伸出去的右手忽然收回，一圈推出，左手同樣一圈，似挽非挽，雙手輕輕一合，手法十分奇怪。

春雨、秋霜兩支長劍本來向他刺去的，這回兩人身子好像經人牽動，不由自主的一側，春雨的劍勢，忽然刺向了秋霜，秋霜的劍勢，也刺向了春雨。

這下兩人同時大吃一驚，此時要待躍開，都已不及，危急中之，慌忙撒手拋劍，「噹啷」兩聲，兩柄長劍同時落到地上，兩人撞了個滿懷，才算沒傷到人。

莫元奇哈哈一笑，他合到胸前的雙手隨着笑聲，大袖一抖，兩手驟然朝前拂起來。

春雨、秋霜撞了個滿懷，脚跟還沒站穩，他大袖之風已經拂到，將二人拋出去尋丈之外。

藍如玉心知今晚已無法善了，在對方收回手去的一刹那間，也已抽出了長劍。

雲飛白也已閃身而出，喝道：「藍兄，讓我來對付他。」

藍如玉知道他武功不如自己，如今功力未復，自然更不是對方的對手了，這就柔聲道：「雲兄且替我掠陣，還是由我來出手的好。」

春雨、秋霜在地上翻了一個觔斗，一躍而起，兩道人影快速的奔回，各自從地上拾起長劍，又待朝莫元奇攻去。

藍如玉喝道：「妳們退下。」

春雨、秋霜不敢違拗，只得悻悻退後了幾步。

莫元奇咧開大咀，看了藍如玉手中長劍一眼，笑道：「妳要和老夫動劍？」

藍如玉道：「被逼處此，我也只好對前輩無禮了。」

莫元奇道：「也好，妳不妨刺幾劍試試，等妳自知不行，再跟老夫走不遲。」

藍如玉抱劍一禮道：「晚輩那就有僭了。」

長劍一起，偏身發劍，一劍斜斜刺出去。

莫元奇身子不動，只是左手衣袖一揮，一點袖角朝藍如玉劍尖上迎來。

藍如玉知他武功甚高，自然不敢和他硬接，急忙身形一偏，抽劍閃開。說她閃開，無寧說她是換了一個角度，又是一劍振腕刺出。

不！她身法輕捷，這一劍堪堪刺出，身子一偏，又換了一個方位，一劍急刺而出。

她身形不停的變換方位，一劍接一劍的刺出，愈轉愈快，愈刺愈急，人影遊走，好像有四五個人，圍莫元奇掄劍便刺。

莫元奇身子站着不動，只是把一雙衣袖左右前後擺動，兩點袖角好像長着眼睛一般，妳劍尖刺到那裏，它就跟着迎到那裏，居然絲毫不爽！

藍如玉這一輪急攻，竟然沒有一劍刺得進去。

莫元奇哼道：「小丫頭，妳已經刺了一十九劍，難道還沒試出來麼？還不快快住手跟老夫走吧！」

藍如玉沒有作聲，右臂連揮，長劍刺得更快。

雲飛白手中緊握着劍，目不轉睛的看着藍如玉。

因爲藍如玉重傷初癒，十幾劍刺下來，已經感到有些不支，嬌喘吁吁，雙頰已飛紅，粉額上也已隱有汗光！

雲飛白担心她會支持不住，心中正在思索着自己該不該上去？心頭這一緊張，劍握得更緊，握劍右手也隨着有些顫動。

莫元奇向他橫了一眼，冷哼道：「小子，要一起來，就要試試好了。」

雲飛白實在有些忍不住了，口中大笑道：「在下恭敬不如從命。」

突然飛身躍起，一招「峨嵋望月」劍勢一送，向莫元奇右肩刺去。

就在他長劍堪堪刺到，耳中就聽到「叮」的一聲輕响，對方一角袖角，已經拂上劍尖，直震得雲飛白右臂發麻，劍尖被直盪開去。

雲飛白大吃一驚，怕對方從後面追擊，急忙飛身躍開，心中暗道：「自己已經看了半天，藍兄連番發劍，就是因爲功力不如對方，才避免和他衣袖接觸，自己一上場，怎地就忘了避重就輕？」

心念閃電一轉，人已再次撲上，擧劍朝他後心襲去。

莫元奇聽到背後金刄破空之聲，竟不回頭，左手衣袖朝後揮來。

雲飛白出手第一劍差點就吃了大虧，這回自然學乖了，沒待對方衣袖拂到，劍勢立變，人已很快閃開，又是一劍刺了出去。

他練的峨嵋「亂披風劍法」，本以快速著稱，劍法展開，東一劍，西一劍的亂劈，好像毫無路數可言，但在此時使來，就最恰當也沒有了。

藍如玉一上手，就自知功力和對方懸殊，每一劍刺出，都避免和對方衣袖接觸，只是仗着輕身功夫，在飛旋閃避中發招，但因對方兩隻衣袖就像兩點流星，飛來飛去，十分靈活，不但長劍攻不進去，早已打得香汗淋漓，嬌喘吁吁。

這回雲飛白加入之後，莫元奇兩點衣袖，要分出去對付雲飛白的攻勢，壓力登時鬆了許多，精神不由一振，劍法忽然一變，使出「七逆劍法」，跟着揮劍旁擊，出手相助。

這「七逆劍法」逆進逆出，和一般劍法，大異其趣，所謂逆進，就是在敵人攻擊的時候，你乘隙抵瘕，乘勢逆進，所謂逆出，就是在敵人攻出的招式，將收之際，你一收即攻，收要收得比對方還快，那麼在對方收回之際，你已隨着對方之收，攻了進去。

這一套劍法，在這時候使來，也正好和雲飛白互相配合。

兩人並不正式和莫元奇拚鬥，只是東閃西竄，到處亂戳。

莫元奇原意，這兩人年紀極輕，武功

有限，和他們動手，不需幾招，就可把他們拿下，沒想到兩人始終不肯和他正面拚鬥，只以小巧的功夫，避重就輕，纏鬥不已，尤其一個使的是「七逆劍法」，大異常規，一個使的是峨嵋派「亂披風劍法」，這一邪一正，兩種劍法，聯起手來，倒也不好應付。

他一雙衣袖，忽左忽右，使得興起，口中大笑一聲道：「你們兩個娃兒聽着，老夫要在三招之內，把你們拿下……」

藍如玉在他說話之時，右腕疾振，一劍逆出，隨着他收回左袖之際，朝他左脅「弔筋穴」刺去。

雲飛白同時使了一招「春風舞柳」，一縷劍光，從對方右手衣袖下翻起，刺向他右腰「捉命穴」，這兩劍兩人都使得快逾閃電，但聽「嗤嗤」兩聲，兩劍分毫不差，一齊命中。

那知長劍刺在莫元奇的身上，竟如刺在鐵石上一般，再也刺不進去。

原來莫元奇練的是「蝦蟆功」，只要一鼓氣，就氣佈全身，刀劍不入，難以傷得了他。

藍如玉，雲飛白眼見自己這一劍已經刺中對方要害，自然要全力送出，但前面劍尖已經刺不進去，後面還在全力挺送，兩柄劍登時刺得彎了。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莫元奇又是一聲大笑，從他大袖之中，倏地伸出一雙又白又胖的手來，十指一攏，一下就握住了兩人抵在他脅下的雙劍。

右手一抖，往外揚起，雲飛白連劍帶人，就像稻草人一般，「呼」的一聲凌空飛了出去，砰然摔落到一丈外的草地上。

藍如玉長劍被他左手揑住，心頭大驚，立即右手一鬆，放棄長劍，身子在地上連打了兩個滾，才滾出去一丈來遠！

春雨，秋霜一直站在一旁凝視觀戰，這時眼看情勢危急，那計厲害？兩人同時嬌叱一聲，飛身迎出，兩柄長劍交叉劃起，急刺出去。

她們自然看到雲飛白和主人的長劍，明明刺中莫元奇身上，但却刺不進去，連劍都刺彎了，這矮胖老賊身上，豈非練有「金鐘罩」，「鐵布衫」一類的橫練功夫麼？

強將手下無弱兵，兩人武功原也不弱，何況平日聽也聽得多了，因此她們不約而同想到了要攻敵人最脆弱的地方。

嬌叱乍起，春雨右腕一振，使了一招「畫龍點睛」，飛洒出兩點劍光，分取莫元奇雙目。

秋霜使了一招「龍頦割鬚」，一點劍影，直奔莫元奇咽喉。

這兩劍她們救主心切，自然全力施為，不僅快捷無比，也使得十分毒辣，相當凌厲。

莫元奇厲笑一聲道：「妳們找死。」雙手箕張，朝刺來的兩柄長劍捉來。

他出手何等快速，雙手五指一攏，便已抓住了兩支劍尖，隨着笑聲，疾然朝前一送，兩個劍柄，同時擊中兩人肩頭。

春雨，秋霜口中同時悶哼，往後連退了兩步，依然站立不住，「砰砰」兩聲，朝地上跌坐下去。

莫元奇雙手一抖，又是「拍拍」兩聲，兩柄長劍立被齊中震斷，擲到地上。

這段時間，說來話長，其實只不過是莫元奇摔出雲飛白，和藍如玉就地滾出，不過前後一瞬間的事。

莫元奇拍拍雙手，跨着八字脚，大步朝藍如玉逼去，口中沉聲道：「小丫頭，妳現在可以跟老夫走了吧？」

藍如玉滾出去的人，堪堪一躍而起，口中嬌喘了兩聲，突然一言不發，雙手連揚，但見一連串飛射出紅，藍，白，黑，黃，綠，紫七支小劍，精芒電射，分襲莫元奇七竅。

這一下相距既近，取穴自然奇準，更何況「七色劍」上，淬有劇毒，只要劃破一點皮肉，就會毒發，非藍如玉獨門解藥不救。

莫元奇看她發出「七色劍」，取他七竅，不覺臉色一變，大喝一聲，左手大袖猛地揮起，把七支小劍一齊震飛，右手振腕一指，點中藍如玉「肩井穴」。

藍如玉雙脚一軟，往地上栽倒。

莫元奇一陣尖笑，笑聲中充滿了陰森森的寒意，舉步跨上，伸出大手就往藍如玉抓去。

雲飛白重傷初癒，經過連番出手，體力已感不支，方才被莫元奇抖腕振飛出去，摔倒地上，他就覺得雙眼一黑，幾乎昏厥。

他緩緩吸了一口氣，略爲調息，睜開眼來，就看到莫元奇俯身朝藍如玉抓去，心頭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挺身躍起，揮手一劍，朝莫元奇手臂砍去。

莫元奇哼了一聲，手臂一格，便把長劍格了開去。

雲飛白突覺胸口一震，禁不住吐出一口鮮血。

藍如玉穴道被制，眼看雲飛白爲了搶救自己，被莫元奇震傷，吐出血來，一定傷得不輕，心頭甚是不安，慘然道：「雲兄，咱們認栽啦，我……我跟他去……你自己保重……」

「哈哈，」癩蝦蟆莫元奇大笑一聲道：「小丫頭，妳以爲老夫會放過他麼？」

藍如玉情急的道：「我答應跟前輩去了，你就讓他走吧。」

莫元奇道：「不行，這小子很會搗亂，他也非跟老夫去不可。」

藍如玉凄涼一笑道：「前輩那是不答應了。」

「妳想想就知道了。」

莫元奇續道：「妳這請求，老夫碍難答應。」

藍如玉道：「前輩不答應，我也不能跟你去了。」

「妳不去。」

莫元奇大笑，說道：「妳能作得了主嗎？」

「前輩最多扛着我的屍體去。」

藍如玉堅决的道：「因爲我可以自絕於此。」

「不，藍兄不能出此下策。」

雲飛白舉袖拭拭嘴角間的血跡，大聲道：「我願意跟你去了。」

藍如玉目中隱蘊淚珠，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說道：「你不能去。」

「這是我自願的。」

雲飛白道：「藍兄可以跟他去，我爲甚麼不能跟他去呢？」

藍如玉心中暗暗着急，痛苦的道：「你眞的不能去……」

莫元奇聽得不耐，用手搔搔頭皮，哼道：「你們兩個眞是嚕嗦透頂。」

突然雙手連彈，他怕藍如玉眞的嚼舌自盡，出其不意，點了他「啞門穴」，左手中指彈出一縷指風，點了雲飛白的穴道，回頭朝春雨，秋霜二人大聲喝道：「妳們兩個過來。」

春雨，秋霜各自手仗長劍，說道：「你有什麼事？」

莫元奇道：「妳們一人抱一個，隨老夫走。」

春雨說道：「我們爲甚麼要聽從你的話？」

莫元奇道：「你們如敢不聽老夫使喚，老夫就先廢了你們主人的武功。」

春雨吃了一驚，急道：「你不能這樣做。」

莫元奇陰惻惻道：「你們那就乖乖的抱起他們，隨老夫走。」

秋霜朝春雨霎霎眼睛，說道：「好吧，我們就聽他的。」

春雨立時會意，兩人果然收起長劍，走了過來，一個抱着一個。

秋霜抱起雲飛白，就嬌聲道：「你要我們跟你走，那就該走在前面呀。」

莫元奇嘿然道：「你們兩個丫頭，莫在老夫面前掉什麼槍花，乖乖的跟老夫來吧。」

說完，果然舉步朝前走去。

春雨問道：「你要到那裏去呢？」

莫元奇問道：「你們不用多問，只要跟老夫來就是了。」

春雨，秋霜突然相互使了一個眼色，兩人一下縱身掠起，一個向東，一個向西，用出全身力氣，飛奔出去。

「哈哈哈！」莫元奇縱聲大笑，身如大鵬凌空，飛撲而起！

只聽有人嬌叱一聲：「慢點！」

山徑上出現了一個青衫少年，手持長劍，急奔而來，一面喊道：「春雨，秋霜，妳們不用逃啦，管姐姐來了。」

春雨，秋霜抱着人，縱使全力縱掠，也不過奔出十丈來遠，他們當然也知道憑自己兩人，决難逃得出癩蝦蟆的追踪，她們只希望自己兩人中，有一個逃脫魔掌就夠了。

此時，忽然聽說「管姐姐來了」，這是她們一直盼望着的人，心頭一喜，不覺全都脚下一停，回頭看去。

來的是一個面目清麗的青衫少年，他們很快就已認出來人竟是甘明珠。

癩蝦蟆莫元奇身子飛起三丈來高，看去就像一個大肉團，他在空中輕輕一轉，嗖的一聲，落到地上。

春雨老遠的問道：「甘姑娘，管姑娘人呢？」

她不放心甘明珠。

甘明珠笑了笑道：「管姐姐馬上就會趕來的。」

莫元奇當然不會怕春雨，秋霜逃去，何況她們已在十丈外停住了身，他一雙閃鑠着金光的三角眼，朝甘明珠上下一陣打量，嘿然道：「這是一股什麼邪風，明明是小丫頭，却都要女扮男裝，穿得不男不女的。」

甘明珠望着他，冷冷的問道：「你就是癩蝦蟆麼？」

癩蝦蟆莫元奇，名列南山十戾之三，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縱橫江湖，他最討厭的就是有人稱他癩蝦蟆，就是二三十年前，也沒人敢當面這樣叫他，甘明珠這句話，就觸犯了他的大忌！

只見他雙目突射兇光，雙手五指箕張，邁着八字脚，跨上一步，面情冷厲的道：「小丫頭，你死定了。」

甘明珠理也沒去理他，只是冷冷的道：「管姐姐要我問你，你敢撕下玫瑰劍令，是跟誰借了胆子。」

玫瑰劍令明明是藍如玉撕下來的，她却倒打一釘鈀，說成了是莫元奇撕的。

莫元奇不由一怔，愕然道：「妳說那張紙是老夫撕的？」

春雨雙手抱着藍如玉，站在十丈之外，立即接口道：「不是你撕的，還是誰撕的？」

秋霜也站在十丈之外，說道：「你撕了還想賴，眞是癩蝦蟆？」

莫元奇雙目兇光暴射，厲聲道：「小丫頭，妳說什麼？」

秋霜撇撇咀，哼道：「我說你撕了還想賴？」

「哈哈！」莫元奇聽得又氣又怒，仰首大笑一聲道：「就是老夫撕的，又待如何？」

甘明珠道：「這是你自己說的，你承認了。」

她硬把撕玫瑰劍令這件事，裝在他頭上。

莫元奇怒笑，道：「不錯，老夫承認了。」

以他的身份，到了此時，明明不是他撕的，他也非承認不可。

甘明珠冷然道：「管姐姐說的，你一定知道撕毁玫瑰劍令，該當如何吧？」

莫元奇道：「老夫不知道。」

「好！」甘明珠應聲道：「那我告訴你，管姐姐說的，撕毁玫瑰劍令，自斷三指，你自己了斷吧！」

春雨得意的道：「對，自該要他自斷三指，活該！」

秋霜接口道：「應該要他自斷五指才行。」

莫元奇氣得臉色發青，厲笑道：「玫瑰劍令，已有五十年不曾在江湖出現，妳是玫瑰劍令的什麼人？」

甘明珠也不知玫瑰劍令是什麼，一時被他問得答不出話來。

「她是玫瑰劍令是執法使者。」

一個青脆嬌柔的少女聲音，遠遠傳了過來。

春雨，秋霜看得大喜，同聲歡聲叫道：「管姑娘來了。」

莫元奇忍不住回頭看去，只見山徑上正有一個長髮披肩的白衣少女，飄飄然行來！

這少女不過十七八歲，生得清新絕俗，像含苞初放的白百合花，淡雅宜人，絲毫不帶人間烟火氣！

（未完・四）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困在荷花樓內的羣英正在商量如何對付二先生派謀士楊方鶴的文攻計劃，正在佈署一切，防止二先生武打，忽然楊方鶴又轉回來，提出二先生趕去迎接大先生，和蕭兄之約要改變時間，請衆人小心防範，恐事情有變化，說畢匆匆離去，衆俠對楊方鶴的舉止重新估計起來，楊方鶴會不會是二先生易容，衆說紛紜，蕭寒月和常九爭論，白玉仙忽然發覺楊方鶴的右手小指有疤痕，和從前二先生約她在舫舟出言調戲，出手侵犯的右手小指也有疤痕，證明楊方鶴可能是二先生，此時墨非子從樓頂下來，說敵人有撤退跡象，衆俠決定趁機離開荷花樓……

離險地擺長蛇陣　派四奇列隊迎擊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組合，受傷的人，都集在中間。其實，唐明、常九、向中天經過了這一陣調息，又得白玉仙慨贈靈藥，傷疼已止，都還有着再戰之能，他們神情嚴肅，一副慷慨赴難的英雄氣勢。

朱盈盈倚立身側，她心目中只有一個蕭大哥，蕭寒月如何行動，她就緊隨身後。

蕭寒月伸手一拍陳抱山，道：「保重！」轉身向外行去。

白玉仙守在廳門口處，迎上蕭寒月，低聲道：「蕭兄，咱們決死一戰的氣勢已經夠了，但恐怕應變之能不足。」

蕭寒月緊隨幾步，追在閑雲大師身後，道：「姑娘的意思是……」

白玉仙接道：「不管有沒有大先生這個人，二先生絕對不會就這樣放了我們，一定設伏突襲。」

蕭寒月點點頭，道：「他們如突然出手，咱們在應變上大爲吃虧，雖然都已把生死置於度外，但咱們人手太少，禁不起傷亡。」

白玉仙道：「妾身正是此意，但此刻人心激忿，視死如歸，却忽略了有着死傷不得的痛苦。」

蕭寒月道：「不錯……」提高了聲音，說：「諸位請稍候一刻。」

墨非子等停下腳步，道：「蕭大俠有何吩咐？」

蕭寒月道：「咱們這個走法，應變不宜，最好是能分配一下方位。」

唐明道：「區區雖然傷的不輕，但還可拔刀再戰……」

「我知道，諸位意氣風發，但是，咱們都不能再承受傷亡。」

閑雲大師說道：「蕭施主可是已胸有成竹了。」

蕭寒月道：「稍盡心思，略作佈置，能有多大的效用，晚進也不敢斷言。」

墨非子道：「那就請蕭大俠下令吧！」

蕭寒月略一沉吟，道：「道長和閻前輩開道，雙方保持兩丈的距離，常兄和唐前輩、向前輩走在居中並行，白姑娘走在左邊，在下斷後，佈成一個長方陣形……」

朱盈盈接道：「我呢？」

蕭寒月道：「妳的責任最大，跟在向前輩的身側，居中接應，用銀月飛霜支援最危險的一面。」

閑雲大師道：「很好，看來施主也曾讀過兵法了。」

蕭寒月道：「雙方距離不可超過兩丈，以便於回首接應，一旦動上了手，最好集中一處，便於相互支援。」

閑雲大師笑了一笑，說道：「老衲職司何事？」

蕭寒月低聲道：「右邊一望平原，縱然有變化，咱們也可以很早發現……」

閻雲大師接道：「這麼說來，老衲豈不是要袖手旁觀了？」

蕭寒月道：「不，大師功力精湛，晚輩想勞請担負大任。」

閑雲大師略一沉吟，道：「老衲倒是想不出來了，蕭施主有何吩咐？還請明說吧！」

蕭寒月道：「大師請奪取一艘渡船，然後，設法通知晚進，我等突然轉身，折向湖邊，登舟急渡，這二先生雖然是胆大，但對面就是遊人出入的地區，相信二先生也不便在那等所在圍殺我們。」

閑雲大師道：「不錯，墨非子道兄所行方向，正是那秘谷所在，道兄心中焦急，大有直搗黃龍的用心，但欲速不達，這一路對方必有重兵埋伏，蕭施主這聲東擊西之策，正合老衲心意，先脫重圍，再連夜進襲，老衲已偵明附近地形，咱們如能用點疑兵之計，就不難直入秘谷了。」

蕭寒月問道：「大師，那秘谷距此有多少距離？」

閑雲大師回顧了一眼，道：「大約有二十里左右吧？」

蕭寒月道：「如若脫身之計得逞，留下常兄、唐兄等養息，咱們輕騎疾進，對敵之間也可以放手施爲了。」

閑雲大師道：「兩丈之外，有一片矮林，老衲在那裏脫身，然後以長嘯相召。」

蕭寒月道：「大師盡管行動，不用再和他們招呼了。」

閑雲大師點頭微笑，道：「老衲明白。」

兩人談話，除了白玉仙距離較近聽得一些之外，其他的人，都在全神戒備應變，未能聽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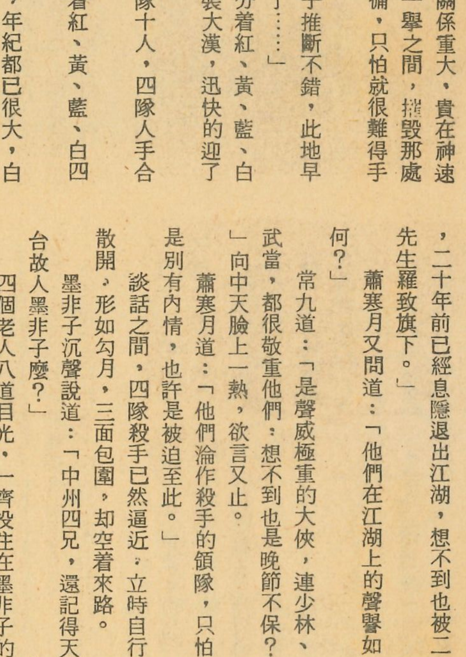
墨非子心中似是很急，脚步逐漸的加快，通過叢草之時，蕭寒月却突然高聲說道：「道長，咱們歇息一下吧！」

在羣豪之中，蕭寒月極受敬重，但這幾句話，却是引起了墨非子等人極大的疑惑，停下脚步，閻百奇冷冷的說道：「救人如救火，躭誤不得，蕭大俠的功力深厚，難道已經走累了麼？」

蕭寒月淡淡一笑道：「閻前輩，道長，這叢草之中，恐怕早有埋伏，晚進之意是借歇息之名查看一下形勢。」

他本來想把聲東擊西的計劃說出來，但閑雲大師能否找到渡船，很難預料，說出來，徒亂人意。

墨非子打量了一下四週的形勢，發覺這一片叢草，大約有十餘丈長的距離，草長只及膝



間，必需伏臥草叢才可隱身，不禁一皺眉頭，道：「西行秘谷，險要的地方很多，如若他們要攔截我們，不會在此地設伏。」

向中天接道：「蕭大俠，二先生已撤去包圍，也正是咱們突圍的時機，稍縱即逝，不用爲我等担心。」

聞百奇說道：「我等老德不修，誤聽甜言蜜語，被其利用，造成憾事，今日醒悟，恨事已成，期望以有生之年稍贖罪惡，生死早置度外，縱然明知前程險惡，亦將全力以赴，蕭大俠……」

墨非子接道：「對！貧道重下天台，不惜拖閑雲大師下水，也就是發覺了此事關係重大，已不是江湖恩怨，爭霸武林的情勢了……」

蕭寒月點點頭，道：「我明白，這件事牽連所及，可能兵禍連結，生靈塗炭，寒月怎敢掉以輕心，正因此事重大，必得謹慎從事，妥善爲謀，免得師勞無功，寒月並非怕死……」

墨非子突然叫道：「大師呢？」

聞百奇、向中天等目光轉動，果然已不見閑雲大師。

白玉仙道：「道長，聞前輩，蕭公子胸羅錦繡，且足智多謀，賤妾之意，何不聽憑蕭公子的安排？」





墨非子說道：「此事關係重大，貴在神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之間，摧毀那處秘谷，如若等他們有了準備，只怕就很難得手了……」

白玉仙接道：「蕭公子推斷不錯，此地早有埋伏，用不着咱們去找了……」

轉頭看去，只見四個分着紅、黃、藍、白的長衫老者，各帶一隊勁裝大漢，迅快的迎了上來。

蕭寒月暗中數計，每隊十人，四隊人手合計有四十人之多。

他們衣着鮮明，也分着紅、黃、藍、白四色衣服。

當先領隊的四個老人，年紀都已很大，白髯飄動，似都是六十以上的人了。

墨非子呆了一呆，道：「怎麼會是他們四個？」

聞百奇道：「想不到，中州四奇，竟然當了殺手領隊。」

白玉仙低聲道：「蕭公子，他們分着四色衣服，必有作用？要小心了。」

蕭寒月點點頭，行近常九，低聲道：「中州四奇是什麼樣的人物？」

常九道：「是中州地區四個最有名望的人，二十年前已經息隱退出江湖，想不到也被二先生羅致旗下。」



蕭寒月又問道：「他們在江湖上的聲譽如何？」

常九道：「是聲威極重的大俠，連少林、武當，都很敬重他們，想不到也是晚節不保？」

向中天臉上一熱，欲言又止。

蕭寒月道：「他們淪作殺手的領隊，只怕是別有內情，也許是被迫至此。」

談話之間，四隊殺手已然逼近，立時自行散開，形如勾月，三面包圍，却空着來路。

墨非子沉聲說道：「中州四兄，還記得天台故人墨非子麼？」

四個老人八道目光，一齊投注在墨非子的臉上看了一陣，那身着紅袍的老人，才微微頷首，道：「好像見過？」

墨非子微微一怔，道：「你叫沈滄，是中州四奇的老大。」

紅衣老人笑一笑，道：「我叫沈滄，曾是中州四奇的老大，不過，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我現在是四色劍陣中的紅衣領隊……」

墨非子道：「中州四奇過去在武林中盛名赫赫，如今竟然會淪入一個劍陣的領隊。」

蕭寒月默查幾人神色，發覺了四個老人目光清明，不似受到藥物的控制，心中大感奇怪，低聲道：「白姑娘，妳看他們是不是自甘墜落，出任劍陣領隊？」

白玉仙苦笑一下，道：「他們是何心態，甘爲劍陣的領隊，我不知道，但他們不像是被藥物所迷？」

蕭寒月道：「我也覺着奇怪，他們目光清明，內功精湛，看不出一點異樣，二先生用的是什麼方法，能使這等盛名滿江湖的人物甘爲効命？」

「一定有一種方法，聞前輩，向前輩都曾爲他効命數年之久，我也一度被一種力量迷惑，但蕭大俠帶來了黃天復的訊息，和蕭兄一番懇談之後，突然間清醒過來。」

蕭寒月若有所悟，但又似無法完全瞭解的，歎口氣，道：「希望我們能盡快的找出這個原因，也許這是對症下藥，能使這個組合的力量很快瓦解，爲其所用的江湖中人，能由迷惑中清醒過來。」

「你已經具有了這些力量……」白玉仙目光凝注在蕭寒月的臉上，說：「但我說不出那是一種什麼力量，爲何而來……」

但聞墨非子高聲說道：「成英、上官傑、韓成方你們認識貧道麼？」

他一下直呼出中州四奇的名字，這顯然是，過去大家都有着很深厚的交往。

聞百奇冷冷說道：「四位難道不認識昔年故友麼？」

一身黃衣的成英，笑一笑，道：「天台故人墨非子，誰說咱們不認識了。」

「不錯，不錯，貧道正是墨非子，成兄還記得貧道，但不知道上官兄和韓兄是否也能記得？」

身着藍衫的上官傑，竟然一抱拳，道：「天台舊友，武林名劍，上官傑豈會忘懷！」



墨非子道：「記得就好，貧道數度往訪，均未見到，還道諸位息隱深居，不願再見外客，想不到四位竟然會淪入了四色劍陣做一個領隊……」

白衣如雪的韓成方冷冷的接道：「道兄說話最好客氣一些，什麼自甘墮落，淪入領隊，最好不要再妄自出口，免得多年故友，翻目成仇。」

墨非子呆了一呆，道：「韓老四，你說什麼？」

原來，昔年墨非子和中州四奇中的老四韓成方交情最好，想不到先翻臉的竟然是老友韓成方。

韓成方冷冷的說道：「念在昔年一番情意，韓老四作主放你一馬，你可以走了。」

沈滄接道：「墨道兄，老四話已出口，咱們不留難你，你去吧！」

墨非子臉色冷肅，似要發作，但却長長吁一口氣，忍了下去。

但聞成英高聲說道：「那個是蕭寒月？」

蕭寒月道：「區區在此。」

沈滄道：「好！聽說，你是這羣人的頭兒，想不到竟是一個少不更事的小伙子。」

蕭寒月淡淡一笑，道：「中州四奇爲老不尊，息隱二十年後，竟然跑來爲人奴僕，甘作殺手？」

上官傑冷哼一聲，道：「果是一位狂妄小子……」

韓成方一皺眉頭，道：「二先生說的不錯，這小子不可理喻……」踏前三步，接道：「你出來，韓四爺要教訓你一番……」

蕭寒月回顧白玉仙一眼，低聲道：「勸止向、常等人不可出手……」

白玉仙接道：「我知道。」一跨身，擱在向中天等身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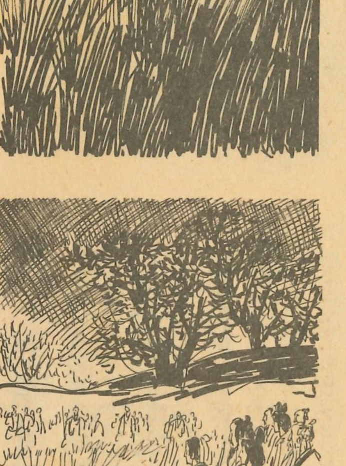
蕭寒月却前行數步，大聲說道：「很好，能和二十年前，名滿江湖的四大奇人一會，實爲生平之願。」

他心中殺機已動，長劍即然出鞘。

「且慢動手……」墨非子急急行近蕭寒月，道：「再讓貧道和他們談談。」

蕭寒月說道：「老前輩，他們四位神志清明……」

「這一點，貧道亦是大感奇怪……」墨非子黯然歎道：「中州四奇和貧道論交數十年，個個都是明辨是非，胸懷仁義的英雄，怎麼竟會一變至此，貧道實在很難相信，蕭大俠再給貧道一些時間，貧道希望能問個明白。」



蕭寒月道：「道兄請問，蕭某等候道兄的決定。」

墨非子苦笑一下，揮揮手，道：「韓兄識得天台舊友，想必還記得咱們昔年交往的經過吧？」

韓成方冷冷一笑，道：「所以，我才放你一馬，不作留難……」

墨非子接說道：「韓兄有什麼苦衷，不妨說出來聽聽，聞百奇、向中天、神刀唐明都曾爲二先生所矇騙，經過眞象大白之後，立刻棄暗投明……」

韓成方冷笑一聲，道：「你在胡說些什麼？站一邊去，等我生擒蕭寒月，誅殺這一幇叛徒之後，咱們再敘舊情。」

沈滄哈哈一笑，道：「老道士，你過來，咱們聊聊，別躭誤老四的時間了。」

墨非子大怒，道：「四位都是鐵錚錚的漢子，二十餘年不見，却變得志潰昏庸，是非不分了？」

上官傑回顧了沈滄一眼，道：「老大，我看用不着再和他多費口舌了……」

沈滄點點頭，接道：「墨道兄，你如執迷不悟，那就別怪咱們開罪老朋友了。」

墨非子氣忿塡胸，刷的一聲，長劍出鞘，說道：「好！四位是非不分，咱們也談不下去了，先勝過貧道手中之劍，然後再和蕭公子動手……」

上官傑冷笑一聲：「墨非子，這可是你先拔劍挑戰，給臉不要臉休怪我們不念舊交！」

忽然欺身而上，人一動，劍已同時出鞘，刺了過來。

墨非子揮劍封擋，竟然是硬接劍勢。

雙劍交擊，響起了金鐵交鳴，秋色平分，兩支劍竟然同時震斷。

墨非子呆了一呆，道：「上官兄的藝業，進步眞的很大。」

原來，昔年上官傑的劍術、內功，都和墨非子有一段距離，但却想不到二十年後，竟然功力大進，比起墨非子毫不遜色。

但聞上官傑縱聲長喝，手中斷劍揮展，劍光如波，直湧過來。

形勢迫急，墨非子無奈何，也只好揮起手中斷劍抗拒。

兩人手中雖都是一截斷劍，但搏殺凌厲，劍氣四溢，兵刄中本有一寸短，一寸險的說法，兩人手中斷劍，只有一尺多長，看上去如近身搏殺，更見凶惡、險厲。

天台散人墨非子乃天下有名的用劍高手，劍上造詣，素受江湖中人推崇，但上官傑竟然和他打的半斤八兩，難分勝負。

蕭寒月凝神靜觀，發覺了墨非子這一戰，却已全力施爲，打的十分辛苦。

聞百奇看兩人鬥過百招，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心中暗暗吃驚，回顧了蕭寒月一眼，道：「蕭公子，四色劍陣的組合，老朽從未聽過，但既是劍陣，必以羣攻變化爲主……」

蕭寒月點點頭，道：「不錯，那上官傑不招從人助戰，顯是心中有把握能够對付墨非子老前輩了。」

（未完．五十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廷封來寧王府拜候王爺，目的志在打探陸丹是否匿藏在朱菁照的房間內，借故到朱菁照房間看唐伯虎的「十美圖」，嗅到一股藥味，心中有數，再和王爺討論有關劉瑾之事，準備一齊應約參加劉瑾獅子樓的宴會，便告辭而去，王爺與蕭三公子一齊去赴宴，朱菁照雖然有請帖請她去，但她心裏怕陸丹會被徐廷封派人來偸走，因而借故不願赴宴，想不到劉瑾設宴是調虎離山計，暗中派藍定儒、崔命來想擄走陸丹，而這邊南偸、小子、傅香君也同一時間來到王府，朱菁照誤會藍定儒等人是徐廷封派來的，雙方打鬥，而南偸等人乘機潛入去救陸丹……

欽犯雖救出　詭計已落空

南偸小子左右抓着陸丹的臂膀，小子隨即一聲：「還不快走？」

「門外來的不是你們的人？」陸丹不忘問這一句。

「我們若是有這多人，還會這樣偷偷摸摸，索性直闖進來搶人了。」小子打了一個「哈哈」。

陸丹追問：「那到底是什麼人？」

南偸脫口道：「白蓮教的人。」

陸丹嚷出來：「我要去救她——」

「你？」小子大搖其頭。「我看你連站也站不穩，如何去救人？」

陸丹歎了一口氣。「那，兩位——」

他下面的話尚未說出來，南偸已截道：「這個女娃子雖然麻煩，到底不是壞人，我們總不能夠見死不救，小子，郡主交給你，我揹陸丹離開，與香君會合——」

小子皺眉道：「還是我揹陸丹離開的好。」

南偸歎息道：「師父已經一大把年紀，如何跟這麼多人動手？」也不等小子有反應，急急將陸丹揹起來。

小子抓着那把亂髮道：「這個女娃子可是麻煩得很，就是救了她，也未必會有一聲多謝，說不定反過來會拿劍追斬。」

「你明白便好了。」南偸知道說漏了嘴，揹着陸丹急一個老虎跳，落在那邊窗下。小子方要呼喚，南偸已穿窗而出，三四個白蓮教的殺手同時從門那邊撲進來，他們並不認識陸丹，只當小子就是陸丹，一齊撲前。

小子身形一弓一彈，一條野狗也似竄前，閃三刀，一脚將一個殺手踢翻，反手一拳將另一個殺手擊飛，腰身一折，接連三個觔斗，落在旁邊窗下。

兩個白蓮教殺手正破窗而入，小子先發制人，左一拳，右一脚，將那兩個殺手踢打飛開，翻手正好將緊接穿窗而竄入的另一個殺手抓住，反擲出窗外，身形一縮，緊接着竄出窗外。

五六個白蓮教的殺手聚在窗外，看見有人飛出來，便要上前撲擊，發現是同伴，連忙讓開，小子跟着竄出來正好在這個空隙，也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呼喝聲中，身形盤旋，連環踢出七脚，踢翻了三個殺手，身形並沒有停頓，脚尖沾地，身形便借勢拔起，翻越欄杆，落在院子的花木叢中。

一個殺手立即高呼：「陸丹在這裏——」

其餘殺手立時四方八面向這邊湧來，小子在花樹叢中穿插，向朱菁照那邊接近，原是要助朱菁照一臂之力，可是竄到一半距離，突然一頓，向相反的方向倒竄回去。

一條人影也就在這時候天馬行空般越過牆頭，向這邊掠來。

兩個白蓮教殺手迎前去，還未出手，便被那個人一掌擊中，飛摔開去。

那個人也沒有理會其他殺手，花木樹上飛越，落在朱菁照身旁，劍出鞘，封住了藍定儒的摺扇。

劍是斷劍，藍定儒目光及處，一聲：「蕭三公子——」身形一旁掠開。

崔命原已向小子那邊掠去，這時候連忙掠回，落在藍定儒身旁，哭喪棒截住了蕭三公子的斷劍追擊。

蕭三公子劍勢一斷即收，喝問：「什麼人斗胆在寧王府鬧事。」

崔命陰陰一笑。「原來蕭三公子，有幸相會，可惜我們今夜有事在身，日後有緣，再行領敎。」也不等蕭三公子回話，哭喪棒一收，身形便倒退開去。

藍定儒摺扇領後一插，亦退下，那些白蓮教殺手當然亦不會留下來。

朱菁照要追，被蕭三公子截下。「窮寇莫追！」

寧王府的侍衛這時候亦已聽得聲响，四方八面向這邊湧來，以他們的身手，當然攔不住白蓮敎的人，要追的，蕭三公子也隨即喝住。

朱菁照還是追過去，一面高呼：「陸丹！」

陸丹當然不會回答，被那些白蓮敎殺手誤會爲陸丹的小子亦早已在混亂中逃去。

×　×　×

一切都已經事先計劃妥當，南偷迅速與傅香君會合，到後山，等不了多久，小子亦到來。

陸丹實在担心，一見小子便問：「郡主怎樣了。」

「蕭三公子趕回來，王府的侍衛亦四方八面趕到，你說她還會怎樣？」

陸丹吁了一口氣，小子冷冷的睨着他。「我們還以為你落在她手上一定吃盡苦頭，那知道却是如此快活，早知道在觀裏睡覺，落得舒服。」

「郡主是一個好人……」

小子冷笑着。「你以為她將你留下來完全一番好意，沒有其他的目的？」

「還有什麼目的？」陸丹不以為然。

小子搖頭。「現在跟你說什麼你也不會相信的了，老實話，要不要我們將你送回王府？」

陸丹搖頭苦笑。「白蓮教徒既然已知道我藏在王府內，我還是離開的好，否則不難又再給他們添麻煩，再說這一鬧，給王爺知道，我也留不下去的了。」

「聽你的口氣，你好像巴不得繼續留在王府內，」小子接問：「是因為那個什麼長樂郡主？」

陸丹方要分辯，南偷已截口道：「你們還在胡說什麼？」

小子亦已有所覺，目光及處，只見一盞黃色的大燈籠飄然從那邊小樹林中出現了。

那盞黃燈籠後面跟着一個黃衣中年僧人，肥肥胖胖的，步高步低地，好像隨時都會摔一跤，但來到了四人面前，仍然沒有摔倒在地上。

「黃燈使者？」南偷冷冷地問一聲。

「阿彌陀佛——」黃衣僧人笑了。「貧僧無心——」

他不笑的時候好一個佛相，一笑却非獨不再慈祥，而且顯得奸惡了。

「你的心有誰不知道早已拿去了餵狗？」南偷接對小子一揮手。

小子會意道：「師父處事最爽快就是這一次了。」

南偷冷冷道：「這種佛門敗類，你以為還會大開方便之門，說也是廢話，乾脆幹掉他們算了。」

「阿彌陀佛——」無心一聲佛號，雙掌合什，原在他掌握的那盞黃燈籠便飛上了半天，隨即爆開。

南偷四人的目光不由往上望，燈籠爆碎，眼神亦難免一陣紛亂，到看見那一排樹林中冒出來的黃燈籠，不由都有一種錯覺，以為那排黃燈籠是由那盞奇大的黃燈籠爆出來。

那排黃燈籠都是跟着插在樹上，每隻黃燈籠下一個身穿黃袈裟的年青僧人，手執戒刀，身形一動，便左右弧形將南偷四人包圍起來。

陸丹看在眼內，大呼道：「三位，你們別管我，將我留下來好了。」

小子霍地回頭。「你什麼時候學會這種廢話的？」

「罵得好——」南偷仰天打了一個「哈哈」，喝一聲：「闖——」揹着陸丹直向無心衝去。

「我佛慈悲，請恕弟子大開殺戒！」無心居然來一句這樣的話，手往後一探，兩個年青僧人便將扛着的一條奇重的禪杖交到他手上。

「橫掃千軍！」他接一聲暴喝，禪杖攔腰疾掃，風聲大作，聲勢驚人。

南偷轉身忙退，無心禪杖揮舞，追在後面，那麼重的禪杖在他手中簡直輕如無物，盤旋飛舞着往南偷窮打猛砸，一時間勁風呼嘯，沙塵翻滾，燈光也因而變得迷濛。

小子傅香君左右上前要救護，才動身便分別被七八柄戒刀包圍起來。

傅香君劍在手，以一敵七，雖然輕鬆，但要一下子闖出去，還是困難，小子出其不意，三拳擊倒了一個黃燈殺手，奪過一柄戒刀，要衝出包圍也是沒有那麼容易，更多的黃燈殺手經已掩殺前來。

南偷輕功也實在高强，雖然揹着一個人，仍然能夠在無心的禪杖下穿來插去，不為所傷，一番閃避，更就索性躲進樹林中。

無心一連砸倒了三株大樹，反而阻碍了前進的身形，無可奈何，只有繞着樹木，追在南偷身後。

南偷當然輕鬆起來，說話也多了，盡情嘲弄無心，只等無心怒火上湧，遮了眼睛，抽冷子來一個反擊，將無心弄倒在地上。

無心却不怒反笑，越笑越大聲，好像難得有一個這樣追追逐逐的機會，南偷却不是這樣想，他早已知道這個和尚非常陰險，越怒便越裝得若無其事。

所以他完全不担心，一直到無心的笑聲突然停下，笑容也消失。

以他所知，這個和尚不笑的時候反而就是最開心的時候，循目光回頭望一眼，果然看見數十盞藍白兩色燈籠左右向這邊湧來。

不等那些燈籠湧到，他便從樹林裏退出，才退出，藍定儒崔命便已雙雙掠到他方才置身的地方，若是他不退出來，此刻便身陷三燈使者的包圍下，這種情形下，以一敵三，後果不堪設想。

藍定儒崔命無心緊追而至，南偷不等他們追到，搶先闖進那些黃燈殺手羣中，橫衝直撞，那些黃燈殺手要對付傅香君小子二人已經吃力，給南偷這一闖，立時亂成一片，南偷的目的也就是在製造混亂！

無心三人當然瞧出南偷的用意，一面吩咐藍白二燈殺手佈下陣勢，一面發出暗號，着令那些黃燈殺手退下。

那些黃燈殺手一聽暗號立即散開，到底是訓練有素，行動迅速。

南偷原是要追在他們後面，繼續製造混亂，那知道小子傅香君却雙雙來到了他身旁，用意當然是在保護他與陸丹，是好的，但給傅香君小子這一阻，南偷又如何還追得了上去。

「好了，我們現在等死就是。」他索性停下來。

黃白藍三燈殺手那片刻已經連結成一個大陣，包圍着南偷四人。

陸丹目光及處，又說出一聲，道：「三位——」

才說了兩個字，小子已截道：「又來廢話了。」

陸丹歎息道：「他們要的是我一個人，又何必為了我一個人……」

「這個時候你還來這種廢話，是要摧毀我們的鬥志，好讓他們容易將我們砍倒？」小子看着陸丹，接問：「劉瑾指點你這樣做的？」

陸丹只有閉上嘴巴，小子這才問南偷道：「師父，這一次我們逃生的機會有多少？」

「也不多，九成總會有的。」南偷輕描淡寫地回答，好像完全不將敵人放在眼內。

無心「呵哈」一聲，接道：「出家人不打誑語，以貧僧看來，四位逃出的機會，一成也沒有。」

語聲甫落，慘叫聲突起，包圍着南偷那羣殺手一陣紛亂，露出了一個空隙。

那個空隙在樹林的方向，原立在那兒的四個殺手突然全都浴血倒地。

他們倒下，四個黑衣幪面人便現身，幽靈也似，各仗利劍，外露的眼睛全都是晶瑩透徹，明亮而美麗，却不知怎的令人有一種感覺，好像不是人的眼睛，細看甚至有點心寒。

無心目光及處，脫口問：「那是什麼劍陣？」

四個黑衣幪面人俱都是雙脚不丁不八的站着，背向，左手揑劍訣，右手仗劍成水平伸出，劍訣也是平按在劍柄上，動作一致。

藍定儒搖頭。「看不出，但有點兒像四象劍陣。」

無心沉吟着。「只是有點兒。」

崔命歎了一口氣。「兩位懂得這種玩意兒的老兄也看不透，我這個外行的更看不出什麼了！」

藍定儒雙目疾揚：「再試一下！」摺扇一指四個藍燈殺手，再指那四個黑衣幪面人。

四個藍衣殺手一齊撲上，長劍全力出擊，那四個幪面黑衣人若無其事，一直等到他們接近才身形一動，交錯一退一進。

一退將反來的長劍讓開，一進將四個殺手的長劍封在外面，到他們突然一轉，手中劍便攻向四個殺手的要害，四個殺手揮劍封擋已來不及，急退，那四個幪面黑衣人這才追殺上前，却是交錯着位置互易，眼睛稍慢也瞧不清楚，到瞧清楚的時候劍已經到了。

四個殺手只有一個反應比較敏銳的，及時避開，咽喉却已經開了一道口子，雖然倖保性命，經已嚇出一身冷汗，其餘三個當場倒斃地上，都是咽喉中劍，一劍致命。

藍定儒無心崔命齊皆動容，方才他們瞧不到，現在瞧清楚，才知道厲害。

「四位到底是那條道上的江湖的朋友，何以跟我們白蓮教作對？」藍定儒摺扇指着那四個黑衣幪面人。

四個黑衣幪面人視若無睹，置若罔聞，藍定儒等了一會，冷笑。「四位雖然瞧不起藍某人，藍某人，還是要領教的。」語聲一落，身形掠出，崔命與他合作已慣，身形亦動，從另一個方向掠上。

四個黑衣幪面人身形同時移動，交錯縱橫，異常靈活，劍光與身形移動同時飛閃。

藍定儒崔命還未掠到眼神已經被劍光擾亂，四個黑衣幪面人竟然瞧出了十六個來，不約而同，一聲：「不好——」摺扇哭喪棒不暇傷敵，只求自保，脚尖着地，立即倒縱回去，他們的反應雖然敏銳，右臂仍然被劍尖劃傷。

兩人心頭駭然，倒掠回無心身旁，目光落在右臂傷口上，沒有作聲，那一份震驚已在眼神中表露無遺。

無心看在眼內，一聲歎息。「此地不宜久留——」禪杖一引，忙喝了一聲：「退——」

那些殺手應聲退下，無心接一聲佛號。「後會有期——」與藍定儒崔命一齊退開。

四個黑衣幪面人毫無反應，一直到白蓮教的人完全消散，劍才入鞘。

小子立即上前。「多謝四位相助，不知道四位可否以真面目相見，或者將姓問留下，好得我們日後拜謝？」

四個黑衣幪面人一齊搖頭，身形突然倒掠回林內，小子要追，被南偷喝住。「別做這種自討沒趣的事。」

小子反問：「師父可是已看出他們的來歷？」

南偷搖頭，若有所思，小子沉吟着又道：「奇怪這麼巧在這裏出現，及時將白蓮教的人擊退。」

「應該是朋友——」傅香君仍然望着那邊。

「亦不無可能另有目的。」南偷笑起來。「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多謝他們，要非他們出現，三燈使者還有殺手我們就是應付得來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小子目光轉向陸丹，道：「看來你這個小子的運氣實在不錯，到處都有貴人扶持。」

陸丹除了苦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表示。

× × ×

南偷傅香君都考慮到再回去白雲觀，難掩劉瑾的耳目，劉瑾是必早已在寧王府附近佈置了足夠的細作，但在這種情形下無論他們到什麼地方也是一樣，反而利用白雲觀，還可以引開他們的注意，他們也考慮到白雲觀現在只怕也經已不再成為秘密。

回到白雲觀，他們第一件事便是撤走觀中的武當派弟子，要他們夤夜動身，遠離京城，暫時避開。

那羣武當派弟子動身同時，南偷傅香君四人亦動身，悄然折回城內，經由秘道，進入安樂侯府。

劉瑾果然在寧王府附近安排了相當的細作，一部份追踪那羣武當派弟子，剩下的一部份既然已現了行踪所在，要避開他們的注意在南偷他們來說當然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進入安樂侯府，他們隨即與鍾大先生連絡上，由鍾大先生引進後堂的一個地下密室內。

徐廷封沒多久也回來了，知道立即趕到密室，他並不奇怪四人的到來，倒是奇怪那四個幪面黑衣人物的身份，當然也想不透。

傅香君這時候亦已找出陸丹的病源。

「軟骨散？」陸丹實在難以相信，其他人都覺得很意外。

「這個人——」徐廷封大搖其頭。

「我早就說過，這個女娃子什麼也幹得出。」小子咬牙切齒的。「有機會我總要好好的教訓她一頓，叫她知道厲害，以後不敢胡來。」

「算了……」陸丹替朱菁照分辯。「可能連她也不知道那是軟骨散？」

小子冷睨着他。「我看軟骨散之外一定還有什麼迷藥。叫你迷了心智，這個時候竟然還替她說好話。」

陸丹尷尬的苦笑，小子接着嚷道：「這個女娃子以我看也不知在打什麼壞的主意。」

「不……不會的。」

小子很生氣的道：「你說，她這是救你還是害你？」

陸丹說不出，小子又道：「這種軟骨散再喝下去，你知道會是什麼樣子？」

陸丹不難想像得到，沒有作聲，小子接對徐廷封道：「還是侯爺夠眼光，明知這種人招惹不得，怎也不答應。」

南偷推了小子一把，示意他不要再說下去。

小子還是說下去。「女人心，海底針，這句老話可眞不錯，幸好我對女人完全提不起興趣——」

「是眞的？」南偷接一句。

小子立時省起了南宮明珠，一連打了兩個「哈哈」才道：「當然不是每一個女人都是這樣，好像傅姑娘，又美麗、又善良……」

傅香君笑笑。「你怎麼說到我這兒來了。」

小子又打了一個「哈哈」，話方要出口，南偷已冷笑着道：「幸好那個女人沒有在這裏。」

小子連忙岔開了話題。「那四個黑衣蠓面人可眞是厲害，就是不知道是何方神聖。」

徐廷封接問南偷，道：「老前輩可有印象。」

南偷一正面色。「也許是南宮世家的人。」

「他們用的是南宮世家的武功？」徐廷封追問。

「那個劍陣前所未見，看武功實在看不出來，只是看他們的身形應該不是男人，附近一帶武功好的女人，只有南宮世家一夥，所以才有這個念頭。」

小子奇怪地問：「南宮世家的人為什麼要救我們？」

南偷瞇着眼。「也許就因為他們也是俠義中人，亦不無可能，完全是因為你的關係？」

「師父又來說笑了。」小子尷尬的一旁避開。

× × ×

朱菁照笑不出來，陸丹的失踪是一個原因，寧王也是鐵青着面龐。

她說話仍然是那麼多。「這件事爹你一定要作主，王府什麼地方，怎能夠容許那四人公然進來鬧事。」

寧王沒有作聲，蕭三公子鑑貌辨色，已知道不妙，眨眼示意叫朱菁照不要再多說話，朱菁照却沒有在意，又說道：「那些人簡直將這裏當作街道，我原是要教訓他們一頓，那知道武功那麼高，幸好師父及時趕回來，師父也眞是神機妙算，是不是……」

她轉問蕭三公子，原是想要將蕭三公子也拖進這淌渾水來的，蕭三公子却一聲不發，她只好轉對寧王道：「爹你怎樣說，也是一個王爺，這件事，可不能夠就此罷休，一定要將那些人找出來，重重懲戒一番——」

「你還未說夠啊？」寧王終於開口，面色更加難看。

朱菁照總算看出不妙，仍然有恃無恐的撒嬌：「爹，我難道說錯了。」

「放肆——」寧王拍案而起。「菁照，爹是寵壞了你，到處去生事，越來越不像話了。」

「我什麼時候到外面生事了，好好的留在王府裏，那些人不知道怎的竟然闖進來！」朱菁照還要分辯，道：「爹你可以問……」

「住口——」寧王聲色俱厲。「你好不知難退，你做過什麼事以為爹完全不知道。」

「我做過什麼事？」

「你身為郡王，竟然私藏欽犯，與劉公公作對。」

朱菁照面色一變，說道：「那有這種事。」

「還要分辯？」寧王搖頭。「你一舉一動，所作所為，我完全瞭如指掌，所以不揭穿，只望你不過一時尋開心，很快將人送出去，那知道你——」一頓一歎，說道：「可知道你差一點，便闖下了彌天大禍？」

朱菁照垂下頭，寧王又道：「這裏可以不是南昌，若是給劉瑾的人公然在這裏將欽犯找出來——」

他沒有說下去，朱菁照囁嚅道：「他就是不敢肯定才用這種手段……」

「不是說，幸好他不敢肯定？」寧王又一聲歎息。

蕭三公子插口說道：「以在下所見，來的人並非劉瑾手下，極有可能是白蓮敎徒。」

「天曉得，白蓮敎徒是否與劉瑾勾結？」寧王這句話說出口，他眉頭便深皺起來。

蕭三公子心頭一動，心裏想：「不無可能。」

寧王沉吟接道：「獅子樓之宴絕無疑問是調虎離山之計，劉瑾也總算知情識趣，留給我幾分薄面。」

「他的人這樣闖進來……」朱菁照又嚷了。

「王府中並無傷亡，這你也不明白。」寧王搖搖頭。

朱菁照眼珠子一轉。「這是說，劉瑾也要避忌爹你的了。」

「你懂得什麼？還不快快進去靜思己過，」寧王接喝道：「以後沒有我許可，休想踏出王府大門半步。」

朱菁照一呆，一跺脚，疾奔了進去，寧王轉顧蕭三公子，道：「蕭先生，辛苦

你了。」

蕭三公子微喟。「經過這件事，希望吸取敎訓，菁照相信會收斂一下，亦未嘗不好。」

「希望就是了，」寧王苦笑。「只怪我自幼寵壞，才鬧出這許多事情來。」一頓又問：「那個陸丹可是已經給廷封的人救走了。」

「應該就是了。」

「劉瑾只怕又要生氣。」寧王拈鬚微笑，道：「一個陸丹其實用不着那麼緊張的。」

蕭三公子沒有作聲，他看出寧王是別有用心，却看不透，畢竟是一個江湖人，不是政客。

× × ×

劉瑾的確很生氣，但沒有發作，甚至語聲也能夠保持平靜，只說道：「陳全，說你的。」

他那個心腹太監陳全一聽便由心慌出來，囁嚅着。「那些人證實是進了白雲觀，是到我們大舉出動殺到去，白雲觀已經空無一人，走得一乾二淨。」

劉瑾淡然道：「傳我命令，負責這件事的人降職三級，再派人去燒了那座白雲觀。」

陳全由牙縫中應了一聲，急急步退了下去？

劉瑾這才問無心崔命藍定儒。「三位呢，可是已想到那四個黑衣蠓面人的來歷麼？」

無心歎息。「請九千歲降罪。」

「算了，」劉瑾笑了，說道：「我其實是不應該這麼執着的，陸丹又算得是什麼。」

「九千歲——」

劉瑾截問：「兩位敎王什麼時候可以出關。」

無心三人面色一變，劉瑾這差不多是說他們無甚作用，只有請天地雙尊出關才能夠解決一切。

「也快的了。」無心硬着頭皮應了一聲。

「很好。」劉瑾躺下去。

陳全突然又匆匆走進來，一面連聲：「九千歲——」

「又發生了什麼事？」劉瑾心裏雖然很緊張，表面仍然是那麼冷靜。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不知好歹，竟然上本說皇上的不是的！」陳全顯得很起勁。

「哦？」劉瑾接問道：「他那個本子呢？」

陳全急急遞去，劉謹接在手中，沉吟着：「這個匹夫就是書獃子臭脾氣，這一次，有他好看的。」

劉瑾隨即着陳全去請皇帝到武英殿，皇帝這時候正在豹房盡情享受人生，陳全如何請得動？

又不敢違抗皇帝命令，回去請劉瑾到豹房來。

這早已在劉瑾意料之中，也不堅持，從而帶了王守仁的本子，到豹房見皇帝，要說什麼話，在陳全來往間亦大都已擬定了。

（未完・十八）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戳
元 次 手續費

主管： 經辦員：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鑫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戳
元 次 手續費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虯龍倚馬錄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彩袍老者帶岳小玉來到「大補氣血」樓，裏面是一個大石牢，在一個「萬蛇池」中養着不少蛇兒，彩袍老者也即是蛇公公，他給岳小玉服下一碗極珍貴的「赤腹單刀」蛇血，接着，就故意和岳小玉打一場架，之後，蛇公公把岳小玉留在石牢中休息一天，次日，蛇公公到來，岳小玉這才明白，蛇公公給他喝的蛇血是無價之寶，對練武之人來說，可以增加內力，而蛇公公和他打一架，更是有心爲他摧散體內熱流？岳小玉十分感激，之後，便由蛇公公教他武功……岳小玉被一個怪人帶走，那個怪人正是布北斗……

救人需救切

白衣少女道：「師父大恩大德，弟子以後一定會記住的。」

布北斗怒道：「是誰教妳說這種廢話？妳要記住的不是我，而是武功！武功！武功！」

小靈精談天

白衣少女似是有點害怕，身子不由自主地震動了一下，但她還是說道：「武功招式和練功心德，弟子當然是永遠都是記住的，但若沒有師父的栽培，弟子又怎能學得各門各派的上乘武功？」

布北斗冷冷一笑：「妳哪裏學過眞正上乘的武功？就以這套天光六合劍法來說，它雖然遠勝點蒼派的十七秘劍，但若跟天下第一流的劍法相比，嘿嘿！嘿嘿！眞是連我也不知道該怎樣去形容了。」

岳小玉一愕，忍不住問道：「那一種劍法，才算是天下間第一流的？」

布北斗道：「第一流的劍法，根本就不是劍法。」

岳小玉呆住，過了片刻才道：「那又是甚麼意思？」

布北斗道：「姑勿論手中有劍也好，或者只是心中有劍也好，所出手的招式還是規限在劍法之內，而只要是劍法，天下間就一定有人能破！」

岳小玉道：「難道不是劍法的劍法，就沒有人可以破解了？」

布北斗道：「不是劍法的劍法，它幾乎是包羅萬有的，它可以夾雜着刀、斧、槍、戟、箭、棒，甚至是天下間任何種類兵刃的招式，再進一步，更可以發揮出完全不類似任何兵刃的奇門招數，只要到了那層境界，又有誰能破解得了？」

岳小玉眨眨眼，道：「但又有誰能把劍法練到那一層境界？」

布北斗目光凝注在遠方，緩緩的道：「有，有一個人，上天下地，就只有一個人。」

岳小玉一怔，道：「他是誰？」

布北斗道：「布狂風。」

「布狂風？」他也姓布？」

「當然也姓布，若不是姓布的人，又怎練得成那種驚世駭俗的武功？」布北斗驕傲地說。

岳小玉道：「那位布前輩，是你的甚麼人？」

布北斗道：「你可以叫我一聲前輩，但他不是。」

岳小玉一怔：「難道他比你還要年輕麼？」

布北斗哈哈一笑，道：「這還用說嗎？你幾時聽過兒子會比老子還要老的？」

岳小玉不禁大是詫異：「布狂風是你的兒子？」

布北斗用力地點點頭：「不錯，我只有他這麼一個兒子，所以，他一定要成爲江湖上最出色的劍學大宗師！」

岳小玉道：「他已成功了？」

布北斗哈哈一笑，但這一笑卻極短促，很快就已停止下來。

岳小玉望住他：「你怎麼啦？」

布北斗搖搖頭，道：「我沒事，一點事也沒有，但布狂風的事，再也不要提它了。」

岳小玉卻偏偏問道：「爲甚麼不要再提？」

布北斗陡地生氣起來，厲聲道：「我說不要提就不要提，你聽見了沒有？」

岳小玉道：「沒聽見！」

布北斗瞪着獨眼，吼叫道：「你敢頂撞我？」

岳小玉冷笑：「初時看你不像個人，後來看看有點像，但現在又還是變得不像個人了！」

布北斗的醜臉陣陣抽搐，眼神顯得更是凶厲無比。

岳小玉給他瞧得心中發毛，不禁有點後悔，又是感到說不出的害怕，但話已說到這裏，却也只得硬着頭皮死撐下去，道：「首先提起布狂風的可不是我，而是你自己。」

布北斗一呆，臉上倏地罩着了愴然之色。

「對！是我首先提起他的！」布北斗忽然用手掩着面龐，聲音嘶啞地說：「我早已說過不再提起他，爲甚麼現在偏偏還要提起？」

岳小玉嘆了一聲，說道：「那很簡單，只因爲他是你的兒子，而且是唯一的兒子。」

只見布北斗的身子微微發抖，連聲音也是一樣：「不錯，他是我的兒子，而且是唯一的兒子，我要去找他！我現在就要去找他……」

岳小玉道：「他在甚麼地方？」

布北斗却反問：「對了，我的兒子在哪裏？他躲到甚麼地方去了？」他的聲音越來越是激動，說到後來，更用力揑着岳小玉的肩膊。

岳小玉痛得要命，便胡亂地大叫道：「他在飲血峯，正在跟練驚紅喝酒下棋，但說不定過兩天，他就要展開一場生死決戰了！」

「飲血峯！練驚虹！」布北斗陡地呆住，過了半晌，忽然大笑道：「對！怎麼我老是沒想到那個地方？你說得一點也不錯，我兒此刻必然正在飲血峯上，隨時都會和練老魔決一死戰！」

岳小玉道：「只是，飲血峯是個人見人怕，鬼見鬼愁的魔域，你還是不要去的好。」他這句話倒是由衷之言，他可不想害死這個言行怪異，兼且半邊臉孔焦黑可怖的怪人。

但布北斗却把昔才岳小玉胡亂之言信以爲眞，那裏再理會飲血峯有多凶險，道：「不要說飲血峯，就算是閻王大殿，我也要闖它一闖！」語畢，才鬆手放開了岳小玉。

但這時候，岳小玉却倒轉過來拉住他的衣袂，道：「前輩且慢，小岳子有事相詢。」

布北斗道：「你是不想問我爲甚麼把你從無名山莊裏拉出來？」

「正是。」

「實不相瞞，公主軒的密室，對我來說是一點也不秘密的！」

「這倒奇了，」岳小玉大惑不解。「前輩何以忽然提起那座密室？」

布北斗道：「幾天前，許不醉是不是把你帶到那密室裏談話？」

岳小玉道：「是呀，前輩怎麼會知道的？」

布北斗冷冷一笑，道：「那密室隔壁以至地底，還另有密室，你又知道嗎？」

岳小玉搖了搖頭，道：「我也只是頭一遭進入那密室，又怎會知道那密室居然一點也不秘密？」

布北斗道：「別說是你，就連許不醉，他也同樣懵然不知，還以爲只要關上密室石門，就可以獨處一室，與外界完全隔絕！」

岳小玉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如

此說來，當日許軒主跟我的談話，你都聽見了？」

布北斗道：「都聽見了。」

岳小玉道：「竊聽他人的秘密，可不是甚麼君子行爲。」

布北斗道：「這怎能算是竊聽？若要怪，就只好怪許不醉甚麼地方都不揀，偏揀那一座密室，認爲那是公主軒裏最隱秘之所，誰知我的老窩，偏偏就在那密室的左右……」

岳小玉又問道：「那密室建在地底之下，怎麼府上如此湊巧，剛好就在它的側邊？」

布北斗道：「甚麼府上府下的，說眞確一點，整個公主軒來說，本來都是布某的地方！」

岳小玉一怔，道：「公主軒以前的主人，好像是個女子。」

布北斗道：「她就是武林公主。」

岳小玉吃了一驚：「武林公主叫甚麼名字？」

布北斗道：「她叫布則雨。」

「布則雨？她也姓布？」岳小玉吃驚更甚：「難道……難道她就是你的女兒嗎？」

布北斗慨然道：「她不是我的女兒又還是誰？那座公主軒，本來就是我親自督工，花了三載光陰才能建成的。」

岳小玉長長的吸一口氣：「這樣說來，你就是……那個武林皇帝了？」

布北斗哈哈大笑：「好說！好說！我就是當年不可一世，如今却已不值一提的武林皇帝！」

岳小玉儍住了，他怎樣也沒想到，眼前這個獨目半臉燒焦的怪人，居然就是那個因爲貪婪財富，而把武林公主嫁給波斯富商的武林皇帝！

布北斗又轟聲大笑了一會，才接着說：「你一定覺得我是個很混帳的東西，但不要緊，江湖上旣有仁慈君子，當然也有奸險小人，別人怎麼瞧我，我是一點也不介意的，但那許不醉只怕比我還更胡混，更荒唐，他的主意，未必就是甚麼好的主意，就像他這次把你送到無名山莊，要你跟那個只懂得養蛇的老跛子，嘿嘿，那又有甚麼用了？難道他還可以讓你練成絕頂武功嗎？」

岳小玉道：「但無論怎樣，許軒主對我是一番好意的。」

布北斗哼一聲，道：「他對你是一番好意，難道我對你又是一番惡意了？」

岳小玉愁眉苦臉的道：「你對我也許更好，但我却有些東西，只怕很難再拿回來了。」

布北斗冷冷道：「你說的是不是銀蠶絲軟甲，可勝則勝譜和公孫我劍給你的武功秘笈？」

岳小玉點點頭，道：「不錯，對我來說，這都是很重要的東西。」

「少發慌，統統都在我這兒！」布北斗嘿嘿一笑，忽然肩上除下一個軟包袱，抛給岳小玉。

岳小玉打開包袱一看，不禁又驚又喜：「果然一件不缺，布前輩是怎樣弄回來的？」

布北斗冷冷一笑，道：「這座山莊，在別人眼中看來是固若金湯，也神秘莫測的，但布某却只當它是塊豆腐！」

岳小玉高興了一陣，忽然又皺着眉，搖搖頭道：「我總是覺得這樣不好。」

布北斗道：「這樣有甚麼不好？」

岳小玉道：「許軒主和蛇公公待我不薄，如今小岳子不辭而別，一定使他們十分失望。」

布北斗道：「你若跟着這兩個胡胡混的傢伙，豈不是也使我十分失望嗎？」

岳小玉苦笑一下，道：「這下子眞是左右做人難。」

布北斗道：「不必多想，公孫我劍收你爲徒，他是夠眼光的，就是怕連自己也弄得一塌胡塗，再也沒有機會可以親自傳授給你一招半式武功。」

岳小玉道：「我師父多半也是往飲血峯去了。」

布北斗道：「這倒妙極，練老魔獨霸一方多時，這次大夥兒齊心協力讓他頭痛頭痛，豈不妙哉？」

岳小玉默然半晌，道：「就只怕你兒子並不在飲血峯上。」

布北斗一怔，道：「你不是說過，布狂風正在跟練驚虹喝酒下棋嗎？」

岳小玉訕訕一笑，道：「那只是一時急了，所以才胡言亂語騙騙你而已。」

布北斗獨眼一睜：「你竟敢騙我？」

岳小玉道：「本來，我是絕對不敢騙你的，但給你揑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也就只得胡扯一番，以求脫難。」他這幾句話，可說是十分老實。

但布北斗會不會原諒他，却是誰也不知道的事情。

只見布北斗的身子一陣發抖，連聲音也變得異樣之極。

他望着岳小玉，喃喃道：「布狂風不見了……布狂風不見了！哈哈！哈哈！眞是好笑！眞是好笑……」嘴裏雖然這樣說，但面上却殊無半點笑意。

岳小玉道：「他是怎樣不見了的？」

布北斗道：「他練功太勤，瘋了。」

「瘋了？」岳小玉一懍，「這可不幸之至。」

心中却在想：「兒子練功練瘋了，父親看來也是有點失心瘋。」

布北斗頹然地坐在地上，凄然道：「小岳子，你說我麼，該怎麼辦？」

岳小玉道：「你喜歡怎辦就怎辦，但布狂風的確不在飲血峯。」

布北斗道：「就算他不在飲血峯，咱們也可以殺上去，湊湊熱鬧！」

岳小玉喜道：「眞的？」

布北斗哼一聲，道：「殺上去就殺上去，還有甚麼眞的假的？」

岳小玉道：「但小岳子的本領不行，只怕連累了你。」

布北斗道：「不怕不怕！就算血花宮是人間地獄，無邊苦海，布某要來便來，要去便去，難道練老魔還擋得住我嗎？」

岳小玉道：「這個自然。」但心中却暗自担憂：「這怪物若只懂得吹牛，那就統統都得完蛋了。」

布北斗忽然瞪了岳小玉一眼，道：「你心裏是不是罵我吹牛？」

岳小玉吃了一驚，忙道：「絕對沒有

這種事。」

布北斗哼一聲，說道：「就算你眞的這樣想，那也不足爲奇的，江湖中人，又有那一個不怕血花宮的『茹毛飲血鬼獨夫』呢？」

岳小玉道：「我不怕。」

布北斗道：「初生之犢不畏虎。」

岳小玉道：「布前輩呢？」

布北斗道：「我只怕一個人，那就是我自己。」

岳小玉道：「布前輩眞的决定上飲血峯？」

布北斗道：「飲血峯之行，我是一定要去的，就算今天不去，遲早也要去。」

岳小玉道：「布前輩跟練驚虹有過節嗎？」

布北斗道：「他是他，我是我，咱們之間旣無淵源，亦無過節。」

岳小玉其實一直都很想到血花宮裏一開眼界，只是苦無機會，此際旣有布北斗撐腰壯胆，也就不再猶疑，决定跟着他前往飲血峯湊湊熱鬧。

但心中一直記掛着郭冷魂的傷勢，倒也是事實。

布北斗拍了拍岳小玉的肩膊，道：「你人雖細小，胆子却大，只要練好一身武功，將來必然出人頭地！」

那白衣少女突然插口，道：「師父，弟子是否也跟隨着你老人家上飲血峯？」

布北斗却立刻搖頭，說道：「妳不要去。」

白衣少女道：「弟子爲甚麼不能去？」雖然她戴着一頂大笠帽，別人無法看見她面上的表情，但從聲音聽來，她顯然覺得甚是委曲。

布北斗冷冷一笑：「憑妳這兩三下貓爪一般的功夫，上飲血峯只有白白送死的份兒！」

白衣少女的聲音聽來更委屈地說道：「這位小哥兒，難道他又有一身高明本領嗎？」

布北斗道：「他叫岳小玉，連一點武功也不會。」

白衣少女道：「這就更奇了，爲甚麼他反而可以到血花宮去？」

布北斗道：「到了那裏，妳這三幾下貓手貓脚的功夫，可說是有等於無，甚至比不懂武功的人還更累事！」

岳小玉一怔：「這又是甚麼道理？」

布北斗冷笑道：「你不懂武功，自然不會輕啓爭釁，但水瑩兒自恃有點武功根基，必然會闖出瀰天大禍來。」

岳小玉心想：「原來她叫水瑩兒，這名字不錯，聲音更是美妙之極，就只不知道臉兒是否也和她的師父一樣，倘眞如此，豈不是變成鍾無艷啦？」

只聽見水瑩兒的聲音又道：「弟子自知武功低微，但師父有事，弟子又豈可不跟隨在側？」

布北斗道：「誰說師父有事了？師父上飲血峯，就像是詩人登上黃鶴樓一般，簡直眞是風騷得很。」

岳小玉暗道：「你這麼說，莫不是將會一去不返，去如黃鶴乎？」

當下便說道：「旣然令高足想在身邊侍候你老人家，那又何苦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布北斗臉色一沉，道：「我說過她不能去就不能去！」說完這句話之後，忽然劇烈地咳嗽起來。

水瑩兒吃了一驚，道：「師父，你怎麼啦？」

布北斗搖了搖手，又咳了幾聲才道：「是老毛病發作，但不要緊，過一會……就……就沒……」說到這裏，咳嗽得更是劇烈，再也接續不下去。

岳小玉見他似乎甚是痛苦，便說：「這附近不知道有沒有城鎭？」

水瑩兒道：「有又怎樣？」

岳小玉道：「找個大夫，爲布前輩治病。」

水瑩兒搖搖頭，道：「一般大夫，是沒法子治好師父的。」

岳小玉嘆了口氣，說道：「只可惜公孫神醫不在這裏，否則他一定會有辦法治好。」

這時候，布北斗的咳嗽聲漸漸停止了，但却變得氣喘不休，全身顫抖不已。

水瑩兒更是着急，她的聲音也同樣顫抖得很是厲害：「師父，振作點！」

布北斗凄然一笑，顫聲道：「不中用啦……師父曾經練功走火入魔，雖然强行把岔逆的盛氣逼聚一角……但……但遲早總會再倒轉反逼出來的……我……我死不足惜……但瑩兒……妳將來一定要找到師兄……協助他對付……神……神……」

「神甚麼？」岳小玉聽得着急，忍不住催促道。

但布北斗却已「神不下去」了。

水瑩兒忽然放聲大哭，哭得甚是悲痛之極。

岳小玉眉頭一皺，說道：「妳痛哭甚麼？」

水瑩兒哭得更是凄切，又嗚咽着道：「我的師父已經嚥氣了，又怎能不哭？」

岳小玉吃了一驚，伸手往布北斗的鼻孔前一探，果然早已呼吸中斷，再摸一摸布北斗的手，只覺得一片冰涼，顯然業已歸登極樂世界。

岳小玉不由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道：「剛才還好端端的，怎麼忽然說死便死了？」聽見水瑩兒越哭越是傷心，便又勸慰道：「人總是要死的，妳也不要太哀傷啦。」

水瑩兒哭道：「死的又不是你師父，你自然不哀傷。」

岳小玉一怔，接着嘆道：「我師父雖然還活着，但却滿身都是麻煩，倒是布前輩，說死便死，反而比活着的時候還更輕鬆得多。」

水瑩兒大怒，說道：「你竟敢咒罵我師父？」

岳小玉道：「我幾時咒罵妳師父？」

水瑩兒道：「我師父死了，你却在這裏幸災樂禍，這算是甚麼行徑？」

岳小玉說道：「我絕不是存心幸災樂禍，妳若不高興，我以後不再這樣說就是了。」

水瑩兒又哭了很久，才道：「你是個壞蛋，我不要你跟隨在師父左右。」

岳小玉心想：「妳師父已走上黃泉之路，小岳子才不會跟隨着他哩。」但嘴裏

却說：「布前輩待我很好，我絕不能在這時候離開他。」

水瑩兒又生氣了，她突然抽出了一把鋒利之極的長劍，劍尖直指着岳小玉的咽喉。

岳小玉臉色一變，道：「妳……妳做甚麼？」

水瑩兒怒道：「你這人大大的不吉利，再不走，就得吃我一劍。」

岳小玉倒抽一口冷氣，道：「劍有甚麼好吃？我走！我走！」

水瑩兒把劍一揮，怒聲道：「快滾……永遠再也不要回到這兒來！」

岳小玉也生氣，便道：「不回來就不回來，反正這裏又不是有金元寶可撿。」一氣之下，掉頭拔腿便跑，再也不去理會水瑩兒。

他在林中大路奔跑了一程，跑得疲倦了，就在路邊一塊大石上坐了起來。

他坐了一會，怒氣漸漸平息，腦海裏開始慢慢尋思：「小岳子不出江湖則已，一出江湖就弄得天翻地覆，眞是古怪。」

「到底是小岳子古怪？還是這個江湖古怪？

「那布北斗雖然相貌恐怖一些，而且似乎有點失心瘋，但他對小岳子可沒有甚麼惡意呀！但他若不說，實在教人想不出，他原來就是甚麼勞什子武林皇帝！

「常聽人說，武林中號稱武林皇帝的傢伙，絕不只有一個，就像是那些賣牛肉麵的，街頭老張的店子叫牛肉麵大王，街尾老李的店子也叫牛肉麵大王，總之大王滿天飛，信不信由你。

「但這個布山斗，似乎眞有點來頭，別的不說，他能夠潛伏在公主軒裏，這就一點也不簡單了。

「如今，布北斗已魂飛天外，說不定眞的已飛到北斗星去了，他還有個叫狂風的兒子，但却又因爲練武功太勤，變成了一個瘋子，嘿嘿嘿，這眞是他媽的不幸之至。

「布狂風固然不幸，小岳子又何嘗有幸了？充其量來說，也只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還沒有給江湖上的妖魔鬼怪砍爲肉醬而已，哼，人在江湖，不懂武功，眞是天大的笑話。

「想來想去，最令人心曠神怡的還是穆姊姊，但她那個叫業兒的師兄，却是雖無過犯，面目可憎的人，何況他一直對小岳子不善，將來若再碰上，只怕又是無窮風波。

「穆姊姊眞是仙子一般漂亮，但若只聽聲音，水瑩兒竟似有過之而無不及，只可惜她頭上老是戴着一頂大笠帽，是美是醜，却是無從分曉了。

「細想起來，水瑩兒也許是最淒苦的，她苦練武當劍法，以爲可以得到師父的讚賞，誰知布北斗大潑冷水，說她的劍法有如貓手貓脚，又說她的武功有等如無，呸！早知如此，又何必去練甚麼勞什子武當劍法了？

「但最滑稽的還是布北斗這個師父忽然死了，嘿嘿好端端的，咳兩咳就手冰脚冷，靈魂兒眼睜睜的出了竅，連大夫也等不着就去如黃鶴了，總算他死得不拖不欠，把小岳子身上最重要的家當都找了回來，唉，小岳子這廂有禮了，更保祐你老人家在黃泉路上平安大吉，再也不會神經兮兮的，到處亂闖亂撞。

「其實布北斗已一了百了，又何必再爲這個死人担心？倒是水瑩兒，她把我趕走，這算是甚麼意思？是不是小岳子也和穆姊姊的師兄一般面目可憎？

「非也非也！一千一萬個非也非也！小岳子向來討人歡喜，水瑩兒把我趕走，必然大有苦衷。

「是甚麼苦衷？不，這也不是甚麼苦衷，而是……而是……

「啊呀！不妙！就算拚着滿頸刺個透明窟窿，也非要回去看個究竟不可！」

想到這裏，再不遲疑，立刻折返原路飛奔回去！

一片烏雲自頭頂上飄過，星月光芒同時黯淡下來。

不但星月無光，連那一盞慘綠的燈籠，也已熄滅。

岳小玉又再回到布北斗身邊，布北斗已經死了，但水瑩兒却不知所踪。

岳小玉眉頭一皺，暗道：「她往那裏去了？」

就在這時，一陣北風吹過，岳小玉突然跳了起來。

因爲他看見一條白色的影子，正在半空之中盪來盪去。

岳小玉抬頭一看，就已看見一個戴着笠帽的少女，正掛在樹椏之間。

是小瑩兒，她果然眞的在上吊！

×　×　×

在岳小玉一生中，最焦急，也最手忙脚亂的時候，也許就是現在。

他用最快的速度爬上那棵樹上，然後又用一種連他自己也無法相信的「神刀」，把大樹上一枝粗大的樹椏生生撞斷！

水瑩兒立刻跌了下去。

岳小玉叫了一聲：「瑩兒休怕，平陽城岳小玉來也！」

他一急之下，也不再從樹上爬下來，而是也縱身一跳，「砰」然一聲跌落在地上。

若在平時，這一跌必然會感到疼得要命，但這時候岳小玉甚麼也不顧了，才跌落在地上，就急不及待伸手去解水瑩兒脖子上的繩索。

伸手一摸之下，才知道那不是繩索，而是柔韌之極的籐子。

這種籐子，在樹林之中隨處可見，想必是水瑩兒揀了一些幼細堅韌的縛在樹上，然後再自萌短見！

好不容易才把籐索解開了，但水瑩兒還是動也不動。

直到這時，岳小玉才看見她戴着的笠帽已不在頭上，可是，他還是看不見她的臉。

因爲她面上還有一層黑紗。

岳小玉心中頓時掠過一個念頭，忖道：「瑩兒多半也和她師父一般面目可怖，所以才會又戴笠帽又罩面紗，但不管她是母夜叉還是醜八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只要救得了她，還是甚麼辦法都要試上一試的。」

轉念一想，又忖道：「以前曾聽鴇母安六婆說過，若是有人遇溺，務必從速將

之拉離水面，然後用力按其小腹，讓遇溺者把腹中之水吐掉，若還不醒，乃可以嘴對嘴，用力吹氣……

「對了，水瑩兒雖非遇溺，但此法仍不妨一試，只是她沒有喝水，按其小腹一節大可免也。」

主意既決，不再遲疑，立刻把水瑩兒面上黑紗掀開一半。

由於他認爲水瑩兒必然是相貌甚醜，所以才掀開她面上黑紗，立時就把眼睛閉上，以免瞧得自己反胃，再也無法吹氣救人。

但他這一下「閉目吹氣救人法」是否能夠奏效，他是完全無法預知的。

當他一吹之下，只覺得水瑩兒的嘴唇柔軟之極，而且還滲透着醉人的幽香。

只是，他還是沒有睜開眼睛，恐怕「一見即嚇暈」，連自己也要別人來救，那就糟糕透頂了。

如是者吹了幾口氣，水瑩兒的身子終於動了。

岳小玉呆了一呆，不由暗讚「鴇母安六婆果然硬是要得」，又再在水瑩兒嘴裏吹了兩口氣！

但他吹完這兩口氣後，突覺小腹一陣劇痛，登時悶哼一聲，仰天跌倒在地上。

只見水瑩兒的手裏，赫然正握着一柄短劍，劍鋒之上鮮血淋漓，兀自一滴一滴地往下淌。

這時候，她的面紗給一陣風吹過，又把她的臉龐遮掩住了。

岳小玉苦笑一下，道：「自己從前常做狗去咬呂洞賓，想不到這一次却是剛好相反，自己也變成給狗咬的呂洞賓了。」

水瑩兒的身子一陣顫動，好不容易才能勉強坐起來，又過了很久才能迸出一句話：「怎麼我還活着？」

岳小玉咳嗽兩聲，苦笑道：「妳當然還活着，但救妳的小岳子却只怕活不成了……」伸手往腹間一摸，只覺濕濡濡的，在黑暗中也不知道流了多少血。

水瑩兒吃驚地說道：「是我用劍刺傷了你？」

岳小玉道：「這裏除了妳我之外，再也沒有第三個人。」

水瑩兒立刻更正，道：「不，還有我師父！」

岳小玉嘆了口氣：「但妳師父還能用劍刺人嗎？」

水瑩兒怔住，又似是吸了一口氣，才道：「是你救了我的性命？」

岳小玉說道：「這一點，妳不必記着了。」

水瑩兒呆了一呆，說道：「但我却在迷迷糊糊的時候，用靴裏的短劍刺了你一下。」

岳小玉又嘆息一聲，道：「我若在那種情況下給人嘴對嘴的胡亂吹氣，只怕也會同樣這樣幹。」

水瑩兒顫聲道：「不！這都是我不好，但你不要害怕，你能救我，我也一定可以把你救活過來的。」

岳小玉笑了笑，道：「妳……妳懂得治傷嗎？……」

水瑩兒吸了口氣，道：「我不怎麼懂，但我身上有治傷的靈藥……」

岳小玉又笑了笑，但接着就眼前發黑，甚麼東西都看不見了。

×　×　×

岳小玉甦醒過來的時候，天色已然大亮。

但岳小玉沒有看見太陽。

他躺在一個山洞裏，這山洞雖然並不算深，但從裏面望出洞外，就只能看見一個頭戴斗大笠帽的白衣少女，靜靜地站立着。

岳小玉往腹間一摸，只覺得滿是黏膠似的，又聞得陣陣異常濃厚的藥味，從自己身上散發出來。

「你終於醒過來啦！」水瑩兒的聲音還是那麼動聽。

她一面說，一面向岳小玉走了過來。

岳小玉長長地吐出口氣，道：「我很渴。」

水瑩兒道：「外面有一條溪澗，溪水很是清甜。」

岳小玉站起來，道：「那很好……」

水瑩兒却阻攔不迭，道：「你重傷未癒，千萬不要隨便走動，你要喝水，我現在就走給你掐來。」

岳小玉道：「妳用甚麼來掐水？」

水瑩兒似是怔住了，半晌還是答不上來。

岳小玉微微一笑，道：「我既然可以醒過來，就決不會再倒下去，這樣罷，我小心一點，絕不把傷口弄破就是。」

說完之後，還是要向洞外走出去。

水瑩兒待他走了兩步，忽然說：「我來扶你。」也不理會小岳子願意不願意，立刻就摻扶着他。

岳小玉的臉居然立刻爲之發熱。

但他也沒有推辭，只是嘆了口氣，道：「瑩兒，眞難爲妳啦。」

水瑩兒柔聲道：「這句話，該由我來說才對。」

岳小玉道：「咱們誰也不必相爭，總之，我救妳一次，妳也救了我一次，算是扯直可也。」

水瑩兒道：「但這種算法，對你來說絕不公平的。」

岳小玉道：「如今妳不費周章來侍候小岳子，對妳又何嘗是公平了？」

水瑩兒幽幽的嘆了口氣，道：「你何苦一定要回來救我？」

岳小玉道：「因爲妳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死，所以龍神爺爺就派我回來救妳，而且還要妳最少再活七八十歲。」

水瑩兒搖搖頭，說：「不！我本來的確應該死了，我要陪伴師父……嗯，誰是龍神爺爺？」

岳小玉道：「龍神爺爺就是龍神廟裏的神仙。」

水瑩兒道：「祂靈不靈？」

岳小玉道：「不知道。」

水瑩兒道：「既不知道，爲甚麼却要提起祂？」

岳小玉道：「從前，我是一點也不相信甚麼龍神爺爺的，但自從出道江湖以來，就不由自主地把祂當作是朋友。」

水瑩兒道：「這朋友信得過嗎？」

岳小玉道：「當然是信得過的，因爲祂永遠都不會騙人。」

水瑩兒道：「龍神爺爺曾經對你說過甚麼？」

岳小玉道：「祂甚麼都沒有說過，因爲祂不懂講話，所以祂也不會騙人。」

水瑩兒「噗哧」一笑，兩人已來到洞外一條溪澗旁邊。

岳小玉要俯下身子喝水，水瑩兒却說：「你傷勢未癒，不能亂動。」

岳小玉道：「但我要喝水呀。」

水瑩兒道：「我掐給你喝。」

岳小玉道：「這裏荒山野嶺，沒有器皿，又如何掐法？」

水瑩兒道：「你瞧！」兩手一合，形成兜狀，立刻就在溪澗掐滿了水。

但是溪水很快就從她指罅和掌緣邊漏掉。

岳小玉才喝了半口溪水，水瑩兒的兩手又已空空如也。

「這裏的水好不好？」她問。

「很好看，很香甜，很雪白。」岳小玉讚賞地說。

水瑩兒奇道：「溪水怎會很雪白？嗯，你一定是說錯了，你是不是想說很清澈呢？」

岳小玉搖搖頭，道：「我說的並不是溪澗的水，而是妳這一雙手。」

水瑩兒「呸」一聲，扭轉身子不再說話。

岳小玉眨眨眼，道：「我說的都是老實話，妳怎麼生氣起來？」

水瑩兒搖搖頭：「我沒有生氣。」

岳小玉笑了笑，道：「妳若不生氣，就請繼續掐水給我喝。」

水瑩兒遲疑了一會，終於回頭，又用兩手掐水遞給岳小玉喝，同時說道：「你若再調笑，我就眞的生氣了。」

岳小玉一連喝了幾口溪水，才嘆息着道：「妳待我眞好。」

水瑩兒搖頭道：「不，我待你一點也不好，而且還相當心狠手辣，若不是我刺你一劍，你現在也不會這麼痛苦。」

岳小玉哈哈一笑，但這一笑太用力了，牽動了傷口，又忍不住「唷」的一聲叫了出來。

水瑩兒忙道：「你怎麼啦？早叫你不要亂動，偏偏不聽。」

岳小玉微微一笑，道：「我可沒有亂動，只是想大笑幾聲而已。」

水瑩兒道：「你現在大笑，就等於亂動了，那可危險得很。」

岳小玉道：「應笑不笑，老是把悶氣彆在肚子裏，豈不是更危險嗎？」

水瑩兒道：「在這種時候，還有甚麼事情值得好笑的？」

岳小玉道：「我們本來是天各一方的，但忽然間相聚在一起，這不是已經很好笑嗎？」

水瑩兒說道：「這並不好笑，只是可笑。」

岳小玉道：「好笑和可笑又有甚麼分別？」

水瑩兒說道：「好笑的事情，往往都是可愛的，但可笑之事，却往往都是很可憐。」

岳小玉一怔，道：「妳認爲自己很可笑，很可憐嗎？」

水瑩兒道：「我也許眞的是個很可笑的人，但若說到可憐，又還有誰及得上我師父？」

岳小玉又是呆住，半晌才道：「妳師父怎會可憐？」

水瑩兒道：「我師父從前並不是這副樣子的，他很英武，而且還很瀟洒。」

岳小玉道：「妳怎會知道他從前的樣子？妳認識他已很久了？」

水瑩兒搖頭道：「我拜他爲師，只是十年前的事。」

岳小玉道：「那時候妳幾歲了？」

水瑩兒道：「三歲。」

岳小玉噢一聲，道：「那麼妳現在是十三歲啦？」

水瑩兒道：「不錯，但在十年前，我師父已經只剩下一隻右眼，而且右半邊臉孔，也已是一片赤紅的。」

岳小玉道：「但現在看來，妳師父在半邊臉孔却是有如焦炭一樣。」

水瑩兒道：「那都是拜蜀中唐門的毒砂所賜。」

岳小玉說道：「蜀中唐門是甚麼的東西？」

水瑩兒道：「那是江湖上最擅長使用毒藥和暗器的家族，我爹說，那是江湖上最擅長使用毒藥和暗器的家族，我爹說，若是別人中了這種毒砂，只怕不到一頓飯時光就得斃命，但我師父畢竟是大有本領的武林異人，雖然面上中了毒砂，仍然能夠保存着性命，只是容貌却給毀掉了。」

岳小玉說道：「那也只是毀了一半而已。」

水瑩兒身子一震：「你這話不嫌風涼一點嗎？」

岳小玉忙道：「水姑娘不要誤會，小岳子絕無此意，妳若認爲這話錯了，小岳子馬上賠罪就是。」說着，向水瑩兒深深一拜。

水瑩兒不禁失笑起來，道：「我不要你賠罪，你若再拜幾拜，觸及傷處，那才是天大的痳煩事。」

岳小玉笑道：「既是妳不要我拜，我就不拜。嗯，妳父親怎麼稱呼？」

水瑩兒道：「我爹叫水鐵石，在我八歲那年就死了。」

岳小玉道：「這倒有點湊巧。」

水瑩兒道：「你也是在八歲那一年喪父嗎？」

「不！他老人家現在還活着，」岳小玉忙道：「我說碰巧，是因爲我爹叫岳老石，和妳父親的名字有一點相同。」

水瑩兒道：「我爹雖然以鐵石作爲名字，但却是個好好先生，他不但對我很好，而且對待每一個人都是一樣。」

岳小玉道：「他是怎樣死的？」

水瑩兒道：「他死於一場决戰中。」

岳小玉道：「他跟甚麼人决戰？」

水瑩兒道：「唐將一。」

岳小玉一怔，道：「是不是蜀中唐門的高手？」

水瑩兒說道：「唐將一是唐門高手中之高手，武功極高，用毒本領更是一絕，我師父毀了一隻眼和半邊臉孔，都是他幹的。」

岳小玉道：「所以，妳爹就要跟唐將

一决戰了？」

水瑩兒道：「我爹與唐將一之間的恩怨，可說是十分複雜的，最後只好付諸一戰來作出最後决定。」

岳小玉道：「妳爹在决戰中死了？」

水瑩兒道：「不錯，但唐將一殺了我爹之後，却也自絕經脈身亡。」

岳小玉奇道：「妳爹活着的時候，他不惜一戰，怎麼一戰獲勝後，反而又不想活下去了？」

水瑩兒道：「他臨自盡前，對我師父說：『將一生平僅有一個知己，如今這個知己已死在我手中，就算活着又還有甚麼趣味？』我師父以爲他在說風凉話，正想出手爲我爹報仇，誰知唐將一竟然眞的自斷經脈，死在我爹身邊。」

岳小玉大惑不解，皺眉道：「這豈不是矛盾之極的怪事嗎？」

水瑩兒道：「後來師父對我說：『唐將一其實並不壞，在蜀中唐門裏，他是最講義氣的一個，妳爹和他相交二十餘年，本來是氣味相投，肝胆相照的，但唐將一脾氣猛烈，有一次在長安城裏得罪了三個過路的參商，結果動武打了起來，唉，這也是作孽的很，那三個參商，原來一個是妳爹的師伯，另外兩個却是妳爹的同門師弟，這三人平素自恃武功了得，誰都沒有放在眼內，但那一次遇上唐將一，却是合該倒霉，才交手七八十回合，就已兩死一傷，栽了一個大大的觔斗。』我趁機問他面上中了毒砂之事，師父說：『我面容被毀，其實只是自討苦吃，是我不自量力，故意去找唐將一比試暗器功夫所致的，想不到唐門暗器手法果然厲害，我能夠中毒砂而不死，已算是個罕見的奇蹟。』」

岳小玉喟然長嘆一聲，道：「原來如此，想來每一件事都是很寃枉的。」

水瑩兒道：「你若死在我短劍下，那才是天下間最寃枉的事情！」

岳小玉道：「妳若自萌短見成功，豈非也很寃枉嗎？」

水瑩兒的聲音忽然微弱下來，道：「我現在知道那是不對的，就算能夠在陰間裏與師父相聚，他老人家也會大大的不高興。」

岳小玉道：「不高興的又豈僅妳師父了。即使是妳爹、妳祖宗、甚至妳祖宗的祖師爺，他們也是同樣的不高興。」

水瑩兒沉默了一會，道：「你比我堅强多了。」

岳小玉道：「有時候，遇上了不如意的事情，我也會感到很悲痛的，但人總是要活下來的，一時間的挫折，不等於永遠失敗，那又何苦看得過份認眞？」

水瑩兒道：「玉哥哥，你比我懂事得多。」

岳小玉道：「妳也很懂事，就只是有時候未免軟弱一些。」

水瑩兒道：「我以後會學你一般堅强，再也不會自萌短見。」

岳小玉道：「這還是不足夠的，人，不但要活下去，而且還要活得出色，那才算不枉此生。」

水瑩兒道：「你說得很對，可是……可是……」

岳小玉道：「妳有甚麼顧慮？」

水瑩兒道：「我們現在應該怎辦？」

岳小玉道：「妳住在哪裏？」

水瑩兒道：「舅母的豆腐店裏。」

岳小玉說道：「她一定是很疼愛妳的了？」

水瑩兒搖頭道：「不，她對我很兇惡，經常又打又罵。」

岳小玉說道：「她爲甚麼對妳這樣的兇？」

水瑩兒道：「她罵我才進入豆腐店，就害死了舅父。」

岳小玉一怔道：「妳怎樣害死妳舅父的？」

水瑩兒道：「我爹死後，舅父就叫我到豆腐店裏去住，但不到兩個月，他就病死了。」

岳小玉道：「他病死跟妳有甚麼干係呢。」

水瑩兒道：「但舅母說是我這個不吉祥了的人害死了他！」

岳小玉悻悻然道：「這是冥頑不靈，要不得的迷信。」

水瑩兒嘆了口氣，道：「但舅父這樣想，我又有甚麼法子？」

岳小玉道：「妳師父不知道這件事情嗎？」

水瑩兒道：「他雖然知道，却也愛莫能助，而且，他自己也很痛苦，整天都把自己關在一間密室之中。」

岳小玉道：「他怎樣傳授妳武功？」

水瑩兒道：「雖然師父經常足不出戶，但每逢三月初一晚上及我生日的時候，都會在黑叢林裏見我。」

岳小玉道：「昨晚是妳的生日的日子嗎？」

水瑩兒道：「不錯，却沒想到，昨晚竟然是我們師徒最後一次相聚。」說到這裏，話聲甚是悲切。

岳小玉道：「人生聚散本匆匆，妳也不要太悲哀了。」

水瑩兒道：「我沒事兒，你多點留神自己好了。」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我有甚麼事？只不過受了一點點傷而已。」他才笑了兩下，又再觸及傷口，忍不住哼一聲叫了起來。

水瑩兒連忙扶着他：「你少點說話行不行？」

岳小玉道：「我若不說話，就會悶得半死。」

水瑩兒道：「悶得半死，總比餓死的好。」

岳小玉「噢」一聲，道：「妳不提起，那也還罷了，如今一說，肚子裏立刻就『咕咕咕』地響了起來。」

水瑩兒笑了笑，道：「所以，你現在甚麼也不要幹，甚麼也不要說，乖乖回山洞休息才是正經的。」

岳小玉道：「回山洞休息又怎樣？難道多點休息肚子就會飽了？」

水瑩兒道：「你去休息，我出去弄點食物回來。」

岳小玉道：「這太辛苦你啦。」

水瑩兒道：「這是甚麼話兒？你喜歡吃甚麼？」

（未完・十六）



中篇武俠故事

劍中劍（四）

陳　瑜・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胡在田聽金聲望的吩咐，派周友成到江山第一樓通知狄少青提前到江南武館會試，並邀請裴小霞作外賓參觀，周友成知道這位裴姑娘定有來歷，連金館長對她也這樣禮讓，她和狄少青稱兄道妹，對二人不敢怠慢，狄少青和單逢春都是應徵會試，首先由單逢春應試，由主考人王平疇試輕功，單逢春以「白鵝掌法」通過第一場；第二場由主考人孫必振試內功，他輕視單逢春，結果出醜，而單逢春順利通過，贏得俐落，滿場鼓掌，狄少青以英雄重英雄，對他尊敬，拱手恭賀，二人交情略有進展，但裴小霞對單逢春的倨傲，心裏有點不服，看不起他……

武館慶功宴　會試中三元

「那不要緊。」裴小霞笑笑道：「我這盅茶，讓給狄大哥喝好了。」

狄少青忙道：「在下口不渴。」

青衣使女欠欠身，退了下去。

這時，瞿凌霄又站起身說道：「第三場兵刃，現在開始，由簡五法簡師傅主試，請簡師傅下場。」

坐在階下右首第三把椅上的簡五法依言站起，朝金館主行了一禮，就帶步走出來。

簡五法中等身材，頭頂中間禿了一塊，左眉已斷，雙目下垂，嘴上留着黃蒼蒼幾莖鼠髭，生相庸俗，只是一般江湖人的模樣，但全身筋肉結實，一望而知練的是外門功夫。

簡五法朝單逢春一拱手道：「單朋友請了，這是第三場，比試兵刃，點到為止，以三十招為限，單朋友使什麼兵刃？」

單逢春道：「在下使劍。」

簡五法一招手，就有一名漢子手中捧着三柄劍送上。

簡五法說道：「單朋友，請你挑一柄吧！」

單逢春看看那漢子捧來的三柄劍，有闊有細，份量輕重，各不相同，這就挑了一柄較輕的細長長劍，拈了一拈，覺得還算合用，這就說道：「在下就是這柄吧，簡師傅呢？」

簡五法一招手，另外一名漢子立即捧着一支三截棍，送到他面前，簡五法伸手接過，就右足橫跨半步，說道：「單朋友請。」

單逢春心中暗道：「他使的果然是外門兵刃。」

一面抬手撤劍，一抱拳道：「簡師傅請。」

簡五法咧嘴一笑道：「簡某是粗人，咱們不用客氣了，單朋友是應該的，該由你先發招。」

單逢春左手劍橫胸，右手長劍直豎，說道：「既是如此，在下有僭了。」

豎胸撤劍，斜斜劈出。

他雖然先發劍，但這一劍並未眞的出手攻敵，這是禮貌，意思就是既然讓我先發劍，我也並不佔你的先。

簡五法一見單逢春舉劍斜劈，手腕一抖，鐵鍊發出「撒郎」一聲，三截棍「呼」的一聲，就橫掃而出。

單逢春心中暗道：「看來這姓簡的果然是個粗人，連一點禮貌都不懂，還虧你當主試呢！」

也就不再客氣，身形一旋，搶到對方側翼，右手長劍「金鵬展翅」，往外疾展，冷森劍鋒削向簡五法的肩臂。

簡五法喝一聲：「好！」

左肩一偏，身形一矮，雙手握棍，三截棍掙得筆直，一記「二郎担山」橫向劍上格去。

單逢春看他招式庸俗，又用棍來砸自己的長劍，心中不禁咕咕冷笑：「你大概認為我長劍不敢和你硬砸了？」

心念一動，存心硬接對方一記，這就暗中運集功力，迎着棍上擊去。

只聽得「噹」的一聲，劍棍交擊，雙方都被震退了兩步。

單逢春雖覺執劍虎口發熱，但心中卻暗暗忖道：「原來這姓簡的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一招雖是平分秋色；但劍是輕兵刃，三截棍卻是外門兵刃，兩者相較，應該是三截棍佔優勢才是。

這一記交擊，簡五法三截棍上給單逢春砍了一道劍痕，也不禁暗暗驚異，心知這年輕人並不易與，左足倏地跨上，雙手連振，一支三截根竟使得似靈蛇一般，上下閃動，左右劈打，攻勢不定，劃起無數棍影，呼嘯有聲，煞是凌厲。

單逢春也使出了一套「九宮劍法」，腳踏九宮，身形飛旋，劍光迴旋，虛中有實，攻守相連。

兩人這一場交鋒，因為雙方都不敢輕敵，劍棍飛閃，各求變化，是以不再有互相擊撞之聲。

片刻工夫，已經鬥了二十個照面。

簡五法眼看三十招即將打完，自己身為主試，至少也要勝他一招半式，方有面子。

一念及此，雙手交替，身形一矮，招式立變，一支三截棍着着逼進，霍霍展開，只聽一片鐵環交鳴，竟似隱挾風雷聲。

單逢春因方才擊敗孫必振，這回簡五法又是個老粗，是以並無求勝之心，只想和他打滿三十招就算，自己使出一路「九宮劍法」，攻守兼顧，自保已有餘。

這一瞬工夫，又過了七八招，算來已經是二十八招了，再有兩招，即可順利通過。

那知就在此時，簡五法突然矮身欺近，三截棍前一截「噹」的一聲，震開單逢春長劍，口中輕笑一聲，後一截閃電掉轉，使了一記「毒蛇入洞」朝單逢春前陰戳來。

單逢春俊臉驟紅，左手劍鞘使了一記「撥草驚蛇」，往外格出，心中惱怒之極，暗暗罵了聲：「無恥小人！」

右手長劍同時一招「畫龍點睛」，朝前點出。

但聽「拍」的一聲，單逢春左手劍鞘雖把對方三截棍格出，卻也被棍勢震得虎口劇痛，整條左臂隱隱發麻，但他右手劍尖也刺中了簡五法的右目。

簡五法大叫一聲，右手棄去三截棍，掩着眼睛，鮮血從指縫中流出，痛得他全身發抖，一隻右眼已經報銷了。

單逢春手執長劍，一連後退了兩步，臉色鐵青，心中暗暗罵道：「瞎眼東西，我劍下留你一命，已經對你很客氣了，依我脾氣，你使這種下流招式，就該死有餘辜！」

右廊早已搶出一名漢子，扶住了簡五法，替他上藥，退下休息。

瞿凌霄見單逢春這一劍使得出手毒辣，暗暗皺了下眉，一面轉身朝金館主躬身一禮道：「啓稟館主，單逢春第三場順利通過。」

金聲望點點頭道：「很好。」

瞿凌霄回身道：「單朋友且請回座休息。」

單逢春拱拱手，退身回下。

大家因單逢春連續通過三場比試，就紛紛鼓起掌來。

掌聲鼓得最熱烈的，自然又是狄少青了。

單逢春回到左首，申祿堂和周友成也一起站起身來，含笑拱手道：「恭喜單朋友，連過三關。」

他們是龍門堂初試的人，單逢春能夠通過會試，他們自然也感到面上有光了。

單逢春連勝三場，臉上也掩不住有着喜色，連忙拱手道：「多謝三位師傅，在下僥倖得很。」

狄少青迎上一步，搶着一把握住了他的手，搖撼着道：「單兄！眞恭喜你，三場都通過了，兄弟眞替你高興。」

這一握，只覺單逢春的手，十分綿軟，柔若無骨，不像一般練武的人的手。

單逢春被他握住了手，不禁臉上微紅，但看他一臉俱是高興之色，說得誠懇，心中也甚是感動，不好立即抽回手去，微笑道：「兄弟也預祝狄兄順利通過。」

狄少青看他不再冷冰冰的模樣，心中更是高興，說道：「但願如此。」

兩人一起回到椅上落坐。

瞿凌霄已經站在那裏，朗聲道：「現在第二次會試開始，第一場由曾明善曾師傅主試輕功，請曾師傅及與試的狄少青狄朋友出場。」

狄少青站起身來，裴小霞也緊跟着站了起來，說道：「狄大哥，我祝你馬到成功。」

狄少青悄聲道：「謝謝妳，妳快坐下了。」

說完，邁步走入試場。

曾明善是個瘦高個子，看去約莫五十來歲，疏眉小眼，臉型狹長，朝狄少青一抬手道：「兄弟這場輕功，是在梅花樁上施展，狄朋友請到這邊來。」

說完，朝練武場右首指了指，就當先走去。

練武場右首，早已樹立了一排七十二根梅花樁，曾明善領着狄少青走近，含笑道：「兄弟先獻醜了。」

雙足一點，嗖的拔身而起，落到樁上，然後朝階上的金館主雙手一拱，就擺開

架式，練的是一套「大聖拳」。

只見他一路縱躍翻滾，行動如飛，不但拳勢純熟，出手帶起了呼呼風聲，但起落之間，却輕如落葉，這就練得不是容易了。

因爲通常一般人若要在拳掌上練到出手剛猛，舉步之間也非沉穩不可，若要脚下縱跳輕捷，出手就得以快爲主，但也就做不到拳風呼呼了。

這位曾師傅却能在脚下縱躍輕捷之際，出拳雄猛，自然沒有數十年苦練不爲功了。

他這路「大聖拳」，一去一回，只不過盞茶工夫，便已演練完畢，在大家的掌聲下，躍落地面，臉含微笑，朝大家拱手答禮，然後一抱拳，道：「現在該狄朋友了。」

狄少青拱手道：「在下練的不好，還請曾師傅多多指敎。」

說完，也一點足飛身躍上了梅花樁，雙手朝金館主行了一禮，就擺出了架式，第一式「寒梅迎春」，這是「梅花拳」的起手式，在梅花樁上，自然是最取巧的一件事。

因爲梅花樁是五根木樁交錯擺過去的，「梅花拳」的步法，正和木樁相合，自然不致有蹈空之處了。

狄少青使的這路「梅花拳」，身形飄逸，拳法熟練，追退廻旋，快捷如風，正因他練的是「梅花拳」，每一步都必須踩到木樁之上，他一路練去，十數招之後，就突然發覺其中有幾根木樁，矮下去幾乎有五六寸之多！

在梅花樁上練拳，只要一步踩空，人就會傾跌下來，一根已可使人傾跌，何况一連短了幾根，而且還不止此，以後每隔幾根樁，總有一二根短下去的，而且又短得高低不一，七十二根木樁，幾乎有三分之一參差不齊的矮了一截。

狄少青明白了，這是曾明善故意使的鬼，他在那套「大聖拳」打到最後之時，脚下故意用力，把木樁踩了下去，使自己過不了關，心中不禁微有怒意，暗暗忖道：「在樁上演練輕功，你自應看我演練的成績，决定優劣，不應暗使手脚，使我傾跌。」

但却也並沒說穿，只是緩緩吸了口氣，拳式招勢，依樣演練下去，只是遇上短樁，身子懸空，脚下根本不着木樁，這樣不露形迹，把一套「梅花拳」，從樁上來回練完，朝金館主拱手一禮，然後一躍下地。

就在身形躍落之際，右脚輕輕提了一下，這一提暗中使出一股無形潛力，貼地朝曾明善湧了過去。

曾明善睜大一雙小眼，看他一路演練下去，居然沒有從樁上傾跌下來，而且還練得相當純熟，架勢四平八穩，心中正在暗暗感到驚奇，突然間只覺一股無形潛力，貼地席捲過來，他連想都沒有想到，一個人被推得脚下不穩，往地上撲倒下去，跌了個狗吃矢！

大家誰也沒有看到他是如何撲倒下去的，好像是他自己沒有站穩，正在驚奇之際！

曾明善自己心裏有數，他捉弄了狄少青，這是對方的報復行動了，心頭不由大怒，雙手一撐，從地上爬起，一張驢臉已經脹得通紅，大喝一聲：「好小子，你敢捉弄老子！」

雙手握拳，正待朝狄少青撲去。

狄少青左脚脚尖微微一翹，又發出一股無形潛力，貼地捲去，曾明善堪堪站起的人，身子往前一傾，又撲倒下去，又跌了個狗吃矢。

狄少青故意拱拱手，訝異的道：「曾師傅，你怎麼了？」

曾明善怒不可遏，站起身厲聲道：「小子你……」

只說了三個字，上身往後一仰，「拍達」一聲，這回仰天摔了下去。

曾明善第一次撲跌下去，大家還以爲他自己不留神，沒有站穩，但後來接連兩次，一次前撲，一次仰跌，大家才明白過來，這顯然是狄少青暗中出的手了！

但大家誰也沒看到狄少青是如何出的手，有之，那就是在他落地之後，曾朝曾明善拱了拱手，好端端的他爲什麼要和曾明善過不去呢？大家實在想不通其中的道理。

這回曾明善仰跌下去，跌得比較重，過了半晌才爬起來，一張臉脹得色若豬肝，轉身朝金聲望、瞿堂主拱拱手，氣吁吁的道：「金館主，瞿堂主，這小子……」

裴小霞聽得不禁有氣，霍地站起身來，嬌叱道：「你怎好出口傷人？」

曾明善怒聲道：「小丫頭，妳是什麼人？」

這「小丫頭」三字，可把裴小霞激怒了，「劈拍」一聲，手中長鞭凌空一揮，掙得筆直，柳眉兒一挑，一手叉腰，怒聲道：「你問姑娘是什麼人，姑娘告訴你，憑你這塊料，還不配問我，你敢罵我小丫頭，你就該死，姑娘看在狄大哥和金館主面上，第一聲，我不和你計較，你敢再叫一聲，我就活活抽死你，你信不信？」

周友成看得大急，急忙站起身，勸道：「裴姑娘請息怒……」

狄少青道：「妹子這事和你無關。」

曾明善也是江湖上有點名頭的人，給她這麼一說，氣往上湧，大聲道：「我有什麼不敢，再叫就……」

他「再叫」兩字，還沒出口！

金聲望已經站起身，含笑道：「裴姑娘妳是本館的客人，請坐，請坐，這是小誤會，嘻嘻，小誤會。」

一面朝瞿凌霄揮手道：「狄朋友這一塲通過了。」

這塲通過與否，應該是由曾明善認可之後，再出報告的，如今却由金館主口中說出來，這自然是有打圓塲之意。

瞿凌霄口中應了聲「是」，立即朗聲道：「狄朋友順利通過，請回座。」

曾明善氣憤的道：「金館主……」

金聲望喝道：「你退下來。」

曾明善不敢再作聲，只得悻悻退下。

但狄少青却並未退下，朝金館主抱拳一禮，朗聲道：「多謝金館主，認爲在下這一塲順利通過，只是在下有一句話，必須向大家報告，這一塲定的是輕功，又是在梅花樁上演練，照理只要在下能在樁上照式演練，主試人認爲可以過關，就通過

了，南北會試的以武會友，量才錄用，自應正大光明的比試，這位曾師傅却把七十二根梅花樁，踏下去了三分之一，這就不是比試，而是故意栽人，就有失公平，不信諸位仔細瞧瞧，在下讓他跌上三跌，就是給他一個敎訓，讓他知道咎由自取，以後就不會如此暗使手脚了，現在下去把梅花樁恢復舊觀。」

大家聽他一說，舉目凝視，七十二根梅花樁，果然有三分之一，比原來的短了一截，難怪狄少青要對他出手了。

狄少青話聲一落，返身又躍到了樁上，輕快的在每一根樁走了圈，也並不見有何舉動，只是經他踩過之處，短了一截的木樁，果然又拔了起來，恢復舊觀了。

誰都看到了，在他提足之時，木樁也跟着升了起來，這一手直看得在座上的人無不聳然動容，紛紛鼓起掌來。

狄少青一躍下地，又朝金館主拱拱手，退回座上。

金聲望也拍着兩隻肥肥的手掌，含笑道：「狄朋友這一手高明之極！」

他是南北會試的總主試，一向從不鼓掌的。

裴小霞早巳跳了起來，迎着笑道：「大哥，你眞有一手。」

單逢春也站起身道：「狄兄高明，小弟欽佩得起。」

狄少青道：「單兄好說。」

和單逢春同時站起來的，還有申祿堂、周友成，他們像捧鳳凰似的，把狄少青接到木椅上坐下。

經此一來，所有在塲的人莫不對狄少青另眼相看。

裴小霞捧過自己那一盅茶，說道：「狄大哥，你喝一口咯！」

狄少青臉上一紅，說道：「妳喝吧，我還不口渴！」

過了一回，瞿凌霄已站起身道：「現在第二塲比試內功開始，由紀有德師傅主試，紀師傅請下塲。」

狄少青跟着站起，走入塲中。

只見右首第五把椅上站起一個瘦小老者，緩步下塲。

這人滿臉紅光，兩邊太陽穴隱隱突起，果然是一位內功已有相當火候的高手。

他到塲中，朝金館主行了一禮，才轉過身來，右首廊下立即走出一名青衣漢子，一個取來一張茶几，放到中間，另一個手中捧着兩顆比拳頭還大的卵石，和一根木尺，放到几上，才一起退去。

紀有德含笑朝狄少青拱拱手，道：「狄朋友才恢復梅花樁，足見內功輕功二道，十分高明，這一塲比試內功，自無多大問題，但本館既然設下了這一塲，兄弟不得不應個景兒，現在由兄弟先來獻醜一下了。」

狄少青連忙拱手道：「紀師傅好說，還請紀師傅多多指敎。」

紀有德沒有作聲，他先拿起一顆卵石，用木尺在卵石上擊了兩下，發出「撲」「撲」之聲，表示卵石無其他，放下木尺，雙手緩緩伸手捧起卵石，在胸前停了一停。

這一停之時，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他正在默運功力，連目光也凝住在卵石之上，然後又小心翼翼的把卵石放回几上，轉身舉手一招。

只見原來捧卵石的那個漢子即走了過去。

紀有德朝他打了個手勢，那漢子上一步，躬着身，低頭吸氣，朝卵石「呼」的吹去，他這鼓氣一吹，拳頭大的卵石，登時變成一蓬石碎，被他一口氣吹得四散紛飛！

大家看到這裏，又鼓起掌來。

紀有德抬頭含笑道：「現在該到狄朋友來了。」

狄少青也朝金館主抱抱拳，依言走到茶几前面站停，也依樣葫蘆，一手拿起石卵，一手取過木尺，在石上敲了兩下，放下木尺，雙手捧着卵石，在胸前停了一停，就放回几上，說道：「在下獻醜。」

方才紀有德雙手停胸，大家還看得出他正在凝神運功，這回狄少青却只是捧着卵石在胸前作了個樣子，就放回去了，而且紀有德放回去的時候，小心翼翼，生怕放重了，卵石會化散開來，這回狄少青却隨便往几上一放，似乎毫不在意。

這下連紀有德也看得暗暗稱奇，暗忖道：「難道你隨手一捧，就會煉石成粉不成？」

他朝那青衣漢子點了點頭。

青衣漢子又走了上去，躬着將卵石鼓氣吹去，只見卵石依然是一拳卵石，紋風未動，他又吸了口氣，正待吹第二口！

狄少青忙道：「在下這卵石，這樣吹不動的。」

大家對狄少青才露的一手，已經對他很有信心，那裏知道這回，他竟說卵石吹不開的，豈非落了下乘？

裴小霞雯着雙目，也流露出不信之色，認爲狄大哥內功絕不會如此差勁。

青衣漢子問道：「那要如何才能吹得開？」

狄少青朝他笑了笑道：「請你去取一支劍來。」

那青衣漢子驚疑的望望紀有德。

紀有德道：「狄朋友要你去取劍，你還不快去？」

青衣漢子應了聲「是」，急步退下，果然取了一柄劍來，雙手遞給了狄少青。

「多謝了。」

狄少青含笑點頭，伸手取過長劍，左手一按鞘口，「鏘」的一聲抽出長劍，舉劍朝卵石中間輕輕一劃，卵石登時被劃成了兩半，中間便巳傾出石粉來。

大家看到這裏，只當狄少青功力不足，不能把整個卵石煉成粉碎！

狄少青還劍入鞘，隨手遞還給青衣漢子，就朝紀有德拱拱手道：「請紀師傅法眼鑑定。」

紀有德站得較近，早巳看出來了，他舉劍劈開卵石，裏面巳經全變成石粉，只有外邊包着的一層石殼，依然完整無損，這層石殼，幾乎只有蛋殼那樣薄！

這一手煉石成粉，要外形無損，自然比自己把整個卵石煉成粉碎，不知要高明了多少！

不覺目射奇光，呵呵一笑道：「狄朋友果然高明！」

他走上一步，伸手取起兩片卵石，往

下一翻，裏面石粉一齊傾倒而出，只剩下兩片半圓形的石殼，雙手擧起，又說道：「大家請看看，狄朋友把卵石裏面煉成了石粉，外殼絲毫無損，這一手，兄弟自愧弗如，啓稟金館主，狄朋友內功精純，勝過兄弟甚多，這一場，自然算是順利通過了。」

金聲望看得臉有喜色，就雙手鼓起掌來。

大家經他一說，掌聲更是雷動！

瞿凌霄道：「狄朋友請回座。」

狄少青不但連勝兩場，而且贏得漂亮之極，甚至連從不鼓掌的金館主也鼓了掌，申祿堂，周友成自然更形巴結。

申祿堂含笑道：「狄老弟恭喜，兩場順利通過，等於三分天下有其二，最後一場，也自可順利過關了。」

周友成跟着道：「狄老弟，兄弟早已說過，南北會試，老弟絕無問題，現在你相信了吧？」

狄少青道：「申老哥、周老哥誇獎，在下愧不敢當。」

裴小霞喜孜孜的迎着他，並肩坐下，說道：「狄大哥，我方才眞想叫你不用參加會試了，但現看來，你參加會試，通過三場比試，是一種榮譽，我也會覺得爲你驕傲呢！」

狄少青道：「多謝妳的鼓勵。」

單逢春道：「狄兄有裴姑娘如此關切，眞是福緣不淺，令人羨慕得很！」

他現在和狄少青熟悉了，就不再冷冷冰冰的不理睬人，而且也調侃起狄少青來了。

狄少青臉上一紅，說道：「單兄說笑了。」

裴小霞道：「狄大哥，你現在可以喝口茶了。」

她又把面前的茶盅，端了起來，送到狄少青面前。

狄少青只得雙手接過，口中說了聲：「謝謝。」

緩緩喝了一口，等他把茶盅放下。

瞿凌霄已經又在大聲說道：「第三場比試兵刄，現在開始，由屈無畏屈師傅主試，清屈師傅出場。」

隨着話聲，由右道第六張椅子上站起來的是一個中等身材的老者，看去年在六旬左右，面目深沉，緊閉着咀唇，頦下留着一把山羊鬍子，業已花白，邁步走出，脚步甚是沉穩。

狄少青跟着走出來，兩人同時走到階前。

屈無畏拱拱手道：「狄朋友請了，兄弟屈無畏，奉命主試這場兵刄，比試兵刄，本館規定以點到爲止，不得蓄意傷人，而且也以三十招爲限，狄朋友大概都已聽說過了。」

狄少青一抱拳道：「在下敬聆屈師傅教言。」

「狄朋友好說。」

屈無畏續道：「兄弟使的是劍，狄朋友呢？」

狄少青道：「在下很少使用兵刄，既然屈師傅使劍，在下也使劍好了。」

屈無畏深沉一笑道：「也好。」

說到這裏，擧手一招，右廊立即有一名青衣漢子手中捧着兩柄長劍走出，送到屈無畏面前。

屈無畏一抬手道：「狄朋友，你先選一柄吧！」

青衣漢子依言把兩柄長劍捧到了狄少青面前。

兩柄長劍都是江南武館特製的，大小形式，都是一模一樣。

狄少青也不客氣，隨手取了一柄。

青衣漢子又把另一柄送給了屈無畏，才返身退下。

屈無畏取劍在手，褪出劍鞘，隨手放下，一手抱劍，朝階上金館主行了一禮，狄少青也抱劍行了一禮。

屈無畏抱劍朝狄少青拱拱手道：「現在咱們比試開始，狄朋友請。」

他隨着話聲，已經擺開門戶，左手化掌，當胸直豎，右手長劍斜指，這是峨嵋派的起手式。

佛家稱峨嵋山爲「光明山」，所以這一招就叫做「光明普照」。

狄少青可沒擺出起手式來，只是抱劍拱手道：「屈師傅請。」

屈無畏深沉一笑道：「這是本館規定的，狄朋友先發招。」

狄少青道：「在下那就有僭了。」

左足前跨一步，右手長劍緩緩朝前推出。

屈無畏心中暗暗奇怪：「這小子看來眞的不會使劍，不然怎會沒有亮出門戶來呢？」

每一門派，每一套劍法，都有起手式，代表它這一派的門戶。

他讓狄少青先發劍，只是江南武館有此規定，應該讓參加比試的人先發劍，但狄少青劍勢既已推出他就可不用再客氣了，口中喝道：「狄朋友小心了。」

喝聲甫出，身形迅快右轉，劍光一閃而至，從橫裏刺出。

狄少青身形隨着左閃，右手長劍朝前封出。

他第一式和第二式却毫無招式可言，只是隨手發劍而已！

但從坐在上首的金館主以及在座的衆人，無一不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也大半都是使劍的高手，自可看得出來，狄少青雖說很少使用兵刄，這兩招雖然毫無招式可言，但光是這兩劍，出手之間，穩重、輕逸兼而有之，可見他劍上造詣，同樣不弱。

這一點，屈無畏是使劍名家，自然也察覺了，心中暗道：「好小子，原來你是故意藏拙。」

他沒待雙劍交擊，左足突然欺近，右臂伸縮，手中走劍接連刺出，青鋼劍光華的閃處，立即展開了一派進手招數。

他是這一場的主試，自然要在三十招之內，把厲害的劍招，會使出來，這一展開劍法，劍勢的迴旋，劍光就像靈蛇般亂閃！

不，他東一劍，西一劍，人隨劍走，來去如風，但見寒芒流動，如風飄雨絲絲點點飛洒，有時雨隨風勢，一排接一排的飄洒，有時風勢逆轉，變成了一股旋風，雨絲也在天空歷亂飛洒。

峨嵋派劍法，原名「光明劍訣」但因它劍招東西飄忽無定，就像風飄雨絲，歷亂到令人無可捉摸，才稱它爲「亂披風劍法」。

亂披風者？亂劈風也，說它這套劍法，像迎風亂劈一般。

狄少青一上手，就沒有招式可言，直到此時，他還是沒使出一招有名稱的招式來，一直只是見招拆招，劍來劍擋，隨手揮洒，從容化解。

轉眼之間，兩人已經打了十四五個照面，屈無畏心裏暗暗氣惱，忖道：「這算什麼招式？」

手中長劍再次加緊，身形飛閃，劍勢更急。

只見他全身劍光繚繞，有如「鷄脚雷神」，（峨嵋山雷洞，據說是鷄脚雷神的別宮）打雷使雨，電光飛閃，（劍光流動），雷聲隱聞，（劍風呼呼）一個人只是在狄少青前後左右，穿來撲去，繞圈發劍，縷縷精練，綿連不斷，出手快到無以復加。

這一陣工夫，大家已被他這一套（亂披風劍法），看得眼花花撩亂，分不清招數來了。

裴小霞坐着的人，又是雙手緊握，掌心暗暗沁出冷汗。

單逢春原是個冷傲的人，但不知怎的，竟然也會對狄少青關心起來，盯着兩眼，一霎不霎的注視着場中兩人的交手的情形。

狄少青生似已被對方一片飛洒的劍光圍在中間，但任憑屈無畏劍法使得如何快法，攻勢如何淩厲，他依然是以不變應萬變，長劍一記接一記的揮出，依然毫無招式可言，而是見招拆招，見劍封劍。

打到後來，索性站在原地，連身子也不再轉動了，屈無畏攻到左首，他只是右手把劍交到左手揮出，等屈無畏的劍勢化開，就算你刺得最快，一招之間刺出五劍，他也只要揮出一劍，就可以把五劍一齊化解。

因此外面屈無畏攻得很急，他在裏面却從容不迫的把一柄長劍一回交到左手，一回又交回右手，在場之人，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這般打法，當眞前所未有，大家已經心裏有數，狄少青在劍術造詣上，可以說高過屈無畏甚多，不然決無法有如此揮洒從容，輕易就得化解得開的。

裴小霞看到這裏，看花般的臉上，已經有了笑容。

單逢春臉上雖然流露出喜色來，但他那雙眼中，已經有了異采，那是表示他心頭也在暗暗替狄少青高興了！

當然，申祿堂、周友成兩人臉上也綻出喜色來了，心裏在暗想着：「這位老弟，自己果然沒有白交。」

「噹噹！自從兩人動了手，始終兵不交刄，聽不到一絲劍劍擊撞之聲，現在却響起「噹」的一聲大震，兩人各自後退了一步。

狄少青長劍一收，含笑拱拱手道：「屈師傅這一招，已經是第三十一招了。」

比試以三十招爲限，三十一招，已經超過了，無怪他要擧劍相磕，發出金鐵交鳴的聲音來了。

「恭喜狄朋友，這一招順利通過。」

屈無畏歉然抱拳道：「剛才是兄弟計算錯誤了。」

接着轉身朝金館主躬躬身道：「啓稟館主，狄少青第三場兵刄比試，已超過三十招，順利通過。」

他剛說到這裏，大家已紛紛鼓起掌來了。

瞿凌霄又朗聲，說道：「狄朋友請回座。」

狄少青朝上抱了抱拳，轉身便向左走來。

申祿堂、周友成、裴小霞、單逢春四人，都忙站起身來，鼓掌歡迎。

裴小霞一臉喜孜孜的搶着道：「狄大哥，我早就說過了；三場比試，你一定可以順利通過的。」

單逢春也道：「狄兄，恭喜你，方才這第三場，眞是精彩極了，敎兄弟由衷的好生欽佩。」

狄少青含笑道：「謝謝單兄誇獎。」

申祿堂大笑道：「狄老弟，祝你勝利成功。」

周友成笑道：「那天和狄老弟第一次見面，老哥哥就知道你老弟一定可以順利通過南北會試，現在總算給我說中了。」

狄少青一臉俱是感激之色，連聲道：「謝謝。」

周友成道：「狄老弟快請坐下來，休息一會，馬上就要授劍了。」

大家相繼落坐，裴小霞問道：「什麼叫授劍呀？」

周友成道：「凡是通過南北會試，例由金館主親自授劍，這是本館最高的一種榮譽。」

裴小霞問道：「授的是什麼劍呢？」

周友成道：「這是南北二館聘請名鑄劍師精鑄的百煉精鋼松紋劍，名爲『南北會試劍』江湖上人看到身佩南北會試劍的人，都會肅然起敬。」

裴小霞道：「我怎麼沒有見過佩南北會試劍的人呢？」

「那太少了。」

周友成道：「自從江南、北海兩個武館在南北創立以來，獲得授劍的人，一共只有三位，如今加上狄老弟和單老弟，才五個人呢？」

裴小霞問道：「這劍一定很鋒利。」

「那還用說。」

周友成聳聳肩，說道：「聽說，雖然比不上古代名劍，但已是千中挑一的好劍了。」

裴小霞道：「可不可以吹毛立斷，削鐵如泥呢？」

周友成道：「這個兄弟可不詳細了，但據說那位鑄劍師一共只鑄了十三支劍，江南武館分得了七支，北海武館分得了六支。」

裴小霞聽得甚是神往，羨慕的道：「我幾時也去要一支……」

只聽瞿凌霄又在高聲說道：「授劍典禮開始，通過南北會試人單逢春，狄少青，上前接受金館主頒發會試劍。」

他說話聲中，所有的人都已從椅上站了起來，面向階上而立。

單逢春、狄少青同時並肩走到石階前

面，面向金館主站定。

江南武館館主金聲望凸着肚子站了起來。

他左邊是南山堂堂主瞿凌霄，再左首是龍門堂堂主胡在田，右邊是北海堂堂主沈承泰。

這時由兩名青衣漢子雙手托着大紅錦緞包袱，走到金館主面前。

金聲望雙手打開那兩個紅緞包袱，裏面就是「南北會試劍」了。

紫紅的劍穗，金絲纏柄，紫金護手中間鑲嵌了拇指大的一個太極圖，綠鯊皮劍匣，紫金爲箍，裝飾極爲精緻華麗。

瞿凌霄叫道：「單逢春、狄少青，登階接受頒獎。」

單逢春、狄少青兩人依言並肩拾級而上，走到金聲望前面，躬身一禮。

金聲望含笑行了一禮，發出尖細的聲音說道：「恭喜二位老弟，今天同時通過本館南北會試，這是本館一件大事，因爲要通過三場比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同時通過兩個人，更是不可多得，這也是江南武館創立以來的榮譽，本座除了向二位老弟深致賀意之外，還要代表總館去主頒發南北會試寶劍，希望二位老弟接受此劍之後，好自爲之，爲武林做一番大事業。」

說完，隨手取起一柄寶劍，雙手遞給了單逢春。

階前立時紛紛鼓起掌來。

單逢春躬身一禮，雙手接過。

金聲望又取過一柄，雙手遞給了狄少青。

狄少青也躬身一禮，雙手接過，心中卻暗暗忖道：「這柄劍，他是代表總館主頒發的，不知他說的總館主是什麼人？」

瞿凌霄又道：「禮成，現在大廳上筵席已經準備好了，大家就請入席。」

金聲望含笑朝狄少青、單逢春二人道：「二位老弟，今天這席酒是慶祝二位通過會試的慶功宴，二位老弟請隨本座進去，還有裴姑娘，也請一同來。」

裴小霞粉臉紅馥馥的，掩不住她內心的喜悅，聞言舉步跨上石階。

金聲望朝她含笑點點頭道：「裴姑娘光臨本館，兄弟無任歡迎。」

裴小霞赧然的道：「金館主太過客氣了。」

「請，請！」金聲望說了兩聲，蹩着八字脚，當先朝大廳走去。

單逢春一抬手道：「狄兄請呀！」

狄少青回身道：「三位堂主請先。」

瞿凌霄含笑道：「方才金館主已經說過了，今午這慶功宴，是爲慶祝二位老弟通過會試而設，二位老弟乃是主客，應該二位老弟和裴姑娘先請了。」

狄少青道：「三位堂主論年齡也是在下二人的前輩，在下萬萬不敢有僭。」

瞿凌霄見他這般說了，只得朝沈承泰、胡在田二人拱拱手道：「沈兄，胡兄先請。」

胡在田笑道：「本館三堂，南北龍門，瞿兄何必客氣？」

於是瞿凌霄領先、接着沈承泰、胡在田、狄少青、單逢春、裴小霞、相繼進入大廳。

廳上早已品字形放了三張桌子，桌上還舖了紅氈。

金聲望已經在中間一席的上首坐了下來。

瞿凌霄道：「狄老弟，你們三位上去和館主一席。」

狄少青道：「這個在下如何敢當？還是三位堂主請上座。」

單逢春道：「狄兄說得極是，在下也覺得三位堂主應該請到上面一席，狄兄、裴姑娘，和在下，仍跟申師傅，周師傅一席好了。」

方才在階前的坐位，也是如此。

金聲望頷首道：「這樣也好，他們和申師傅，周師傅熟悉些，那就這樣坐下來吧？」

於是第一席是金館主和三位堂主，左首一席是狄少青、裴小霞、單逢春、申祿堂、周友成五人。

右首一席，本來是六位主試坐的，但孫必振被單逢春在比試內功時制住穴道，無顏留下，簡五法右眼被刺，曾明善在梅花樁上暗使手脚，被狄少青連摔了三跤，也無顏坐下，六個人去了三個，只剩下王平疇，紀有德，屈無畏三人坐了一席。

這一頓酒，金館主已經說過，是慶祝狄、單二人通過會試的慶功宴，自然以狄、單二人爲主。

酒席上當了主客，那就是目標，目標者，敬酒的對象是也。

通過南北會試，等於是中三元，金館主說過：通過三場會試，並不容易，同時一齊通過兩人，更是不可多得。

於是金館主先向兩人致祝賀之忱，祝賀，當然是敬酒了。

其次是三堂堂主了，南山、北海二堂都要爭取狄、單二人，自然要敬二人，兩人是從龍門堂出來的，龍門堂主自然更要敬。

右首一席王平疇等二人，是三場會試的主試人，自然要敬兩人，申祿堂，周友成是龍門堂初試的主試人，自然是要敬兩人了。

人家敬了你們，你們自然也要還敬人家，兩位新及第的武狀元郎自然也要互相表示敬意。

敬了狄、單二人自然也要敬裴小霞，敬姑娘們的酒，是男士們最興高彩烈之至，無他，想看醉美人耳，貴妃醉酒，不是傳爲千古美談麼？

敬來敬去謂之禮尚往來，所以人家稱咱們禮義之邦，咱們也以此自居而不疑。

禮失而求諸酒，這可以從咱們敬酒這點上，就看得出來，眞是泱泱乎大哉？

×　×　×

敬酒的結果，於是賓主盡歡、盡醉而散了。

及至散席之時，狄少青、單逢春，裴小霞都已有了六七分酒意，胡在田暗暗叮囑狄少青、周友成二人，護送裴小霞先回去。

兩人把她送到鴻運客棧上房，正待退走。

裴小霞道：「狄大哥，周兄，你們坐一會再走吧！」

周友成含笑道：「兄弟還有事辦，狄

老弟，你坐一會吧！」

說完，獨自轉身走了。

裴小霞一張臉，被酒燒得像大紅蝦子一般，眨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叫道：「狄大哥，你今天通過會試，我眞高興極了，我今天下午就要回去了。」

狄少青一怔道：「妳下午要走？」

裴小霞點點頭，說道：「我本來早要走的，就是爲了想看看大哥的南北會試，才留下來的，現在會試有了結果，我自然要走了。」

她不待狄少青開口，嫣然一笑道：「但我們很快又會見面的。」

狄少青道：「妳很快會回來？」

裴小霞「唔」了一聲，緩緩的走到他面前，嬌聲道：「大哥不希望我早點回來麼？」

她仰起了臉，紅馥馥的嬌靨上，帶着甜笑，一雙美目凝眸深注，透射出欵欵深情，紅菱般嘴唇間，露出一排整齊如玉，白得發亮的牙齒。

人美了，連牙齒也有着無比誘惑！

狄少青沒有掙脫，任由他拉住了手，一個人也緩緩的朝他偎了過去。

她嬌小的身子，偎進了狄少青的懷裏，他緊張得幾乎透不出氣來，尤其從她秀髮上散發出來的香氣，幽幽的，甜甜的，聞得人心頭會迷迷糊糊的。

狄少青情不自禁的低下頭去，吻着她的秀髮！

她像柔順溫馴的羔羊，只是貼在他胸前，沒有動一下。

狄少青也不知那裏來的勇氣，緩緩抬起她的下巴，四目相投，他像渴驥奔泉，迅快的低下頭去，一下吻住了她兩片鮮紅的櫻唇！

裴小霞吃了一驚，她羞、她怕……口中忍不住輕「唔」出聲。

狄少青雙手摟得很緊，當然，四片嘴唇也合得更緊，妳掙扎也沒有用，但裴小霞沒有掙扎，她嬌軀更軟綿綿的沒有一點氣力！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裴小霞輕輕把他推開，粉臉漲得像大紅蝦子，一句話也沒說。

狄少青也有些羞愧，跟上一步，低低的道：「妳生氣了？」

「沒……有。」

裴小霞低着頭，幽幽的道：「狄大哥，你壞死了。」

她忽然伸手從桌上取起了四周鑲着白兔毛的斗篷，往上一覆，左邊抓起了那支烏黑的皮鞭，在手中圈了兩圈，回身道：「大哥，我眞要走啦！」

狄少青道：「妳這時候就要走了？」

裴小霞說道：「我還要趕到金陵城去呢！」

狄少青送她下樓，送她躍上馬背，目送她嬌嬈而又矯捷的影子，絕塵而去！

他耳中還繚繞着她銀鈴般的嬌呼：「狄大哥再見……」

「狄老弟。」

有人輕輕的在他肩頭拍了一下。

狄少青驀然一驚，急忙回過身去，那拍自己肩膀的正是申祿堂，這就含笑道：「原來是申老哥，幾乎嚇了在下一跳。」

申祿堂呵呵一笑道：「老弟正在出神，老哥哥若不叫你一聲，只怕你一顆心跟着裴姑娘飛去了呢！」

狄少青被他說得不由臉上一紅，說道：「申老哥取笑了，哦，申老哥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

「還不是找你老弟來的？」申祿堂笑了笑道：「走，有一個人要見你，快跟老哥哥走吧！」

狄少青問道：「申老哥說的，不知是誰？」

申祿堂道：「老弟總還得吧？老哥，從前跟你提過，南北會試之後，老弟想留在南方，還是想去北方？如果想去北方的話，由沈堂主向金館主說一聲就成，現在老弟已經通過會試，方才老哥哥跟沈堂主已經說過，沈堂主想跟老弟當面談談，這是一個機會，老實說，南七省鏢局沒有比六省多，總鏢頭和副總鏢頭的缺，自然也多了，以老弟的武功人品，準可很快就出人頭地。」

狄少青道：「在下初入江湖，怎敢有此奢望？」

「這不是奢望。」

申祿堂聳着肩笑道：「你見過沈堂主，包管就可派個實缺，走，別讓沈堂主久候了。」

×　×　×

北海堂在江南武館的右側，那是有座院落的一進房屋，由長廊進入大廳，廳上橫匾，就是斗大的「北海堂」三個大字。

申祿堂領着狄少青，繞過北海堂的大廳，再從腰門穿出，那是一個小院落，一排三間精舍，花木扶疏，靜寂無人。

申祿堂走進階前，就脚下一停，高聲道：「回沈堂主，狄老弟來了。」

裏面傳出北海堂堂主沈承泰的聲音說道：「快請。」

申祿堂回頭道說：「狄老弟，隨我進去。」

跨進中間一道門，那是一間起居室，陳設精雅，沈承泰坐着的人，緩緩站起身來，含笑道：「狄老弟，歡迎歡迎。」

狄少青連忙朝他拱手作了一揖，說道：「屬下狄少青見過沈堂主。」

「哈哈，狄老弟不用客氣。」

沈承泰一擺手道：「老弟通過會試，這屬前途無量，你和本堂並無隸屬關係，這屬下二字，就太客氣了，請坐，請坐。」

申祿堂也在旁道：「狄老弟，沈堂主是位最隨和的人，老弟不用太拘泥了。」

三人分賓主落坐。

一名青衣使女送上三盞茗茶。

沈承泰含笑道：「申師傅和本座是多年老友，方才他向本座推薦，說狄老弟有意想去北方，因此本座就要申師傅把老弟找來，咱們當面談談。」

聽他的口氣，好像是申祿堂一力促成的。

狄少青心中暗道：「勸自己到北方去，本是申祿堂的意思，如今倒成了自己有意到北方去了。」但沈堂主這樣說了，他不好多說，只得應了聲「是」。

沈承泰道：「狄老弟年輕有爲，本座代表北海武館，表示歡迎之忱。」

（未完・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顧雲生雖然是神捕，大胆懷疑舒燕南和弟婦朱蘭有染，舒燕北心中有氣，却被顧雲生點了穴道，只能在心裏反對，顧雲生在承塵上聽到朱蘭自殺，便解開舒燕北的穴道一齊下去看個究竟，舒燕北不信朱蘭自殺，以爲眞的是乃兄所害，顧雲生見舒燕南很鎭定，便召集齊雲飛，柳擷紅共同商議，經過查詢，衆人懷疑是三師兄樂欽和，舒燕南便叫大徒弟韓英去找樂欽和，他知道事敗，便將自己的妻子和韓英殺掉，帶了兒女下山走脫，舒燕北的寃情才能大白，顧雲生等人拜辭，離開崆峒山，舒燕北和四師兄司徒華也跟他們下山，協助顧雲生辦案……

齊雲飛傳奇 故事之三

毒神仙

文·西門丁 圖·可飛

查案搜踪影 同上五老峯

顧雲生斜閃一步，看了他幾眼也認出來了，道：「原來是你，你怎會來的！」

與此同時，那道人也道：「顧施主怎會在此？」

話音剛落，屋內已傳來人聲，顧雲生道：「咱們先出去再說如何？」

道人嗯了一聲，提氣飄身，幾個起落，身子已超越圍牆，顧雲生不敢平白惹麻煩，也急忙跟着出去！

顧雲生飛身進小巷，道人也跟着去，原來他便是武當派掌門師弟黃松道長。

「道長，咱們是爲了調查舒燕北的妻子，所以才來西北的，武當派不是形勢吃緊麼？你怎會來這裏？」

黃松道長長嘆一聲道：「此事說來話長……」

「道長不妨長話短說。」

黃松道：「敝派已分成兩派，各不相讓，不過由於雙方勢均力敵，所以暫時還未正式火併，但雙方爲了增加聲勢，以期壓倒對方，都派人下山聯絡好友，懇請他們上山襄助。」

顧雲生道：「雙方火併，不論勝敗，死傷的都是貴帮弟子，這可非好辦法！」

黃松又嘆了一聲：「敝派弟子也知道，奈何除此之外，尙有何良方，顧施主若有良策，敬請賜教！」

顧雲生一呆，隨即尷尬地笑道：「在下何德何能，那有甚麼良方妙策？請道長再說下去。」

黃松續道：「貧道受敝掌門師兄之託，下山請好友襄助，不料碰到敝派的一個弟子。」

顧雲生截口問道：「此人有多大的年紀？」

「四十多歲，他是黃柏的死黨，貧道在洛陽發現他，見他去求見丐帮洛陽分舵的萬舵主，心中大驚，因爲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假如丐帮肯助他們，貧道這邊可就有點不妙了。」

顧雲生心中暗道：「何止有點不妙，簡直九輸一勝！」嘴上却問：「後來又怎樣呢？」

「後來玉清離開洛陽分舵，匆匆西出，貧道急跟其後，大概被他發現貧道的行藏，所以他一直躲避着貧道！」黃松道長冷哼一聲。「他雖然詭計多端，但貧道也非省油燈，一路鍥而不捨，追到此處，可是入了鎭，却讓他逃脫，貧道以爲他進了這龔姓大宅，便冒昧進去查探，不料却碰到你！」

顧雲生道：「在下就是追一個中年道士，所以才來此的，剛才在下在巷外見到道長的背影，還以爲是他哩。」

他笑笑，又道：「不過若非如此，又怎會遇到道長！」

黃松緊張地問：「那人可能便是玉清，施主可知他去了何處？」話一出口，他才發覺問得十分好笑，連忙改口問：「施主爲何要追他！」

「在下在如厠，偶然發覺一個中年道人在小巷掠過，覺得他行動鬼鬼祟祟，便追了下去，說來也好笑，連在下自己也不明白爲何要追他，也許這是在下的職業本能吧！」

黃松恨恨地道：「這次讓他逃脫，也不知再去何處找他！」他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剛才施主謂你們來西北是爲了帮舒施主調查，這你們兩字，還有誰？」

「齊雲飛，柳擷紅和舒燕北師兄弟！」顧雲生道：「他們就在飯館中，道長吃過晚飯否？一齊用膳如何？」

黃松沉吟了一下，說道：「玉清行踪已失，急也沒用，去跟各施主見一見面也好。」

「如此請道長跟在下來！」顧雲生迅速穿出小巷，迎面便見到司徒華。

司徒華見他背後跟着一位老道，便問：「神捕是去拜訪這位道長？」

顧雲生爲他們介紹了後，道：「詳細情況，等下再說，咱們走吧！」

到橫街又遇上齊雲飛跟舒燕北，雙方少不免寒暄了一陣，然後返回飯館重整杯碟，齊雲飛道：「顧兄，你去茅厠，却找到道長。」

顧雲生笑笑，將剛才的情況說了一遍，衆皆曰巧，黃松道：「貧道有個不情之請，希望諸位等下帮貧道找尋一下。」

顧雲生忙道：「別急，吃了再說，這鎭子雖小，但要找一個人可也不容易，咱們若像沒頭蒼蠅那樣亂鑽，相信未必找得到他！」

黃松問道：「施主有何良方？」

顧雲生道：「在下的良方便是動用官府的力量，逐戶搜查，但又怕來不及！」

齊雲飛道：「依在下的看法，那人若眞要求丐帮襄助的話，他應該到中原的總舵求助，斷不會來西北……」

黃松截口問道：「那麼少俠認爲他來西北，是欲向何人求助？」

齊雲飛道：「在下有個預感，他可能是去丐帮西北總堂求助。」

柳擷紅笑道：「你對高知遠一直念念不忘。」

齊雲飛苦笑道：「不錯，我一直覺得此人十分可疑，但眞正的原因，我也說不上！」

黃松道：「丐帮西北總堂就在咸陽，離此不遠，貧道明日便起程去咸陽，拜訪他們高副帮主！」

齊雲飛道：「但在下却怕他此去，未必有結果，因爲如果高知遠答應助黃柏他們的，又怎會對你說眞話。」

黃松問道：「少俠認爲貧道該如何進行？」

「最好是暗中調查，詳細計劃在下現在心中亦無底！」

「可否請諸位再助敝派一次！」

顧雲生忙道：「齊兄已答應在下，帮在下調查一件大事。」

舒燕北見他這樣說，也道：「在下兩師兄弟也有要事待辦，非是不肯助道長，而是分身乏術，請道長原諒。」

黃松道長嘆了一口氣，只得道：「如此貧道亦不敢麻煩諸位。」

齊雲飛連忙安慰他：「假如咱們在路上遇到玉清，他會想辦法通知貴派，甚至留意他的動向。」

柳擷紅道：「夜深了，咱們也該休息了，明天好上路！」

× × ×

次日天才濛濛亮，衆人便結帳離店，買了乾糧，揮手道別，齊雲飛一行五人策馬東行，不久便到達黃河渡口，分批乘船過河，到風陵渡。

風陵渡雖是河東河西的重要渡口，但鎭上的人家甚少，連客棧也不成樣子，鎭上的人大都是在河裏討活的，顧雲生帶他們到一家雜貨店，那裏的老闆石陽見到顧雲生驚喜之至：「頭兒，什麼風把你吹來了。」

顧雲生一聽他這句話，心頭已冷了一

半，忙把他拉到一旁，問道：「老石，中原那裏有沒有信鴿來？」

石陽一怔，道：「屬下很久巳沒收到那邊的信鴿。」

顧雲生再問一句：「皇上要的是那個人，還未有綫索飛報。」

石陽搖搖頭，他担憂地道：「頭兒，你也查不到綫索，那麼咱們怎辦？」

顧雲生煩躁地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頓了一頓，又道：「老石，說句老實話，到限期之前，若還沒有我給你的消息，你便準備一下吧！」

石陽又是怔了一怔，問道：「準備什麼？」

「難道你眞的要坐以待斃，等朝廷來抄斬，」顧雲生道：「你這裏比較偏僻，跑到西域去吧！」

石陽關心地問：「那麼頭兒你呢？」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假如我也跑掉，那麼更加沒容身之所！」

石陽忙道：「頭兒，咱們有難同當，有福共享，有事大家一齊担當，屬下絕不逃跑。」

顧雲生笑道：「你在家父的時候，便巳加入，你的爲人，難道我還不知道，你放心去吧！」

「不，假如咱們逃掉，頭兒你的下場可更加不妙！」

「我一個人有什麼問題，大不了一死而巳，但你們都有家小，」顧雲生怕他担心，忙改口道：「也許皇上念在家父以前功勞，而輕饒了我也未定，何況現在還未至最後的階段，老石，收拾一間靜室，我要招呼朋友們。」

石陽應聲而去，齊雲飛見顧雲生的神情，不問便知情況，走前安慰他。「顧兄千萬莫氣餒，所謂船到橋底自然直，又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相信天網恢恢，那人一定逃不了懲戒。」

顧雲生苦笑道：「他不受在下之懲戒，等於零，在下一個人的安危事小，最怕要連累下面那批人。」

齊雲飛道：「咱們盡最後努力吧！」

「人海茫茫，去那裏找一個素未謀面，又素不知情的人！」

柳擷紅也安慰他：「誰說無可能，昨夜你不是巧遇黃姓道長麼？在此之前，你何曾料得他去到河西！」

顧雲生吸了一口氣，精神微微一振，道：「咱們進房再談吧！」

× × ×

由吃午飯一直到黃昏，房內的五個人却沒發過一聲，舒燕北再也忍不住，道：「舒某去買些酒來，一醉解千愁，喝醉算了！」

顧雲生道：「叫老石去買吧。」可是舒燕北早巳出去，他獨自一人逛街，買了好些魚肉，還有一隻肥鷄，最後還叫酒莊的夥計，替他送一罈高粱酒！

這一夜，五個人吃飽喝醉，斜斜地躺着，只有柳擷紅扶醉到隣房睡，那高粱酒的後勁，甚是厲害，衆人在次日中午醒來，頭還有一點暈，幸而石陽細心，一早巳叫人煮了一鍋子解酒湯，衆人喝了解酒湯，精神才較好。

顧雲生一出房，便問：「今早有沒有消息？」

石陽搖搖頭，顧雲生又問：「渡上可有什麼扎眼的人嗎？」

石陽道：「屬下沒留意，頭子若有需要的話，屬下現在便去看看。」

「派個夥計去，」顧雲生道：「若見到乞丐或道人的，便來通知，只有，再派個人去買些酒來。」

石陽道：「頭兒剛醒來……咳咳，酒喝得太多會傷戕身體。」

「醉後再喝，叫做還魂湯，最是滋味，而且還會振作精神。」

齊雲飛在房內聽見，連忙出來，道：「不可，顧兄，你莫忘記咱們還有要事待辦，再喝醉了，可要誤大事。」

顧雲生苦着臉道：「現在是有氣沒處使，眞叫人窩囊！」

齊雲飛忽然道：「也許毒神仙那裏可以探到蛛絲馬跡！」

顧雲生先是精神一振，繼而搖搖頭，道：「風馬牛不相及，不可能。」

「死馬當活馬醫，咱們吃過午飯便起程，也好過在這裏守株待兎，而且五老峯那裏比較近中原，無論是探取消息，或跟踪人，都比較方便。」

顧雲生懶懶地道：「好吧，老石，你叫人準備午飯。若有好馬的，最好替咱們換五匹來。」

石陽忙道：「頭兒放心，一切包在屬下身上。」

吃午飯的時候，石陽的夥計忽然焦急地跑回來報告：「老闆，渡口上出現一個道士，還有幾個丐帮的弟子，不知是不是頭兒要找的人。」

石陽忙問：「他們共有多少個人，可知是從那裏而來的。」

「從河西來的，都帶着馬匹，共有五六個人。」

「看着店子，」石陽走到後頭，道：「頭兒，剛才小福來報告，自河西那邊來了五六個人，其中一個是道人，餘者則是丐帮弟子。」

顧雲生目光一亮，問道：「那道人多大的年紀？」

石陽搖頭道：「屬下忘記問他，這就去……」

顧雲生巳先他而出，問道：「小福，那位道人多大的年紀？」

小福說道：「大概四五十歲，蓄着短鬚。」

顧雲生一想，跟前夜自己在華陰茅厠所見一樣，估計便是黃松要找的玉淸道人，當下又問：「那些乞丐你認得麼？」

小福子搖搖頭，背後的齊雲飛插腔問道：「那些乞丐有何特徵？」

小福想了一下，道：「其中一個臉上長着許多疙瘩，很是醜陋，但眼神十足，令人不敢多看！」

齊雲飛與顧雲生同時脫口叫道：「高知遠！」

石陽問道：「高知遠是誰？」

顧雲生道：「他是丐帮的新任副帮主？小福，你可知道他們從那裏去嗎？」

「他們上了渡頭之後，便紛紛騎上馬，向東而行，看情況，他們一定不是要在本鎭歇脚，而是路過的！」

顧雲生道：「沒你的事了！老石，我要的馬匹買了沒有？」

石陽道：「犬子去換，還未回來，屬下這裏還有一匹馬在！」

齊雲飛道：「咱們是派一個人跟上去，沿途做下記號，其他人待買了馬再追上去！」

顧雲生頷首，走進房內，將情況說了一下，舒燕北立道：「在下先追！」

「不，你三番與他們接觸，不能再露面！在下屬意司徒兄！」

司徒華道：「小弟願往！」他長身而起，佩上長劍，跟顧雲生出去，石陽巳拉了一匹健馬過來，司徒華躍上馬背，道：「諸位，咱們在前頭再見！」

齊雲飛說道：「請司徒兄沿途留下暗記！」

司徒華道：「小弟劃劍爲記，劍柄的方向才是眞正的去向！」

司徒華去後，約兩頓飯工夫，石陽的兒子才拉着五匹健馬回來，石陽又張羅了些酒水和乾糧，顧雲生放下一錠銀子，然後與齊雲飛等人上馬出鎭！

鎭外路旁都有一桃樹，柳擷紅沿樹而行，很快便發展樹上有用白粉給劃的長劍圖畫，劍柄向着前方，便道：「方向對了！」四人拍馬急馳，眨眼間便馳出兩三里路，第二次發現第二柄「劍」，方向依然沒錯。

他們追至日落，巳馳了十多二十里，仍未見到司徒華及高知遠等人的背影，柳擷紅道：「那柄劍只表明咱們追司徒大俠的方向沒有錯，可不知道他是否追上高知遠！」

顧雲生道：「希望他沒被撇掉！」

舒燕北道：「咱們追得這般急，到現在還未發現他們的行踪，證明他們必有急事待辦！」

入黑之後，他們循司徒華留下的暗記，來到一座小集外，小集有飯館，還有客棧！」

顧雲生道：「你們停在外面，不要露身，待在下先進去看看！」

齊雲飛道：「顧兄請小心！」

顧雲生走進小集，只見飯館的招牌下停放着幾匹馬，他心頭一動，悄悄走過去，果然在牆角之下，發現兩柄「劍」，一柄橫放，一柄直豎，他心中奇怪：「爲何有兩柄劍？難道他們分成兩批？」

他細數一下，有四匹馬在外面，便偸偸自窗外望進去，果見裏面角落處的一張座頭，坐着三個乞丐，一位道人，那道人正是前夜在茅厠後所見到的，正面而坐那位乞丐，正是丐帮西北堂堂主樂南，却不見高知遠！

飯館之內，亦不見司徒華，顧雲生只得悄悄離開小集，將情況告訴齊雲飛。齊雲飛眉頭一皺，問道：「那兩柄『劍』，那一柄大一點？」

顧雲生道：「橫放那一柄！」

舒燕北道：「四師兄一定是離開這小集了！」

柳擷紅說道：「也許他是追高知遠去了！」

齊雲飛道：「咱們追他！」

四人相繼上馬，顧雲生道：「諸位跟我來！」他繞過小集而行，依那柄「劍」的方向前進！

走了一程，天色巳甚黑，舒燕北砍了一根枯枝，點着火在前領路！

到一塊石頭前，柳擷紅叫道：「舒兄，請你查看一下，石頭上有沒有司徒華留下的暗記！」

舒燕北也不下馬，垂下火枝，目光一及，喜道：「找到了，咱們的方向沒有找錯！」

衆人再走了一程，路旁都是大樹，又在樹幹上發現第二個暗記，再走了半里，齊雲飛忽道：「你們有否發現，這方向好像是五老峯！」

舒燕北心頭一跳，脫口道：「莫非高知遠去找毒神仙？」

柳擷紅精神一振，道：「此人去找毒神仙，必有陰謀！」

顧雲生淡淡地說道：「但這與咱們何關？」

齊雲飛心頭一凉，道：「世事難逆，說不定你要找的人，也去找毒神仙！」

舒燕北道：「說不定毒神仙便是你要找的人！」

顧雲生心頭一跳，脫口道：「你怎知道？」

舒燕北微微一怔，道：「這只是在下隨口胡謅而巳！」

顧雲生却精神一振，道：「也許眞的如此，咱們快追！」說着他也折了一根枯枝，同樣點了火，反而走在舒燕北之前！

他們一直來至五老峯下，司徒華的暗記不時出現，證明了兩件事：第一，他們沒有追錯方向；第二，司徒華的行踪未被高知遠發覺！

可是當他們開始上山時，却久久都不見司徒華的暗記！柳擷紅道：「會否是咱們錯失了？」

齊雲飛也折了兩根枯枝，點着火，遞了一根與柳擷紅，道：「咱們回頭再找一下！」

四人沿來路找回去，到達上次見到的那個暗記處，齊雲飛道：「咱們的去向並無走錯，怎會不見新的暗記？」

顧雲生暗覺不妙，忙道：「快再走回去！」這次他們走了里餘，仍找不到新的暗記，大家都有不祥之感，顧雲生道：「看來司徒兄在這附近，被高知遠發覺行踪了！」

舒燕北担心地道：「發現行藏還不要緊，最怕他……」他實在不敢再說下去！

齊雲飛也十分緊張，忙道：「咱們分兩組搜索，顧兄、舒兄你們向左前進，一柱香後，仍在此處集合，若遇敵，請發嘯示警！」

舒燕北與顧雲生向左走去後，齊雲飛亦與柳擷紅向右方搜索過去。

半柱香的時間很快過去了，四人重聚，都表示找不到。舒燕北道：「如今咱們怎辦？」

齊雲飛道：「咱們既然認定高知遠是去找毒神仙的，何不直趨山峯？」

舒燕北道：「有理！」當下四人將馬匹放在樹林裏，不顧疲勞，展開輕功，向山上飛去。他們不辭勞苦，爬上山峯巳是三更時分，衆人又飢又渴。

空山寂寂，渺無人跡，舒燕北道：「咱們來遲了一步！」

顧雲生蹲在地上，以指翻動，忽抬頭道：「不錯，咱們的確來遲了！這裏有一堆馬糞，尙有餘溫，證明有人召喚過毒神仙！」

齊雲飛道：「此人當眞神秘，天色如此黑，馬糞的烽烟根本不能見，他也知道有人求見！」

柳擷紅道：「馬糞焚燒時，氣味十分難聞，他一定是憑氣味而覺查！」

齊雲飛道：「這證明了三件事：第一，毒神仙的巢穴就在附近；第二，毒神仙養一些手下，守匿在附近監視，不過那地點十分隱蔽，咱們不知道罷了！他手下得悉之後，再回去或以另一種形式通知毒神仙；第三，毒神仙的鼻子特別尖！」

顧雲生道：「在下以爲以第二個可能較高！」

舒燕北心繫師兄的安危，立道：「既然如此，咱們何不就在附近搜索一下？」

齊雲飛道：「此亦無辦法中的辦法，不過大家要小心毒神仙的毒藥，一發覺有什麼不對，必須立即閉住呼吸！」

衆人各自紮了一根火把，制出兵刃，分開在四周搜索，天黑更深，雖有火把，但搜索的地方不外乎是樹後石底，但若碰到巨大的岩石，便無能爲力了！

柳擷紅甚感失望，正欲出林到另一方搜索，見到林中有一塊大石，甚爲突兀，忍不住走前，以手推之，以脚踢之，都絲毫不動，並沒可疑之處，她也不知道爲什麼，竟然跳上石頂，舉着火把，四下張望着。

火光驚醒樹上的宿鳥，呱呱叫了一聲，冲天飛起，枝搖葉動。柳擷紅忽對數丈外的一棵樹，感到懷疑，便自石頂跳下！

她雙脚落地時，又覺落地之處有異，地上似乎比較鬆軟。她思索了一下，輕輕跳動着，果然覺得有異尋常！

柳擷紅一邊呼叫，一邊跳起一丈，再試一次，不料落足時，地上竟然裂開，直陷下去，她下意識地發出一道尖叫！

尖叫聲在寂靜的深夜裏，格外响亮，齊雲飛等人聽見都立即自不同的方位飛過去！

齊雲飛最快，首先奔至林外，叫道：「擷紅，什麼事？」他入林之後，便聽見一個低微啞悶的兵刃碰撞聲，是以很快便找到柳擷紅失足的地方！

只見岩石旁邊的地上，裂開一個洞，而兵刃的碰撞聲，正是由洞裏傳出來的！齊雲飛對外喊道：「你們且莫下來！」說時一躍而落！

洞下是一條石板甬道，地上有一根火把，甬道只有丈餘，便作一個大彎曲，是故裏面的情形根本看不到！

齊雲飛毫不思索，向裏掠去，同時閉住呼吸！一拐過彎，便見到柳擷紅正與兩個黑衣漢子打鬥，他長劍刺出，將那兩個漢子的兵刃挑開！

柳擷紅立即抽身後退，原來她一跌下來，便遇到那兩個漢子，展開厮殺。柳擷紅心思玲瓏，一陷下地道，立即閉住呼吸，而那兩個漢子的武功雖不如她，奈何地狹，她武功沒法盡展，只能將其迫退，體內眞氣正在轉濁，由於齊雲飛及時趕到，因此立即抽身後退，以便換氣！

齊雲飛的武功造詣及經驗火候，都在柳擷紅之上，何況他巳打通了任督兩脈，體內眞氣滔滔不絕，因此不虞氣悶，加上他劍法詭異，只七招，便以劍尖刺住一個黑衣漢子的「肩井穴」！

另一個漢子見狀不妙，立即後退，同時左掌一揚，洒了一團青綠的烟霧！

齊雲飛反應極快，抽身後退，同時脫手將長劍拋出！長劍如長虹貫日，穿過綠烟，釘射在那黑衣漢子的後背上，那漢子跑了兩步，立即俯身跌倒！

齊雲飛退出洞口，與柳擷紅躍上地面，將情况告訴顧雲生等人。舒燕北問道：「齊兄可曾見過敝師兄？」

「沒有！待綠烟散後，在下再下去查看一下！」齊雲飛稍待又跳下地道，向內挺進！

甬道內的綠烟巳散，那個未死的漢子，臉上逞着一層墨綠的氣色，齊雲飛吃了一驚，連忙撕下一塊衣角，裹着手掌，提着那漢子出甬道。

到了地面，齊雲飛向柳擷紅借了一柄劍，以劍代指，解開那人的「肩井穴」？那漢子立即叫道：「快替我拿藥！」

他穴道剛解，血液未暢，有點手忙脚亂。齊雲飛用劍割開他的衣襟，裏面滾下好幾隻小瓷瓶，他問道：「那一隻才是解藥？」

那人又急又驚，喘着氣道：「綠色小瓶！」

齊雲飛拾起一隻綠色的小瓷瓶，拔開木塞，那人又道：「一顆就够！」齊雲飛傾出一顆，叫他張開嘴巴，將藥丸拋落其口中，那漢子立即嚥下，隨即盤膝坐在地上，衆人都靜觀其變。

過了三盞茶工夫，那漢子臉上的毒氣，巳散了六六七七，只見他睜開眼睛，目光一及，又露出驚恐之色。齊雲飛道：「你叫什麼名字？」

「馬康……」

「下面是什麼地方？」

馬康半晌才囁嚅地說道：「是俺的住所……」

顧雲生冷笑一聲：「在下是顧雲生，怕你還不淸楚顧某的身份，特別提醒你一下，我是河北總捕頭！」

齊雲飛接道：「他能坐上那個位子，自然有不少令人說眞話的本領，希望你是識時務的俊傑，否則徒增痛苦！」

馬康閉上雙眼，倔强地道：「你們要殺便殺吧，不必多問？」

顧雲生冷笑一聲：「你眞的以爲我不敢動你，還是以爲我只是恫嚇你？」

馬康閉着雙眼，不瞅不睬，顧雲生勃然大怒，走前舉手要戮其穴道，却被齊雲飛伸手攔住：「顧兄何必動怒？看小弟的！」他突然抵出一指，封住了馬康的穴道，然後道：「擷紅，你替我將地上的瓷瓶拾起來！」

柳擷紅問道：「作甚？」

齊雲飛拍開馬康的牙關，道：「將所有的藥，倒進他嘴裏，我相信毒神仙的藥可以令你開口！」

馬康臉色大變，殺豬似的叫了起來：

「不要……求求你！」由於他雙頰被齊雲飛揑住，是以聲音混濁不淸，在荒郊深夜中聽來，倍覺難聽！

齊雲飛哈哈笑道：「條件簡單之至，你老實答咱們問你的話，便不用吃藥！」說着放開了他。

馬康道：「俺們一早都服下他給的一種慢性藥，說了之後，他不給解藥，遲早也得死，而且死狀極慘，請大俠們高抬貴手……」

齊雲飛道：「兩條路任你選擇，一是你跟咱們合作，假如咱們消滅了毒神仙，你還有活命的機會；二是你現在就得死，而且一樣會死得很慘！」

馬康咳了一聲，道：「希望你們替俺多着想……」

顧雲生道：「毒神仙害了不少人，你爲何不多替別人着想？不用多說！這裏是不是毒神仙的一個巢穴？」

馬康道：「這只是一個聯絡站！」

「像這樣的聯絡站有多少個？」

「山頂一個，山下一個！」

「聯絡站裏有多少個人？」

「只有兩個人！」

「平日你們如何出入？」

「裏面另有出口！」

齊雲飛接問：「毒神仙的巢穴，離此有多遠？」

馬康說道：「他住在山腹中……不太遠！」

「你們平時如何跟他聯絡？」

「假如有人來求見，咱們只須放一塊小石頭往竹管中，他便知道，而出來見求見者，若是另外有事，就會將信捲着石頭拋進去！」

顧雲生截口問：「那竹管通到他的巢穴？」

「是的！」

「他如何跟你們聯絡？」

「對着竹管喊話，聲音傳上來……不過大家都很少聯絡！」

「巢穴內有多少個人？」

「每一個聯絡站有兩個人，總部則有八個人，都是協助他配藥、試藥、煉藥的人！」

「武功如何？」

「比聯絡站的看守員都低，但其中有一位道人的武功可能很高，不過這只是俺的推測！」

齊雲飛問：「裏面有沒有機關？」

「應該有……不過咱們不大淸楚，因爲咱們很少在總部！」

柳擷紅問道：「毒神仙其實是誰？」

「咱們不知道，甚至連他的臉目也未見過？」

顧雲生沉聲道：「你敢隱瞞？」

馬康信誓旦旦：「俺若隱瞞的，敎俺馬康萬毒攻心而死！」

舒燕北忙問：「剛才是不是有人求見毒神仙？」

「是的！」

「什麼人？」

「不知道！眞的！因爲咱們聞到馬糞味，便將消息通知總部，沒上去查看過！」馬康的話不像作假：「就算咱們上去也沒用，因爲求見者必然以黑布幪面！」

「來的是幾個人？」

「俺只見到一個！不過奇怪……」

舒燕北急問：「什麼事奇怪？」

「那人並沒有穿黑袍，咱們頭兒竟然肯破例見他！」

齊雲飛忙問道：「那麼那人穿什麼衣服？」

「咱們頭兒離開後不久，那人也下山了，却是穿一件……好像是……俺說不上來，總之衣衫破爛，不類是常人！」

衆人心頭一跳，互望了一眼，心中均是想道：「高知遠折來此處，果然是爲了要見毒神仙！」當下柳擷紅問道：「那爲何要見你們頭兒？」

「這個俺便不知道了！」

舒燕北再問：「你只看到一個人？」

「是的，一個人！」

「毒神仙在此處煉藥賣藥，是爲了什麼？」顧雲生說道：「他一定是有什麼陰謀！」

「俺眞的不知道！」馬康連忙道：「他若有陰謀，又怎會告訴咱們？」

「他平常可有離開此山？」

「有好幾次有人求見，他沒現身，到底是不在山中，或者是他不願意接見，俺就不知道！」

舒燕北怒哼一聲：「你什麼都不知道，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馬康吃了一驚。「大俠，你們要守諾言……」話音未落，巳被齊雲飛封住了暈穴。

顧雲生道：「咱們如今怎辦？」

齊雲飛道：「小弟正想聽你的！」

顧雲生嘆了一口氣。「在下如今自身難保，其他事那還有主意？」

齊雲飛道：「咱們何不利用這機會，將毒神仙剷除掉？」

舒燕北立即道：「在下讚成，不管如何，此人絕非好人！」

顧雲生道：「齊兄有何良策？」

柳擷紅不無憂慮地道：「那人渾身是毒，咱們有什麼辦法防禦？」

衆人都有點憂慮，齊雲飛道：「也許這馬康有解藥！」

「他的解藥有限，可防不勝防！」

齊雲飛想了一下，提起馬康，跳進地道，拍開他的穴道，問道：「你們總部的進出口在那裏？」

馬康臉色大變，齊雲飛道：「我不想再問一遍，你帶咱們去！」

馬康苦着臉道：「出口有兩個，我……我……」

齊雲飛改口問道：「這些瓶子，裏面那些是毒藥，那些是解藥！」

這次馬康倒很合作，很快便將藥分開，齊雲飛取出一顆解藥給馬康吃，馬康坦然服下。齊雲飛再問各種藥物的藥性，馬康一一解答！

齊雲飛再度封住他的暈穴，道：「擷紅，你留守在這裏，將毒烟由竹管灌下去，迫總部的人出來，咱們幾個守在出口，給他們攻個措手不及！」

顧雲生道：「咱們只有三個人，分守兩個出口，力量太過單薄，不如這樣，咱們拋一塊石頭下去，單引毒神仙一個上來，然後合力擊殺之！」

舒燕北道：「咱們每人將每種解藥含一顆在口中，也許可以爭取到時間，殺死他！」

齊雲飛道：「此計大妙！」當下又解開馬康的穴道，將計劃告訴他，馬康嚇得簌簌亂抖，齊雲飛又道：「你長期受制，生不如死，倒不如賭一賭運氣！難道咱們跟他搏鬥，便無危險？」

馬康考慮了一下，毅然道：「好吧，不過事敗你們最好一劍殺死俺，事成，記得替俺取解藥！」

衆人一口應承，馬康便帶他們內進，經過甬通，剛才那個漢子身體已經開始潰爛，發出一陣陣腥臭，連齊雲飛那柄長劍的劍鋒也變了綠色！

齊雲飛心頭一動，再度撕下一塊衣角，繫住劍柄，將劍拔出，小心翼翼地插回鞘內。

甬道盡處有一扇石門，馬康道：「這是出口，外面是一棵大樹！」那裏旁邊有一根竹管，竹管斜斜插進地裏，馬康拋下一塊石頭。

齊雲飛輕聲道：「擷紅，你守在這裏，咱們上去！」

× × ×

天還未亮，四周一片漆黑，舒燕北幪上一塊黑布，地上插了一根火把，齊雲飛與顧雲生則匿在兩旁的石後。

過了良久，仍不見毒神仙現身，顧雲生忍不住問道：「是否那老狐狸，發現破綻？」

齊雲飛道：「待小弟下去看看！」他悄悄長身急馳，幾個起落已返回地道。

馬康緊張地問道：「情況如何？」

「不見其踪影！」齊雲飛見柳擷紅沒有什麼表示，知道他沒做手脚，於是檢起幾塊小石子一下全部拋進竹管，只聞篤篤的一陣亂响，聲音由大迅速減弱。

馬康十分緊張，揮手示意齊雲飛離開，就在此刻，竹管中突然傳來一個聲音：「誰？什麼事？」

馬康道：「康藏之馬！有人燒了十多堆馬糞求見頭兒！」

「什麼人？有多少個？」

「不知道，共有三個！」

竹管中傳來那人冰冷的聲音：「別管他們，頭兒已離開！」

馬康對着竹管大聲應了一聲，齊雲飛隨即將他拉開，輕聲道：「你這裏受破壞，而且死了一個同伴，再留下來也沒好下場……」

馬康忙說道：「請大俠替小的想個辦法！」

「辦法很簡單！咱們進去總部，將那些人全殺了，相信你要的解藥，一定在裏面！」

馬康道：「沒有命令俺是不准進去的！而且裏面有機關，俺又不清楚！」

「想辦法！既然毒神仙不在，也不怕他們厲害！你在竹管裏放下毒烟，迫他們出來！」

「他們有解藥！」

柳擷紅道：「他們有解藥也不要緊，咱們燒火，將烟灌進去，或者將他們的通氣孔塞住，除非他們不想活命，否則，他們一定會出來查看！」

馬康苦着臉道：「那就試試看吧！」

齊雲飛道：「馬康你守在這裏，咱們上去砍些樹枝來！」他拉着柳擷紅躍上地面，先將舒燕北及顧雲生找來，再將計劃告訴他們，於是四人一齊動手砍樹枝，却不砍枯枝，專砍新枝。

過了一陣已砍了好一大堆，又將樹枝拋下地道，堆塞在竹管前，馬康叫他們先含了一顆解藥，他怕他們懷疑，自己先含了一顆，然後戴上鹿皮手套，對着竹管洒下一大撮綠粉，接着又洒下一把黃粉，最後洒下的是紅粉，馬康爬出樹枝，齊雲飛立即點起火來。

過了一陣，火勢已成，嗶嗶啪啪地响着，冒起大量的白烟，五人都呆不住，一齊跳了上去，又搬了些樹枝蓋住洞口。

馬康道：「快帶我來！」他轉身在前帶路，衆人緊跟其後。

馬康向山腰方向跑去，約走了半里多，來到一座樹林，齊雲飛與顧雲生依稀認得，上次跟毒神仙交手的地方，便是在此處。

馬康倚在一堵斜坡前，指一指一塊大石，齊雲飛示意顧雲生與舒燕北留下來，自己與柳擷紅跟着馬康，再到另一個出口處！

這個出口離剛才那個約有半里遠，那是一座山巒，坡上嵌滿了大大小小的岩石，馬康停在一塊大石後面的小石前，柳擷紅問道：「便是這裏？」

馬康點點頭，齊雲飛道：「你藏在大石後面，等下若有人出來，你立即跑去通知他們兩個！」

馬康又點點頭，再取出一包藥膏來，吩咐他倆將藥膏塗在露出衣服的肌膚上，這藥膏防止毒粉由皮膚滲進體內！

藥膏無色無嗅，塗上之後，完全不覺，兩人貼着山站在石頭的兩旁。

約過了兩盞茶工夫，那塊石頭忽然傳來一個輕微的聲音，齊雲飛心頭怦怦亂跳，接着石頭便推開了，齊雲飛心頭一動，忽然跳起，伏在上面的一塊石頭上，柳擷紅十分機警，也跳了上去，與此同時，洞裏噴出一團灰烟，齊雲飛與柳擷紅，連忙閉住呼吸！

又過了一忽，洞裏探出一顆腦袋來，向左右看望了一下，然後才彎着腰走出來，那石板又無聲地關上！

那漢子迅速掠過前面那塊大石，齊雲飛生怕馬康的行藏會被發現，連忙撲掠，剛好落在那塊大石之頂，低頭一望，原來馬康十分機警，已走到另一邊去。

齊雲飛待那漢子走離山壁七八丈，才從石頂飛下，奔到一塊石後，他這幾個動作，悄沒聲息，那漢子毫不發覺，仍向前走，而且越走越快！

齊雲飛加快速度，到一叢樹木後，突然撲出，一脚蹬踢在其後背上，那漢子跌了個狗吃屎，但他反應極快，落地之後，立即翻身滾開，洒出一團紅色的粉末！

不料齊雲飛早料到他有此一着，脚尖落地，微一用力，身子凌空拔起，一個沒頭觔斗，落在那漢子的背後，那團粉末，成了無的放矢！

漢子不見了人，吃了一驚，正想掏出第二把藥粉來，頸上一凉已多了一柄長劍

：「看清楚，我劍上有毒，不小心割破了皮，可不負責你的安全！」

「你是誰？」

「這句話我正想問你！快說！」

那漢子結結巴巴地道：「何阿南！」

說着馬康與柳擷紅已走過來，何阿南怒瞪着馬康，馬康道：「老何，你跟俺也一樣是受制於人，才肯過着這暗無天日的生活！」

何阿南問道：「如今你已經得到了解藥？」

「解藥一定在總部裏面，只要咱們拿到解藥，便可以重得自由！」

何阿南嘆了一口氣，道：「誰不知道，但藥庫的鑰匙，平日是由頭兒保管，頭兒不在由道長保管的，頭兒現在雖然不在，但那老道的武功不但高，而且使毒技術，也非咱們能望其項背的！」

馬康道：「若果只有咱們兩個人，當然不成，但現在有幾位大俠肯帮助咱們，還怕什麼？」

何阿南道：「他們不怕毒？」

齊雲飛道：「非也，不過咱們雖不能力敵，但可以智取！」

何阿南仍難放心：「請問大俠有幾分把握？」

齊雲飛根本只有三四成把握，但爲了安定他們，却道：「七成把握！」

何阿南精神一振，道：「做生意都要冒幾分險，何況是玩命的事？有七成把握就成！請問大俠有何妙計？」

齊雲飛道：「擷紅，你去請顧兄跟舒兄過來！」柳擷紅去了，他又道：「你且將總部內的地形畫出來！」他燒了兩根樹枝，走到一塊大石後面。何阿南拾起一塊有尖角的石頭，在地上繪畫起來。

何阿南剛畫好，顧雲生等人也到了，齊雲飛令他仔細講解，何阿南講畢，他又問道：「現在裏面還有幾個人？」

「連我只有八個人！」

「那道人平時在那裏？」

「不在配藥室內，就在藥庫之內！」

「開啓進出口大門的鑰匙，你們可有麽？」

「外面沒法進入，因爲開關掣在裏面的！」

舒燕北道：「咱們何必進去？只要塞住通氣孔，他們就得乖乖出來！」

何阿南搖頭道：「不行，那老道臨走時，很可能會將解藥毁掉，到時候咱們兩個……」

齊雲飛忙道：「咱們不會用這個方法！我且問你，你們可有防毒的衣服及面具麽？」

何阿南道：「有，每人有一套，不過每逢有人出來，都得將衣服留在裏面！」

齊雲飛心頭一動，道：「我的計劃很簡單，你跟馬康回去，就說上面遇襲，馬康逃出來，先穩住那老道，然後設法說服裏面的人，跟你們聯成一氣，最後再將防毒衣服及面具拿幾套出來！只要這幾個步驟成功，其他的事便完全不成問題！」

何阿南與馬康面面相覷，半晌何阿南才道：「這個咱們沒有把握！」

顧雲生不耐煩地道：「自救救人，有什麼困難？如果連這個險也不願冒，那就一生一世都在山腹內吧！」

齊雲飛忙道：「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信他們跟你倆也一樣，都希望脫離魔掌，只要你們敢說敢做，料沒多大的問題！」

柳擷紅接道：「你們先勸那些較談得來的人，只要能爭取到一半的人支持你們，便沒問題！」

何阿南道：「但咱們一進去便得穿防毒衣服！」

「這也容易，你們進去之後，悄悄出來，咱們穿了你的衣服進去，當咱們跟老道打起來時，其他人便去開啓藥庫！」

何阿南道：「好吧，咱們試試！」

柳擷紅道：「祝你倆好運！」

何阿南與馬康去了之後，舒燕北有些懷疑道：「齊兄弟，你看這兩人會否是敷衍咱們？」

顧雲生道：「看情況不像，但只怕他們瞞不過那老道！」

舒燕北道：「希望早點解決這件事，咱們好下山去！唉，我眞担心敝四師兄的安危！」

齊雲飛勸道：「司徒兄機伶聰明，一定能逢凶化吉，舒兄不必担心！」

「但咱們爲何到現在還不見他！」

柳擷紅道：「也許他現在又去追高知遠及毒神仙也未定！」

說着，天色已亮了，四人走到洞口附近埋伏。

齊雲飛道：「你們休息吧，有事小弟才喚醒你們！」

顧雲生三人知道他任督二脈已打通，幾日不眠也不成問題，便不客氣，都席坐運功調息，以復精神。

太陽逐漸升高，但那扇石門仍雷打不動，這時候連齊雲飛也有點担心，不知裏面的情況如何！一直交了巳時，石門才推開，閃出一個人來，却是馬康。

齊雲飛輕聲問道：「如何？」

「行了，一共有四個人肯跟咱們一齊行動！」馬康將防毒衣褲解下，齊雲飛立即穿上。

顧雲生問道：「何阿南呢？」

「他留在裏面作內應，注意他左手衣袖，縛一條白綫！」馬康說着走到石門，用力敲打起來，石門再度打開，裏面又闖出一個人來，那人也將防毒衣服解下，顧雲生要去接，却讓舒燕北先一步搶走了！

那漢子掏出兩顆藥丸來，道：「你們含在口中，預防萬一！」

齊雲飛看了馬康一眼，見他輕輕點頭，便將藥含在口中，再戴上面具，叫開石門走了進去。

洞裏有一個穿着同樣裝束的漢子，待他們進內，立即將石門關上，輕輕道：「小心，咱們是不能自由出入的，不要讓人見到！」

石門後的一段路頗矮，但漸漸便開闊起來了，齊雲飛便問道：「那妖道現在那裏？」

「在配藥室內！」那漢子走到甬道盡處，向外窺望了一下，然後走了出來，他走了幾步，便向後揮一揮手，齊雲飛跟舒燕北也跟着走出去。

只見外面是個小廳的模樣，四周都各

有一條甬道。那漢子向其中一條走去，這甬道的盡處有一扇石門，而門外却立着一個漢子，齊雲飛眼尖，發現他左袖上紮着一條白綫，知是何阿南，那漢子帶他倆到此處，又悄悄退了出去。

舒燕北正想開口，却見何阿南向他搖搖手，示意他不要開腔。一忽，只聽裏面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五號，你進來拿藥！」

由於舒燕北的身裁跟何阿南較接近，所以何阿南向他打了一個手勢，舒燕北會意，立即走前，何阿南與齊雲飛則貼牆而立。

舒燕北推開石門，只見裏面是一間石室，甚是陰涼，石室的四牆都立着一格格的藥櫃，地上還東一堆西一堆的乾草藥，一個老人身穿貼身黑衣褲，面上却沒有戴面具，露出一張陰鷙的臉孔來。

舒燕北慢慢走前，那老人自地上拾起一包藥來，道：「你交給七號提煉，下些水，慢火煎，要煎一日一夜！」

舒燕北伸手去接，道人下意識地抬起頭來，目光一及，臉色微微一變，原來舒燕北雖然戴着面具，但毒神仙，却有一個規定，工作時，不准佩戴兵刃，因爲金鐵之器，會影响某些藥物的藥性，馬康一時之間忘記將此點告訴齊雲飛等人，而舒燕北爲了制敵，自然得帶兵刃，是以便露出了破綻！

當下道人也不道破，心念一轉，立時有了主意，雙手去勢不停，待舒燕北雙手將到時，突然拋開藥物，雙掌望舒燕北的一對手腕抓去！

舒燕北也正想利用對方及遞藥的時候，抓住老道，是故兩人同時發難！

舒燕北的雙手戴着鹿皮手套，老道沒有，但他十指都留着一寸長的指甲，因此舒燕北的手指未曾沾及對方，老道的指甲已經合攏！

這刹那，舒燕北也看出不對，因爲對方十隻指甲都黃油油的，分明淬了毒，他不敢冒險，連忙撤臂收爪，老道的指甲在他手套上一劃而過，鹿皮手套登時裂開一道細縫，幸喜沒損及肌膚，但舒燕北已吃了一驚，忍不住發出一聲輕呼！

齊雲飛一聽不對，立即抽劍衝進室內，舒燕北跟對方貼身交換了幾招，竟然兩番幾乎被對方抓住，他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退後抽劍，齊雲飛及時趕到，一劍攔住老道！

何阿南聽得打鬥聲音，連忙走前探望，老道怒叱道：「叛徒，道爺不會放過你的！」

何阿南道：「你還是爲自己的安危担憂吧！」他見舒燕北的手套已裂開，忙道：「快回來，你手套裂開十分危險！他使『隔物送毒』，你這條手臂便廢定啦！」

舒燕北一驚，忙退後，何阿南脫下自己一隻手套拋了過來，舒燕北一邊戴手套，一邊道：「你快去通知他們！」

齊雲飛的劍法十分詭異，老道武功較好，只能攻舒燕北個不備，但却奈何不了齊雲飛，舒燕北抽劍側攻，老道登時陷於下風，他道：「牛鼻子，你若投降，咱們便放你一條生路！」

「放屁，道爺要取你倆的生命，眞個是易如反掌！」

此刻齊雲飛已從老道的劍法，認出他的派教：「原來是武當派的叛徒！」

老道冷哼一聲：「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忠奸兩字如何分得清？在道爺的心目中，黃山，黃松等人才是叛徒！」

齊雲飛喝道：「滿口胡言！」

舒燕北喝道：「你不投降，便準備授首吧！」他攻勢更急，配合齊雲飛，將老道前後左右都堵實！那老道本在武當，武功已甚高，加上這十多年的苦練，更見精進，即使是武當派當今掌門黃山道長，也未必是其敵手，奈何如今以一敵二，加上手上沒有兵器，武當的太極劍法，無從施展，幾十招之後，已落在下風！

激戰中，齊雲飛長劍去勢忽然半途而變，改刺其丹田，這一劍變化甚是詭異，老道吃了一驚，要問又被舒燕北攔住，沒奈何只好冒險，伸爪去抓！

齊雲飛有意將其生擒，交給黃松，因爲他有一個預感，此人必與武當之亂有關！因此見對方如此，正中下懷，只見他長劍忽然一翻一轉，「得得」兩聲，老道的食中兩指的指甲，已被劍刃絞斷！

老道吃了一驚，但齊雲飛長劍穿出其爪網，直指其胸膛，老道仰身閃避，猛聞後背一股金刃劈空之聲傳來，心胆俱裂，忍不住叫道：「住手，道爺投降！」

齊雲飛與舒燕北立即住劍，道：「交出藥庫鑰匙來！」

老道慢慢伸手入懷，當也右手離襟時，衣襟內忽然湧出一團五色繽紛的粉末！

（未完·十）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司馬洛傳奇故事

無情國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搜查羅定在烏拉圭租下的房間，掌櫃卡羅士陪同着搜查，將羅定一年來這裏居住一段時間，回來時就有一個本地的女人來找他，司馬洛查不出什麼證據，只發現他的行李中有冬天的衣服，原來南美某地有雪山，懷疑他到雪山做什麼呢？無法解釋，司馬洛回房中發覺有一女郎穿了睡衣，一看原來是卡羅士的妹妹，她被女記者莉莎收買來引誘司馬洛，做出很肉麻的舉動，莉莎用攝影機將他們拍攝下來，要脅司馬洛和她合作偵查羅定之事，司馬洛通過一番緊張「談判」才答應下來，二人協力打探來羅定的瑪嘉烈姐，想偵查一些情況……

飛機偵察　墜毀被擒

司馬洛所乘的的士在那些狹小的街道之間轉來轉去，瑪嘉烈姐不大開口說話，但是却有幾次都想開口，結果又不說話了，大概她不想透露太多秘密，如果她開口問問題的話，她多多少少都會透露出一點秘密來的。

後來，他們到了電報局，司馬寫了一封電報，而且把電文給瑪嘉烈姐看過了。那電文上寫的是：「請找尋我們的朋友羅定，叫他來一封電報！」收電報人的地址，是一間海產公司，人就是莫先生，這位莫先生就是S組的頭子老莫，而這間海產公司就是S組的其中一個分支總部，老莫收到這個電報，一定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了。但司馬洛總得利用一個人的，而老莫就是最適宜利用的人。

然後，司馬洛把電報拍了出去，付了欵，轉對瑪嘉烈姐：「讓我送你回家吧？回電還要等一段時間才能收到的！」

瑪嘉烈姐搖頭。「不，司馬洛先生，還是讓我自己回家吧！」

司馬洛奇怪地看着她：「爲什麼呢？我可以用一部的士——！」

「不，不，」瑪嘉烈姐搖着頭，擺着手，「我習慣了步行的！我步行回家就行了！」

司馬洛相信，她只是不想她的住處被查出來吧了，於是他也不堅持下去，他說：「好吧，但，當我收到回電的時候，我怎樣通知你呢？」

「唔！——」瑪嘉烈姐遲疑着。「明天晚上再來找你吧！每晚上再來找你吧！每天來找你一次，等到電報打來好了！」

司馬洛和瑪嘉烈姐分了手，便乘的士走了，他讓瑪嘉烈姐看着他走，好讓她能安心，知道他並不是在跟踪她。事實上，司馬洛也不需要跟踪她的。司馬洛知道，這件事莉莎會做的了，因爲他們早已說好，是由莉莎負責這件工作的。

的士把司馬洛送回了酒店，出乎意料之外，他看見莉莎竟然在他的床上等着他。他眉毛一抬：「你怎麼了，莉莎？我還以爲你……」

「她並沒有走脫，」莉莎微笑：「這件工作正在有人做，不過不是我做吧！」

「誰在做？」司馬洛叫道。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不明白她是在說什麼。莉莎微笑：「我是一個外地人，而且是一個中國人，你以爲我能跟踪她而不露痕跡嗎？」

司馬洛搔着後腦。「這是一個問題，但……」

「所以我覺得，叫一個本地人去跟踪她，更會好一點，叫一個本地人！叫一個警探！」

「哦，現在就是一個警探在跟踪着她？」司馬洛問。

「是的！」莉莎說着拍拍身邊的床，「來吧，上床來！」

司馬洛床邊坐下，仍然疑慮地看着她：「莉莎，這個警探，他靠得住嗎？」

「當然了，」莉莎說：「那是署長夫

人私人派出來的，他會直接向我報告，不論他發現了一些什麼，他都不會當公事辦的吧！」

司馬洛搖頭嘆息說：「莉莎，你果然是第一把交椅，這種事情，我眞是做不出來！」

莉莎嬌笑着躲在他的懷中說：「這倒不一定，有些我做不到的事，你却做得到的，譬如，那些美麗的女人，就受你控制的！」

「例如你？」司馬洛問。

莉莎哈哈地笑起來。「我什麼受你控制！是我控制你！」她說着忽然從他的懷中一跳跳了下來，站在地上，慢慢地伸手到胸前，解開了胸前的第一顆衣鈕，一片雪白的深谷躍現在眼前。她微笑着：「司馬洛，看看我控制你，還是你控制我吧！如果是你控制我，你就別過來！」

她的手慢慢地向下面移，把餘下的那二顆衣鈕也解開了，於是那凝脂一般的雙乳便呈現在眼前，而乳峯上那兩點腥紅好像一雙諷刺的眼睛般在瞪着他。

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女人的胴體他是見得多了，但是，這樣美麗的一個胴體女人……

她就讓襯衣這樣張開着，動手去解腰間的皮帶，讓那條藍布牛仔褲垂下一半，前面的拉鍊張開成V字形，露出下面那條鮮紅色的內褲……

司馬洛再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這一次是顫抖地吸入去的。

「對不起，莉莎！」他說：「是你在控制我！」

他踏步上前，執住她那件襯衣。

「把它撕掉吧！」莉莎的眼中閃爍着野性的光芒，「把它撕掉！」

司馬洛把那件襯衣撕掉了！

× × ×

當他們給急速的敲門聲吵醒時，已經是天亮了，早晨的陽光正射進窗中，夜晚的涼意早已退去，空氣熱起來了，莉莎的身上已經有一層薄汗。司馬洛首先一驚而醒，接着莉莎也醒來了。

「誰？」司點洛叫着問。

「司馬洛先生，」卡羅士在外面叫道，「司馬洛先生，有一位先生找鄭小姐，我告訴他你們睡了，但是……」

「鄭小姐！鄭小姐！」另一把粗魯的聲音在叫。

「是我派去的人！」莉莎說着就光着身子跳了下床，抓起司馬洛一件睡衣披上，她並沒有穿上褲子，不過那件睡衣夠長，可以遮住她的下身，就這樣出去開門。

門外是一個土頭土腦的當地人，他一看見莉莎這個樣子，雙眼就一瞪，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無論是在什麼人的眼中，莉莎都是一個美麗到無可抗拒的女人。

「什麼事？」莉莎問。

「他們——」那人吶吶着。「他們已經拔營，上山去了！」

× × ×

瑪嘉烈妲的營地是在山脚的。當他們去到的時候，那裏只餘下一座營地的遺跡，一堆營火的餘燼仍在冒着烟。

他們是以最快的速度從酒店趕到這裏來的。

「我跟蹤她到這裏來的，」那個由莉莎專用的警探向莉莎報告着。「她是兩個男人一起的，他們住在羊皮製造的帳幕裏，他們商量了一整夜結果在天亮之前就離開了，他們是騎馬上山去的。」他用手一指，現在他們可以看到前面是一座高聳進晴空中的險峻大山，山頂上積着白皚皚的雪。「我只跟蹤到那石陣開始的地方就沒有跟下去了，我步行着不能再上去！」

「唔，」司馬洛和莉莎交換了一個眼色。「瑪嘉烈妲似乎決定不信任我們，她自己先走了！」

莉莎咬着牙。「她不敢這樣的！」

「那上面是一些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那警探。

「山，」那人說：「很高，都結了冰，很少人會到那上面去。」

「你以爲他們又是些什麼人呢？」司馬洛問：「他們會到那上面去？」

那人聳聳肩。「她是和兩個男人一起的，這兩個男人馬騎得很好，看來他們是山上的人！」他望向那座巍峨的大山。「以前山上的牧羊人，他們不畏寒冷，在那山上牧羊，但現在已經很少了，他們多數都到這下面來定居了！只有很少的少數仍然在山上！」

司馬洛望着那山上，眯着眼睛。「那山上是不再遲一點就會給冰雪所封呢？」

「是的，」那探員點點頭：「這上面太高了，天氣常常都是那麼冷，一入冬天就更加了，冬天，山上的雪會積得更甚，連車子也不能通過的！」

「哦，」司馬洛點着頭，「怪不得瑪嘉烈妲說要趁冬天結冰之前動身了！他們是要進入山區裏去。羅定把那些古怪的貨買回來之後，他就是要回到山上去，而且必須在冬天結冰之前進入。」

「我——還有什麼可以爲你們做的嗎？」那探員恭敬地問。

「是呀，」莉莎說：「我們現在怎辦好呢？」

「現在，」司馬洛說：「我們找一架飛機吧！」

而且，那些山上人一定善走山路，要騎馬跟蹤他們而不被發覺是很不容易的，但在空中就不同了，他們可以早晚飛到山上去一次，看看他們走到什麼地方，這樣就可以知道他們是終於到了何處去了。

「他們現在走的這些山脈，不正是當年給那位女朋友的父親開飛機失蹤的地方嗎？」莉莎說。

「正是的，」司馬洛說：「而羅定帶着那老人的鍊牌，從這山中出來，證明羅定和這老人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也許並不密切，」莉莎說：「也許是老人的飛機在山中失了事，而羅定找到他的屍骨，覺得屍上那隻鍊牌相當精緻，就把它拿了，自己戴着，就是這樣了！」

「我也是這樣想的，」司馬洛說：「因此，我對羅定那長命百歲的秘訣，反而更感興趣！」

「如果你得到了羅定這秘訣，你會怎樣呢？」莉莎微笑着問。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嘆口氣：「也許我會加以公開，讓人人都長命百歲吧！」

「你自己呢？」

「我却不打算活那麼久！」司馬洛說：「讓別的人長命百歲，我自己老死好了！這個世界不值得活得那麼久！而且，我還沒有嘗試過老年的滋味，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歷程，爲什麼要避呢？」

× × ×

莉莎說：「不，司馬洛，不要動，躺在這裏不准動！」

本來想要爬起身來的司馬洛只好又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了。莉莎跪在他的旁邊，繼續吻他，不但用她的咀唇，而且用她的舌頭，那舌頭使司馬洛的血脈沸騰起來，他又忍不住要動，但是莉莎又按着他。「不，不要動！」

她忽然做了一個騎馬的動作，直壓下來。

好像劍被劍鞘套住了似的，司馬洛覺得被溫暖、潤滑及緊湊所包藏了，他不由得呻吟一聲。

「不，」莉莎說：「你用不着動的，一切的動作，都由我來做好了！」

他們這一次是在她的房裏，時間是晚上，窗子開着，放進來夜間的微風，但還是不夠涼快，司馬洛和莉莎都淌了一身汗，到她的房間來，是她的主意，因爲她認爲這樣好一點，她到他的房間來，變成是她來追求他了。

現在，她就在他的身上，這樣瘋狂地動着，而汗水正沿着她的身體流下來。司馬洛感到一陣陣銷魂，感到快要控制不住了。

「你從那裏學到這許多的花樣？」他呻吟着問。

莉莎吃吃笑。「我看過不少書，有關這方面的書也看過不少，我一直在奇怪，我甚麼時候能有機會實習一下！」

司馬洛呻吟聲更响一點。

「不要忍着，」她把身子伏低下來，輕輕嚙咬着他的耳珠，一面仍在動着，「不要忍着，發洩吧！」

於是他在抖顫中發洩了。

× × ×

和瑪嘉烈妲一起的那二個男人，是二個高大而强壯的男人，身高六呎以上，南美洲的男人，通常是很少有此高度的，他們騎在馬背上，對比之下，使胯下那匹馬也顯得似乎是特別小型的了。

他們盡可能快速地在那些積雪的山路上行走着，馬不能跑得太急，由於他們是正在跋涉長途，由朝到晚地趕路的，趕得急，馬就會後勁不繼。

偶然，其中一人會停下來，拿起望遠鏡，回頭望後面，他們走過的路，那件厚厚的皮衣還有斗篷把頭罩着的，而斗篷的邊緣有毛，這些毛把這個人的臉遮去了一半，因此他的面貌是不容易看得清楚的，只能看出，他有着相當黝黑的臉皮，似乎是經常受着太陽曝晒的。

「看見什麼嗎？」另一個男人用他們的西班牙語問道。

「沒有！」領路的那人搖着頭。「然而，我却總有一種强烈的感覺，覺得我們是在受着跟踪！」

「這個司馬洛，可以肯定他是一個不可靠的人！」

「但他說他的羅定的朋友！」那女人瑪嘉烈妲說。

拿望遠鏡的一個露着鄙夷之色。「別相信下面的世界上的人！他們是弱者，他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因此他們不能活得久！我們是不同的，我們不能因爲他們所說的話，就讓我們的意志動搖！」

「我很爲羅定而難過！」瑪嘉烈妲說道。

「女人！」拿望遠鏡的一個氣結地說，「女人到底是很難擺脫那些弱者的感情的！」

「但羅定還不回來，他就不能回來了，」瑪嘉烈妲說：「這些路會結了冰，而且，他本來就不大熟悉這山上的路，他不是在這上面長大的，記得嗎？」

「沒有辦法了！」那人說道：「他不回來，一定是遭遇了不測，如果沒有這個司馬洛在着，我們還可以等等他，但有這個人在，這即是叫我們快點走！快點避開這裏！」

瑪嘉烈妲仍然露着迷惘的神情。

「豈有此理，」那人氣結地道，「你還不明白嗎？這個司馬洛一定有不軌企圖的，你想想看，羅定這個人，怎麼託人回來說一聲會這樣糊塗？我們和他相處了那麼久，我們就應該知道，他辦事的方式並不是如此的！」

「你以爲他遭遇了什麼呢？」瑪嘉烈妲問。

「如果他不是死了！他不會不親自回來的！」那人說。

「不！」瑪嘉烈妲叫着，要哭出來似的。

「別哭！」那人連忙警告她。「記得嗎？哭是低級的情緒，是塵世間人的有毒情緒。我們的感情是不會那麼激動的！」

另一個男人把馬催前一點！向她遞出一隻小瓶子，說：「嗅嗅這個吧！」那瓶子和司馬洛在羅定的身上及房間裏所找到的那一種一模一樣，瑪嘉烈妲深深吸了一口，精神馬上就似乎振作一點了，但她隨即又望着那隻藥瓶，皺起了眉頭，似乎這藥瓶又引導她想起了一些事情。「但那些東西怎辦呢？羅定沒有帶回來，我們空着手回去了！」

「如果羅定眞的不回來，」那人說：「我們還可以再等一年的！」

他們繼續前進着，那人仍不斷地回頭用他那副望遠鏡瞭望，後來，他忽然望望天空，那是因爲，太陽光在飛機的玻璃窗上反射了一下，而這一下反射的角度剛好到了這人的眼睛，於是那人就被這反射所吸引了，他馬上抬頭望上天空，只是閃了一閃，角度巳經改變了，他又看不見了。他連忙再拿起望遠鏡，這一次是向天空搜索了。

經過望遠鏡把距離拉近了之後，他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那架飛機剛剛兜了一個圈子，正在遠去，距離並不那麼近，因此他看不到飛機上的人是司馬洛和莉莎，不過他巳經有所懷疑了。「一架飛機！」他嚴肅地說。

「那——是誰的飛機呢？」另一個男人問。

「我不知道，」用望遠鏡的一個說：

「但這件事很可疑，這裏平常是沒有人會開飛機飛來的！」

「那麼——那麼——」那個女人瑪嘉烈姐又慌張起來。

「很可能是司馬洛在偵察我們！」

「如果是這樣，」那另一個男人說，「我們就不能夠就此逃避了，我們得想一個辦法對付他們！」

拿着望遠鏡那人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我們當然有辦法對付的！開着飛機的人，是最容易對付的了，如果他們跟着我們來，他們就完蛋了！」

瑪嘉烈姐恐懼地望着天空，那架飛機現在已經遠去，遠到離開了他們的視綫。

「我們繼續當心着吧，」那男人說：「如果每天都看見他們，那麼，他們的用意就很明顯了。」

他們的馬匹不隨不疾地向前進行着，後來，在黃昏的時候，路就似乎已經盡了，因爲前面就是起碼有五百呎高的深谷，而那度積着雪的峭壁，幾乎是垂直地伸到下面去的，這深谷有三百呎寬，又沒有吊橋，看來，如果要到谷的對面去，那要有飛天的本領才行了。

他們在崖壁停了下來。「瑪嘉烈姐，」那個用望遠鏡的男人說，「你找路吧！我們得在天黑之前下到谷底，在谷底過夜，會溫暖得多！」

瑪嘉烈姐服從地下馬，在崖邊走來走去，有時蹲了下來，在那些稀疏的雪上找尋着，把雪撥開來，後來，她終於驚喜地說：「這裏！」

第二個男人丟給她一隻鐵鏟，瑪嘉烈姐運用這隻鐵鏟把地上的積雪鏟去了，於是便可以看到，原來崖邊是有一條裂縫的，這條裂縫一直通向崖底，深入了崖壁之內，昨夜一定下過雪，雪花把狹窄的縫口填了，現在瑪嘉烈姐把積雪掘開挖鬆，那些雪便墜下去，而那條裂縫又再露出來。

縫口的寬度不足五呎，不過愈下去就愈寬了，在縫口處的壁上有一條大約四呎寬的突出來的邊緣，好像一條路似的，順着山勢伸向下面，事實上，這條縫就是他們現在要應用的路了。

那個拿望遠鏡的人首先催馬上前，沿着這條小路下去，另一個男人及瑪嘉烈姐也跟着，跟在最後的是那匹馱帳幕的馬。

起先的十幾呎，裂縫兩邊的崖壁是很接近的，差不多一伸手出去就可以到對面的牆壁，但再下去就不是如此了。

那條裂縫是金字塔型，愈下去就愈寬，後來對面崖壁已經在一百多呎之外了。

用望遠鏡的人抬頭向上望望，通過縫口看到的那一片天空是藍得可愛的。他吃吃笑：「今晚再下雪，這條縫便又給掩埋了，除了我們之外，沒有人會走得到這裏來的！」

事實上，即使有人找到這個缺口，也未必就有把握走下去，這附在崖邊的只是岩石斷層所形成的一條邊緣，實際上並不是一條路，只是一種自然現象，不是人工開鑿的路，因此並不好走，最寬的地方，也不過只有四尺寬吧了，即使有四尺寬，對於一匹馬也是僅可足够而已，何況，有些地方的寬度，根本就不够四尺，路邊之外，就是幾百尺高的懸崖，而現在光綫愈來愈暗。

望向下面，已看不見底，只是暗沉沉的一片而已，沒有經驗的人，騎在馬背上，走在這樣的路上，心理上所受到的威脅，是可想而知的。他們三個人顯然都是富有經驗的人，所以，雖然走在這樣的路上，也並無瑟縮之態。有時馬的蹄一滑，他們也能及時拉緊馬韁，不但能保持自己的平衡，而且也幫助胯下的馬匹保持平衡。

「即使羅定，」領頭的那個大漢說，「他每年都要來回走兩次的，他還是不能習慣！每一次走，他都害怕得要死！」

「所以我知道他獨自一人是不能回來的！」瑪嘉烈姐担心地說。

「別担心吧！」另一個男人說：「如果失去了他，我們可另找一個人代替！」

「這個司馬洛，」瑪嘉烈姐說，「他跟蹤我們也沒有用的，我們那個地方，飛機飛不到，他又不能騎馬而來，我們用不着担心他！」

「我並不在担心他，」領頭那個男人說：「是你在担心他吧了！是你在担心他而已！你在担心我會把他殺死！」

那女人聳聳肩。「他不像是一個壞人！我們——我們不需要殺死他！」

那人搖着頭。「我們需要殺死他！他在偵察我們，我們就非殺他不可！」

講到這裏，他們就暫時停止了談話，因爲在這裏，那條「路」有許多地方都崩掉了，有些崩口竟然有四五呎長。步行是根本無法通過的，只有馬能輕輕一躍而過，即使是他們如此有經驗的人，也不由得提心吊胆起來了，好在，他們座下的馬匹却是很夠機靈的，那些斷口，一一給牠們輕輕躍過了，然後，他們便到了比較平坦及寬闊的一段路上。

「別再多廢話了，」領頭的那個男人不耐煩地說：「我們得快點走了！我們得在天全黑之前下到谷底，如果再黑暗下去，那就連我們也走不動了！」

於是他們又沉默下來，盡可能快速地沿着那條小路向下面走，天愈來愈黑，黑到幾乎難以辨路，那些馬也開始發出不安的嘶叫，但是終於，他們到達了谷底。

正如那人所說，這下面是溫暖得多的，因爲這座深谷就像一間屋子的地下室一樣，老是保持着一定的溫度。

「我們在這裏紮營過夜吧！」爲首的那個男人命令。

紮營的工作，却是全部由那個女人負責的。她首先生起了一堆野火，然後把帳幕設立起來。

跟着她就從行李中取出炊具及食物，開始準備晚餐，那二個男人舒服地圍火而坐，吃着她弄的食物，當晚餐吃完了之後，領頭的那個男人揮揮手，說：「現在，我們可以來享受一下了！」

又是那個女人動手，從行囊裏取出一隻皮袋，打開皮袋，裏面就是一隻怪樣的玻璃瓶，瓶內裝了半瓶水的，瓶頂上有兩根奇怪的管子通出來，就像一副怪樣的水烟斗，事實上，這東西就和司馬洛在羅定的房間裏搜到的那一副一模一樣，和這東西一起的還有一隻烟斗，瑪嘉烈姐把烟斗的烟咀接在其中一條管子的管口上。

然後她再在烟斗裏裝進那種綠色的粉末，她把那副奇怪的水烟斗搬到那個用望遠鏡的男人的前面，替他點上火，那隻烟斗燃起了一陣輕微的，綠色的火焰，那人就在另一頭的管口上吸吮。一時間，那瓶中的水變成了淺綠色，而那些烟，是通過了水的過濾之後才吸進嘴巴的。

那人的臉上露出一種陶醉的表情，而那另一個男人以及瑪嘉烈姐則心焉响往地看着他，好像急不及待要輪到自己似的。

那人終於在那綠色火焰熄滅了之後就把管口放開了。「呀！」他嘆息地說：「這眞是一生最美妙的一刻！」

「而我們的人生是那麼長，我們有數不盡的這種美妙的一刻！」

那人並沒有回答，他的眼睛半閉，眼珠也開始呆凝了，他已經陷進了一種沉醉的境地。

那副水烟斗給轉到了第二個男人的面前，那人也抽吸起來，最後則是瑪嘉烈姐，這之後，他們便三個人都陷入了沉醉之境。他們衹是坐在那裏，臉上的表情是奇妙的，就像他們正在經歷着一種極其美妙的經驗，他們坐在那裏沒有動，許久許久之後，那堆營火中的燃料已經漸漸燒完，火焰也低下去了，但是瑪嘉烈姐也沒有起來添火。她就像完全不知道有這一回事……

× × ×

「不……不要離開！」莉莎喃喃地說着，用腿子緊緊纏着他的腿子，使他仍然留在她的身上，不能離開，她的高潮已經過去了，他也已經發洩了，但，她仍然不肯讓他離開她。

司馬洛衹好留在那裏感覺着她的內部仍然有一股吸力在吸着他。這一個奇妙的女人，她有着先天性的取悅男人的條件。

他在她的耳邊低聲地說：「當你寫這個故事的時候，你會把我們這些風流史也寫進去嗎？」

「當然不會，」莉莎說：「在我的筆下，我自己永遠是公正的，聖潔的，永遠不會犯錯誤，也永不會上男人的當！」她微笑：「但在私人的日記裏我却會寫！」

「你會怎樣寫？」

「寫我的眞實的感覺，」莉莎說：「寫出我是如何被一個男人引導到忽然對性感與趣！」

「你本來對這個不感興趣的嗎？」

「不！」她說：「從來不感興趣，我從來不相信這——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然而你却已經不是一個處女了！」他說。

「我不是自願的，」她說：「而且那是很多年前了。」

「强姦？」

「不，我醉了酒，當我醒來時，我又羞又恥又疼痛！」

「你後來怎樣對付那男人？」司馬洛問。

「我沒有對付他，」莉莎說：「他也醉了酒，而我比他醒得還早，他並不知道，因此我也無謂叫醒他了，我衹是一走算了，不過這之後我對男人就完全沒有好感了，我一向奇怪，怎麼人們把那件事描寫和形容得那麼美妙，現在，我才是眞眞知道！」

「你不多謝我嗎？」司馬洛吃吃笑。「爲什麼你不多謝我，如果照卡羅士的妹妹的價錢來計算，你不知道欠我多少錢了！」

「不過，」司馬洛說：「你的大贈送快要停止了，我猜那幾個人，已經漸漸接近他們的目的地！」他們已跟蹤了十天，那二男一女，在山中已經走了很遠的路，每天早晚，司馬洛都在地圖上用紅筆記下了他們的路綫。

「奇怪，他們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莉莎皺着眉頭。「那裏是那麼長，根本沒有什麼好去處的！」

「我認爲他們去的地方，一定與羅定的長壽有關的！」司馬洛說。

「你打算下去找他們？」莉莎問。

「很可能的！」司馬洛說：「如果不能親自進入他們的老巢去，我們是不會查出什麼來的？是嗎？」

莉莎聳聳肩。「他們去的地方，地勢愈來愈古怪了！飛機根本不能降落，你打算怎樣呢？跳下去嗎？」

「也許正是如此！飛機不能降落的地方，我們可以跳傘降落。」司馬洛說。

「我們？」

「我一個人更好了，」司馬洛笑起來：「我並不打算强逼你和我一起去，如果你認爲花不來的，我一個人去好了！」

莉莎一咬牙。「我會跟着你去的，司馬洛，不論你到天涯海角，我都會跟着你去！」

司馬洛輕輕地動了一動，她緊閉眼睛，銷魂地抖了一抖。「怎麼了，司馬洛，你又可以來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又可以來了！」

他們又動了起來，愈動就愈瘋狂，而莉莎以熟練的動作迎合着他……

× × ×

第二天一早，他們再也找不到那四騎人馬的蹤影了，那時已經很深入山中，而那裏的山勢之崎嶇，眞是筆墨不容易形容的，什麼奇形怪狀的岩石都有，在那一片混亂之中要找尋四騎人馬，也眞不容易。不過，司馬洛和莉莎花了很長時間，用望遠鏡向他們可能去了的範圍之內，每一個地方都搜索過了，還是找不到。

「我猜一定是在那懸崖的下面，」司馬洛說道：「他們一定是走在那懸崖的下面！」

「我也猜是的，」莉莎說：「但，我們却望不見那下面！」

那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是一度峽谷，相信總有六七百呎深，一邊谷壁是垂直下去的，但是對面的谷壁却是向內斜進去，而且那斜度是很厲害，因此，就形成這座峽谷的谷底是要比谷口寬闊得多了，可能，谷底比谷口還要寬闊許多倍，這一片斜的谷壁，把谷底遮了很大的部份，因此，那二男一女假如是在谷底的內部的話，從空中看，就不容易看到了，他們只可能是在裏面，因爲，其他沒有可躲的地方，而四騎人馬的速度有限，昨晚他們還在一個地方紮營的，即使天還未亮就出發，也不會走得太遠的。

「我猜他們是在這下面走着。」莉莎又說。

「如果是，他們也總要出來的！」司馬洛小心地觀察着那峽谷的形勢：「照我看，他們是會在明天早上左右，就從東邊的道一頭出來了！」

不會是從西邊那一頭出來的，因爲，西邊與他們的行走路綫的方向不符。

「我們明天一早再來看看，就可以知道了。」莉莎說。

「正是！」司馬洛說。

他把飛機在高空再兜了一個圈子，觀察清楚了那座峽谷周圍的形勢，然後便飛走了。

× × ×

第二天一早，飛機又出現在那峽谷之上的高空中了，出了峽谷之後就是一片相當平坦的山地，差不多十哩八哩之內，都可以一目了然。如果那四騎人馬是一早已經離開了峽谷的話，他們是應該仍在這塊平地上的，應該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

但是沒有，並沒有看見他們。司馬洛和莉莎看得很仔細，知道自己是並沒有看錯的。

「他們並沒有出來！」莉莎說。

「難道他們躲在這座峽谷裏嗎？」司馬洛問。

「我猜比較接近的解釋是，」莉莎說道：「他們的目的地，就是這峽谷的裏面了！」

「嗯，」司馬洛說：「我猜我該下去看看！」

「你的意思是說你要跳傘下去看看？」莉莎問。

「不，」司馬洛說道：「現在跳傘下去，如果我是猜錯了的話，那我怎麼上來呢？」

「那我們怎麼辦？」莉莎問。

「我們可以飛下去看看！」司馬洛說道。

「你的意思是——」莉莎發抖起來了，「飛進那峽谷裏？你瘋了嗎，我們會撞死的！」

司馬洛微笑。「我們不會撞死，這峽谷的谷口雖然窄，但下面是夠寬的，而且，谷口雖然狹，也很夠我們降下去！」

莎莉向下望，沒有做聲了。司馬洛說得不錯，從空中望下去，那谷口似乎比一隻手指還窄，其實，它最窄的地方也差不多有飛機機翼的三倍，這樣的空位，稍爲精於飛行的飛行員也都認爲是相當充裕的了。

「你害怕嗎？」司馬洛問：「如果你是害怕的話，那就算了吧！」

「不！」莉莎倔强地說：「我並不害怕！」

「好了，」司馬洛說：「那麼我們下去吧！」於是他再兜了一個圈子，飛到了峽谷的盡頭，然後就開始向下俯衝。

那谷口很快地向他們迎上來，在他們的眼前變大又變大。

飛機愈降愈低，谷口愈接近，而莉莎的心反而比較安寧下來了，因爲，飛機降得低了，就愈顯得那谷口之寬闊，她現在不再懷疑飛機是否能飛得進谷口，當飛機沉進了谷口之後，她簡直覺得，剛才的顧慮是傻氣的，怎可能會通不過呢？

飛機在峽谷一端的谷口降了下去，果然，一如他們之所料，峽口一邊的崖壁是垂直的，另一邊却是傾斜，向內斜進去的，這斜度，比他們所預料的更厲害，因此，那斜面之下的地方，也比他們所預料的多得多了。

那裏有很大塊的空地。

那崖壁很急地向內斜進去，斜到盡頭，則又是垂直而下了，崖脚之下，亂石叢生，而且是那些嶙峋怪石，奇形怪狀的。

他們看得不太情楚，由於距離太近了，距離近，飛機掠過的速度也快，所以頗有走馬看花之感。

莉莎已經把她的活動攝影機開了，不過眼睛却不看着攝影機裏，她的眼睛是另有所主地向周圍探視着。

「我看不清楚呀！」她埋怨地道，「我什麼都看不清楚！他們可能躲在那些石頭後面，我們也看不見的！」

「我們大可以再來一次的！」司馬洛說。

飛機很快地在谷中掠過，如果人行的話，可能要行走很久的，不過飛機飛行比人行快得多，因此，好像轉瞬之間，就到了峽谷的另一頭，那另一頭則是一度垂直的峭壁在擋着。

飛機如果直到盡頭的話，就會撞着那度垂直的峭壁了。因此司馬洛及早就扳動升降機掣，機頭抬起，飛機開始斜斜地向上升。

盡頭那度垂直的峭壁很快地向他們迎過來，看來，就像他們是來不及了。

「司馬洛！」莉莎尖聲地叫起來。

「別害怕！」司馬洛說。

飛機僅可掠過了崖頂，飛出谷外去了，機腹與崖頂的巖石，距離相信不超過十呎。

「我的天！」莉莎叫道：「我們差點死掉了，那麼險！」

司馬洛微笑。「實在並不險，我可以再飛高十呎的！」

「既然可以，」莉莎恨恨地瞪着他：「爲什麼又要飛得那麼低？」

「這就像用車，」司馬洛說：「你只要不撞着路邊就行了，用不着離開路邊太遠的，你害怕，那只是多餘的害怕！」

莉莎恨恨地咬着咀唇，雖然司馬洛說的話未始沒有道理，她仍然覺得，他是不需要這樣嚇她的。

飛機很快又升上了高空，莉莎又再說一次：「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記得大約山谷中部，那一塊顏色特別淺的巨石嗎？」司馬洛問。

莉莎想了一想，點點頭。「我記得！那塊石怎麼了呢？」

「那後面似乎藏着一匹馬，」司馬洛說：「這一次看清楚一點吧！」

「你怎會看到的？」鄭莉莎詫異地問：「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我的眼睛當然是比較快一點的！」司馬洛說。

莎莉點點頭，整理一下她那隻相機，飛機已經兜了一個圈，又開始俯衝了。

司馬洛又在峽谷的那一頭降了下去，同樣地是那麼快速的經過，但是這一次，却似乎淸楚得多了，也許因爲這是第二次看見，印象比較深刻了吧？總之，莉莎在遠遠已經可以找到那塊顏色較淺的巨石，而加以注意了。

「那後面有人！」她說。

「小心一點！」司馬洛忽然大聲叫起來。

莉莎根本不知道他叫她小心什麼，而司馬洛也沒有時間對他解釋清楚了。

當飛機以高速衝進那峽谷的中段時，司馬洛就看見，好像爆炸似的，在石後面忽然躍起了一大羣鳥，是一羣鴿子，總有一百隻之多！一定是給從籠中放出來，不然，牠們不會現在才驚起，老早在飛機初次飛近的時候牠們就應該驚起了的。

這一百隻鴿子把前面的空間完全佈滿了，再沒有留下一塊空間可以讓飛機自由通過而不撞着那些鴿子，而在飛機的引擎聲的恐嚇之下，那些鴿子六神無主地亂飛亂撞，也不懂得閃避，這就是司馬洛叫小心的事情，即使一架噴射機，給一隻鳥撞進了噴射管裏塞着也很有危險的，一架用螺旋槳的飛機就更加了！

莉莎尖叫起來。

這是司馬洛不能盡力的事情，他就只有盡可能把飛機把持得安定着。

飛機衝進了鴿陣之中，鴿子刮刮地怪叫，鴿毛亂飛，血肉四射，凡是被螺旋槳撞着的鴿子都要變得肢離破碎，忽然，飛機的馬達就咳嗽起來了，司馬洛知道他最害怕的事已經發生了！那就是螺旋槳的軸已經給鴿子的羽毛及血肉塞住了，螺旋槳再也轉不下去。

沒有了螺旋槳的拖動力，他們是沒有希望升出這座山谷的。

司馬洛馬上把馬達都關掉了，而且讓飛機降下去，這動作可能就救了他們的性命，任何別人，都會拚命將飛機向上，希望能逃出谷外的，但是，飛機的螺旋，既轉動不靈，如果硬升上去的話，結果就會撞到峽谷盡頭的那度石壁上的，這比較降在地上要凶險得多了。

「小心！」司馬洛叫着：莉莎一直在尖叫。

飛機已經衝過了鴿陣正在接近地面，一直降下去，那地面大若是平坦的，然而它到底不是一條跑道，因爲它的中間，難免有些十分之兇險的凹處，或也甚至有些石頭在路中間突出來。

接着機輪就觸了地面，還是相當重地墜下去的，由於螺旋槳現在是已經完全停頓了，飛機失去了拖動之力，就墜下去得意外地快。

機輪把飛機再彈了起來，不過，這反而很好，因爲這一彈，就剛好使飛機越過了前路中間突起的幾塊大石。

山路盡頭那塊垂直的峭壁正在很快地向他們逼近，在這個應該爲自己的性命焦急的當兒，很奇怪，司馬洛却注意到，就在那塊峭壁的脚下，一處被巖石遮蔽着，從空中看不見的地方，就有一堆飛機的殘骸，很舊，已經發銹得很厲害的了。

「我們要撞了！」莉莎叫道。

如果要撞的話，司馬洛也沒有辦法的他已經把煞掣拉盡了。

不過，結果飛機並不是撞向那崖壁。

飛機的輪子在一個凹進去的地方輾過，忽然一側，一邊機翼低了下去，在地上一撞，整架飛機便失去了平衡，在那裏打起轉來，接着，它便向山壁撞過來，莉莎直尖叫着！直至飛機撞在那崖壁上，碎片向旁邊飛射，而整架飛機都散開來了。

她的眼前一黑，就什麼都不知道，司馬洛也是一樣。很幸運，那飛機並沒有着火，也許，這是因爲油箱並未被撞着吧？

六七個人從那塊較爲淺色的大石後面跳出來了，都是同一打扮的，和那二男一女沒有什麼大分別，他們都是穿着厚厚的衣服，都是壯碩高大的男人，爲首的一人就是那個用望遠鏡的男人了。

那個女人也跑在他的身邊，另外還有跑在他們身邊的兩隻動物，不是人類而是兩隻野獸，是兩隻豹，混身烏黑的黑豹，這兩隻黑豹自然是比人類跑得快的，牠們好像兩條黑色的閃電一般到達了那飛機。

那女人慌張地叫起來：「不！不要！不要！」然後她把一隻那種香蕉狀的笛子擧到咀巴旁邊，吹了一聲。奇怪而尖銳的哨聲一响，那二隻黑豹便在飛機翼上停了下來，回着頭，聽候吩咐的樣子。

那些人跟着也到達了，他們跳上機翼，機身及機頭上，兇狠地，但司馬洛和莉莎沒有機會感到警惕或者害怕，他們已經失去了知覺，爲首的那個男人仰天哈哈大笑起來，他一隻脚踏在司馬洛的肩上，拔出了腰間的獵刀。「他沒有死！」他說：「不過現在，我却要殺死他了！」

「不，」那女人叫道：「吐高，不要！不要！」

那男人略停一下，扭轉頭來看着她：「爲什麼？」

「不要！」那女人說：「他——可能知道羅定在那裏，如果殺了他，我們就找不回羅定了。」

吐高遲疑了一下，點點頭：「好吧，反正他已經到了這裏，我們要什麼時候殺死他都可以了！」他揮揮手：「我們把他搬回去！」

幾個人合力把司馬洛拖了出來，抬下了飛機，然後就是莉莎，莉莎出來得比較困難，她的腿子已經給一塊凹下去的鋁板夾住了，幸好沒有受傷，但是她那條裙子却被一個破處鈎着，當她給一拖時，那條裙子就「勒」一聲撕下了一大半，她的小腹以下都露出來了。

吐高呆了一呆，眼睛連霎動也忘記了。莉莎是一個實在美麗的女人，現在她的下身這樣赤裸地呈現着，只有三角地帶有一塊薄薄的尼龍質在遮掩着，那種誘惑性是難以抵抗的。

瑪嘉烈妲似乎也感到這情形是不大妙的，於是她把她的皮衣脫了下來，蓋着她的身體。

莉莎被抬着走了，吐高仍然呆呆地站在那裏，瑪嘉烈妲看着他，諷刺地道：「你還在等什麼呢？」

吐高如夢初醒地說：「噢！」便跟着大隊走。

那些人把司馬洛及莉莎抬到了那叢亂石的旁邊，果然，那後面的繫着幾匹馬，而且，那亂石叢的旁邊還有一個大大的石洞，大約有十五六呎直徑，裏面是黑暗的，這個洞，由於給那些亂石遮着，在外面不大容易看得出來。

（未完・四）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羣雄在戴慕奎莊上討論落魂谷和骷髏帮之事，忽然來了落魂谷高手壽清泉和骷髏帮主托葉勝舵主致函戴莊主，壽清泉和葉勝爭論起來，繼而動武，由凌雲天出面排解，雙方退出，凌雲天跟踪壽清泉見他和他的屠香主入一荒宅，說是搜索骷髏帮的人，凌雲天躡其後入內，不見壽清泉等人，只見鄧素雲在內，二人再次相見，重訴所知，因不便深談，二人既生情愫，相約泛棹湖心，鄧素雲說出棲身骷髏帮，志在訪查殺父仇人，忽然發現帮衆告急發火，鄧素雲趕去，却被帮內堡主淳于亮饞涎她美色，想施輕薄，幸被凌雲天救出，他轉回鏢局又引起一場糾紛……

梅祖望捋鬚笑道：「老朽久已絕意江湖，並無再出之念，何况歲月不饒人，已是風前之燭，承蒙貴帮主如此器重，望九位善覆貴上，感激不盡。」

那人答道：「老英雄所說雖是實情，但我等奉了帮主嚴命，非請老英雄前往不可，逼非得已，望請見諒。」

梅祖望哈哈大笑道：「老朽隱居在太湖之濱，名望不如奪魂金梭戴慕奎，武功不及太極雙環相輝，貴上竟看上了老朽，寧非怪事，至於九位是否骷髏帮主手下，還是疑問。」

那蒙面人大喝道：「難道我等假冒不成？」

誘羣邪相併 設計尋仇踪

梅祖望道：「人心難測，九位有何明證，貴上旣禮聘老朽入帮，爲何無骷髏帮主親筆信函？」

秦中九怪暗中心神一震，忖道：「薑辣老練，不愧成名老輩人物。」

只見一人取出一封書信，笑道：「兄弟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旣然老英雄心有存疑，請一閱便知。」

梅祖望接過在寒月之下拆閱。

秦中九怪暗中心神不寧，詫訝散花仙子梅若萍及神劍秀士樊丹爲何不見，豈非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那大怪暗道：「如果梅若萍眞個不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梅祖望殺死，嫁禍江東。」

就在梅祖望拆閱書信之際，宅外潛隱着郭少卿及其四名手下，等待有利時機再入梅宅。

郭少卿暗暗煩躁，相約秦中九怪動手時即發出信號，但久久不見動靜，只覺心跳氣浮。

驀地——

四名手下暗哼一聲倒地不起，顯然中了暗器，不禁大驚，正待傳聲秦中九怪，忽感一種尖銳之物頂住後胸命門穴上，只聞森冷語聲道：「不許妄動，我只一運內力，尊駕即橫屍在地。」

郭少卿不禁胆寒魂飛，他身負上乘武學，雖十丈外飛花落葉均能察覺，但他此刻却因心神外騖，耳目失聰，爲强敵掩襲而不察，目露驚駭之色。

突感身上七處要穴被指了一指，眼前昏黑，不省人事倒下。

忽聞室內扔出一塊小石，三條人影穿空冲霄拔起，飄身飛落宅中。

秦中九怪瞥見來人正是神劍秀士樊丹，散花仙子梅若萍及一面目森冷長鬚中年人，不禁暗喜互望了一眼。

只見梅祖望閱完書信後，收存貼身懷內，微笑道：「詞藻華麗，文情懇摯，但老朽何能確知係貴上親筆手書，老朽意欲九位回覆貴上，除非貴上親自前來，老朽不願再出江湖。」

秦中九怪面色大變，大怪暴喝道：「你這是敬酒不吃吃罸酒，恕兄弟等人無禮了。」

神劍秀士樊丹竟先發制人，一溜寒光電奔而出，撒下漫空飛星。

散花仙子梅若萍亦是一劍攻出，禪門

降魔慧劍委實不凡，宛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一式之中含蘊無數神奇變化，劍罡如潮，凌厲絕倫。

梅祖望竟返身入內，面目森冷，中年人却竚立旁觀，目光凝注在梅若萍身上。

秦中九怪乃名動武林之黑道頂尖高手，武功高不可測，同時撤出九種兵刄，似非九怪獨門兵刄，恐爲對方識破來歷，招式辣毒詭異。

梅若萍亦不揭破秦中九怪眞正身份，這樣於她極爲有利，倘若當塲揭破，九怪必惱羞成怒，爲洞庭東山帶來一塲血腥浩刦。

雙方均是當今武林知名高手，但梅若萍此方以二敵九，相形懸殊，取勝極爲艱鉅，竟是守多攻少，却未露敗相。

這面目森冷中年人竚立旁觀，於秦中九怪心理上具有莫大威脅。九怪中突有一怪持九芒球向中年人疾撲而來，九芒球挽着一股銳嘯勁風，雷厲萬鈞打下。

面目森冷中年人表面上意舒神閒，其實早就蓄勢戒備，目睹一怪疾撲而來，疾向左側滑開兩步，肩頭一支長劍已脫鞘揮出，寒氣逼人，一招「獨釣寒江」，金星一朶，飛點九芒球而去。

叮的一聲，金鐵相擊，長劍與九芒球，同地震得盪了開去，雙方各自震得虎口欲裂，幾乎把持不住，氣血微翻，撤出半步。

蒙面一怪獰笑道：「再接兄弟一招試試。」身形微騰，九芒球一式「天雷擊頂」，勢如奔雷凌頭劈下。

面目森冷中年人身形一幌，迅疾奇幻閃在蒙面人之後，劍式「撒絲成網」，寒芒流閃隱帶風雷之聲襲去。

一怪忽警覺對方身形一閃杳失，即知不妙，左足一沾地面，九芒球化爲「風捲落葉」，呼的揮捲而出。

只聞起了一串金鐵交擊之聲，火花迸冒，雙方疾翻出丈許，胸脯似起伏頻頻，他們如此硬封硬接，最耗損內力，顯然雙方氣血迸翻，似受了內傷，若不調勻，必氣岔旁經不治。

其餘秦中八怪均瞧得逼眞，暗暗震駭，只覺僵持下去於自己極爲不利，遂急於求功，一怪突獰笑出聲，左手猛打出一片珠形暗器，一出手中即爆裂出瀰漫黑霧。

面目森冷中年人突然大喝道：「速退！」身如離弦之弩，一劍攻出，匹練銀虹怒捲出猛厲寒飇。

梅若萍樊丹聞聲知警，疾飄開七尺，手中長劍揮舞出一片銀幕，屏住呼吸。

秦中九怪知今晚討不了好去，大怪口中發出一聲厲嘯，九條魅影紛紛穿空遁去，去勢電閃，眨眼消失於牆外。

面目森冷中年人縱身一躍，疾逾閃電望秦中九怪身後追去，樊丹梅若萍亦如影隨形而出。

秦中九怪掠出宅外，却不見游蜂粉蝶郭少卿，不禁更是一驚，知事有蹊蹺，互望了一眼，急急離開洞庭東山。

九怪奔出百數十丈外，忽聞陰惻惻一聲冷笑傳來，稻田中湧出數十條黑影，只見一黑衣蒙面人發出森冷笑聲道：「九位竟敢冒充我骷髏帮中標飾，去梅府刦掠，嫁禍敝帮，意圖何在？」霍地一劍揮出，寒光電奔迅挑一怪面門。

劍式迅厲，出手奇快，一怪蒙面紗巾竟被挑離，飄飛開去。

黑衣蒙面人冷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秦中九怪，諒三星鏢局失鏢亦是九位所爲。」

其餘八怪齊扯下蒙面烏巾，顯出本來面目，大怪哈哈一笑道：「我等如此做法，就是逼使骷髏帮主早日現身，憑汝等之力與我秦中九怪動手無異以卵擊石，再說也無人相信，秦中九怪會改容喬裝骷髏匪徒……」

那蒙面人輕笑一聲道：「三月之內敝帮帮主必然駕臨九位居處討還公道。」用手一揮，數十條魅影疾如流星反身離去。

秦中九怪料不到骷髏帮黨徒來得這麼突然，去得忐也離奇，不禁面面相覷。

大怪腦海中忽閃過一個念頭，面色大變，忙道：「不好！」

其餘八怪愕然驚異，注視在大怪的面上。

大怪長嘆了一聲，道：「那人用劍挑開三弟面罩，分明蘊有陰謀，想不到我秦中九怪會陰溝裏翻船，不言而知郭少卿落在骷髏帮手中，否則他們怎麼獲悉我等今晚之事。」

「什麼陰謀？」

大怪浮起一絲苦笑，道：「愚兄有此預感，我等身犯江湖大忌，髏骷帮爲何不擒拿我等治罪，反突然離去，無疑是驗明我等是何許人物。」

七怪冷笑道：「他們人手雖衆，但自知不敵故而離去，這有什麼奇怪的？」

大怪搖首喟然太息道：「就瞧那人出手一劍精奇莫測，分明是辣手强敵，風聞骷髏帮主武功奇絕，才智過人，網羅的高手均是當今武林中俊彥，此後我等絕無寧靜之日了。」一聲「走」字出口，率同八怪如飛離去。

田壟間一列小樹後忽閃出凌雲天梅若萍樊丹三人。

樊丹嘆息道：「若非樊某親眼目睹，委實難令人相信。」

梅若萍欲言又止，忽低首一笑，道：「我們回去吧！」

× × ×

游蜂粉蝶郭少卿悠悠醒轉，只覺躺在一間幽暗斗室中，一盞油燈閃出黃昏光芒，映着一室人影幢幢。

待他看清，才知他身側立着四個黑衣蒙面人，烱烱眼神如電懾人，不禁大驚，仰身霍地坐起道：「這是何處？」

陡感頭脹欲裂，渾身經絡酸痛，咬牙悶哼一聲，面色慘變。

一個黑衣蒙面人冷笑，說道：「此處是骷髏帮分壇，郭少卿，你爲何與秦中九怪狼狽爲奸，嫁禍本帮，是你父郭洪的主意麼？」

郭少卿咬牙冷笑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在下雖落在你們手中，生殺由便，若冤屈在下可別怨在下出言傷人了。」

蒙面人冷笑道：「瞧不出你還有點骨氣，秦中九怪巳供認無遺，依兄弟之勸，不如從速招認。」

郭少卿悶聲不響，他知這一招認，便永無翻身之日。

蒙面人突然喉中響起森冷笑聲道：「看來兄弟只有斷除你的手腕足踝主經，再廢除一身武功，逕往令尊處。」

郭少卿聞言不由心底泛起一縷奇寒，手足如冰，只見蒙面人在懷中取出一柄犀利七首。

另一蒙面人忽喝道：「且慢，此人淫惡狠毒，罪行如山，不可便宜了，且讓他嘗試分筋錯骨，陰火焚身之苦。」說着右臂疾如電光石火伸出。

手法狠準，一片嗶嗶波波聲中，錯開了郭少卿全身骨臼，並點了十三處穴道。

郭少卿只覺血行逆攻，骨節錯開處奇酸酷痲，不禁額角冒出豆大汗珠，目瞪口呆，喉間呃呃慘嘶。

也是他作惡多端，淫人妻女慘報，這痛苦非人所能禁受，不禁汗珠交流，顫聲道：「在下從實供出，只求一死。」

那蒙面人冷笑道：「兄弟就不信你是鐵打銅澆的漢子。」啪的一掌印在郭少卿脊骨上。

郭少卿只覺痛苦大減，照實吐出。

× × ×

天色未明，凌雲天就要告辭作別，並挾持游蜂粉蝶郭少卿逕往骷髏幫。

神劍秀士樊丹道：「凌少俠，樊丹有句話不知該講不該講。」

凌雲天微笑道：「樊大俠有話請講，在下洗耳恭聽。」

樊丹略一沉吟道：「樊某只覺少俠予人有種高深莫測之感，若少俠認爲樊某尚可攀交，務請將來歷見告。」

凌雲天知他們尚有存疑，行事極爲正派，而交往的又是骷髏幫高人，自然有着樸朔迷離之感，微微嘆息一聲道：「在下自有難言的隱衷，樊大俠一定要問，在下不妨吐露，但須守秘。」說着將如謎的身世傾訴，三星鏢局震駭武林，他跟踪羅英前往姑蘇台，因而結識一位骷髏幫高手，此人極爲正派，與他一樣身負血海大仇，託身骷髏幫以便於查出仇家是誰？

當然凌雲天不能將鄧素雲說出，最後笑道：「秦中九怪此舉正是在下大好時機，骷髏幫主決不會輕易放過秦中九怪，水德星君郭洪及落魂谷，羣邪相併之局，在下或可查明眞正仇家。」

樊丹面現歉然笑容道：「事非切身不知難，天羅判申環自不能辭其咎，樊某當面謝過，但樊某只覺少俠武功太過奇詭，脫出中原武學範疇。」

凌雲天心知樊丹是指一招制勝天羅判申環，其實他施展的武學係「軒轅經」內所載，自己尚未融滙貫通，不過憑己意衍化展出，略一沉吟，道：「在下武功不過弄險逞奇而已，可一而不可再，在下師承來歷並非不可奉告，只是關係太大，因火候素養均欠磨練，恐有辱師門。」說着在懷中取出神木令。

梅祖望梅若萍父女及神劍秀士樊丹一見神木令不由肅然起敬。

樊丹道：「原來少俠是前輩異人木尊者衣缽眞傳弟子，這就難怪了。」

梅祖望伸手一抬，將凌雲天拉出七八步，低聲道：「少俠，少女若萍及樊丹有意與少俠義結金蘭，不知可否見允。」

凌雲天道：「恐在下高攀不上。」

梅祖望捋鬚哈哈大笑，當即吩咐擺上香案。

凌雲天只知他現年十八歲，時辰身世均茫然不知，排行最幼，梅若萍居次，樊丹尊爲大哥。

黎明薄曙，凌雲天去意甚堅，梅祖望等人送出門外，殷殷相囑凌雲天離開吳中時，務必來洞庭東山一趟。

凌雲天將郭少卿繫在馬腹下，策馬疾馳而去。

抵達虎丘之後，路旁掠出葉勝，接過韁繩，低聲道：「少俠爲何遲至如今才轉回，鄧香主午夜趕回，爲了等候少俠，尚未交睫，似有沉重的心事。」

凌雲天聞言不禁一怔，道：「鄧香主有何憂慮，她未告知葉老師麼？」

「鄧香主蘭心蕙質，矜持自高，從未向男人輕示顏色，而竟與少俠一見鍾情，望少俠不可辜負鄧香主。」說後逕自牽馬而去。

凌雲天不禁呆住，心神猛剔，搖首輕嘆一聲向平屋走去，右手輕輕推開門戶，只見鄧素雲獨坐案頭，以手支頤，似在凝思，低聲道：「姑娘回來了。」

鄧素雲輕抬螓首，盈盈立起，泛出如花笑容道：「一夜辛苦，多虧你了。」

凌雲天道：「此是在下所應爲，何言辛苦二字，姑娘……」

話尚未了，忽見鄧素雲眸中眼淚奪眶而出，大驚失色，忙道：「姑娘，你這是怎麼了？」

鄧素雲似不勝悲楚，掩面走入隣室。

凌雲天不禁手足無措，僵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

忽聞傳來一聲輕微的嘆息，葉勝已一步跨入室內，向凌雲天道：「少俠拘謹誠厚，難道不知鄧香主情深一往麼？」說着將凌雲天推入隣室。

半個時辰過去，凌雲天與鄧素雲並肩走出室外，滿面春風，業以姐弟相稱，葉勝窺見暗中欣喜不止。

他們在室中並無做下不可告人之事，正襟危坐，傾訴隱衷，更商議如何尋出仇跡之策，決定利用羣邪相併，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 × ×

午刻時分，秋陽和煦。

金陵城繁榮大街上兩騎並轡，得得緩馳着，騎上人正是奪魂金梭戴慕奎神行無影竺九明，眉宇之間微露不悅之色。

竺九明忽向戴慕奎道：「人已遷離三年，秦中九怪爲何需我等求借寶劍，天至午刻，九怪尚不見踪跡，以他們身份，論理不該爽約。」

戴慕奎軒眉笑了一聲，並未答話，向右側春明酒樓望了一眼道：「賢弟，我等飽食酒飯後，立即趕回吳門，九怪爽約事小，愚兄只覺心神不寧，爲范氏遺孤担憂。」不待竺九明答話，即躍下馬鞍，向酒樓走去，似有所見。

竺九明隨着登上酒樓，只見臨窗座有一人，正是落魂谷雙掌開碑壽清泉。

壽清泉面前已是杯盤狼藉，看來正要付賬離去，忽瞥見戴竺二人，大感驚詫，起身離座，道：「怎麼二位也來了金陵，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戴慕奎含糊其詞，推說訪友未遇，食後即要趕返。

壽清泉道：「原來二位也聞訊了。」

竺九明詫道：「聞訊什麼？」

壽清泉笑道：「昨晚秦中九怪冒充骷髏幫匪徒，侵擾洞庭東山梅宅，爲神劍秀士樊丹散花仙子梅若萍驅退，却爲骷髏幫眞正匪徒識破秦中九怪來歷。」

戴慕奎神色一變，似不深信，道：「秦中九怪爲何須扮作骷髏幫匪徒，他們與梅祖望無怨無仇，諒是空穴來風，無中生有。」

壽清泉陰陰一笑，正欲答言，樓口忽冒上一黑衣漢子，趨至壽清泉身前，道：「秦中九怪已在龍潭現踪，武林中已有三四起高手紛紛阻截，本谷屠香主已率領舵下弟兄兼程趕去。」

竺九明不勝惶惑的道：「這風聲怎麼傳得恁地快，由骷髏幫內傳出，似不盡深信！」

只見雙掌開碑壽清泉向兩人拱了拱手，道了聲珍重，急急隨着黑衣漢子奔去。

戴慕奎道：「其中似大有文章，我等亦趕去探視，不要被秦中九怪坑了。」

兩人策轉馬頭，出了城門疾奔而去。

秋風催征騎，黃塵淩空，官道上不時發現武林人物，形色匆匆，戴慕奎竺九明控騎神速，片刻時分已馳出數十里外。

忽聞道旁隨風傳來白虹劍客黃炎明語聲，道：「戴莊主！」

戴竺兩人聞聲一怔，忙勒馬停蹄，循聲望去，只見青城四劍立在道旁林中，疾下鞍來，牽騎向青城四劍走去。

黃炎明道：「戴莊主，恕黃某直言無隱，風聞兩位是奉了秦中九怪之命，去金陵有所爲，但不知爲了何事。」

戴慕奎面上浮起一絲苦笑道：「戴某也是受了秦中九怪之愚，方才獲訊秦中九怪假冒骷髏幫匪徒侵寇洞庭湖東山梅祖望大俠隱居之處，此事似離奇荒誕……」

黃炎明冷冷一笑道：「此非空穴來風，骷髏幫已聞訊秦中九怪冒作他們，立即趕往洞庭東山，並邀約崑崙少林峨嵋三大門派中高手同往作證，正巧秦中九怪被散花仙子梅若萍神劍秀士樊丹等驅走，在途中與骷髏幫高手不期而遇，當時秦中九怪蒙面烏巾未除，被骷髏幫高手一劍挑開三怪烏巾，顯出本來面目，使秦中九怪無法抵賴，但骷髏幫却不戰而退……」

戴慕奎詫道：「這却是爲何？」

黃炎明道：「邇來三星鏢局失鏢，及鐵面崑崙范澄平滿門遭害，使骷髏幫無法洗滌寃誣，此舉實爲明證，係秦中九怪嫁禍江東。」

戴慕奎與竺九明驚疑不勝地互望了一眼，竺九明嘆息一聲道：「不料局勢演變得恁地複雜離奇，竺某委實想不通秦中九怪爲何冒作骷髏幫匪徒向梅祖望尋釁。」

黃炎明冷笑道：「事實已屬顯然，秦中九怪嫁禍江東，如非骷髏幫高手識破，梅祖望倘慘罹毒手，骷髏幫主雖濯盡三江之水也難洗滌淨盡。」語聲一頓，又道：「兩位倘不見信，秦中九怪片刻即至，請隨兄一往窺視？」

戴竺兩人點點頭，將坐騎藏入林中，隨着青城四劍向南飛掠，奔出四五里之遙，只見絢爛丹楓密佈山巒間。

青城四劍招呼戴竺二人覓地藏身，低聲道：「此乃秦中九怪必經之地，我等在此守着。」

神行無影竺九明暗道：「你爲何知道此處是秦中九怪必行之徑？」心中困惑不解，却未便問出口。

未初時刻，突見四個面目深沉的黑衣老者飛掠而過，以奪魂金梭戴慕奎眼目之廣，竟無法識出四老者來歷。

繼四黑衣老者之後，黑白兩道人物相繼奔來這座山巒，竺九明暗驚道：「這風聲爲何播傳得這麼快，看來三兩日之內將震動整個武林！」

不過一盞茶時分，已有數十起武林人物蒞臨，紛紛擇地潛隱，最令人驚奇的，這數十起武林人物之間似漠不相識。

忽地，遠處現出秦中九怪身影，疾掠而來，身影漸近，林中忽響起陰森如冰冷喝聲道：「站住！」

楓葉叢中紛紛疾瀉下十數黑衣人，雖老少不一，然其身法矯捷俐落，一望而知均是身負上乘武學。

竺九明忽低聲道：「落魂谷天蜈堂香主屠坤也來了。」

屠坤乃落魂谷皇甫天彪手下，數稱第一高手，武學登峯造極，手底狠辣異常。

秦中九怪一見屠坤等人不由臉色微變，大怪抱拳一拱，目中精芒暴射，道：「屠香主爲何攔阻我等去路？」

屠坤冷笑道：「風聞九位冒充骷髏幫手下，玄衣蒙面侵入洞庭東山乾坤金刀梅祖望宅中，不幸爲骷髏幫人物識破，以九位之聲望，名震河洛，竟效狐鼠之行，嫁禍江東，請問何故？」

九怪聞言，暗中心神大震，暗道：「無論如何，風聲怎能傳得如此之快？」

大怪暗中色變，冷冷答道：「我秦中九怪，一向行事光明磊落，風聞之事豈可聽信。」

屠坤獰笑道：「强辯無補於事實，你知道骷髏幫主手下揭穿你等本來面目後，爲何不戰而退。」

秦中九怪爲了骷髏幫不戰而退，始終大惑不解，猜不透骷髏幫葫蘆中賣的什麼藥。

只聽屠坤冷笑道：「骷髏幫爲了證實你們秦中九怪胡作非爲，嫁禍江東，特邀約崑崙、少林、峨嵋三大門派中高手同往見證，九位如想抵賴也是徒然。」

九怪心神猛震，大怪沉聲道：「此乃我等與骷髏幫之事，要你落魂谷說過問則甚？」

屠坤臉泛陰森笑容道：「本來與我落魂谷風馬牛不相及，但如今情勢却不大相同，安知三星鏢局失踪與屠戮鐵面崑崙范澄平滿門不是你秦中九怪所爲？」

秦中九怪知道一着之差滿盤皆輸，縱想說出事實眞像，又何能使人置信，遊蜂粉蝶郭少卿又不知何往，越想越後悔，大怪厲喝道：「無中生有，我秦中九怪是好惹的麼？」振腕撤出獨門兵刄鈎魂槍，一招「排雲拿月」，寒星洒飛，攻向屠坤而去。

其餘八怪也同時撤出兵刄，猛攻落魂谷手下。

秦中九怪果然不愧黑道頂尖高手，武功凌厲辣毒，片刻時分慘嘷聲中落魂谷手下已倒下四五人，鮮血濺飛如雨。

屠坤與大怪急打猛攻，人影兔起鶻落，難分難解。

楓林中人影紛現，江湖黑白兩道高手均竚立旁觀，似不願插手其間，沾惹是非，却又不願離去，等待澄清事實眞像。

驀地——

屠坤一聲大叫，身影倒飛出去十數丈外，一個魚鷂翻身，挺立在地，落魂谷匪徒大驚紛紛飛撤。

羣雄爲屠坤叫聲一驚，不知屠坤爲何如此，乍睹之下，屠坤似未受傷模樣，不禁大感惶惑。

却不料秦中九怪趁機穿空掠去，去勢如電，眨眼已遠在數十丈外。

只見屠坤面色忽轉蒼白如紙，額角冒出豆大的汗珠，順頰淌下，雙軀微微顫抖撼震。

武林羣雄大驚，但多對落魂谷無好感，即是有也不願置身是非中，遠嫌避禍，採取隔岸觀火姿態。

雙掌開碑壽清泉疾躍落在屠坤身前，道：「屠香主受傷了麼？」

屠坤目光瞪了一眼，搖首不說話。

壽清泉面色大變，仔細觀察屠坤全身上下一眼。忽見屠坤身後長衫現出一小孔，雙手迅如電光石火伸出，撕裂衫幅，赫然呈現一隻甲虫型暗器，色澤湛藍，大小如豆，釘在尻骨上。

釘處周圍紫腫大小如掌，那紫腫外圍一片赤紅，不言而知屠坤逼運眞氣阻止毒傷蔓延，是以不能說話。

壽清泉急從懷中取出一顆紫色藥丸。

羣雄中有人驚詫地說道：「此乃百毒宮主化毒丹，功能化解百毒，但藥不對症，不服下還好，若與吞服，活不了一個對時。」

雙掌開碑壽清泉凝目望去，只見是個藍衫漢子，這漢子右眼角遺一疤痕，顯得眼睛獨小，極不相稱，但精芒閃爍，一臉青氣，不禁想起一人，道：「閣下可是瀾滄無量山千手鬼王門下攝魂手余獨非老師麼？」

藍衫漢子面色冷傲如冰，淡淡地一笑道：「兄弟正是余獨非，大怪甘谷施展的並非暗器，而是吸血甲虫，一噬人身，非至血盡髓枯，才會自動飛去，屠坤若服下化毒丹，血液必加速運行，催速其死，非閉住穴道，止血不行，但是方法却知易行難。」

壽清泉大愕道：「這是如何？」

余獨非冷冷答道：「吸血甲虫一噬人身即酸痛顫慄，眞氣渙散，再好的武功也不能封閉穴道。」

壽清泉道：「若此有何法解救？」

余獨非道：「恕兄弟不知，最好速送往貴谷主處，皇甫谷主武學曠絕，或知解救之法。」

忽聞武當純陽觀主丁南雲冷笑，說道：「危言聳聽，把吸血甲虫殺死不就了結麼？」

攝魂手余獨非目中精芒暴射，冷笑道：「想不到純陽主竟是井底之蛙，這吸血甲虫金鐵不入，若觸它之怒，定必反噬，倘不見信，純陽觀主不妨一試？」

丁南雲不禁面紅耳赤，怒光逼吐。

余獨非狂笑出聲道：「曲終人也該散了。」轉身疾奔而去。

武林羣雄見無結果，本欲落魂谷高手制住秦中九怪，逼問根源，但事與願違，亦紛紛四散，只賸下落魂谷匪徒僵在楓林中不知所措。

藏在遠處的青城四劍及奪魂金梭戴熹奎神行無影竺九明瞧得一清二楚。

戴熹奎低嘆一聲道：「不料人心險惡如此，倘非骷髏帮主手下及時趕到洞庭東山揭破秦中九怪行藏，恐骷髏帮不易洗滌罪嫌。」

黃炎明道：「此刻在下已恍然明白了，秦中九怪本籌之已熟，洞庭東山猝襲乾坤金刀梅祖望定可馬到成功，再趕往金陵，與戴莊主晤面，有戴莊主爲人證，秦中九怪確在金陵，誰也不會想到是他們所做，怎奈事與願違，弄巧反拙。」

竺九明嘆息，道：「不知秦中九怪動機何在，若將三星鏢局及范澄平滿門慘死的罪名全推在秦中九怪身上，恐會引入歧途。」

正說之間，忽瞥見一條人影疾如流星掠至雙掌開碑壽清泉等匪徒處，現出一高大雄偉老人。

落魂谷匪徒一見，一一躬身肅立，口稱谷主。

來人正是落魂谷主皇甫天彪，只見皇甫天彪森厲的眼神望了屠坤一眼，皺了皺眉，道：「將他埋了！」

雙掌開碑壽清泉聞言大驚失色，道：「屠香主無救了麼？」

皇甫天彪沉聲道：「有，但須費老夫兩日兩夜功夫，此虫集天地之陰穢而生，孕育甚難，渾身金鐵不入，但腹部白點却最脆弱，壽命也最短，吸盡人血後三日必死，縱然將甲虫拿下，屠坤功力盡廢，痛苦萬分，生不如死。」

壽清泉愕然道：「難道此物無人能制服？」

皇甫天彪沉聲道：「這也不然，若事先有備，以罡力擊退，必反噬主人，此乃何人所爲？」

壽清泉道：「秦中九怪，大怪甘谷。」繼將詳情說了一遍。

皇甫天彪道：「老夫已有所聞，秦中九怪犯江湖之大忌，武林中自有人興師問罪，頭一個骷髏帮主不會放過他，本谷樂得冷眼旁觀，目前當務之急，那玉匣中藏物似仍在姑蘇，老夫忖料秦中九怪去洞庭東山必有所爲……」

壽清泉道：「谷主之意那玉匣是落在梅祖望手中。」

皇甫天彪說道：「秦中九怪行事決非捕風捉影，也許梅祖望知道獨龍叟潛跡之處……」

屠坤面現痛苦萬分之色，突伸手在囊中取出一柄短刀順喉一抹，自刎倒地而死去。

皇甫天彪頓了頓足，大喝道：「速將屍體埋葬。」

落魂谷匪徒忙在林中掘土成坑，將屠坤屍體擲入坑內掩土草草落葬。

落魂谷主率領手下疾如流星奔去。

戴熹奎瞥見匪徒身後暗躡一雙人影，其中一人似爲凌雲天，不禁望了竺九明一眼，道：「你我最好趕去，不知四位心意如何？」說着望着青城四劍。

黃炎明嘆息一聲道：「想不到情勢愈來愈複雜迷離，使人莫知所措，我等將疲於奔命了。」

江湖中人多半好奇，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皆緣於此，當下青城四劍隨着戴竺二人奔去。

× × ×

洞庭東山，湖水似鏡，山色黛綠，景色怡人。

黃昏日落，只見十數條人影向洞庭東山奔來，忽聞一聲斷喝道：「來人可是皇甫谷主？」

十數條人影倏地停住，落魂谷主皇甫天彪目光四巡，沉聲道：「是那位呼喚老朽？」

一條黑影疾閃而出，皇甫天彪只見是一黑衣蒙面人，冷冷一笑道：「尊駕是何來歷？」

蒙面人道：「在下不信皇甫谷主不知在下眞正來歷。」

皇甫天彪笑了一笑道：「當然老朽知道尊駕是骷髏帮主之手下，但不知是那一位？」

蒙面人朗聲大笑道：「敢與皇甫谷主正面相對的，敝帮中還有幾人。」

皇甫天彪眼中泛出一抹精芒，冷冷答道：「尊駕莫非是貴帮門中最恃才傲物的金剛散手淳于亮？」

那人爽朗一笑，扯下蒙面紗巾，顯出本來面目，道：「皇甫谷主眼力銳敏，料事如神，在下也無須掩蔽本來面目，谷主不辭迢迢萬里，南北奔波，是否爲了獨龍叟懷中玉匣及獨行靈官酈宗琪下落。」

皇甫天彪答道：「不錯……」繼警覺自己失口，忙轉過話鋒道：「如今武林紛紛，莫不是爲了這兩樁大事，老朽身在江湖，怎能例外。」

淳于亮淡淡一笑道：「爲人不可行事太絕，旣屠戮范澄平滿門，何不留人一絲餘地，斬盡殺絕，豈是一派宗師氣度。」

皇甫天彪大喝道：「尊駕在老朽面前瘋言瘋語，用意何在？」

淳于亮似若無聞，仍然自說道：「獨龍叟倘若仍在吳中，玉匣早成敝帮囊中物了，豈能等到現在，皇甫谷主似來得太遲了。」

皇甫天彪性烈如火，若非關係太大，早就出手了，强壓抑着一腔怒火，厲聲道：「這樣說來，骷髏帮主也來到吳中，老朽意欲一見，不知尊駕可否領路。」

淳于亮傲然一笑道：「可惜帮主不願見你，不然在下倒可引見。」

熱嘲冷諷，皇甫天彪雖强自忍耐，但雙掌開碑壽清泉已自忍受不住，厲喝一聲，雙掌呼地推了出來。

這一招運出了十二成眞力，狂飈掛山，逼起砂塵揚空，力能撼山摧石。

淳于亮身形疾閃，右臂疾伸，只聞叭的一聲，右掌擊實壽清泉肩頭。

壽清泉悶嘷一聲，身形震飛跌出兩丈開外，左肩骨全碎，鮮血濡染衣袖。

淳于亮哈哈狂笑道：「螢末之光怎敢與皓日爭輝。」

皇甫天彪厲聲道：「你太狂了！」話甫出口，人已騰空離地，右掌斜劈，一招「五丁開山」，逕劈淳于亮肩頭。

落魂谷主浸淫武學數十年，一身造詣已爐火純青，威震武林，他那一掌力逾千斤，看似以內力硬打，其實含蘊着無數神奇變化。

淳于亮身形奇幻無比挪開五尺，身形一挫，兩指仰伸，駢戟若劍，一招「后羿射日」，指風如刄，點向皇甫天彪掌心而去。

皇甫天彪只覺心頭一震，暗道：「老朽生平未見過如此奇妙的招式。」他瞧出那正是尅制自己掌法的奇招，倏地沉腕，化劈爲推。

淳于亮左掌疾伸，疾如電光石火硬接來掌。

兩股暗勁虛空相迎，蓬的一聲，激起氣流漩盪，二人身形橫飄出三步，衣袂飛舞。

皇甫天彪暗道：「這人好深厚的內力，無怪傲狂恃才。」忖念之間，人已閃電搶攻出手，彈指之間已攻出九招，劈、打、點、拿，無不辛辣怪異。

淳于亮亦是快打猛攻，雙掌吞吐如閃電。

片刻之間，雙方已攻出三十餘招，皇甫天彪只覺淳于亮武功博雜異常，幾乎包含了各門各派的絕學，而且似滲有一宗神奇變化在內。

皇甫天彪心神暗暗震駭已極，忖道：「難怪近數年來骷髏帮主威名蒸蒸日上，就瞧他門下竟網羅如此高手，可見一斑，哼，自己一派宗師，今日若不勝他，豈非聲名蕩然廢於一旦。」

他轉念之間，掌法一變，反見緩慢，却一招一式都具有石破天驚的威力。

淳于亮面色微微一變，招式亦變得緩慢，身形漸漸退後似已不支。

皇甫天彪大喝一聲，兩指如箭，疾點向淳于亮腰脅「章門」要穴。

指力將及淳于亮之際，淳于亮突哼一聲，身形疾退了出去，似受傷甚重，目光黯淡失神。

皇甫天彪哈哈大笑道：「淳于亮，老朽異常愛惜你一身不凡武學，是以才留了三分餘地，你若願改投在老朽門下，性命可保無碍。」說着身形緩緩向淳于亮身前走去。

驀聞一聲斷喝道：「站住！」

淳于亮身後紛紛湧現出十數名黑衣蒙面人，其中一人身材嬌俏玲瓏，紗巾中兩道眼神似挾霜刄。

此際，西風傳來一聲清亮的嘯聲，遠處兩條身影疾掠而來，正是那美艷如花的梅若萍及神劍秀士樊丹。

梅若萍面寒凝霜，冷冷一笑道：「我道是誰敢在我這洞庭東山撒野逞凶，原來是皇甫谷主及骷髏帮主門下。」

皇甫天彪佯咳了聲道：「梅女俠誤會了，老朽風聞秦中九怪之事，特來探問令尊，怎奈骷髏帮主門下阻住去路，出言譏激，老朽忍無可忍，故爾出手。」

梅若萍面色稍霽，盈盈一笑道：「不敢有勞皇甫谷主枉駕，家父昨日已泛舟他

往，盛情心感。」

骷髏帮一黑衣人冷冷出聲道：「敝帮發現數起假冒我骷髏帮主門下做案，移禍栽贜，心機狠毒，安知秦中九怪不是落魂谷授意。」

皇甫天彪雙眉微剔，眉宇之間，忽呈現濃重殺機。

梅若萍忙道：「皇甫谷主，家父在此隱居多年，不願洞庭東山捲入江湖是非漩渦中。」

皇甫天彪道：「秦中九怪難道梅女俠就置之不問了麼？」

梅若萍道：「當時不知是秦中九怪，如今獲悉確是秦中九怪，我自然要登門問罪，再說武林中人亦難放過他們。」

皇甫天彪道：「既然如此，令尊又不在家，老朽亦身有要事，他日遇機，再造府晉謁令尊吧！」說罷大袖一展，轉身率衆疾奔而去。

骷髏帮有三黑衣蒙面人快步竄出，意欲追趕皇甫天彪，突聞一人冷喝道：「回來！」

三人立時止步，只聽那人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我等應請示帮主再作定奪，何況淳于堡主負傷沉重，必須送回堡內調治。」

只聞一嬌甜無比之語聲道：「那就有勞金香主速去稟知帮主，淳于堡主受傷甚重，皇甫天彪指法與帮主『七煞神指』有異曲同工之妙，求帮主賜下解藥，免淳于堡主功力全廢。」

似見五黑衣人轉身疾奔離去。

散花仙子梅若萍及神劍秀士樊丹臨風屹立，目中泛出迷惘之色，梅若萍低聲道：「三弟現在何處？有他在內麼？」

樊丹頷首道：「當然有他，但不知是誰？」

梅若萍晶澈雙眸凝注黑衣蒙面少女身上，只覺此女除了面部無法窺見外，無一處不美，心中滿不是滋味，愁悵之念油然泛起。

樊丹是個中過來人，察言辨色，那還不知情，暗笑道：「二妹一向洒脫慣了，視男女之事一如糞土，如今也有情不由主之處。」

但見一個黑衣蒙面人疾掠而至，低聲說了幾句話，轉身奔去，與其他黑衣人身形杳失於樹林叢中。

梅若萍不禁泛出悵然若失之色，向樊丹道：「大哥……」

樊丹暗中忙用眼色制止，忽聽一聲哈哈大笑傳來道：「你們幾時結成異姓手足的？」

一株大樹之上電瀉落下一人，梅若萍定睛望去，認出是活喪門賈慶，忙道：「賈老前輩，你也參與了這場江湖是非。」

賈慶一瞪眼，道：「老朽本不願管，如今又不能不管。」

樊丹道：「這爲什麼？」

賈慶冷冷一笑道：「老朽感覺情勢離奇微妙之極，似敵似友，非正非邪，一切經過令老朽如墮入五里雲霧中，有摸不着頭腦之感。」

梅若萍嬌笑道：「我不信江湖中事居然能使老前輩昏眼轉向，老前輩你太自謙了，不然武林七大高手之稱有如此容易上當的麼？」

「老朽之話絲毫不虛，就拿眼前之事來說吧，淳于亮並未有傷在皇甫天彪谷主之指下……」

梅若萍與樊丹相顧愕然。

活喪門賈慶接道：「皇甫天彪一招一式，剛柔並濟，已臻化境，無懈可擊，淳于亮武學博雜，包含了各大門派絕學，但火候不夠，破綻尤多，然其中另有神奇玄詭的招式竟化險爲夷，使皇甫天彪幾乎手忙腳亂，誠令人不可思議。」

梅若萍道：「風聞淳于亮是骷髏帮主手下九大高手之一，武功自然差不了。」

賈慶冷哼一聲道：「風聞二字，不知誤了多少大事，在三星鏢局失鏢之前，有誰知道淳于亮乃骷髏帮主手下九大高手之一，尚有其他八人姓名來歷你們知否？」

樊丹暗道：「久聞活喪門賈慶冷漠怪僻，難惹難纏，今日一見，果然不錯。」遂微笑道：「晚輩後生末學，見事不明，老前輩有話只管賜教。」

賈慶又說道：「淳于亮傷得可疑，方才骷髏帮匪徒與你倆密語神情更令老朽可疑。」

梅若萍不禁嬌笑道：「老前輩是指我倆有與骷髏帮門下同流合污麼？其實秦中九怪係他們識破，不然晚輩將被引入歧途，或因此挑起一場瀰天浩刼，目前骷髏帮惡跡未彰，不妨虛與委蛇，晚輩也不能担承以怨報德之罪名，方才那人說數日內恐還有人來洞庭東山侵擾，必須嚴加戒備，不料竟使老前輩滿腹疑雲……」

樊丹趁機接口笑道：「說實在話，目前情勢也太撲朔迷離，敵我不明，謬以毫厘，失之千里，難怪老前輩起疑。」

賈慶哈哈大笑道：「老朽雖昏庸無能，但對你倆知之甚深，怎可疑你等與骷髏帮同流合污，老朽是說人心難測，恐你倆誤墮骷髏帮主鬼蜮奸謀，如陷泥淖，不能自拔。」繼而目光中泛出一抹憂鬱之色道：「你們可曾見過一凌姓少年麼？」

梅樊兩人不禁一怔，互望了一眼，樊丹道：「老前輩問此人則甚？」

賈慶略一沉吟，道：「事實眞象未明，還是不說的好。」說着長嘆一聲，道：「老朽還是去踩探吳中骷髏帮分壇所在，也許可找出一絲眉目，不過重心將不在吳中，此刻將繫在秦中九怪身上，料九怪並非眞兇，有人授意他們照計施行，倘若如此，則幕後主使之人定是個心機狡毒，才華卓絕之輩。」說着雙肩微幌，人巳穿空斜出，去如流矢。

樊丹梅若萍目送活喪門賈慶身影消失後，梅若萍柳眉微皺道：「賈前輩爲何問起三弟，令人費解。」

「這也難怪。」樊丹答道：「三弟身世如謎，行事高深莫測，不然天羅刲申環亦不致於誤會滋深。」

突然面色一變，手揮長劍，寒虹電奔向右側草叢中刺去。

劍勢迅厲，將及草叢中，如遇阻滯，劍勢緩得一緩，草中突冒出一條白影，伸臂虛幌，獰笑喋喋出聲。

原來是一白衣人，髮髻高盤，滿面紫瘢，綠豆小眼中逼射兩道寒光。

樊丹及梅若萍一見此人，不禁失色，

暗道：「怎麼他還在人世？」

那白衣怪人喋喋怪笑道：「你們料不到我蛇神滕鳳還活在人世吧！」語音刺耳如冰，令人心悸。

神劍秀士樊丹身形一閃，搶在梅若萍之前，長劍平伸，震出一片金星，護住兩人，防蛇神滕鳳猝擊。

滕鳳怪笑一聲，五指疾彈而出，罡風如箭，噹的擊在樊丹劍上，樊丹只覺如中千斤重擊，虎口欲裂，長劍幾乎脫手飛了出去。

梅若萍大驚，揚腕打出一蓬菩提子，手法勁準，打向蛇神滕鳳周身重穴。

蛇神滕鳳一件寬大白衫無風暴起，逼出無形罡力，菩提子紛紛墮地。

神劍秀士樊丹大喝道：「閣下意欲何爲？」

滕鳳陰陰一笑道：「老朽靜極思動，意欲創一門派與武林羣雄一較長短。」

樊丹冷笑道：「這是閣下自身之事，與我等何干？」

滕鳳道：「語云獨木不成林，老朽須你們兩人投在門下……」

忽聞一聲陰冷笑聲傳來道：「魑魅魍魎，公然白日現形，妄欲問鼎武林，自醜不覺。」

蛇神滕鳳面色一變，循聲望去，只見一面粿五色油彩的漢子，乍睹之下，幾疑是菩薩靈官塑像，怪異猙獰，大喝道：「你是誰？」

那人冷笑道：「老朽也是靜極思動，不甘寂寞，你若欲自創門派，必須先勝過老朽再說。」

滕鳳聞言不禁一怔，自忖同輩中人並無此人，但既敢向自己挑戰，定是極著名望的老鬼，倏地臉色一變，袖中忽射出一條怪蛇，通體赤紅，白牙森森，疾如奔電，向那人噬去。怎知此蛇尙僅及那人身前一尺之處，如遇尅星，叭地望地面一落，掉尾反向滕鳳噬去。

滕鳳大驚，喝道：「孽畜敢爾！」

揚手發出一片紅霧，五指疾抓在怪蛇七寸上，那赤練毒蛇呱呱怪鳴直叫。只見滕鳳躍足凌空騰起，去勢宛如流星劃空。

但聞那怪人道：「大哥，二姐，小弟有事無法逗留，日後當在江湖上再行相見。」聲落人去。

梅若萍忙叫道：「三弟別走！」

但凌雲天人早已遠在數十丈外，追之不及，梅若萍只覺心頭惘然，眉梢帶出淡淡哀愁。

樊丹道：「三弟想是發現了什麼，是以急急趕去，我們還是回去吧！」

雲高天遠，平湖如鏡。

一艘小舟，穿入蘆葦水草中，但聞傳出葉勝語聲道：「少俠轉返了麼？」

凌雲天答道：「在下回來了，鄧香主呢？」

「前途相候，少俠速速易容。」

片刻時分過去，蘆荻中穿出十數條黑影，其中一人正是淳于亮由葉勝攙着，百數十丈外與其他人會合。堡前黑壓壓鬱林中突掠出四個大漢，一見淳于亮模樣不由大驚道：「堡主受傷了。」

葉勝沉聲道：「你們堡主不愼失手於皇甫天彪，內腑傷勢沉重，不能說話。本帮尙有數名弟兄亦傷重身危。」

四個大漢聞言面色大變，轉身領着葉勝等人疾奔入堡。

一入堡中大廳，將淳于亮平放於虎皮地氈上，只見一五旬開外斜目鷹鼻老叟趨前望了淳于亮兩眼，向鄧素雲躬身笑道：「老朽于萬鼎聽候鄧香主差遣。」

鄧素雲道：「你家堡主歸入本壇你可知情麼？」

于萬鼎答道：「老朽知道。」

鄧素雲道：「自今日起納入本壇葉舵主舵下聽命，你喚淳于亮堡主寵妾前來，送堡主去內室靜養，候帮主賜下靈藥。」

于萬鼎躬身道：「是，不過本堡機關消息由老朽總成，無須堡主侍妾前來。」

「如此速速帶路。」

× × ×

一間陳設華麗臥室，銀燭錦榻，情景旖旎。凌雲天睡在榻上目不交睫。

窗外忽疾若驚鴻般穿入一條嬌俏的人影，正是鄧素雲，隨着又是葉勝翻入，挾着淳于亮軀體。

凌雲天一躍而起，低聲道：「雲姐，辛苦你了。」

鄧素雲嫵媚一笑，將淳于亮放在榻上，三人疾退了出去。

一連三日，凌雲天黑紗蒙面隱敝本來面目，佯作奉命守護淳于亮居處四周，除鄧素雲外不准任何人進入，侍妾們只早晚省視兩次。

是以凌雲天乘此良機參悟軒轅經內絕學，有時翻閱淳于亮的藏書扎記。

他無意在抽屜內找得一冊淳于亮親筆扎記，手錄當代武林黑白兩道知名人物，不但將此人來歷武功事跡記載在內，而且將此人愛好僻嗜亦剖釋甚詳。

凌雲天如獲珍寶，這對他覓尋自身來歷及仇家踪跡帮助很大。

三日來，凌雲天除了參悟軒轅經武學及食飯外，幾乎不眠不休，暗暗熟記扎記內武林人物。

翌晨，凌雲天立在樓廊上，只見園中青石甬道上，鄧素雲同着一個瘦長怪人緩緩走來。

凌雲天認得就是那晚在姑蘇台所見之人，只聽怪人冷冷說道：「想不到我奉命他往，淳于亮賢弟就出了事，他也太狂妄自負，才有此失。」

鄧素雲道：「這也難怪，皇甫天彪威震江湖，一派宗師，武功巳臻化境，淳于亮堡主敗在他手上不算什麼丟人，令我不解的是帮主爲何不來關中。」

瘦長怪人道：「帮主睿智無匹，料事如神，他算準獨龍叟必不在關中，自然玉匣亦鴻飛冥冥，目前唯一的綫索端在飛天鷂子桑龍及燕京天祥茶莊身上，天祥茶莊已嚴密監視中，但桑龍踪跡只在歷城一現，杜某就是奉命搜覓擒他，桑龍却狡猾如狐，竟失去踪跡。」

鄧素雲道：「帮主現在何處？」

瘦長怪人搖首道：「不知，風聞帮主在一處深山中發現一道劍氣，恐是干將莫邪之屬行將出土……」繼又改口笑道：「本門嚴戒不得妄論隱秘，杜某此次帮主傳訊携來三顆靈藥療治淳于賢弟復元……」

（未完・三）

十君子傳奇故事

廳中再試技　英雄相惺惜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艾曉梅如實將「駝鈴」之事向艾老人道出，艾老人才知道使自己功虧一簣的人竟是自己的女兒，爲了完成他自己的陰謀，只有把艾曉梅軟禁在樓中，並說明艾曉梅若自絕的話，他首先會慘殺仇如海，然後在江湖上濫殺無辜……仇如海、雷嘯天、展翼雲三人在酒樓中巧遇古存文，古存文乃是「十君子」中古伯父的公子……窄巷中，古存文等人抓住一個跟踪者，逼問之下，才知是鳳陽「四醜」派來的人，更知道這「四醜」想到「過」府生事，仇如海得知此事之後，決定出面消解此事，回到「天下武林」店之後，仇如海立即召來店中的住客在廳中集合。

佟主事又應一聲「是」，仍然躬着身子，靜候吩咐。

前大廳住客們，無人不識這位佟主事，佟主事七年前，威震長江一帶，論功力身份，四醜尚差一籌！

今見佟主事竟對這年輕的人物恭敬而畏懼，個個注目，尤其是四醜，更感到事不平常。

適時，仇如海又道：「佟主事，金陵『過』府你知道吧？」

佟主事却不知道，但已得暗示，立刻道：「當然知道，總監督有何吩咐？」

四醜一聽談到「過」府，心神俱皆一震，耳朵豎起，聚精會神而聽，靜室內的古、展二人，神態依然！

仇如海道：「再過三天，是『過』府太夫人七旬大慶，我與『過』公子交爲莫逆不說，老主人却更是敬佩『過』府，因此這份人情不能輕，老主人諭令由你來辦，以千兩黃金之價置辦這次賀禮！」

佟主事迭聲應是，鳳陽四醜却神色大變，你看我我瞧你，楞在座上，仇如海話鋒一變，又道：「還有件事，你也要多注意些，近日來金陵城中，來了不少面生的人物，據說，內中有人在打『過』府的主意！」

佟主事應聲道：「屬下立即派人注意此事。」

仇如海嗯了一聲，接說道：「天下武林中人，無不知我們總店在此，設若在總店眼皮底下，『過』府被他人動上一草一木……」

說到這裏，話鋒故意停住，佟主事適時接口道：「總監督萬安，除非這些東西，是想和我們『天下武林店』過不去，否則他們會先自己掂掂分量！」

仇如海微微一笑，道：「很好，事情交給你了，若有風吹草動，可別說我在事前沒告訴過你，現在令人備馬，我要去『過』府！」

佟主事答應一聲，並未退下，躬着身，似是等候仇如海說話，如無他吩咐，自己轉回後面時，再行轉傳諭令。

仇如海緩緩轉過身去，目光含威，掃視着廳內的人，突然，神色不愉，目光停在了四醜身上！

其實，仇如海早已在佟主事起身相迎時，已知誰是四醜，現在的面現不悅，只不過是照計行事罷了。

鳳陽四醜見仇如海目光罩在自己兄弟身上，神色威凜，心頭已在砰砰鼓動，忐忑不安。

廳中衆人，無不看出即將有事發生，果然，仇如海又轉回身來，一步步走向四醜的面前！

四醜已被仇如海氣勢所服，竟不由己的站了起來，仇如海停步之後，上下打量着四醜！

四醜臉上現露出尷尬的神色，雖在含笑，却比哭還難看已極！

仇如海冷冷地開口道：「四位面生得很。」

四醜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仇如海却又接着問道：「四位是敝店的客人？」

四醜點頭，佟主事緊行幾步而前，道：「屬下跟總監督回去，這四位算得是本店的老客人了。」

仇如海哦了一聲，道：「是否老得像夫子廟一樣？」

佟主事尷尬的一笑，道：「屬下是說，這四位……」

仇如海把臉一寒，道：「佟主事，我是在問這四位客人！」

佟主事連聲應是，四醜也是經多見廣的人物，此時已知面前這位姓仇的總監督，是十分難惹，醜天狗立即開口道：「在下兄弟四人，居於『鳳陽』，人稱鳳陽四醜！」

仇如海淡淡地說道：「久仰！四位是老客人？」

醜天狗道：「貴店傳於武林不久，在

下就曾寄居過數日，連這一次算上，十年來大概已有七次之多！」

仇如海道：「難怪佟主事替四位說話，原來四位果然是老客人。」

話鋒一頓，突然回身對佟主事道：「每次前來，都是這四位一起嗎？」

佟主事道：「不，另外三位這是第一次來。」

仇如海哦了一聲，道：「原來只有一位是老客人！哼！」

一聲冷哼，嚇得佟主事一抖，仇如海却已轉對着四醜，含着略帶冷諷的微笑，問醜天狗道：「閣下住敝店何級？」

醜天狗道：「貴店的『威』級房！」

仇如海一指另外三醜，道：「這三位呢？」

醜天狗道：「相同！」

仇如海劍眉一挑，道：「如何相同？」話聲中，身形隨轉，問佟主事道：「佟主事，是那一位試的手？」

佟主事期期艾艾的說道：「這……這個……是……這個……」

仇如海沉聲道：「這個那個，到底是那一個？」

佟主事道：「屬下有下情……」

仇如海道：「其他的話等會兒再說，先回答我！」

佟主事被迫無奈，只好低聲地說道：「因他們是同盟兄弟，功力相差無幾，所以……」

佟主事突然住口，仇如海莫名其妙的接口道：「怎麼不說下去了？」

佟主事道：「所以其餘三位，並未試手……」

話尚未完，仇如海已沉聲叱道：「你作主的？」

佟主事垂首道：「是屬下荒謬。」

仇如海哼道：「你竟敢不遵規章，哼哼！」

佟主事俯首無言，仇如海又轉對四醜道：「佟主事違規，自與四位無干，但四位中，除前曾經過試手的一位外，其餘三位却必須重定所居等級！」

醜天狗皺眉道：「若不呢？」

仇如海一笑道：「朋友既是老客人，此問豈非多餘？」

醜天狗道：「在下幾位盟弟，功力並不低於在下！」

仇如海冷冷地說道：「本店不管這些，只按規定試手論級！」

醜天狗道：「假如在下兄弟不再寄居貴店呢？」

仇如海道：「以小可看來，現在說這些已經晚了！」

醜天狗道：「聽總監督話中之意，似是在下兄弟退也不能了？」

仇如海道：「以小可個人來說，不敢如此狂妄，但以本店規章來說，却無法忍讓閣下兄弟就此離開！」

醜天狗道：「總監督說過，敝盟弟未經試手之責，不在我等身上！」

仇如海道：「不錯，但起意使本店自敗規戒的責任，却在你們！」

醜天狗哼道：「這眞是『欲加之罪』了！」

仇如海道：「隨閣下怎樣說吧！」

醜天狗還要開口，老二醜飛虎却揚聲道：「大哥，試就試，眞金豈怕火煉！」

仇如海不容四醜再有改悔的機會，立即道：「欣聞英雄語，令人佩服！」

接着，仇如海沉聲對佟主事道：「佟主事！」

佟主事慌忙向前，道：「屬下在！」

仇如海問道：「今日是那一位輪值試手？」

佟主事說道：「總監督可是問『揚』級？」

仇如海冷哼一聲道：「人家住都住在『威』字級，再從『揚』級試手，豈非小覷了人家兄弟，自『威』字級起試！」

佟主事道：「今日輪值『威』級試手，是『雲從龍』雲爺！」

仇如海道：「請雲試手駕臨！」

隨着仇如海的話聲，廳中的一角，站起一人應話道：「輪值試手雲從龍聽候諭令！」

仇如海對雲從龍一笑道：「雲試手好閒在，早來了？」

雲從龍也一笑道：「屬下想喝兩杯，所以到了廳中，却沒想到會有未經試手，而能住進本店的朋友，在這當空給屬下麻煩！」

仇如海道：「雲試手先莫嫌是麻煩，須知鳳陽四醜名頭不小！」

雲從龍道：「這不就更麻煩了嗎？」

仇如海道：「本監督久慕四醜的威名，願在此一睹絕學，雲試手亦望展盡技藝，這機會是很難得的。」

雲從龍應了一聲，步向廳中無人空處，對四醜說道：「請問那一位先賜雲某幾招？」

四醜並非傻子，雲從龍在廳中應聲，四醜已知這是人家早有準備的安排，否則沒有這般巧事。

尤其是老大醜天狗，更是眼明心亮，自仇如海突然出現，首先聲明了與「過」府友誼，接着就找上了自己兄弟，顯而易見，「天下武林店」已知自己兄弟的來意，如此一來，這試手之搏，險哉危也！不過儘管已知危險甚大，但事已逼到最後地步，連退讓都不可能，除了應戰之外，已無選擇。

在雲從龍招呼下，老二醜飛虎霍地站起，醜天狗立即一把抓住盟弟的右臂，低低地說道：「小心。」

然後故作從容的揚聲又說道：「二弟，這僅是試手，而非對敵，況雲試手乃成名的人物，記住，多學高招，莫忘謙冲和氣！」

醜飛虎雖知大哥用意，但他既已被迫動手，不由興起此戰須勝而折「天下武林店」的雄心！

醜飛虎大步行近雲從龍身前，拱手道：「請多指教！」

雲從龍却連一絲笑容都沒有，冷冷地道：「貴姓？」

醜飛虎目睹此情，不由怒惱，强忍心頭，道：「汪壽平，人稱醜飛虎！」

雲從龍依然冷冷地說道：「聽閣下外號，即知輕功不錯，先較輕功吧。」

醜飛虎也冷冷的說道：「好，隨便閣下。」

雲從龍一笑，隨揚聲叫道：「于四何在？」

于四，總店前大廳的侍僕，聞言應聲，道：「小的在！」

雲從龍道：「取來你養的鳥籠！」

于四不敢不聽，但却訴苦道：「這是今晨才用二兩銀子買的。」

雲從龍說道：「有雲爺負責，還不放心？」

于四不敢再說什麼，到後面取來了一只鳥籠，籠中有隻精神的「小雲雀」，雙手捧給了雲從龍。

雲從龍接過鳥籠，對醜飛虎汪壽平道：「這小雲雀，是晨間購來，如今我打開籠門，放出此雀，你我同時捉捕，先捕到而使雀無損傷者，勝！」

汪壽平道：「且慢，請問輕功之後，還比什麼？」

雲從龍道：「按本店規章，應軟、硬、輕功及兵刄、暗器，全部試過，才算合規，如今由汪朋友隨意再選兩種吧。」

汪壽平道：「掌力和兵刃！」

醜天狗急忙開口道：「二弟怎地不聽爲兄弟所囑？不准用兵刃！」

仇如海冷笑一聲，道：「閣下放心，試手之戰，本店向存仁厚，況店規明訂，在店中，不論何人，不得動手傷人！」

醜天狗尷尬的一笑道：「總監督誤會了，我只是……」

仇如海冷冷地接口道：「除非是閣下試手，否則請莫多言！」

醜天狗碰了個釘子，不再多言，四醜中的老三，醜黑熊却緊鎖着雙眉，用臂肘一碰醜天狗，低聲道：「大哥，這姓仇的似是對我們兄弟，有極深的成見！」

醜天狗也小聲說道：「和『過』家有關！」

醜黑熊眼珠一轉，道：「他剛才說的那番話，是針對着我們兄弟？」

醜天狗道：「不會有錯。」

醜黑熊奇怪說道：「沒聽說『過』家，和此店有關呀？」

醜天狗道：「誰都會有朋友的。」

醜黑熊道：「那豈非要前功盡棄？」

醜天狗道：「這地方說話不方便，留一些等機會再說吧！」

醜黑熊遂不再說什麼，而廳內空無人處，恰好也開始了追捕小雲雀的輕功較技，引得人人注目。

雲從龍在仇如海叱醜天狗時，却對汪壽平道：「你決定了兵刃和掌法？」

「醜飛虎」汪壽平冷冷地說道：「說過了就算數！」

雲從龍道：「那可要開始輕功……」

「醜飛虎」道：「且慢，『君子不處嫌疑間』，雲試手必然懂！」

雲從龍道：「這句話我懂，你所指何事我不懂！」

「醜飛虎」道：「這小雲雀是晨間才買的對不？」

雲從龍道：「不會錯。」

「醜飛虎」道：「我相信不會錯，祇是有些嫌疑！」

雲從龍哈哈一笑道：「我懂了，這樣吧，籠門由你來開。」

「醜飛虎」笑道：「不公平，我距離太近了，依我之意，將此籠置於正中地上，煩其他朋友開啓籠門如何？」

雲從龍道：「好得很！」

「醜飛虎」又說道：「雲雀飛出之後，不得立即捕追，仍煩那位開啓籠門的朋友一次，候這位朋友下令，方能出手，可好？」

雲從龍道：「好好好！想的週到。」

「醜飛虎」適時一指于四道：「就煩這位于朋友吧。」

雲從龍含笑點頭，于四遂作了施令之人！

別看這小小的提議，却十足表現出了「醜飛虎」的聰智，雲雀是于四調養多時之物的話，籠門一開原形畢現！

于四咕嘟着嘴，把籠子提在正中地上，說道：「我要開籠門啦。」

話聲中，將籠門立即打開，于四並且退到一旁。

豈料那小雲雀，乍見這多的人，竟然嚇得在籠中不敢出來，「醜飛虎」一見此情，立即知道自己是多疑了些。

移時，小雲雀一躍一躍終於躍出籠外，接着就震翅冲飛而起，在大廳中上上下下的胡衝一氣！

于四看也不看那雲雀一眼，道：「我要喊捉了！」

接着，于四大聲叫道：「開始捉！」

「捉」字喊出，那雲雀適時正飛臨雲從龍和「醜飛虎」中間，「醜飛虎」好快的身法，一躍而起到了雲雀之前！

別看雲雀小巧，「醜飛虎」輕功矯捷高超，在伸手可及之下，那雲雀竟然倏地上升，展翅避過！

雲從龍並未追捕，却揚聲道：「汪朋友請聽一言！」

「醜飛虎」道：「恭聽。」

雲從龍道：「莫忘此乃輕功較技，若施出『凌虛攝物』的功力，雖將雲雀擒獲，不但未勝，要判負數！」

「醜飛虎」道：「正合我意！」

話聲中，雲雀因無路可去，又自斜角飛過，「醜飛虎」拔身而起，正迎着雲雀，雙手恰好將雲雀捧住。

其餘三醜，立即歡呼出聲，那知歡呼未完，却變成了嘆息，因爲雲雀必須擒而無傷，所以被它又自雙掌空隙中逃去！

雲從龍仍未追捕，却目注那雲雀身上，看那雲雀週阻閃避的身法，和方位，臉上透出了笑容！

斯時，「醜飛虎」已連抓了五次，俱皆捉空，但也用上了技巧，他不再用手，却改以袍袖兜捕。

雲雀又飛到了二人的正中，雲從龍突然揚聲道：「汪朋友，再不捉將失去機會了！」

「醜飛虎」冷哼一聲，這次看準方位，飛射而出，右手衣袖已迎着雲雀兜下，似是十拿九穩！

不料雲雀並非是人，牠能在半空停留，雖不很久，却足使「醜飛虎」衣袖兜空，又空歡喜了一場！

就在「醜飛虎」衣袖兜空，雲雀半空微停的刹那，雲從龍適時縱起，左臂伸出向左方虛作聲勢，右手却如石火閃電般突地一抄，說來不信，就像是雲雀自投般，

已落在了雲從龍的手中！

雲從龍右手姆、食二指，輕揑着雲雀的雙足，緩步走向「醜飛虎」，揚起那雙翅鼓震飛撲不停的雲雀，道：「請汪朋友檢看，雲雀是否有傷？」

「醜飛虎」臉已氣成了鐵青色，沉聲道：「不必看了，我輕功認敗！」

雲從龍將雲雀小心的放於籠中，關閉籠門，雲雀在籠中掙飛撲跳不止，顯然未曾受傷。

于四這才高了興，樂嘻嘻的把籠子帶到後面。

「醜飛虎」此時開口道：「在下輕功雖然認輸，但却自認輸得冤枉，試想，捕捉雲雀，並非全仗輕功，還有技巧，雲試手不否認吧？」

雲從龍道：「我不否認。」

「醜飛虎」道：「因此在下認爲，輕功之輸，是輸在技巧上面！」

雲從龍道：「可以這樣說，要是汪朋友仍然有意再改他法，重新較量一次輕功的話，雲某依然奉陪！」

「醜飛虎」道：「有雲試手的這句話，已很够了，在下既已認輸於前，自無這般厚臉皮，再請重較一次。」

雲從龍一笑道：「不管汪朋友你怎麼想，現在雲某由衷的認爲，汪朋友你這次輕功較技，是雖敗而猶榮！」

仇如海也沒有想到，鳳陽四醜中，會有像「醜飛虎」汪壽平這種磊落人物，不由去了三分敵意。

「醜飛虎」却搖搖頭道：「這是任何一個武林人，應該作到的。」

雲從龍道：「汪朋友，現在該比兵刃還是掌法？」

「醜飛虎」道：「掌力吧，設若在下掌力再輸了的話，這可能誤傷人命的兵刃之搏，則不必再試了！」

雲從龍道：「雲某從命，但不知汪朋友要如何比法？」

「醜飛虎」道：「自古道：英雄相惺惜，這次大可借物而較優劣！」

雲從龍道：「汪朋友吩咐就是。」

仇如海暗中點頭，他由雲從龍因「醜飛虎」的表現，自小覷而變爲敬重一點，進而瞭解了雲從龍的性格。

此時「醜飛虎」道：「請問雲試手，是較重掌之力，抑或內功掌法？」

雲從龍有心使「醜飛虎」勝上一陣，道：「重力硬功吧，可好？」

「醜飛虎」豈有不知原由的道理，點頭道：「試手情厚矣，如此則請準備兩方重石應用。」

雲從龍正要呼令于四，仇如海却突然揚聲道：「且慢！」

雲從龍不由一楞，「醜飛虎」也暗地心驚，一干在廳中靜觀試技的武林中人，自也注目不懈。

仇如海面帶眞摯笑容，道：「本店雖有試手論級而定寄居的規定，但旨在求磊落的英雄，因此格勝於大，並非必須墨守成規不可！汪朋友心地坦直，英雄胸襟，因之試技業已通過，另外掌力、兵刃較比之事，即刻作罷！」

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非但出乎了四醜的意外，甚至雲從龍和室內暗窺一切的古存文，也都楞在一旁。

仇如海却含笑轉對佟主事道：「佟主事，右小廳可空閒？」

佟主事道：「現正空着。」

仇如海道：「煩主事請鳳陽的四位朋友，移至右小廳待茶，我後面處理點小事，即到右小廳相陪。」

佟主事欣然應命，仇如海轉對雲從龍道：「雲試手可願代我陪客？」

雲從龍道：「屬下從命。」

仇如海一笑，對四醜點點頭，和雷嘯天轉回後面。

這種由極爲兇險的場面，突然化爲和祥，使滿座江湖客，奇怪中無不帶着失望的惆悵。

四醜却在驚、喜、疑慮之下，由佟主事和雲從龍相陪，緩步走進了右小客廳，靜待仇如海駕臨。

此時仇如海，却在另外那密室中，和古存文相談。

他進入密室之後，不待古存文詢問，已含笑說道：「古兄必對小弟措施感到奇怪。」

古存文道：「小兄着實對後面的變化不解。」

雷嘯天却很懂仇如海，因此接口說道：「古世弟，愚兄深信，仇二弟必有其所爲。」

古存文道：「這一點小弟也深信不疑，但却想不明白爲了些什麼。」

仇如海肅手道：「古兄，展兄，我們坐下來詳談。」

大家入座之後，仇如海神色肅穆的說道：「小弟有個發現，是故突然變更了預計。」

古存文道：「仇兄發現了些什麼？」

仇如海道：「鳳陽四醜，小弟曾打聽過他們，雖非武林君子，却也不是江湖小人，尤其是他們生平不近女色……」

古存文皺眉接口道：「仇兄說的不錯，祇是……」

仇如海道：「容我說下去，適才我再三相逼四醜，使其兄弟進退兩難，但他們兄弟却仍能容忍下去。後來，醜飛虎試手，捕捉雲雀，現出了大丈夫的本質，論比掌力，發揮了英雄胸襟，似此等人，斷非惡者！

「因此，小弟對醜天狗爲提親遭拒，竟而生恨，率兄弟遠來金陵圖謀不軌之事，發生了疑問！」

古存文道：「疑問？仇兄怎能憑點滴小事，而斷其心胸？」

仇如海道：「人能矯作，但難掩本質，古兄請聽下去。」

古存文無可奈何的微吁一聲，仇如海接着說道：「小弟既有所疑，方始作了打算……」

古存文忍不住接口道：「到底仇兄疑及何事？」

仇如海道：「這一點恕小弟直言，目下尚不知道。」

古存文一跳而起道：「仇兄，這……這是什麼話？」

仇如海道：「古兄莫急，小弟已請四醜在右小廳待候，小弟深信，與四醜作次開誠相談，必有所得。」

古存文道：「仇兄如此有把握？」

仇如海道：「小弟已有成竹，祈古兄稍待。」

話聲中，仇如海起座，轉對展翼雲道：「仍煩展兄相陪古兄，小弟很快就能回來。」

雷嘯天斯時說道：「愚兄也不必去了吧？」

仇如海含笑道：「走吧大哥，你可就近聽聽。」

說着，他兄弟推門而去，古存文却突然對展翼雲說道：「展世兄，小弟想告辭了！」

展翼雲道：「這是爲什麼？」

古存文道：「事情十分明顯，雷、仇二位對四醜全力照拂，小弟前疑之事，已有明證，怎肯再在此處作客？」

展翼雲道：「不是小兄說你，現在就下斷語是太早了些！」

古存文道：「展兄莫非看不出來，這是預爲佈置的把戲？」

展翼雲怒聲道：「存文弟，你不能如此侮辱雷世兄和仇賢弟！」

古存文皺眉道：「展兄請想，祇以『心有所疑』四字，就將大局扭轉，留下了四醜，所疑之事却還無法知道，這算什麼話？」

展翼雲道：「人的智慧不同，小兄却深信不疑。」

古存文一笑道：「小弟承認，智慧過低，故而告辭。」

展翼雲道：「存文，你莫忘記，我們都是『十君子』的後代！」

古存文冷冷的說道：「小弟怎敢忘記呢。」

展翼雲皺眉道：「存文弟，你爲何現露此等神色？」

古存文恨聲道：「展兄若不健忘，應當記得先父和蕭伯父母，昔日慘死之事，那萬惡的兇手，也是『十君子』之一！」

展翼雲道：「那和今天之事，有何關聯？」

古存文道：「今日若擇交不慎，未來必有如前一輩中的慘變！」

展翼雲語塞，古存文却接着又道：「雷世兄不去說他，既便退一萬步，他望之即知非惡詐賣友之徒，但那仇如海，却令人不能無疑！」

展翼雲道：「何疑之有？」

古存文悄聲道：「他非『顚神僧』的弟子！」

展翼雲聞言一驚，道：「這可胡說不得！」

古存文道：「小弟自有證據！」

展翼雲神色一變，正欲開口，室門却適時洞開，佟主事含笑而進，竟恭請他兩也移駕右小廳。

此去，却引出了石破天驚的奇變！

仇如海和雷嘯天暫別了古存文和展翼雲，前往右小廳，沿室內彎廊走着，此時雷嘯天開口道：「二弟，這件事你果有把握？」

仇如海道：「難說，不過小弟之心可對天日。」

雷嘯天道：「愚兄當然始終深信二弟，但那古世兄……」

仇如海道：「小弟業已看出，古世兄他動了疑念。」

雷嘯天道：「愚兄認定二弟如此作法，必有重大原因，並信二弟會揭發某些事來，但設若這樣費心……」

仇如海一笑道：「大哥，這事不致於空費時日的。」

雷嘯天道：「別忘記，還有那『駝鈴』的事情！」

仇如海道：「小弟就是因爲心有所疑，方始決定一試，再說小弟對人，寧願爲人所不爲的笨辦法，也不輕易言戰！」

雷嘯天道：「二弟今天之對四醜，可是要和對兗州朋友一樣？」

仇如海道：「多交朋友，就少了冤家，大哥不會認爲不對吧？」

雷嘯天一笑道：「看來武林之中，的是出了位仁義大俠！」

仇如海道：「大哥不該這樣說。」

雷嘯天正色道：「二弟，愚兄自與二弟相交，不知不覺間，已受惠多矣，二弟待人推心坦誠，愚兄願……」

仇如海攔住了雷嘯天，道：「大哥，近日來，小弟突然啓發了個夢想。」

雷嘯天道：「是什麼事？」

仇如海道：「昔日『十君子』的後人，如今已有展、古二兄在，若能找全『十君子』的第二代，再結金蘭豈非佳話？」

雷嘯天經仇如海提醒了自己，自兄弟結盟至今，尚未將自己的身世告知二弟，想到此處，才待開口，却已走到了右小廳外，雷嘯天忍住話鋒，決定在處理了四醜事後，再對仇如海說明。

右小廳中，佟主事和雲從龍，陪着四醜，天南地北的閒談着，四醜心中忐忑，不安之色現諸臉上。

仇如海和雷嘯天到，佟主事首先告退出去，雲從龍繼之欲行，仇如海却含笑對他說道：「雲兄請在今夜晚飯時，移駕小弟居所一晤如何？」

雲從龍道：「屬下……」

仇如海眞摯的看了雲從龍一眼，雲從龍一笑改變口吻道：「好，決不誤時！」

雲從龍去後，仇如海突然以坦誠的態度問醜天狗道：「四位想不想交我這個朋友？」

醜天狗道：「自是求之不得，但在下兄弟……」

仇如海不容醜天狗接着說下去，已接口說道：「五湖四海皆兄弟，閣下意爲如何？」

醜天狗道：「江湖上是有這種論調的，不過至今却無法辦到。」

仇如海道：「這是何道理呢？」

雷嘯天暗覺奇怪，二弟怎地當眞漫談起閒話來了，醜天狗却也覺莫明其妙，又不便不答，遂道：「名利之心過重，和無法彼此開誠相見，自難作到大同地步。」

仇如海神色坦誠的說道：「的是『一針見血』的話。」

醜天狗謙虛的道：「總監督謬讚。」

仇如海道：「小可但願如此，若閣下兄弟不太見外的話，能稱呼小可的名姓，小可是衷心歡迎，小可叫仇如海！」

醜天狗不由十分尷尬，實不知怎樣稱呼合適，他年已四旬，斷無法稱仇如海一

聲仇兄，仇如海却一笑又道：「這樣吧，小可年輕，不棄的話喊聲老弟可好？」

醜天狗道：「本是不敢，既老弟如此誠摯，我就汗顏討大了。」

仇如海道：「理應如此，適才談及江湖朋友，無法各除私見而結莫逆，小弟深有所感，尤其是目下對四位老哥……」

仇如海停下了話鋒，雷嘯天由衷欽佩，自己這位二弟，從天南地北的漫談中，自然的轉入了正題，不帶一絲牽强。

醜天狗看出仇如海，沒有接着說下去的意思，事關自己四兄弟，不能緘默不言，立即問道：「對我兄弟怎樣？」

仇如海道：「小弟願至至誠誠與四兄相交，四兄肯嗎？」

醜天狗道：「老弟不棄？」

仇如海慨然道：「汪二兄的忠誠和丈夫氣概，早已令小弟心折，況二兄們名震鳳陽，小弟今有此緣，怎會錯過……」

醜天狗含笑插口說道：「我是服了老弟，老弟，咱們收起這些場面上的俗套話吧。」

仇如海道：「小弟求之不得。」

醜天狗道：「老弟，咱們順便也把『天窗』打開可好？」

仇如海哈哈大笑道：「這句話，價值千金！」

醜天狗道：「要是我這醜老哥，當眞一言值千金的話，我要再說上一句，咱們自此之後所談，要能無愧天地！」

仇如海肅然起座，恭敬的對醜天狗一揖，道：「敢不從命，這一揖，是小弟由衷所敬。」

醜天狗哈哈一笑道：「恕我這醜老哥實受了，仇老弟，有什麼話問吧！」

仇如海道：「小弟已知老哥哥心意，眞是越法心感。」

醜天狗一笑道：「老弟，事情本來沒有這樣簡單，但當我看出老弟你，早是位屈己從人、心地純坦的君子時，才改了主意。」

醜飛虎哈哈一笑道，接着說道：「仇老弟，難怪你連我們兄弟離開此店都不答應。」

仇如海正色道：「彼時小弟尚未發現另有隱情！」

醜天狗道：「當眞老弟？」

仇如海道：「自與老哥訂交，敢有虛言。」

醜飛虎道：「那是何時看出，別有隱情來的？」

仇如海道：「是汪二哥，聲明有關捕擒雲雀之事後！」

四醜一楞，彼此直望一眼，醜飛虎說道：「難道雲雀，和老弟推斷別具隱情有關？」

仇如海道：「關係太大了。」

醜天狗接話道：「老弟說我聽聽。」

仇如海道：「小弟先是以威勢相迫，四兄若是專爲親事而來，以四兄在江湖中的聲望論，斷無甘願那樣屈辱的道理！」

醜飛虎道：「就因爲這一點？」

仇如海搖頭道：「不，那時小弟祇是略感奇怪，但等汪二哥與雲兄相較輕功之後，始決定四兄來金陵是另有原因。」

醜飛虎道：「也許我這『飛虎』太笨，仍弄不明白。」

仇如海道：「汪二兄的聲明，非但保持了自尊，並且名家風範，後來得知雲兄有讓勝掌法之心，竟當面致謝……」

醜飛虎不由插口道：「這是我所當爲，難道……」

仇如海道：「小弟從汪二哥這些當爲的事上，推測必有隱情！」

醜飛虎搖搖頭道：「我是越法想不通了。」

仇如海一笑，道：「在小弟沒有說出道理之前，想先問一言。」

醜天狗接口道：「是問誰？」

仇如海笑道：「正要問您。」

醜天狗也一笑道：「問吧，我好像知道該輪到我了。」

仇如海道：「老哥哥去濟南府，不祇和『過』姑娘一人相遇吧？」

醜天狗道：「不錯，還有那位『文卿』姑娘。」

仇如海道：「就事論事，請老哥哥直言一語。」

醜天狗道：「什麼事？」

仇如海道：「老哥哥請講，那兩位姑娘那一位更美些？」

醜天狗說道：「背後論及姑娘們，似是……」

仇如海接口道：「似是不甚應當，對否？」

醜天狗道：「極爲不當！」

仇如海道：「當否稍待再說，請先直言小弟所問。」

醜天狗道：「自是那『文卿』姑娘，更美一些。」

仇如海道：「當時老哥哥可已知道，『文卿』姑娘已然定親？」

醜天狗道：「自然不知道了。」

仇如海道：「那就怪了。」

醜天狗莫明其妙道：「有何怪處？」

仇如海一笑道：「老哥哥怎不向更美的一位提親？」

醜天狗一楞，沒有答上話來。

仇如海却笑嘻嘻的又道：「大概因爲『文卿』姑娘，不住在金陵城中對不？」

醜天狗尷尬的自嘲般一笑，道：「仇老弟像在逼供！」

仇如海道：「不，是要老哥哥自露破綻！」

醜天狗皺眉道：「有何破綻？」

仇如海道：「天下焉有不向最美的姑娘提親，而求其次？」

醜天狗微微一笑道：「我這醜樣子，應有自知之明！」

仇如海一笑，接着正色道：「老哥哥可是認定，與『過』姑娘十分匹配？」

醜天狗不論有多大方，也不禁羞紅了臉，道：「老弟你可太厲害了，不留絲毫餘地與人！」

仇如海道：「老哥哥，掩飾已然無用，小弟寧願想信日有西山出時，也決不信一個在背後偶論人家閨閣，都自覺不當的人，他會不遠千里，率同三位盟弟，爲提親不成而惱羞，到金陵大興問罪之師的事情！再說，一位較技輸於技巧，他人禮讓而自己坦爽相謝如汪二哥的人，會隨同盟兄，與無名之師而不覺羞恥！由這幾方面

，使小弟進而恍然大悟，四位必是另有所圖，因恐人知，遂假提親遭拒之名掩人耳目，然否？」

四醜互望一眼，醜天狗終於哈哈大笑起來！

仇如海却緊問一句，道：「到底老哥哥是承認小弟的推斷不？」

醜天狗道：「在老弟面前，我胸腹成了水晶的製品，竟無隱藏之地，老弟，我是由衷的佩服，你推斷得十分正確。」

仇如海道：「四位所謀者何，小弟願聞其詳。」

醜天狗道：「首先我要問老弟幾句，一、『過』家是否是『十君子』過大俠的後代，二、老弟與『過』家有何淵源？」

仇如海道：「第一問，老哥哥猜的正確，第二問，小弟乃『十君子』中『顛神僧』傳人，與『過』家是世誼之交。」

醜天狗頷首道：「眞是如此，可知道『過』家那『白玉佛』的事？」

仇如海道：「不瞞四位說，小弟尚未拜會過『過』世兄，但此處現有一位古世兄，却是『過』世兄的知友，四位願否一見？」

醜天狗道：「請過來吧。」

仇如海立刻召來佟主事，傳請古存文和展翼雲。

古、展二人來到，落坐後，仇如海當先將適才答對經過，說了一遍，最後才談到那「白玉佛」身上。

古存文至此方始相信自己錯疑了仇如海，心中不由深感抱愧，當着四醜，古存文並未說明，但對「白玉佛」之事，却反問醜天狗道：「閣下怎知『過』家『白玉佛』之事？」

醜天狗道：「消息早已傳遍武林，但因泰半凜懼『十君子』威名，又因知道『過』府已遷金陵的人不多，始未生變。」

古存文說道：「可能將傳聞內情見告嗎？」

醜天狗道：「據說，『白玉佛』中，隱藏着一封函柬，柬上所寫，是三百年前，武林異叟『天龍子』的修眞之地，並附有詳圖！」

古存文看了仇如海一眼，道：「仇兄，事情不錯，有這種謠傳！」

四醜一聽，不由齊聲問道：「謠傳是眞還是假？」

古存文道：「假的！」

醜天狗道：「古老弟說的是眞話？」

古存文道：「過兄曾與小弟同觀玉佛，找了一天一夜，玉佛通體毫無洞縫或空隙，那來的什麼函柬！」

醜天狗道：「此事可就怪了，那人明明是親眼所見……」

仇如海接口道：「那人是誰？」

醜天狗道：「不知道。」

仇如海劍眉一皺，道：「人呢？」

醜天狗歎息一聲，道：「死了，死已多年啦。」

古存文不由嘲諷的說道：「這是天下最好的推諉辦法，我說四位……」

仇如海雖和古存文見面不久，但已看出古存文性格爆，因此不願古存文再說下去，接口道：「事情越是看來玄妙，聽來不通，却也越法接近了現露破綻的時候，老哥哥請仔細的再答小弟幾個問題。」

醜天狗道：「好，老弟請問。」

仇如海道：「老哥哥既然剛才說，那人明明是親眼所見，自然該認識那人，但却又說不知道那人是誰，是何原故？」

醜天狗道：「因話趕話，我沒能把始末說清，難怪你們都聽糊塗了，不過當初見那人時，却幾乎嚇死我們兄弟……」

仇如海哦了一聲，道：「那人模樣兒十分可怕？」

醜天狗道：「不，那人相貌並不可怕，但却另有可怕處！」

醜天狗說到這裏，似是仍有餘悚，其餘三醜，竟然個個閉目長吁出聲，古存文忍不住說道：「到底何處可怕？」

醜天狗道：「先別急，讓我算算可靠的日子。」

他曲指沉思着，眉頭時緊時散，醜飛虎提醒他道：「大哥，是五年欠一個月零三天！」

醜天狗道：「老二，沒算錯？」

醜飛虎說道：「決沒有錯，大哥放心吧。」

古存文劍眉一挑，道：「事隔多年了，怎敢說絲毫不錯？」

醜飛虎道：「我說沒有錯，當然有原故，我們遇上那個人的時候，再過一天就是在下的生日，所以記得十分清楚！」

醜天狗經二弟一提，含笑道：「對了，這就不會錯，是在五年欠一個月零三天前，近晌午，我們兄弟乘馬橫過『大洪山』，在山腰休息的時候，和那人相遇，其實不該說是相遇，應該算是我們兄弟，被慘號之聲引得和他相見！」

仇如海道：「那人必是被殺傷的怕人，對不？」

醜天狗道：「說實話，如今每一想起那人，心頭仍有陰森寒意，不知那人得罪了什麼樣的仇家，竟被人斬斷四肢……」

雷嘯天驚哦一聲，接口道：「那人模樣並沒被人損壞吧？」

醜天狗道：「沒有！」

雷嘯天道：「敢請詳述那人的模樣，越詳細越好！」

醜天狗道：「那人雙眉極濃，雪白而短，一雙眼，當我看到他的時候，已失神采，但仍能看出是大眼睛，鼻子高挺，白鬚遮住雙唇，臉色因受那種重傷，已成灰靑，不過我相信，平日那人的氣色一定很好……」

雷嘯天道：「沒有看到什麼特徵，譬如像……」

醜飛虎道：「那人的右耳輪上，有粒紅痣，大如綠豆！」

雷嘯天閉目垂首，聲音悲澀的說道：「我已知道那人是誰了！」

古存文和展翼雲同時開口問道：「是誰？」

雷嘯天道：「是『强』叔叔！」

展翼雲和古存文同時驚呼出聲，道：「你說是『强』九叔？」

雷嘯天道：「不會錯，他在世之時，與『過』八叔最爲莫逆，看來『白玉佛』中藏有函柬之事，不是假的！」

古存文道：「强叔怎肯將這消息隨便洩露出去？」

雷嘯天搖頭道：「這就不是愚兄所能答覆的了。」

仇如海却接口道：「小弟也許能夠答覆這個問題。」

古存文道：「仇兄請快說。」

仇如海道：「首先我要問古兄一事，『過』八叔是何時去世的？」

古存文說道：「在遷來金陵的第二年春。」

仇如海一笑，問道：「來了金陵幾年了？」

古存文算了算，道：「五年半啦。」

仇如海頷首道：「遷居金陵時，大概在深秋，對不？」

古存文道：「正是，咦？你怎麼知道的？」

仇如海不答所問，轉問醜天狗道：「老哥哥，你們大洪山之行，必是正月，可對？」

醜天狗驚訝道：「老弟，你料事近乎神了，正是！」

仇如海長歎一聲道：「『强』九叔上了老賊的大當，唉！」

衆人都聽得莫明其妙，仇如海接着說道：「此事小弟端倪已得，請賜小弟半日時間，小弟自有明確的交待，現在，小弟想單獨和鳳陽四位老哥哥談談，敢煩雷大哥相陪展、古二兄，暫回居處，小弟馬上就到，不知可否？」

雷嘯天頷首回答道：「好，我們等你啦。」

然後向四醜交待幾句客氣話，與古存文、展翼雲回轉了後面的居所，仇如海這才鄭重的對四醜道：「四位，那『白玉佛』中的藏柬，在四位知曉後不久，已被人取走，四位此次是徒勞往返了。」

醜天狗道：「愚兄業已聆悟及此，祇是打着碰碰運氣的主意而已。」

仇如海頷笑道：「如今四位老哥哥作何打算？」

醜天狗道：「老弟可有安排？」

仇如海道：「不是小弟故作驚人之語，武林中，在最近的幾年內，就要發生一塲奇變，老哥哥們願否參與？」

醜天狗道：「是當爲者？」

仇如海道：「老哥哥莫非是信不過小弟？」

醜天狗說道：「信得過，由老弟安排吧。」

仇如海道：「蘇杭二州，景色勝過金陵，老哥哥們若不必急急回轉鳳陽，小弟想請老哥哥們蘇州小遊。」

醜天狗道：「好啊，何時去？」

仇如海道：「若不嫌小弟話直，最好即刻動身！」

醜天狗道：「是遲恐生變？」

仇如海道：「亦未必然，但小心些豈不更好？」

醜天狗道：「好，就這樣說了，不過老弟……」

仇如海道：「十日後必到！」

醜天狗點點頭，仇如海自身畔取出一方竹符，道：「四位老哥去蘇州，仍住本店分店，出示此符，可免很多嚕囌，如今恕小弟不送，十日後見。」

鳳陽四醜含笑起座，互拱而別，四醜，果依所約，立刻離開金陵，向蘇州進發，仇如海却回轉後面小居所。

那清靜的「維」字樓上，古存文也等得不耐煩了，好幾次站起又坐下，現露出他心中的不安。

仇如海到來，目光微掃，已知古存文心中所念，立即說道：「右前小廳內，因有四醜在，許多事目前尚不能使他們知道，故而又請古兄移玉，望多原宥。」

古存文道：「這沒有什麼，我祇是心中焦急，掛念着……」

仇如海接口道：「小廳中，小弟說到『强』叔上了老賊的當，如今就要跟諸兄，研討內中詳細情由了。」

說着，話鋒一轉，道：「大哥，小弟認爲四醜不失英雄本分，已請其兄弟離開總店，先一步到蘇州等着我們，大哥有指示？」

雷嘯天道：「此事甚合愚兄之意，二弟坐，坐下來談談『强』叔的事吧，愚兄自知道那人是『强』叔後，不安至極。」

仇如海入座之後，慨歎一聲，道：「大哥可是認爲『强』叔之死，與其他人相同？」

雷嘯天道：「應該是這樣說。」

仇如海道：「古兄想必已很着急，但此事必須從頭說起，目下請先靜聽小弟與雷大哥的對話即知內情八九了。」

話鋒微頓，這才又對雷嘯天道：「十君子，首遭不幸的是『蕭大先生』，繼之又是古兄他的尊人，展叔父雖說因功力錯施而遭不幸，但身畔却竟有那『卜』叔的『駝鈴』，令人不能無疑，『尙』叔因病而逝，應無他故，如今又證實了『强』叔之死是實了，『過』叔死於『强』叔之後不久，大哥，十君子尙餘幾人？」

雷嘯天道：「難說。」

仇如海道：「僅以適才計算，已死的有六人了，小弟另有可靠消息，十君子中還有兩位，恐也不在人世了。」

雷嘯天道：「是那兩位？」

仇如海道：「可能是伍、雷二老。」

雷嘯天心頭猛震，道：「有確證？」

仇如海道：「有，緩以時日，小弟會找證據出來，目下先來研討要事吧，其實小弟激動和不安，還要勝過諸兄呢！」

古存文道：「我不明白？」

仇如海道：「十君子生死之謎，即將分曉，設那揭曉此謎的人就是小弟，試想小弟怎能不駭驚而激動！」

展翼雲適時道：「仇兄弟，聽你話中之意，似說先父所以不幸，並非行功錯失之故，難道也是遭人暗算？」

仇如海肅容鄭重的說道：「正是遭人暗算！」

此言出口，雷嘯天、古存文與展翼雲，無不駭然！

仇如海目射寒光，一字字有力的說道：「不過這萬惡的元兇，也將到了圖窮匕現的日子！」

雷嘯天道：「怎見得？」

仇如海道：「請聽小弟一位位談及，首先是『蕭大先生』夫婦之死，那時，有嫌疑的，只是八個人……」

古存文道：「應是九個人！」

展翼雲也道：「當時祇有『十君子』

在，似應有九人獲嫌才對！」

雷嘯天却沒開口，但他心情却突然沉重起來，對這仇二弟，不知何故，興起了莫明其妙的疑念！

仇如海却搖頭正色道：「不！祇有八個人在場！」

雷嘯天心口如遭刄穿，一陣奇疼，不錯，當時祇有八個人在場，但這秘密的內情，仇二弟怎生知道的？

古、展二人，却同聲問道：「應有九位才對，怎是八個？」

仇如海道：「與『蕭』大先生，交深如同胞的『伍』二俠，在『蕭』大先生的故世前不久，也已脫離了『十君子』的行列！」

雷嘯天忍不住了，顫聲道：「二……二弟，你……你怎知道？」

仇如海仰天長歎一聲，道：「這不是秘密，諸兄都該知道，也許各位叔父對諸兄說過，也許沒有，但小弟却聽恩師詳述過此事。」

衆人一時無言可答，仇如海也沒再開口，沉默了很久！

半晌之後，仇如海方始接着又道：「蕭大先生身遭不幸之後，約隔半年，古大俠在夜行之時，突遭意外，死於山徑之上！那時，『十君子』已決定各歸家園，古大俠就是在與衆友分別後，回成都故居時而遭突襲的。」

古存文强忍着悲傷道：「小弟踏遍南北，就爲查訪這個匹夫！」

仇如海搖頭道：「水落石出有日矣，古兄靜待即可。」

古存文道：「仇兄這樣有把握？」

仇如海道：「小弟關心此事，與古兄相同，但本身遇合，却巧過古兄多多，因此有把握揭開當年的這個謎團。」

展翼雲道：「仇老弟，先父之死，却是近幾年之事，似與當日陰謀無甚關聯，況且先父在故居中……」

仇如海道：「恕小弟插口，稍待就會談到展叔父的事了。」

雷嘯天道：「二弟所懷大仇，莫非與此有關？」

展、古聞言，方始知道仇如海也是個苦難中人！

仇如海慘然一笑道：「大哥，小弟的事，目下言之仍早，不過也不會再拖多久了，到時必先向大哥稟陳。」

雷嘯天祇好微吁一聲作罷，仇如海接着又道：「尙叔父死於病，時間也早，小弟雖仍懷疑，却無實據，目下姑且暫時認定與那昔日的陰謀無關！」

話鋒微頓，轉對展翼雲道：「展兄，叔父去世的日期，是否晚過『强』叔？」

展翼雲道：「約遲半年！」

仇如海一笑說道：「果與小弟所料者同！」

古存文道：「仇兄是怎樣料斷的？」

仇如海道：「如今小弟也能串聯各個關節，『十君子』中的某一位，爲了某種陰謀，首將『蕭大先生』暗算！

「繼之因古叔與蕭大先生接近，或因古叔發現了這陰謀的某一點，這人遂在峨嵋山徑上，暗算了古叔！

「古叔事前，必已想到可能遭變，那時已無可靠的好友商談，遂留了些東西拜煩『强、過』二叔，古叔身遭不幸之後，『過』叔已生退懼之心，遂與『强』相商，不動聲色，裝作癡呆，瞞了多年……」

古存文接口道：「小弟先不批評，仇兄這些『想當然』的推斷，祇說『强、過』二位的事，就已經不是事實了！」

仇如海一笑道：「古兄請先容小弟再說一句，古叔出 後，强、過二叔，必然相伴而行，同居一處，對不？」

古存文霎霎眼，奇怪的說道：「原來仇兄知道此事？」

仇如海搖頭道：「誰能告訴我這些事呢，都是『想當然』的推斷耳！」

展翼雲道：「仇老弟請說下去，我也聽出端倪來了！」

仇如海一笑道：「强叔和過叔，總不能永遠居於一處呀，遂在極秘密的商量下，分頭行事，搬離了原址。

「過叔到了金陵落戶，强叔另作打算，不料在『大洪山』腰，冤家途遇，竟被這人殘傷了四肢。」

古存文道：「殺了他豈不省事？」

仇如海道：「這人並不眞正知曉，令尊留有物件之事，不能不以酷刑逼問，因之强叔身受的活罪，慘過別人！

「但强叔竟沒吐露，適時，鳳陽四醜來到，强叔重傷瀕殆之下，想到應使過叔嚴防，遂說出白玉佛的事情。

「不料這人並未離開，聽到消息，立即趕奔金陵，夜入『過』叔家中，盜去白玉佛中古叔留物，並將『過』叔殺死！

「這人在古叔所留物上，可能有些發現，遂又找上了『白石鄉』展叔住所，展叔也沒能逃得這人的毒手！

「諸兄請留心聽，小弟要說到緊要處了，這人慘殺過展二位叔父之後，雖曾計數過尙有三人在世，難以安心，但因活、世上的三位，功力技藝，無不勝他，況事已間隔多年，祇好綏圖，遂暫時中止了意念！

「不料內中兩位，却聯合在暗中訪查昔日的兇手，消息洩露，使這人有了深憂，結果不知用何方法，仍將這兩位暗算喪命，這兩位死得雖晚的前輩，就是伍、雷二位叔父，這人可算聰明到了家，殺了這多好友，却無人知道他是何人，不過千算萬算，却算不到一個必然的破綻……」

雷嘯天道：「什麼必然的破綻？」

仇如海道：「蕭、古、强、過、伍、雷，八君子先後而逝，十去其八，僅剩兩位，這就是必然的破綻！

「剩下的兩位，一是『癲神僧』，一是那『駝鈴』的主人，好了，現在讓我們在這兩位中，來找兇手！」

一席長談，說得展翼雲、古存文、雷嘯天，又驚又佩，果然，事情現在太簡單了，兇手必是活着的兩人之一。

要說這瘋狂的兇手，是「少林」高僧「癲神僧」的話，誰也不信，兇手，自自然，在天數之下，現露出來。

古存文首先對仇如海一揖，道：「仇兄，小弟感激不盡，前有開罪之處，請莫怪。」

仇如海道：「古兄說遠了，別忘記我們和『十君子』有關。」（未完．十四）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新書介紹

鐵血男兒
武俠小說
龍乘風著
每本港幣六元

血染霸王樓
武俠小說
每本港幣七元

決裂
武俠小說
龍乘風著
每本港幣七元

鐵騎十七雄
武俠小說
龍乘風著
每本港幣七元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